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三个女人

〔美〕格特鲁德·斯坦因著

曹庸　孙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三个女人

〔美〕格特鲁德·斯坦因著
曹庸 孙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Gertrude Stein

THREE LIVES

本书根据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1933年版本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三个女人

[美]格特鲁德·斯坦因 著

曹庸 孙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插页 3 字数 167,000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7-5327-1835-2/I·1109

定价：12.30元

原　　序

《三个女人》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它一九〇九年由格拉夫顿出版社初版，稍后，又由约翰·莱恩出版社重版，最近则由博尼兄弟图书公司重行出版。这本短篇故事虽然销数不大，却始终保持一种引人注意的潜在的声誉。大约在一九一二年左右，有人肯定向我介绍过这本小册子，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立即对它爱不释手，并从那个依稀记得的日子开始，想方设法要把我这爱慕之情传给别人。现在这篇序更加证明我是不改初衷的。不过，凭良心说，要召集一批本书的景慕者，倒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一般说来，我知道，如果我能劝说一个人来看这本书，他准会自动加入这个迅速扩大的格特鲁德·斯坦因的门徒集团。

十年前，即一九二三年，《国际图书评论文摘》曾要我同另外九位女士和先生一起，评选出一九〇〇年以来的十本优秀作品。我开的单子上，头七本书（包括科学的、历史的、政治的和传记性的作品）为《追忆逝水年华》[1]，《欢呼与永别》[2]，《梦之丘》，《莫里斯·格斯特》[3]，《七个男人》[4]和《三个女人》。今天，我决不会因选了这几本书而感到羞惭。目前这几本书似乎依然头角峥嵘。当然罗，如果今天要我重新开这样一张单子的话，我准会将《三个女人》的名次略为移前些。

我是在维拉·丘罗尼亚看了那篇令人困惑的《梅布尔·道

奇肖像》而初次接触格特鲁德·斯坦因的散文的。后来，我又看了《三个女人》以及发表在《摄影技巧》上的马蒂斯[⑤]和毕加索的肖像。到了一九一三年，我在巴黎第一次看到斯坦因小姐时，我已经是挚爱她的景慕者了。

同格特鲁德·斯坦因见面，一如其他许多人所证明的，是不大可能打消对她的成就所怀有的钦仰之情的，相反的，倒是很可能更加景仰她。我是像通常那样在她的工作室同她见面的。工作室的四面墙上都挂了些最有趣的现代绘画；而且，守在近旁的还有机智的艾丽斯·B·托克拉斯，这是读过她写的《自传》[⑥]的人都会知道的；当然还有斯坦因小姐本人。

人们已经对斯坦因小姐写得够多的了，可是，老天爷知道，照我看来—— 至少除了她自己，决没有一个人写得很适当，很准确。这并不是说，有关她的许多事情都说得不真实，而是说在细节的组织上，并没有完全把他们所要刻画的这个人确切地表述出来。在这方面，我所做的，大概也同别人一样差。

正如你准会在哪本书刊上看到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常常穿着灯芯绒的，毛料的，或者帆布的裙子，一件宽松的短上衣束

---

① 《追忆逝水年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的长篇小说。

② 《欢呼与永别》(Hail and Farewell)，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1852—1933)的自传三部曲，作于1911—1914年。按原文只有六本书。

③ 《莫里斯·格斯特》是澳大利亚女小说家埃塞尔·罗伯特森(1870—1946，笔名亨利·理查森)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1908年。《梦之丘》待考。

④ 《七个男人》(Seven Men)，英国漫画家、作家马克思·比尔博姆(1872—1956)的短篇小说集。

⑤ 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国野兽主义绘画运动的领袖，油画家、雕刻家和版画家，与毕加索一起被看作是二十世纪法国画派两位最重要的艺术家。

⑥ 指由格特鲁德·斯坦因所述，由其秘书艾丽斯·B·托克拉斯所作的关于斯坦因的自传，该书对格特鲁德·斯坦因的生活及其文学生涯作了详尽的描述，于1933年出版，格特鲁德·斯坦因由此开始为公众所注目。

在裙腰里，还常常罩着一件马甲。脚上总是趿着一双毯制拖鞋。她还经常拄着手杖。我相信，尤冯·戴维森肯定认为一位到剑桥去讲学的人这样穿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在斯坦因小姐应大学生们的邀请到英国这所大学作一次有名的访问[1]时，戴维森太太特地为她缝制了一件中国蓝缎的富丽长袍。后来，偶尔在正式场合上，她也会穿上这件很得体的华贵衣服。这的确不难想象，十八世纪法国宫廷的流行款式也非常适合格特鲁德穿着。

格特鲁德·斯坦因的头发剪得很短，使得她那只脑袋轮廓鲜明，成为她外貌的特征。那是一只大理石的头颅，一只青铜的头颅，一只出自天才的雕刻家之手的轮廓分明的头颅，眉目秀爽不凡。长着这种出色头颅的这张脸，善于表达这样生成的脸所能表达的一切情愫。那双眼睛时而喜气洋洋，时而充满了冷嘲的怀疑眼色。但是，眼睛里仍难免流露出感情来。

格特鲁德·斯坦因的嗓音亲切悦耳，她总是说得清清楚楚，神情专注，教人简直不必去理解她说些什么，而是只顾欣赏这种美丽的嗓音。我于一八九六年在萨拉·伯恩哈特[2]的嗓子尚未失去其铿锵嘹亮的魅力之前，第一次听到她那著名的金嗓子，可是，我总认为，甚至萨拉的嗓音，在音色上，也及不上格特鲁德·斯坦因那样淳厚圆润。我生平的确只听到过另外一种嗓音像她的一样悦耳。

每当格特鲁德·斯坦因说话时，人们总就仔细倾听，因为她经常有些有趣发噱的事情可说，而且说得非常生动，很有创见，可是，她从来不在社交场合上"训"她的同伴，也决不一个人垄断

---

① 这是指格特鲁德·斯坦因于1925年去牛津和剑桥大学作演讲。

② 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女演员。她嗓音优美，曾被雨果誉为"金嗓子"。

谈话。她总要问许许多多问题——我想她很想知道世上能够引起好奇心的任何事物——然后给它引伸铺张一下或者置之不理。人们在描绘她谈话时，一般都画她坐在那里，伛着身子，双手悬在膝头上，这种富有特征的姿势，就是乔·戴维森在为她制作雕像时所塑造的姿势，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也许会把这看成为一种严峻的、令人难以接近的姿态，一种严苛的态度。正相反，这正描绘出了她最洒脱的姿态。

也许只有洒脱这个词儿才能最好地描绘她。她又取又给，可是，这种行动是连续而相互的。

实际上，她的确是完全无法独立生活的，可是，这一事实都被试图写她的人忽视了。我就不相信她会煮鸡蛋，钉钮扣，甚至会知道该在信封上贴多少面值的邮票。她极为自信，以致一般人一看到她本人时就会相信她有多大的能耐，虽说要那些偶尔看到她的人相信这种说法颇有困难，但是，我却完全相信这是事实。她这个人的确是非常雍容华贵，在经历、魄力和性格上也很不平凡，而且很有闯劲，因此，每当她和艾丽斯·托克拉斯在某个旅馆过夜而发现有什么不舒适的情况时，艾丽斯总是要她去向经理告状，说的总是这么一句话：女爵夫人不高兴喽[1]！经理只消看到仪表堂堂的斯坦因小姐，尽管她可能是满脸一派温厚、可怜巴巴的神气，而且好像忍不住要笑出声那样，可经理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非使她在他的旅馆里住得舒舒服服不可。

她真是个地道的美国人。我不记得她在美国出生后，在美国待过多少年，不过，我敢说，总有二十多年吧。没有关系，随某个法国人去胡说八道什么有个结帮拉伙的芝加哥歹徒吧，格特鲁

① 原文为法语。

德会立即设法破坏他这个满腹经纶的人的名誉的。她将使用她的智慧、理智和法力来描绘艾尔卡彭[1]的聪明才智，在她大捧特捧的美国这些歹徒面前，历代的西西里匪徒都将不在话下。

我可以再说一句，说格特鲁德喜欢盒子、篮子和钮扣吗？她会花上好几个钟头来整理一盒钮扣。

大概是她那善于扩散的魅力和容易使人感受的幽默感；把她那矛盾的态度塑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而且渗透到了她同朋友的关系中，使她好像跟他们完全打成一片。

《三个女人》也许堪称为一部杰作；尤其是在考虑到这是作者的第一部作品时，更可说这是一部相当惊人的杰作。鉴于她后来跟一些画家的关系，我们大有理由认为，这本书之充满塞尚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文学先驱的影响。那位伟大画家的构图和扭扭曲曲的线条肯定也可以在斯坦因小姐的刚健的散文中找到。两个女佣和一个不幸的黑人姑娘的这个题材，类似于现实主义者左拉和福楼拜(顿时叫人想起了《淳朴的心》)的题材，但是，在处理上却完全不同，因而，可以立即排除任何影响的问题。其实，斯坦因小姐在写本书前是否看过左拉和福楼拜的作品都似乎还是个疑问。斯坦因小姐在大步跨进她的美妙的新世界时，已经完全抛弃这两位作家的一切陈词滥调。在这本作品中，一点也没有什么外来的东西，每个细节都是完整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在回顾斯坦因小姐时，找不到一个文学祖先的话，那么，往前看就一下子看到了：汪洋大海似的一大拨作家好像正在发源于这种散文的灵感中游泳。

《好安娜》的第一个故事是动人而真实的。我们不能不相信

---

① 艾尔卡彭，20年代横行于芝加哥的一个西西里大匪徒。

其中的每一个字，不能不相信在本书结束时安娜打书里走了出来，虽死犹生。她的出身、经历、朋友，她活动于其中的世界，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温柔的莉娜》这个故事就略逊一筹了，因为人物本身和她与她周围世界的关系比较不那么令人感兴趣。中间一篇，即写黑人姑娘梅兰克莎这一篇，是三篇里头最为新颖而迷人的故事。在这篇故事中，不幸的恋爱事件的来龙去脉，都经过无情的毅力的探索，如果必要的话，这正是证明斯坦因小姐曾经是威廉·詹姆斯[1]的一个得意门生。在这篇故事中，她相当深刻地接触到人性脆弱的问题。这可以说又是一个卓越之处。在美国小说中，将黑人看成是人，而不是一个被居高临下地加以同情的对象，或者被嘲弄的对象，这也许是第一篇。

一想到这三篇故事将以现在这个形式得到许多新读者阅读，不啻是桩乐事。但是，一个故事要得到读者，倒不一定要是杰作，而《梅兰克莎》这篇故事，即使暂时会被读者所完全忽视，它终将是美国文学的漫长的道路上一块真正的里程碑。

卡尔·凡·维奇坦[2]

1933年7月5日于纽约

曹　庸译

---

①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② 卡尔·凡·维奇坦（1880—1964），美国作家，多次编过格特鲁德·斯坦因的作品选。

“我是个不幸的人，可这并不是我之过，也不是命之舛。”

朱尔·拉福格[1]

① 朱尔·拉福格(Jules Laforgue,1860—1887),法国印象派诗人、抒情讽刺诗大师、"自由诗体"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作品影响所及直至二十世纪的美国诗人和超现实派。

目　次

好 安 娜

一

桥头镇那些开铺子的一听到说起“马蒂尔达小姐”就会害怕，因为好安娜靠这名字总能达到目的。

每当好安娜直截了当地说，“马蒂尔达小姐”不会付这么多钱，还说她可以在“林德海姆斯”买到更便宜的东西时，那些最最顶真的货不二价的铺子就觉得他们可以把东西少要点钱卖出去。

林德海姆斯是安娜最中意的铺子，因为那儿有廉价品日，在廉价品日，面粉和食糖每磅少收二厘五，那儿的货柜头头又都是她的朋友，哪怕在平常日子也总能把东西按廉价品价格卖给她。

安娜过着辛苦劳累的生活。

安娜为马蒂尔达小姐掌管这整幢小房子。这是一幢很有趣的小房子，有整整一排这样的房子，都是一个式样，就像孩子推倒的一排多米诺骨牌那样紧挨在一起。这些房子都是沿街造起的，小街到了这儿就顺着一个陡峭的丘冈而下。这些有趣的小房子都是两层楼，红砖墙面，长长的白色台阶。

这幢小房子总是热热闹闹的，除了马蒂尔达小姐，还有一个打杂女佣人，一些迷路的猫狗，和安娜的整天的叫骂声，发号施令声和抱怨声。

“萨莉！我简直是一分钟也不能不管你，要不然，你准会奔到

门口去瞧那个肉店的小子是不是打街上过来了，而那边马蒂尔达小姐却在要鞋子了。难道什么都要我做你却总是到处转悠，什么脑筋也不动吗？要不是我每分钟都盯着你，你准会把什么都忘记了，我这么辛辛苦苦地干个没完，而你来到我这里时，破破烂烂的像只秃鹰，脏得像条狗。你今儿早上把马蒂尔达小姐的鞋放在哪儿，去给她找出来。”

“彼得！”——她的嗓门提得更高了——“彼得！”——彼得是条最小最得宠的狗儿，——“彼得，如果你再去惹宝贝儿，”——宝贝儿是安娜钟爱多年的一条瞎眼老猎狗——“彼得，如果你再去惹宝贝儿，我就要让你尝尝牛皮鞭，你这条孬狗。”

好安娜对于犬的节操和服从的习惯怀有崇高的理想。这三条常年豢养的狗，这三条一直跟安娜生活在一起的狗：彼得、老宝贝儿和那条满身绒毛的小淘气（它老爱跳得老高，表示它很快活。），加上那些过客，也就是安娜经常收留下来的、等着为它们找到家的那些迷失的狗儿，全都受到严格的管教，决不允许彼此有什么邪恶的行径。

这个家庭里的确发生过一次令人不快的不光彩事儿。一条过路的小猎狗，安娜已经给它找到了家，它却突然生下了一窝小狗。新主人肯定地认为，这条福克赛自从他们照管后，并没有同其它的狗来往过。好安娜则一口咬定，她的彼得和小淘气都是无辜的，她说得那么斩钉截铁，使得福克赛的主人终于不得不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疏忽所致。

“你这孬狗，”那天晚上，安娜对彼得说，“你这孬狗。”

“彼得是那些小狗的父亲，”好安娜对马蒂尔达小姐说，“它们倒也真像它。可怜的小福克赛，那些个小狗那么大，它简直生不了它们。不过，马蒂尔达小姐，我决不让那些人知道彼得是这

么孬。”

彼得、小淘气和来到家里的那些客人，十分有规律地出现怀有邪念的周期，碰到这种时候，安娜就会十分忙碌，厉声责骂。而且，每当她不得不外出时，总得极其小心地把这些孬狗给隔离起来。有时候，只是为了要看看她已经把它们调教得有多好，安娜故意离开屋子一会儿，让它们呆在一起，然后她又突然回来。所有那些居心不良的狗一听到她的手握着门把手的声音，就都悄悄地溜了回去，然后怪可怜地蹲在各自的角落里，就像一群偷到了糖又被人拿走了的沮丧的孩子。

唯一能够保持适合于一条狗身份的尊严的是无知的瞎眼老宝贝儿。

你看安娜就过着这样一种辛苦烦劳的生活。

好安娜是个又小又瘦的德国女人，当时大约四十岁左右。她面容憔悴，双颊瘦削，嘴巴抿紧，一派坚定的神色，淡蓝色的眼睛十分明亮，时而熠熠生辉，时而富有幽默，不过总是机敏而清澈。

她一谈起孬彼得、宝贝儿和小淘气的情况来，声音就很悦耳。当她看到那些赶牲口的和其他一些坏人打马踢狗，就对他们大叫大嚷，不许他们那么做，这时她的声音就又高又刺耳。她并不是什么可以制止他们的名流，她极为坦率地同他们这样说，不过，她那不自然的声音，闪闪发光的眼睛和她那古怪刺耳的德国英语，却叫他们先是害怕，接着又感到羞惭。他们也都知道，所有那些巡逻的警察都是她的朋友。这些警察都尊重并听安妮[1]小姐——他们都这么叫她——的话，只要她有什么不满的因由，他们就会迅速处理。

---

[1] 安妮，安娜的爱称。

安娜为马蒂尔达小姐掌管这幢小屋已有五年了，在这五年中，换了四个打杂的女佣人。

第一个来的是个漂亮快乐的爱尔兰姑娘，安娜对她将信将疑。莉齐是个听话快活的仆人，安娜开始对她有了点儿信任。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有一天，这个漂亮快乐的莉齐，事先也不通知一声，竟然带着她的全部行李走了，就此不再回来。

漂亮快乐的莉齐走后，继之而来的是忧郁寡欢的莫莉。

莫莉出生在美国，父母都是德国人。她所有的亲人不是早就死了就是跑了。莫莉一直单身过活。她个儿高高的，深色皮肤，蜡黄色的面孔，稀疏的头发。她还常常闹咳嗽，脾气也很坏，常常要骂人，说骇人的脏话。

安娜觉得这一切实在难以忍受，不过，她出于仁慈，让莫莉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厨房经常是个战场，安娜叫骂，莫莉则发出奇特的诅咒，于是，马蒂尔达小姐就重重地把门关上，表示她全都听到了。

最后，安娜只得不声不响了。"马蒂尔达小姐，请你跟莫莉说说好不好，"安娜说，"我简直拿她没有办法，我骂她，她却好像没有听见，接着，她赌神罚咒简直要把我吓死了。她爱你，马蒂尔达小姐，请你训她一次吧。"

"可是，安娜，"可怜的马蒂尔达小姐大声说，"我不愿意这么做。"这个宽厚，快乐，然而胆小的女人一听到要她去训人便给吓呆了。"可是，求求你，你一定要训她一下，马蒂尔达小姐！"安娜说。

马蒂尔达小姐从来就不愿意训人。"可是，求求你一定要训她一下，马蒂尔达小姐。"安娜说。

马蒂尔达小姐天天把训斥拖延着，总是希望安娜会懂得怎

样管好莫莉。可是，情况并没有好转，最后，马蒂尔达小姐觉得只能去训斥一顿了。

马蒂尔达小姐同好安娜商量好，等她去训斥莫莉时，安娜应当走开。隔天晚上，刚好是安娜晚上外出的时候，马蒂尔达小姐毅然挑起这项任务，下楼走进厨房。

莫莉坐在小厨房里，双肘支在桌上。她是个又高又瘦，面孔蜡黄的姑娘，二十三岁，生就邋里邋遢，粗心大意，但是，安娜已经把她训练得表面上很干净了。她那灰条纹的棉布衣服和灰黑色的方格围兜使她那忧郁的形体显得更长，更为忧伤。"噢，上帝啊!"马蒂尔达小姐走近她时，不禁暗自苦哼一下。

"莫莉，我想跟你谈谈你对安娜的态度!"这当儿，莫莉把头垂得更低，搁在双臂上，开始哭了。

"噢！噢!"马蒂尔达小姐哼着说。

"全是安娜小姐的不是，全都是，"莫莉终于声音颤抖地说，"我是尽了全力的。"

"我知道安娜总是不容易讨好的，"马蒂尔达小姐说，她开头带点儿玩儿的态度，接着她清醒地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不过，你必须记住，莫莉，她这样做是为你好，再说，她的确对你很好。"

"我才不要她的好意，"莫莉大声说，"我希望你告诉我该怎么做，马蒂尔达小姐，那么我就没话说啦。我恨安妮小姐。"

"莫莉，这可绝对不行，"马蒂尔达小姐用她最深沉最坚定的声音严厉地说，"安娜是厨房里的头头，你要么听她的话，要么就离开这儿。"

"我不愿意离开你，"忧郁的莫莉抽抽噎噎地说。"好吧，莫莉，那你就尽力做得更好些吧，"马蒂尔达小姐脸色依然很严厉

地回答说，然后很快地向后退着，离开了厨房。

"噢！噢！"马蒂尔达小姐一边回到楼上，一边哼哼着。

马蒂尔达小姐想使厨房里两个经常争吵的女人和好的尝试毫无结果。她们很快又像以前一样大吵大闹了。

终于决定得让莫莉离开这儿。莫莉走了，到镇上一家工厂去做工，她跟一个老太婆一起住在贫民窟里，安娜说，那是个很坏的老太婆。

安娜心里始终记挂着莫莉的命运。有时候，她会去看她，或者听到她一些情况。莫莉的身体不好，咳嗽得更厉害了，而那个老太婆的确是个坏女人。

经过一年这种有害健康的生活后，莫莉完全垮了。于是，安娜又去负责照料她。她把她从工厂、从那个女人手里接了出来，把她送进一家医院，住到她康复为止。她为她在乡下找到了为一个小女孩当保姆的位子，莫莉终于称心地安定下来。

莫莉走后，起先并没有正式的接替者。再过几个月就是夏季，马蒂尔达小姐要外出了，由老凯蒂每天来帮安娜干活，这就很行了。

老凯蒂是个笨重，难看，又矮又粗俗的德国老妇人，讲一口全是她自己独创的古里古怪走音变调的德国英语。安娜本想让年轻一代的人来做该做的一切，眼下这个尝试弄得她精疲力竭了，而粗俗的老凯蒂从来不还嘴，也从来不自行其是；骂也好，训也好，都触动不了她这个年老笨拙的乡下人的一点皮毛。每当不得不回答时，她总是说，"是，安妮小姐。"她能说的也总是这句话。

"老凯蒂只是个粗俗的老太婆，马蒂尔达小姐，"安娜说，"不过，我想我还是要她跟我在一起。她能干活，她不像莫莉跟我在一起时那样，老给我添麻烦。"

老凯蒂那种缠七缠八的农民英语，说话时那种难听的嗞嗞声，那副粗俗而低三下四的滑稽古怪的样子，总是使安娜觉得很可笑。安娜不能让老凯蒂在餐桌旁伺候——老凯蒂天生土里土气，太粗俗了，干不了这个——因此，这一切全都得由安娜自己干，尽管她从来就不高兴干这种事，不过，即便这样，这个纯朴粗陋的老人总比任何一个傲慢的年轻人更叫安娜愉快。

在夏季到来之前的这几个月中，生活过得十分顺当。每年夏天，马蒂尔达小姐都要渡洋过海外出几个月。今年夏天，老凯蒂听到她要出门，十分难过，到了马蒂尔达小姐动身那天，老凯蒂号啕大哭了好几个钟头。老凯蒂的确是个土里土气的，笨拙的，低三下四的乡下人。她骨骼毕露，长着一个迟钝的方脑袋、棕褐色的皮肤干瘪而粗糙，鬈曲的头发稀稀朗朗。她站在这幢红砖小屋的白石台阶上，那粗壮而矮墩墩的身体右边略微偏大，穿的蓝条子棉布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看来又粗又硬，——她就呆在台阶那儿不进去，后来安娜才把她拉了进去。她哇哇地哭着，用围裙捂住脸，嘴里发出粗哑的，断断续续的，古怪的苦哼声。

等到马蒂尔达小姐在初秋又回到家里时，老凯蒂已经不在了。

“我从来没想到老凯蒂会这样做，马蒂尔达小姐，”安娜说，“你走的时候，她是那样难过。整个夏天，我都给了她全部工钱，可她们全都是一个样，马蒂尔达小姐，这些人没一个可以信任的。你知道，凯蒂说她多么喜欢你，马蒂尔达小姐，你走了以后，她还是老样子，她很不错，一直到盛夏都干得很不错，不料这时我生病了，她就走了，一点不管我的死活，到乡下去找了个工作，在那儿，人家给她的钱多点儿。我们挨过那个热得可怕的夏天

后，我病了，她连话也不说一句，马蒂尔达小姐，就掉头走了，管也不管我。也不想想从前在她没有地方可去的时候，我们还帮助过她，整个夏天，我给她吃了比我自己吃的好得多的东西。马蒂尔达小姐，她们这些人呀，没有一个人懂得一点当女仆的分寸，一个也没有。”

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老凯蒂的音讯。

一连好几个月，一个打杂女佣人也没有选中。许多人来了又走了，个个都不行。最后，安娜听人说起了萨莉。

萨莉是她家里十一个孩子中的大姐，刚满十六岁。在萨莉下面，家里总是出现一个比一个小的小孩，除了几个最小的孩子以外，所有的孩子都出去干活。

萨莉是个漂亮的，笑容满面的白面金发碧眼的德国姑娘，又笨又有点儿傻。她家里那些孩子，越是小的，越是聪明，其中最聪明的是个十岁的小女孩。她整天为一对开酒吧的夫妇洗涮碗碟，每天挣到不少工钱；此外还有一个比她小的孩子，她只做半天工作。她为一个单身医生料理家务，她什么都干，包了所有的家务活，每周拿到八分钱的工资。安娜一谈起这件事总是忿忿不平。

“我想，马蒂尔达小姐，不管怎样，他应当给她十分钱。她为他干了所有的活儿，又是这么一个聪明的小东西，不像我们的萨莉这样笨，给八分钱太小气了。要不是我一直骂萨莉，她根本就一件事情也做不来。不过，萨莉是个好姑娘，我留点儿心，她是会行的。”

萨莉是个听话的德国好孩子。她从来不顶安娜的嘴，彼得、老宝贝儿、小淘气也不会顶嘴，因此，尽管安娜总是提高了刺耳的嗓门，一会儿凶巴巴地叫骂，一会儿又声嘶力竭地劝诫，她们一起在厨房里倒像个快活的家庭。

现在，安娜成了萨莉的母亲，一个不断唠叨的好德国母亲，她照顾、严责这个姑娘，不让她走邪道。萨莉很像顽皮的彼得、快乐的小淘气那样容易受到诱惑，干出越轨的事，安娜同样地不让这三个干出什么坏事来。

萨莉除了总是丢三拉四，在伺候吃饭时从来不把手洗干净以外，主要的毛病就是跟那个肉店小子的关系。

那个肉店小子是个毫不漂亮的年轻人。安娜开始对萨莉产生怀疑，因为每当安娜晚上出去时，她就去同这个坏小子待在一起。

“萨莉是个长得这么漂亮的姑娘，马蒂尔达小姐，”安娜说，“可她又是这么木，这么傻，她穿上那件红背心，还用火钳来卷头发，就叫我不得不笑了，我对她说，她只要把手洗干净，就比她一直在那样打扮要好得多。可如今，你简直拿这些年轻姑娘没办法，马蒂尔达小姐。萨莉是个好姑娘，可我得一直留意她。”

安娜越来越怀疑萨莉了，因为每当安娜晚上出去时，萨莉便和这个小子坐在厨房里。有一天清早，安娜的嗓门刺耳地响了起来。

“萨莉，这些香蕉不是我昨天拿回来给马蒂尔达小姐做早餐的那些香蕉，你今天一大早就上街，干什么去了？”

“什么也没干，安妮小姐，我只是出去看看，就是这么回事，香蕉还是原来的香蕉，的的确确是原来的香蕉，安妮小姐。”

“萨莉，我这样为来为去为了你，马蒂尔达小姐也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我昨天带回来的香蕉不是这样的，那上面没有一丁半点黑点。我很清楚，昨儿晚上我出去的时候，那个小子在这儿把它吃了，这是你今天一清早出去另外买来的。我不要听谎话，萨莉。”

萨莉强辩了一会，后来只得招认了，她说，是那个小子听到安娜开外边那扇门的钥匙声，就一把抓起香蕉跑了。“不过，我决不再让他进来，安妮小姐，真的，我不了，”萨莉说。

这样又太太平平地过了几个星期，后来，有些个晚上，萨莉又显出一副自得其乐的憨态，开始换上她那件鲜红的背心，戴上首饰，卷起头发来。

在早春的一个宜人的晚上，马蒂尔达小姐站在敞开的门边的台阶上，觉得这个愉快和煦的晚上很令人高兴。安娜刚好晚上外出回来，打大街那头走了过来。“请别关门，马蒂尔达小姐，”安娜低声说，“我不想让萨莉知道我在家里。”

安娜轻轻地进了屋，来到厨房门口。一听到她扭动门把手的声响，里面便乱成一团，发出砰的一声响，安娜走了进去，只见萨莉一个人坐在那儿，不过很可惜，那个肉店小子在逃跑时竟忘了把大衣带走。

你瞧，安娜过着辛苦而烦劳的生活。

安娜也跟马蒂尔达小姐闹过纠纷。“我累死累活地要省钱，你却跑出去把钱全花在了无聊的玩意儿上。”每当她的女东家——一个大手大脚，满不在乎的女人，——捧着一件瓷器，一件新的铜版画，有时甚至是一幅油画回到家里时，好安娜就会这么抱怨。

“可是，安娜，”马蒂尔达小姐分辩说，“如果你不省下这钱，你瞧，我岂不就买不成这些东西了。”这时，安娜就会心软了，显得高兴起来，等到她知道了价格，她就扭着自己的双手，叫起来，“哟！马蒂尔达小姐，马蒂尔达小姐，这会儿你正非常需要置件出客衣服，却把钱全都拿来买这玩意儿。”“唔，或许明年我会添件衣服，安娜，”马蒂尔达小姐会高兴地承认说。“如果我们能活到

那时，马蒂尔达小姐，我就要设法叫你这么做，”于是，安娜就会无精打采地答道。

安娜为自己所钟爱的马蒂尔达小姐的渊博，为马蒂尔达小姐的财产而感到极其自豪，但是，安娜不喜欢她总是穿旧衣服、不修边幅的方式。“你不能穿那件衣服去出席宴会，马蒂尔达小姐，”她会一边这么说，一边态度坚决地站在外面的大门前，“你得去穿上你那件穿起来总是显得那么好看的新衣服。”“可是，安娜，来不及了。”“不，来得及，我上去帮你穿。求求你，马蒂尔达小姐，你不能穿这件衣服去出席宴会，明年，只要我们能活到那时，我还一定要给你去买一顶新帽子。马蒂尔达小姐，这样出去真太丢脸了。”

可怜的女东家叹了一口气，只好让步了。她生来就总是这么一种满不在乎的、愉快而懒散的脾气，虽说有时候，这也成了她得忍受的一个负担，因为她往往得重新统统另行穿戴，除非她能趁安娜一不注意，就急忙一溜烟地冲出大门。

有了好安娜照顾和料理她所有的衣着和东西，这位大手大脚而又懒懒散散的马蒂尔达小姐总是过得非常舒坦。但是，可惜我们这个世界毕竟不是事事都称心如意的，愉快的马蒂尔达小姐也有跟安娜闹纠纷的事情。

事事有人料理停当固然是令人高兴的，但往往也有使人恼火的情况，那就是正当一个人最需要得到什么而无法得到时，别人却来瞎提意见，不想想人家的愿望。且说马蒂尔达小姐喜爱外出去过愉快的农村野营生活，和兴致勃勃的同伴们跨过连绵的山冈，无垠的麦田，在落日的余辉中，在雪白的山茱萸中，在明月照耀，星光璀璨下，空气清新，生气横溢，纵情尽兴地游乐；根本不会想到安娜会因她们的迟归而大发脾气，虽然马蒂尔达小姐

已经吩咐过，那天晚上不必准备热饭热菜。然而，等到马蒂尔达小姐和她这群快活的朋友全都回到这幢小屋时，她们尽管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却也让炙热的风和炫目的阳光吹晒得十分疲倦，四肢僵硬，精疲力竭，满心渴望能吃到惬意的食物，得到亲切的招待，——不料这些喜爱吃安娜做的可口食物的疲惫的同伴竟吃上了闭门羹，也不知道安娜今天晚上在不在家，这时可真扫兴。如果幸而安娜在家，其余的人就得双脚疲累得嗦嗦抖地站在那儿等着，等马蒂尔达小姐用好言好语来打动安娜的心。如果安娜真的不在家里，马蒂尔达小姐就可以大胆地命令年轻的萨莉拿食物来给这群饥肠辘辘的人吃。

有时候，这种事情真叫人难以忍受，马蒂尔达小姐的确常常痛苦地觉得自己也要像快活的莉齐，忧郁的莫莉，粗笨的老凯蒂以及愚蠢的萨莉她们那样来反对安娜了。

马蒂尔达小姐同好安娜也闹着其他一些矛盾。马蒂尔达小姐还得设法把她的安娜从她许多朋友那儿救出来。这许多朋友都以穷人的爽快的方式，用光了她的积蓄，然后嘴上说还，却从来不还。

好安娜在桥头镇住了二十年，有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朋友，马蒂尔达小姐却常常得设法把她从他们那里救出来。

二

好安娜的一生

这位好安娜，安娜·菲德纳，出身于德国南方的殷实的下层中产阶级。

她十七岁时，就到她家乡附近一个大城市一户有资产的人家去当佣人，不过，她在那儿没有呆多久。有一天，她的女东家要让她的使女——就是安娜——去送她的朋友回家。安娜觉得自己不是使女而是佣人，这样，她当即离开了那儿。

安娜对当女仆的分寸始终有一种坚定的老派意识。

随你怎么说，都无法使她在晚上去坐在空无一人的客厅里，尽管人们在修缮厨房时那股油漆气味使她很不舒服；尽管她总是累得要命，她在同马蒂尔达小姐长谈时，就是从来不肯坐下来。一个女仆就是一个女仆，举止就应当像个女仆的样子，不论是在敬重主人方面，还是该吃什么东西时都要有个样子。

就在她离开那户人家后不久，安娜和她的母亲渡海来到美国。尽管坐的是二等舱，可这对她们说来，真是一趟漫长和凄凉的旅程。她母亲原就已经有肺病了。

她们在遥远的南方一个可爱的城镇上岸，她母亲就慢慢地死在那儿。

这下安娜成了孤零零一个人了，她来到了桥头镇，她有一个隔山哥哥定居在那儿。这位哥哥是一个笨重、迟钝、脾气很好的德国人，由于身体臃肿，全身是病。

他是个面包师，已经结婚，相当富裕。

安娜非常喜欢她这个哥哥，可是她一点也不依靠他。

她一到桥头镇，就给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当佣人。

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是个宽厚，美丽，无能的女人，挑着抚养两个小孩的重担。她的兄嫂在几个月内先后死去，留给她这两个孩子。

安娜马上包揽了全部家务。

安娜总是在一些宽厚而富裕的女人那里找到工作，因为这些人总都是很懒惰，漫不经心的，或者无能的，因此她们的生活负担就都落到安娜身上，使她感到十分称心。安娜的东家一定总是这些宽厚而无能的女人，或者男人，因为只有她才会把这种人照料得十分舒适自在。

安娜天生对孩子不像她对猫对狗、对宽厚的女主人那样怀有强烈的爱。她从来不会疼爱艾德加和琼·韦德史密斯，她天生比较喜欢男孩，因为男孩们只要好好地料理他们，让他们过得舒服，有很多吃的东西就行。而对小女孩，她不得不应付小女孩很早就显露出来的那种与小男孩完全不同的、妇女所特有的天性。

到了夏天，韦德史密斯一家子人都住到乡下一幢舒适的房子里，而在冬天，他们则住到城里的旅馆去。

安娜渐渐地肩负起指挥他们行动的全部责任了，她决定他们出门的来去路程，安排他们住宿的地方。

安娜在玛丽小姐那儿呆了三年，这时候，小琼刚刚开始有反对安娜的力量。琼是个整洁快活的小姑娘，漂亮而又可爱，具有

年轻姑娘的魅力，背后垂着两根精心梳理的金黄色辫子。

玛丽小姐和安娜一样，天生不很喜爱孩子，不过，她很喜欢这两个自己的血亲的小孩，对这个确实惹人喜爱、能力较强的小姑娘，只能百般依顺。安娜总是喜欢用比较粗暴的手段对待那个男孩，而玛丽小姐则觉得用柔功温情来管教这个女孩更合她的意。

有一年春天，出门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玛丽小姐和琼一起去乡间别墅，安娜则要过几天，等到城里的一切事情都料理完毕后同艾德加一起走，因为他的假期还没有开始。

在这年夏天的出门准备工作中，琼让安娜碰了好几次硬钉子，反对安娜的做法。小琼发出那些令人不快的命令来真轻便，她不说是她自己说的，而说是玛丽小姐说的，可是宽厚、温顺、无能的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是从来想不出自己能对安娜发出什么命令的。

安娜的眼睛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机警，越来越严厉了，她的下边的牙齿稍微向前撅出，往上咬紧，总是更其慢吞吞地挤出"是，琼小姐"这句话来回答琼急急说出的"噢，安娜！玛丽小姐说，她要你这么做"。

在她们动身那天，玛丽小姐已经被安置在马车里了，小琼转身奔进屋子，叫道，"啊，安娜！玛丽小姐要你走的时候把她和我房间里的蓝布幔都拿出来一起带走。"安娜身子僵挺挺的，"我们夏天从来不用这种东西，琼小姐，"她声音沙哑地说。"不错，安娜，但是玛丽小姐认为那挺不错的，她要我告诉你不要忘了。再见！"这个小姑娘轻捷地蹦下台阶，钻进了车子。她们动身走了。

安娜一动不动地站在台阶上，她的眼睛机警、严厉，闪闪发光，身子和面孔气得硬邦邦的。随后，她走进屋子，砰的一声关上

了门。

接下来的三天，安娜变得很难相处，就连宝贝儿、她的朋友寡妇兰特曼太太送给她的使她衷心引为自豪的那只新来的小狗崽儿，——就连这条漂亮的棕黑色的小狗也感觉到安娜那灼人的火气。艾德加倒是一直在盼望这些日子的，认为他可以自由自在大吃大喝了——可是，一看到安娜那难堪的眼色，他简直一刻也不能安生。

第三天，安娜和艾德加到韦德史密斯的乡间别墅去，可是打两个房间里取出来的蓝布幔却没有带走。

一路上，艾德加和那个黑人一起坐在前面赶车。那是南方早春的日子，田野和树木都因饱吸了雨水而显得沉甸甸的。马儿曳着车子慢慢地驶过漫长的路，一路都是粘糊糊的黄土，到处因有一堆堆石子而崎岖不平，这些石子是要让过往的车辆碾碎填平车道的。轻柔如羽毛的小花，嫩叶和羊齿草，都打吸足了水的土里遍地破土而出。树巅红黄交相辉映，白绿绚丽多彩。整个低空中弥漫着因地上那股沉重的水气而腾升起的湿潮潮的雾霭，还夹杂着打整个旷野中春天篝火的蓝烟里散发出来的那种暖烘烘而十分好闻的气味。在所有这些景色的上空就是清新的空气，鸟啭莺啼，以及阳光和白昼渐长所带来的欢乐。

每到湿润的早春，总就有发自大地的心坎里的倦慵、骚动、温暖和压力，以及对生命的强烈感觉。如果对这一切不报以积极、热烈的欢呼，往往就会使人感到愤怒、恼火和不安。

安娜独自坐在马车里，车子越来越接近与她的女东家发生争执的地方了。车子里的热气，车子缓慢碾过石块的颠簸，马身上的汗气，人的叫喊声，动物的叫声，鸟儿的鸣声以及周围的一切新生活，这一切在她看来都只是叫人发狂。“宝贝儿！如果你

不静静地躺着，我想，我就宰了你，我再也不能这样忍下去了。”

当时，安娜大约二十七岁，人还不是那么瘦，那么憔悴；她的脑袋和面孔那种骨骼毕露的棱角还是肌肉丰满，圆滚滚的，但是，在她那双清澈湛蓝的眼睛里已经明显地透出了她的脾气和性情，下颚四周开始逐渐变得瘦削了，由于表示刚毅而向上用力，往往使得下颚扭歪了。

今天，她独自坐在马车里，全身完全挺直，可是，由于拼命在下决心和反抗，身子仍是抖个不停。

马车弯进了韦德史密斯家大门时，小琼跑出来看，她只是看看安娜的脸，只字不提蓝布幔的事。

安娜抱着小宝贝儿下了马车。她把带来的东西全都搬下来后，马车便驶走了。安娜把所有东西都搁在门廊里，走了进去，来到坐在火炉边的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面前。

玛丽小姐坐在炉旁一张大扶手椅里，她的柔软松散的身体把椅子的四角和缝缝隙隙都填满了。她穿着一件黑缎晨衣，两只袖子，像是庞大无比的怪物，都因塞满她那柔软的肉团而显得沉甸甸的。她坐在那里总是显得宽厚、无能而又温和。她有一张淡色的、温柔的、端正的，好看的脸，一双愉快的、茫然的、浅蓝色眼睛和睡意蒙眬的眼皮子。

小琼就在玛丽小姐后边，她一见安娜进屋，就惴惴不安，激动得痉挛起来。

“玛丽小姐，”安娜开腔了，她一跨进房门就停住了，身体、面孔都因憋着一肚子气而显得硬邦邦的，牙齿咬得紧紧，那双淡蓝、清澈的眼睛里闪着咄咄逼人的白光。她的态度很古怪，完全是一种既怒又怕的娇态，生硬而又有所抑制，使人看到尽管拼命强自克制，内心仍然十分激动，所有这种种古怪的样子都把她的

忿怒之情表露无遗。

“玛丽小姐，”话儿带着重浊的声音，有点儿颤抖地慢慢地说了出来，然而语气却始终十分坚定有力。“玛丽小姐，我再也不能这样忍下去了。你要我咋做，我咋做，我能做的我都做了，你也知道，我为你做得浑身是病了。你屋子里那些蓝布幔夏天用实在太费功夫，琼小姐又不知道这是什么活儿。如果你要我那样做，那我走。”

安娜停住不响了，她的话说得没有力量，还没有把她要说的意思全都说出来，然而安娜那股发自内心的情感力量却把玛丽小姐给完全吓坏了。

跟所有的宽厚而无能的女人一样，玛丽小姐的心在她那柔软、无能的大身躯里无力地跳着。刚才小琼那番激动已经搞得她精疲力竭了。这会儿，只见她脸色发白，已经是昏倒了。

“玛丽小姐！”安娜大声叫嚷，连忙奔向她的女东家，把她无能而沉重的身体扶进了椅子里。小琼则茫然失措，听随安娜的吩咐，奔来赶去，拿来了嗅盐、白兰地、醋和水，擦着可怜的玛丽小姐的肘腕。

玛丽小姐慢慢地睁开了她那双温顺的眼睛，安娜把哭哭啼啼的小琼打发出去，她独自设法使玛丽小姐安安静静地躺在椅子里。

从此就不再提蓝布幔的事了。

安娜得胜了，几天后，小琼送给她一只绿鹦鹉表示和好。

小琼和安娜又相处了六年，她们彼此始终小心谨慎，相互尊重。

安娜很喜欢这只鹦鹉，她也喜欢猫和马，但是，在所有的动物中，她最喜欢狗，而在所有的狗中，她最喜欢的是她的朋友，寡

妇兰特曼太太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小宝贝儿。

寡妇兰特曼太太是安娜一生所见到的一个不平凡的人物。

安娜是在她的隔山哥哥，那个面包师的家里初次见到她的，她这个哥哥跟已故的兰特曼先生，一个小杂货商十分熟悉。

兰特曼太太曾经当过多年接生婆，她丈夫死后，她就得养活自己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兰特曼太太是个长得很好看的妇女，身子圆鼓鼓的，十分丰腴，地道的橄榄色皮肤，明亮的深色眼睛，黑色的鬈曲头发。她愉快，富有魅力，有本领，善良。她非常吸引人，十分慷慨，又那么和蔼可亲。

她比我们这位好安娜大了几岁，安娜没多久就完全为她那迷人的富有同情心的魅力所倾倒。

兰特曼太太在她的工作中，最喜爱为未婚先孕[1] 的年轻姑娘接生。她会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悄悄地照料她们，直到她们能够无辜地回家或重新工作为止，随后，她们再慢慢地把护理费用付给她。安娜就这样，通过这个新结交的朋友，过起了接触面较广而比较愉快的生活。她为了帮助兰特曼太太这种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情况，常常花光了自己的积蓄。

正是通过兰特曼太太，安娜碰见了桑仁医生，后来在她终于不得不离开她的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时，桑仁医生雇用了她。

安娜在和她的玛丽小姐相处的最后几年中，健康状况很坏，实际上也是从那时起，直到她顽强的生命结束为止，她的身体总是没有好过。

---

[1] 原文"in trouble"，指姑娘未婚先孕，为在行文上方便起见，有时也译为"有难处"。

安娜是个中等身材，瘦瘦的，勤劳而爱发愁的妇女。

她总是头痛得很厉害，这会儿，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耗损人了。

她的脸变得很瘦，更其骨骼显露，更其憔悴了，她的皮肤变成了淡黄色，就跟那些带病操作的妇女一样，她那清澈湛蓝的眼睛也变得暗淡无光了。

她的背也很叫她难受。她一干活，总是觉得很疲乏，脾气也变得越来越难弄，越来越烦躁了。

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经常想要安娜稍微当心一下自己，找个医生看看。小琼这会儿已出落成了个漂亮、可爱的少妇了，她也尽量要安娜多关心自己的健康。安娜对琼小姐总是抱有固执的看法，也怕别人多管她的事，而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的温存劝告也常常被她很轻易地置之脑后。

只有兰特曼太太对安娜有点约束力，她劝她让桑仁医生为她诊断一下。

只有桑仁医生能够使德国人好安娜先停止工作，然后又使她同意动手术。他也很知道如何对待德国人和穷人。他愉快，活泼，热诚，爱开玩笑，开的玩笑都富有简单的常识，有勇有谋，他甚至能够劝说好安娜做于已有益的事。

这会儿，艾德加已经离家好几年了，起先是念书，接着又为准备当土木工程师而工作。玛丽小姐和琼已答应趁安娜不在时外出旅行，这样就不需要安娜干活，也不必另找女仆来接替安娜的工作。

这就使安娜有点儿放心了。她完全听命于兰特曼太太和医生，做他们认为对她健康最有益的事。

安娜很好地经受了手术，在慢慢地恢复她的体力的过程中，

她显得很有耐心，可说是很温驯。但是等到她重新为她的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干活时，几个月休息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不多久就因工作和操心而消耗殆尽。

此后，在她那拼命干活的后半生中，她就再也没有真正地好过。她一直患有严重的头痛病，人总是那么消瘦，那么憔悴。

她不顾胃口、健康和体力继续工作，而且总是为那些劝她别这样猛干的人干活。在她的思想中，在她那固执的忠心耿耿的德国人的心中，这就是做女仆的分寸。

安娜与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在一起的生活，现在已是快要结束了。

琼小姐现在完全是个小姐，开始进入社交界了。她不久就要订婚，接着就要结婚了，到那时，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或许就会和她住到一起了。

安娜确信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决不会有自己的容身之地。琼小姐对安娜总是小心谨慎，既尊重又和气，然而，安娜决不可能在由琼小姐当家的家庭中当女仆，这一点她心里是十分有数的，因此，在与玛丽小姐一起生活的这最后两年中，就不像以前那么快活了。

变化很快就来到。

琼小姐订了婚，再过几个月，就要同外地一个男人结婚，他住在柯登，离开桥头镇有一个小时的火车路程。

可怜的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并不知道安娜已经下了坚定的决心：等到这个新家庭一建立，她就要同她分手了。安娜觉得很难向她的玛丽小姐提起这一变化。

婚礼的准备工作日以继夜地进行着。

安娜辛勤操劳，赶制衣服，把婚礼准备得十分好。

玛丽小姐心绪不宁，但由于安娜为他们把各事都料理得如此妥帖，她感到很安心，很高兴。

安娜这么一直干个不停，是想借此解忧消愁，舒解良心的谴责，因为，不知怎地，她总觉得不该如此离开玛丽小姐。可是除此之外，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在由琼小姐当家作主的家里，她不可能以玛丽小姐的女仆的身份继续住下去。

举行婚礼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最后终于到来，举行过了。

新婚夫妇出去蜜月旅行，撇下安娜和玛丽小姐来拾掇一切东西。

可怜的安娜至今还是没有勇气把自己的决心告诉玛丽小姐，可这会儿，是非讲不可了。

安娜一有空就跑到她的朋友兰特曼太太那儿去寻求安慰，听取教益；她恳求她的朋友：在她把这个消息告知玛丽小姐时，她也得在场陪着她。

也许兰特曼太太不住在桥头镇，安娜就会住到这个新家庭中去。兰特曼太太也并没有怂恿她这么做，甚至提都没有这样向她提出过，但是，出于对兰特曼太太的好感，甚至忠心耿耿的安娜也不像她向来那样坚决地视玛丽小姐的需要行事了。

必须记住，兰特曼太太是安娜一生所见到的一个不平凡的人物。

这会儿，一切都拾掇停当了，再过几天，玛丽小姐就要到新居去了，因为新婚夫妇已在等着她去了。

安娜终于不得不开口了。

兰特曼太太同意和她一起去，帮助她向可怜的玛丽小姐把事情说清楚。

这两个女人一起到了那儿，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安详地

坐在那间空洞洞的起居室里的火炉边。玛丽小姐以前见过兰特曼太太多次了，因此她和安娜一起进来，丝毫没有引起她心中什么怀疑。

怎样开口，可真教这两个女人为难了。

要把这种变化情况告诉玛丽小姐，必须说得十分委婉，绝对不能让她由于突然的激动而昏厥了。

安娜浑身僵硬，内心里由于羞愧、焦虑和悲伤而不住战栗。就连果敢的兰特曼太太，向来有本领、有冲劲、自满自得、而且跟这事情并没有什么深切的关连，这会儿当着这个宽厚、温柔而无能的女人的面，也不免感到尴尬、羞怯，简直就像犯了罪。倒是站在她身边的可怜的安娜，使她觉得很有力量，很有信心，因为安娜正在拼命使自己压制情感，装得冷酷而理所当然。

"玛丽小姐"——安娜每当非把话说出来不可时，她总是说得直截了当、简单扼要。——"玛丽小姐，兰特曼太太和我一起来，这样我就可以告诉你，我不同你一起住到柯登去了。不消说，我会到那儿去帮你把一切安顿好，然后我想，我就回来，仍然住在桥头镇这儿。你知道，我哥哥他们全家都住在这儿，我想，我不该住得离他们很远。你也知道，你们全都一起住到柯登去了，玛丽小姐，你就不再那么需要我了。"

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一点摸不着头脑。她一点也不懂安娜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嗳，安娜，你什么时候要看你哥哥，你自然随时可以来，车费我总会付的。我想，这你都很清楚，如果你那些侄女们愿意常常来跟你住在一起，我们也很欢迎她们来。像戈德思韦特先生家那样的大宅子里，地方总有的是。"

这会儿，轮到兰特曼太太来发挥她的作用了。

"安娜，韦德史密斯小姐还没有弄懂你刚才的意思，"她开腔了，"韦德史密斯小姐，安娜觉得你真是太和气，太好了，她一直是这么说的，你在各方面都尽力帮她忙，她也是十分感激的，也从来不想要离开你，只是她想，现在戈德思韦特太太有了这幢新的大宅子，将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管理它，那样更好。她还认为，说不定戈德思韦特太太一上来就用一批新仆人比较好些，而不要用像安娜这样一个从小就了解她的佣人。安娜这会儿就是这个想法，她来问过我，我对她说，我认为，这样对你们大家都会更好。你知道，她多么喜欢你，你又待她这么好，你会明白，她认为，如果她留在桥头镇，对新家庭也会更好些。不管怎么说，要不了多久，戈德思韦特太太就会住惯她的新家了。安娜，你要告诉韦德史密斯小姐的，不就是这些么？"

"噢，安娜，"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迟缓地说，悲伤的语气中带有惊讶，这真叫好心的安娜受不了，"噢，安娜，我没有想到，经过了这些年后，你竟会要离开我。"

"玛丽小姐！"话冲口而出，声气里激动得发抖，"玛丽小姐，主要是现在要在琼小姐手下干活，我才想要离开你。我知道，你多么好，我为了你，为了艾德加先生也为琼小姐干得浑身是病，只是琼小姐样样事情都要干得跟我们向来的做法不一样，你知道，玛丽小姐，我不能让琼小姐一直盯着我，时时刻刻出新花样。玛丽小姐，这样做法很不好；再说琼小姐也的确不要我跟你一起到新住宅去，这一点我始终是清楚的。玛丽小姐，请你不要为此难过，也不要认为，我能够为你把事情办得像原来那样好，却还一直在想离开你。"

可怜的玛丽小姐，抗争不是她做得来的事。如果她抗争一下，安娜肯定会让步，可是抗争太费力气，太伤脑筋，不是过惯太

平生活的玛丽小姐所能承受得了的。如果安娜非这样做不可，她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怜的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叹了一口气，忧思重重地瞅着安娜，随后她就不再坚持了。

“你认为怎么做最好，你就做去吧，安娜，”最后，她一边说，一边让自己整个柔软的身子再往后靠着椅子坐着，“我很难过，我肯定琼小姐听到你认为这样做最好时，也一定会很难过。兰特曼太太同你一起来，真叫人感激，我相信她这样做也全是为你好。我想这会儿你要出去一会儿吧。一个小时后再来，安娜，扶我上床。”玛丽小姐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地安详地在火炉旁休息。

两个女人走了出去。

安娜侍候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不久，她就开始去过照顾桑仁医生的新生活了。

为一个快活的单身医生料理家务，给安娜这个德国处女的心理上增添了一些认识的新因素。她的习惯同先前一样一成不变，但是，安娜还是那个老脾气，做了一次自己高兴做和赞成做的事儿，就任何时候都会再去做；比如说她会在晚上任何时候起床，为桑仁医生和他那些单身汉朋友做顿晚餐，诸如煮排骨、炸子鸡等。

安娜喜欢为男人们干活，因为他们吃得那么多，吃得那么津津有味。等他们肚子吃饱，身子暖和了，他们就会心满意足，会让安娜做她认为最好的任何事情。这并不是说安娜的良心曾经泯灭过，因为不管有没有人干涉她，她总是尽其全力不断地节省每一分钱，每时每刻都在干活。可是实际上，如果有机会骂人，她也很爱骂人。现在，她要骂的不仅是其他的女仆和黑人，狗呀，猫呀，马呀，鹦鹉呀，而且还有她那位愉快的主人，乐呵呵的桑仁医

生。她可以指挥他，也可以不断地为他好而责备他。

这位医生的确喜欢她的责骂，正如她喜欢他的恶作剧和他的有趣的开玩笑的态度一样。

这些日子安娜过得非常快活。

她的反常的性情现在第一次表现出来了。她对一般人的古怪样子觉得有趣，因此，她后来觉得凯蒂那种粗野而低三下四的样子，萨莉的傻里傻气的样子以及彼得和小淘气的不良行为都很有趣。她喜欢拿医生那些骷髅来开玩笑，她使它们动弹，发出奇特的声音来，弄得那个黑人小孩吓得嗦嗦抖，连眼睛也翻白了。

然后，安娜就会把这些经过情况都告诉她的医生，她的憔悴的、瘦削的、起皱纹的坚毅的脸上会堆起新的风趣的皱纹，她的浅蓝色的眼睛也会因为幽默和高兴而变得明亮起来，她的医生则在开怀大笑。好安娜为了充分施展她那取悦于人的卖弄手法，不惜使出她的瘦骨嶙峋的老处女身体的劲道，竭力用她的故事和她自己取悦于人。

同快乐的桑仁医生待在一起的初期，是好安娜过得非常快活的日子。

在那些日子里，安娜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是和她的朋友寡妇兰特曼太太一起度过的。兰特曼太太和她的两个孩子住在一个小屋子里，跟桑仁医生住在镇上的同一个地区。两个孩子中，大的是个女孩，名字叫朱莉娅，当时大约十三岁左右。这个朱莉娅·兰特曼是个毫不动人的姑娘，长相很粗，人又迟钝，脾气执拗，就跟她那位笨重的德国父亲一模一样。兰特曼太太并没有为她操多大的心，只是她经常要什么东西，只要有，就给她，听任这个姑娘去干她高兴干的事。这倒并不是兰特曼太太漠不关心，或

是不喜欢她，这只是她平素的作风。

她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比他的姐姐小两岁，是个快乐伶俐、活泼可爱的人，他也是高兴怎样花钱、怎样打发时间，就怎样花，怎样打发。这些都完全跟兰特曼太太是一个样，因为她脑子里想的和家里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这些事情都吵吵闹闹地要求她集中精力和时间去对付。

这位做母亲的管理家务这样疲疲塌塌，漫不经心，对教育小辈又这样漠不关心，这实在叫我们的好安娜看不过去。她自然要尽量责备兰特曼太太，帮助兰特曼太太，使得一切都井井有条，各得其所。

即使在安娜一上来就为兰特曼太太的聪慧和魅力所倾倒的初期，她在兰特曼太太家里也一直觉得很不自在，她家里实在需要整顿一下。如今，这两个孩子的长大已成为家里最重要的事情了，同时，长期的交往也使安娜能够心明眼亮看得清清楚楚了，她开始要尽力按照她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了。

在这些日子里，她留意着小朱莉娅，大声责骂她，要她按应有的方式行事。这并不是说在好安娜眼里，朱莉娅·兰特曼很可爱，而是决不能在小姑娘长大成人的时候，却没有人教她该怎么行事。

责骂这个男孩就容易得多了，因为他从来不把这种责骂看得很认真，而且说实在，他倒很喜欢这种责骂，因为责骂过后就可以吃到安娜给的新东西，受到安娜愉快的逗弄，听到她讲的开心的笑话。

朱莉娅这个姑娘，逐渐对这一切感到很不高兴，而且她往往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说到底，安妮小姐又不是她的亲戚，她本来就不该跑来成天惹是生非。去向母亲诉说是没用的。说

来也怪，兰特曼太太怎么能够听而不闻，常常爽约，要她做什么，她可以应允而不做，结果是事事依然故我，原封不动。

有一天，事态简直发展得太糟了，连安娜的友谊也要维持不下去了。

那是夏季某个星期天午后，安娜走进兰特曼太太家，问道："喂，朱莉娅，你妈不在吗？"

安娜这天气色很好。她一直对自己的衣服很小心，对新衣服也很当心。她总是要实践自己的理想：一个女仆星期天外出时，应该怎样穿戴得很得体。安娜非常熟悉与各式人等相称的所谓美丑。

看看也真有趣，安娜为韦德史密斯小姐，后来为她所钟爱的马蒂尔达小姐买东西时，总是完全凭自己的喜爱，而且往往像为自己的朋友和为自己买东西那样，总是拣便宜的东西买，这样，一方面，她所挑选的东西总是完全适合上流社会人的气派，另一方面，所买的东西总有我们称之为"茄门"[①] 的既不称心又难看的样子。她知道在每样东西里哪种是最好的，在她顽强的一生中，对一个女仆应该怎样穿着打扮，她是从来也不含糊的。

就在这个赤日炎炎的夏季的星期天午后，她来到了兰特曼家，浓妆艳抹地穿起砖红色的新绸胸衣，镶着缀有珠子的又黑又宽的饰边，一条黑布裙，戴顶闪闪发光的黑色硬草帽，配有一根彩色的缎带和一只鸟，手上戴着新手套，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围巾。

她那枯瘦难看的身体，憔悴而又透着淡黄色的面孔——虽

---

① 按原文为"Dutch"，美俚指德国人，这里用"茄门"，是沪俚，也指德国人，并往往用以指"使人倒胃口"的事物。

然在喜洋洋的夏阳照耀下显得容光焕发,——却跟她一身鲜艳的衣服很不协调,叫人看了不舒服。

她来到兰特曼家,她已经有好几天没来了。她推开总是不上闩的门,这是南方那些可爱的城市的下层中产人家的惯常现象。她看到只有朱莉娅一个人呆在起居室里。

"嗨,朱莉娅,你妈在哪儿?"安娜问道。"妈出去了,不过,请进,安妮小姐,来看看我们的新弟弟。""朱莉娅,你在说什么蠢话,"安娜边说,边坐下来。"我不是说蠢话,安妮小姐,你难道不知道,妈刚刚收养了一个可爱好看的小奶娃娃吗?""你说得这么疯疯癫癫的,朱莉娅,你应该知道,不该说这种话。"朱莉娅脸色沉了下来,"好吧,安妮小姐,你不必相信我说的话,不过,那个小奶娃娃就在厨房里,等妈回来了,她会自己告诉你。"

这话听起来挺离奇,但是,朱莉娅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而且兰特曼太太也是会做出一些希奇古怪的事儿来的,安娜心头有点儿乱了。"你是什么意思,朱莉娅?"她说。"我一点也没有什么意思,安妮小姐,你不相信那个奶娃娃就在那儿,那么,你可以亲自进去看一看。"

安娜走进厨房。那儿的确有个奶娃娃,而且看上去是个十分壮实的小男孩,他在敞开的门角落里一只篮子里睡得很香。

"你是说你妈妈只是让他在这儿呆一会儿吧,"安娜对朱莉娅说。朱莉娅跟在她后面走进厨房,想看看安娜是不是真的十分激动了。"不,不是这样,安妮小姐,他的母亲就是那个叫莉莉的姑娘,是乡下那位主教那儿的佣人,她不想要孩子,妈却很喜欢这个小奶娃娃,她说她要把他收养下来,作她自己的孩子。"

这下,安娜真是又惊又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前门哐当一响。

"喏，妈来了，"朱莉娅胜利地叫起来，声气里有点儿不安，因为她心里还拿不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哪一方，"妈来了，这下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对你说的是不是实话。"

兰特曼太太走进了她们呆的厨房。她像平常那样，温和，超脱，愉快。不过，今天，在她通常那种接生婆工作无往而不胜的态度中却透着一种自知有错的不安神色，因为正如所有那些不得不同好心的安娜打交道的人一样，兰特曼太太很害怕安娜那种坚强的性格，厉害的判断力和说起话来既热诚，而又令人难堪的口气。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两个女人相处的六年中，安娜是怎样逐渐取得了以她为主的优势的。当然，不是事事真都以她为主，因为兰特曼太太决不是很能听人指挥的，她的作风十分使人摸不清楚。可是，每当安娜知道兰特曼太太想干什么时，她就赶在事情没做出以前，提出了自己的主意。这会儿究竟是谁会取得成功，倒是很难说。兰特曼太太自有听而不闻的脾气和她那巧妙的方法，可以得心应手地充分分散别人的注意力，然后，她就稳操胜券地认为，事情毕竟已经干都干了。

安娜像往常一样，决心要主持公道了。她又气又害怕，而孔又严肃又苍白，就像她通常碰到迫在眉睫的一场艰苦斗争那样，紧张得浑身抖个不住。

兰特曼太太走进来的时候，却很轻松愉快。安娜面孔严肃，一声不吭，脸色很白。

"我们好久没见到你啦，安娜，"兰特曼太太热诚地说开了，"我还在担心地想你是不是病了。唷！今天可真热。到起居室里去吧，安娜，朱莉娅会给我们搞点冰茶。"

安娜严肃而默默地跟着兰特曼太太走进另一间屋子，一到

那儿，请她坐，她也不坐。

安娜如果有话要说，总是说得十分明确扼要。可这会儿，她却觉得气都透不过来，每一个字都说得结结巴巴。

"兰特曼太太，朱莉娅说你要收养莉莉的孩子，这事大概不是真的吧。她讲给我听时，我就说她疯了才会说出这话来。"

安娜真激动，气都透不过来了，话也说得又急切又结结巴巴。兰特曼太太则感情洋溢，话说得慢条斯理，甚至比从前都还要好听和流畅。

"怎么啦，安娜，"她开腔了，"难道你没看到莉莉现在在主教那儿干活，没法抚养自己的孩子，这孩子又是那么一个伶俐可爱的小东西，你知道我是多么喜爱小家伙的，我想，让朱莉娅和威利有个小弟弟准不错。你知道，朱莉娅总是爱和奶娃娃玩儿，而我又经常得外出，威利一刻不停地在街上野，有个奶娃娃，朱莉娅总算有个很好的伴儿了，你知道，安娜，你也总是说，不该让朱莉娅老往街上跑，这个奶娃娃正好使她呆在家里，跑不出去。"

安娜又气又热，脸色越来越苍白。

"兰特曼太太，你连眼前的朱莉娅和威利都照料不好，却还要收养一个奶娃娃，我真弄不懂你在搞什么名堂。还有朱莉娅，我不在这儿，没有人指点她，那么谁来告诉她该怎样摆弄这个奶娃娃呢？她一点也不知道该怎样对付孩子，你呢，又一直在外面，连照顾自己的孩子都没工夫，如今却要收养陌生人。我知道你是事事漫不经心的，兰特曼太太，可我并不认为你做得了这事情。不，兰特曼太太，你自己有了两个孩子，你不该再去接受别人的孩子，他们要怎么过日子，应该由他们自己张罗去。你也知道，你一直赚不到很多钱，可你在这方面总是这么满不在乎，一直乱花钱，而朱莉娅和威利都长大了。你这样做是不行的，兰特曼太

太。"

这事情真是再糟也没有的了，安娜以前从来没有向她的朋友这样推心置腹过。这会儿，话说得太尖利了，兰特曼太太恐怕是不会真正听懂的。假使她能真正理解安娜这些话意，她是决不会再让安娜踏进她的家门的，可是，她十分喜欢安娜，向来习惯于依靠安娜的积蓄和力量。再说，兰特曼太太也不会真正听懂那些叫人难受的话意，她的心思太不集中，是不会理会任何拐弯抹角的话意的。

现在，她总算多少有点儿听懂这番话了，所以她能从容不迫地说，"唷，安娜，我想你是因为看到这两个孩子每时每刻都在干些什么，就把这事儿想得太坏了。朱莉娅和威利的确挺不错，同他们在广场上一起玩的都是些最好的孩子。假如你也有几个自己亲生的孩子，安娜，你就会知道，让他们去做点自己喜爱的事情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再说，朱莉娅很喜欢这个奶娃娃，况且是个漂亮可爱的小男孩儿，这会儿，如果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可真有点儿不好。安娜，你也知道是这样，因为你自己就这么喜欢孩子，一直对我的威利这么好。不，说真的，安娜，眼看我能够把他很好地收养下来，却要我把这个可怜的伶俐的小奶娃娃送进孤儿院，这话说起来当然容易，但你知道，安娜，你自己也不高兴这么做，尽管你对我把话说得这么重，你也完全明白，你自己是不会这样做的，安娜。——哎呀，今天这么热，朱莉娅，安妮小姐一直在等着喝茶，你在那儿究竟是怎么摆弄冰茶的呀？"

朱莉娅端来了冰茶，她刚才一直在厨房里听这番谈话，非常激动，以致把杯子里的冰茶泼出不少在托盘里。不过，这不碍事，因为安娜对这件麻烦事正想得这么出神，她看也没看这双不雅观的骨节粗大的手，虽然手上今天戴上了一个新戒指，可这双笨

拙而不灵活的手总是做错事。

“给，安妮小姐，”朱莉娅说，“给，安妮小姐，请喝冰茶，我知道你爱喝又冰又浓的茶。”

“不，朱莉娅，我这会儿不想喝冰茶，你妈妈现在花不起钱来请朋友喝冰茶了。这会儿不该要她再这样招待人家了。我这就去看望德雷顿太太。她能做的全都做了，她因为那么操劳地照顾自己的孩子，这会儿生病了。我这就去了。再见，兰特曼太太，我希望你在做这些不该做的事情时，不至于会有坏运气。”

“天呀，安妮小姐这会儿真是疯了，”朱莉娅说，这当儿，好安娜使足了力气，哐当一声关上了外屋的门，把房子也震动了。

安娜已同德雷顿太太亲密相处了几个月了。

德雷顿太太生了个肿瘤，来找桑仁医生治病。在她来看病这段期间里，她和安娜彼此渐渐有了交情。这种友谊并没有什么狂热，只是两个勤苦、操劳的妇女彼此间的交往。一个是很宽厚，像个慈母似的，有一张愉快、耐心、温柔、憔悴的脸，这是因为一向顺从自己的德国丈夫，并生养了七个结实的儿女的缘故；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好安娜，一个老处女，坚定的下巴，一双富有幽默感的清澈明亮的眼睛，一张憔悴瘦削，满是皱纹的淡黄色的脸。

德雷顿太太过着刻苦耐劳的朴素生活。她的丈夫十分诚实、正派，是个酿酒师，有点儿纵饮，因此他常常很乖戾、小气和不痛快。

家里的七个孩子中四个是高大强壮、快活、孝顺的儿子，三个是勤劳听话的纯朴的女儿。

好安娜非常赞赏这种家庭生活，而这一家子人也非常喜欢她。她怀着德国妇女对男当家人的一种感情，对这个乖戾的当家人总是很温顺，很少去激怒他。对这个宽厚憔悴，有耐心而病恹

恹的主妇，她是个满怀同情的听者，多谋善断，是个及时雨。孩子们也非常喜爱她。几个儿子总是戏弄她，等到她狠狠地回击他们时，他们又高兴得大叫大嚷起来。几个姑娘都很端庄，因此，安娜的责备只是采取一种善意劝告的形式，还送她们一点帽子的饰物和丝带，有时候，碰上她们生日，送点首饰。

安娜在她的朋友、寡妇兰特曼太太那里遭到悲伤的打击后，就到这儿来寻找安慰。这并不是说安娜会把这桩苦恼的事儿说给德雷顿太太听。她是绝对不会把她因这种理想化的爱而遭受到的创伤都抖出来的。她跟兰特曼太太的事情太神圣也太悲伤了，是决不能告诉别人的。不过，来到这个大家庭中，置身于忙忙碌碌的活动和各种各样的争吵中，她就可以平息自己的创伤的不舒服和痛苦了。

德雷顿家住在郊外一幢简陋的木屋里，这些木屋同我们大城市郊外那种木屋一样，都成堆地挤在那儿。

父亲和儿子们全都在这儿干酿啤酒的活儿，母亲和女儿们则洗洗涮涮、缝衣煮饭。

每逢星期天，他们全身穿的都洗得干干净净，透着一股家用肥皂的味儿。儿子们穿着假日衣服，在房子四周或者在村子里转悠；在特殊的日子里，则和他们的女友一起去野餐。女儿们穿着不雅观的五颜六色的服装，把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教堂里，然后和自己的朋友们一起去散步。

他们总是回来一起吃晚饭，这当儿，安娜总是个最受欢迎的人。德国人就最喜欢吃快乐的星期日晚餐。这时，安娜和男孩们便彼此激烈地斗嘴，发出开怀的吵吵闹闹的哄笑声，女孩们则为他们做吃的东西，伺候他们，母亲向来对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父亲不时会插上一句令人难堪的不愉快的话，不过，他们都懂得听

了就算，就当他没有说过那样。

那个夏天的星期天午后，安娜在看过兰特曼太太那漫不经心的态度以后，就离开她跑到这户人家来寻找安慰。

德雷顿家的大门一直是开着的。只见德雷顿太太一个人躺在外面的摇椅里，在享受夏天的愉快清新的空气。

安娜下车后走得很热。

她到厨房里喝了一杯凉水后，走了出来，挨着德雷顿太太在台阶上坐了下来。

安娜的怒火已经消失了，她突然感到一阵忧伤。这会儿，听了德雷顿太太的耐心、友善而温柔的慈母般的谈话后，这种忧伤变成了听天由命而平息下来了。

随着黄昏来临，年轻人都一个个地进来了。不一会，便开始吃快乐的星期日晚餐。

对我们的安娜说来，同德雷顿太太相识的这几个月，并不都是很愉快的。这种交往已经使得她同她那位隔山哥哥，那个胖面包师一家发生麻烦了。

她的隔山哥哥，那个胖面包师，是个怪人。他那笨重的大个子，浑身都像吹足了气似的，身体那么硕大，粗大的双腿上布满了隆起的、要爆开来似的大青筋，因此，再也不能多走动了。他现在也不想多走动了。他整天坐在他的作坊里，倚着一根又大又粗的手杖，监视着工人们干活。

每逢假日，有时候是星期天，他坐着他那辆面包车出去。他到每一个顾客那里，送上很大一条葡萄干甜面包。每到一户人家，他便哼哼唧唧、气喘吁吁地挪动着笨重的身体下车来。他长得很不错，满头黑发，一张扁平面和蔼的脸，汗水淋漓，油光闪闪，透着劳动的自豪感和慷慨厚道的神色。他撑着粗大的手杖，

一步一点地走上门阶，坐进了厨房或是客厅（视房子的格式而定）里最近便的椅子，于是他坐在那儿，呼哧呼哧地喘气，然后打他孩子手里接过那条德国葡萄干面包，送给女主人或是厨师。

安娜从来不买他的面包。她一直住在镇上的另一头。不过，他在制作面包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忘记她，他总是亲手把节日面包送给她。

安娜非常喜欢她这个隔山哥哥。她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过他，因为他根本就难得说话，尤其是难得同女人说话，不过，她觉得他为人真诚，和善，厚道，他从来不想干涉安娜的事情。再说，安娜也很喜欢那些葡萄干面包，因为，到了夏天，她和另一个当下手的女仆就可以靠这些面包度日，根本不必花家用钱去买面包。

然而，我们的安娜同她这个隔山哥哥家里其他一些人的关系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她的隔山哥哥家里除了他自己，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

安娜从来就不喜欢她哥哥的妻子。

两个女儿中，小的那个取着她姑母安娜的名字。

安娜从来就不喜欢她的隔山哥哥的妻子，这个女人一直待安娜很好，从来不管她的事情，常常很高兴见到她；安娜来了，总要叫她过得快快活活，可是，她在我们的好安娜的眼里，却找不到亲切的神色。

安娜对她那两个侄女也没有真正的情爱。她从来不责备她们，也不想为她们好而点拨她们。安娜从来不批评、不干涉她的隔山哥哥的家务。

费德纳太太是个漂亮富裕的女人，也许她的心里有一点儿苛刻和冷漠，不过她总是显出很高兴、和善和友好的样子。她两

个女儿都经过很好的训练，文静、顺从、穿得很好，然而，我们的好安娜却不喜欢她们，也不喜欢她们的母亲，不喜欢她们的生活方式。

安娜就是在她隔山哥哥家里初次碰到她的朋友，寡妇兰特曼太太的。

费德纳夫妇对安娜赤诚待这位朋友，照顾她和她的孩子，好像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兰特曼太太和安娜的感情都好得简直是无隙可乘。不过，费德纳太太却长着要说人坏话的一颗心和一张嘴；当然，不是真的说得坏上加坏，只是把事情弄得更乱，或者给抹上点黑。不知怎的，她甚至还能把老天爷的脸也弄得好像长上了面疱，有点儿粗粗糙糙，尽管她并不是有意爱管闲事，她对待她的朋友也总是这样。

费德纳太太的的确确不想插手兰特曼太太的事情，可是安娜与德雷顿一家的友谊却完全是另外一桩事情。

德雷顿太太这个可怜的女人，丈夫是个普通的工人，在酿酒房里为别人干活，总是喝得酩酊大醉，不像个节俭正派的德国人，可德雷顿太太和她那两个丑陋、难看的女儿，为什么会一直从她丈夫的妹妹那儿拿到礼物？她丈夫对安娜总是那么好，还让一个女儿取了她的名字，可这些个德雷顿家的人全都跟她非亲非故。安娜这么做是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她真不该这样做。

费德纳太太很明白，把这些事情直截了当地跟她丈夫这个暴躁而执拗的妹妹说是没什么好处的，但她总是不失时机地要让安娜感觉到、知道他们是怎么个看法。

要给德雷顿一家子抹黑是很容易的，他们贫穷；当家人爱喝酒；四个笨大的儿子总是嘻嘻哈哈，贪吃懒做；那几个丑陋难看的女儿是靠安娜的帮助而打扮起来的，却拼命要弄得好看；还有

那个可怜的，虚弱的，拼命干活的病恹恹的母亲；只消用大量的轻蔑的怜悯，就很容易教他们降低身价。

安娜对这种攻击不大听得进去，因为，费德纳太太末了总是说："安娜，你一直待他们这么好，要不是你一直帮助他们，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活得下去，可你人太好了，安娜，你有这么一颗多情善感的心，就跟你哥哥一样，随便什么人向你要东西，只要你有，你总会给人家，可他们跟你非亲非故，拿了你的东西，真不知耻。可怜的德雷顿太太，她是个好女人，可怜的东西，她一定也是非常艰难，才不得不一直拿陌生人的东西，却让她丈夫拿去喝酒。安娜，我昨天还跟兰特曼太太说，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像对德雷顿太太这样的人感到难过。你真好，一直帮助他们。"

这番话便导致了安娜在下个月她教女生日时，要送一只带金链的金表，还要送一把新的绸伞给那个姐姐。可怜的安娜，她并不很喜欢她们，不喜欢她的这些亲戚，可她们是她仅有的亲戚。

兰特曼太太从来不参预这种攻击。兰特曼太太是个有点儿散漫、满不在乎的人，不过她从来不会出于自己的目的干出这种事来，她对安娜太信赖了，绝不会嫉妒安娜的其他一些朋友。

这时，安娜一直和桑仁医生一起过着很愉快的生活。她天天很忙。她煮饭，节俭地过日子，做针线活，洗涮东西，骂人。每天晚上，看到她的医生喜欢吃她买得很便宜、烹调得又很可口的食物时，安娜就非常愉快。接着，在她把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时，他会仔细地听，高声大笑。

这位医生也一直非常喜欢这种生活，五年中，他自动给她加了几次工资。

安娜对她所得到的一切感到心满意足，对她的医生为她所

做的一切感激不尽。

安娜继续过她为人帮佣和向人赠与的生活，这两种生活各有其不同的乐趣和痛苦。

收养那个小男孩并没有使安娜和寡妇兰特曼太太断绝友谊关系，除非出于什么最严重的原因，否则，好安娜和漫不经心的兰特曼太太彼此都不会丢弃对方。

兰特曼太太是安娜所曾认识的唯一不平凡的人物，她的人品和举止所具有的那种富有魅力的显著特点使得兰特曼太太成为别的女人所喜爱的一个女人。尽管她总是有点儿漫不经心，她却慷慨，善良，真诚。她信赖安娜，喜欢安娜胜于任何其他的朋友，安娜对此也一直深有感受。

不，安娜不可能抛弃兰特曼太太。不久，她就比以前更忙碌地教朱莉娅该怎样照料小琼尼。

现在，兰特曼太太的脑子里又在激烈地酝酿什么新计划了，安娜必须仔细听她这些计划，并且帮助她促其实现。

兰特曼太太在接生工作中，最喜欢为那些未婚先孕的年轻姑娘接生。她把这些人收留在家里，一直到她们可以回家或者工作为止，随后再让她们慢慢偿付护理费用。

安娜常常帮助她的朋友做这种事情，因为像所有的正派贫穷的善良妇女一样，她觉得不帮助那些姑娘实在于心不忍；当然她是不去帮助那些的确很坏的姑娘，对这些人，她打心底里憎恨她们，还用言语谴责她们，她帮助的是那些处于困境的诚实、正派、善良、勤劳却干了傻事的姑娘。

安娜总是愿意为这样一些姑娘出钱又出力。

这时，兰特曼太太认为自己租一幢大房子来收留姑娘们，大规模地来做一切事情是有利可图的。

安娜不喜欢这个计划。

安娜做事从来是不冒冒失失的，她所知道的就是，只要节省就积攒得起钱来。

这并不是说安娜已经积攒起了许多钱。

她节省，节省，一直节省，然后，这里，那里；给这个朋友，给那个朋友；给一个有难处的，给另一个有喜事儿的；给生病的，死亡的，结婚的，或者为了让年轻人快乐；她节省下的这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总就这样花掉了。

安娜一点不明白，兰特曼太太怎么能使一幢大房子做到有利可图，在她收留那些女孩子的小房子里，已经赚不到什么钱，而一幢大房子的开销更要大得多。

这种事情，好安娜的确弄不清楚。有一天，她走进了兰特曼家，"安娜，"兰特曼太太说，"你知道，我们看到的在第二个拐角处的那幢挺不错的房子要出租了。我昨天刚把它租下了，租期一年。你知道，我付了一点定钱，这样我就可以把它敲定下来。现在你要怎样装修就可以怎样装修了，我让你来高兴怎样做就怎样做。"

安娜知道，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不过，"可是，兰特曼太太，你说过你不再另租房子的，你还是上星期才这样说过。噢，兰特曼太太，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做！"

安娜非常清楚，已经来不及了。

"我知道，安娜，可这幢房子实在太好了，你也知道，很不错，别人也到那儿看了，你知道，你说过它挺合适的，假如我不把它租下来，别人说他们就要租了，我原来想问问你，只是来不及了，真的，安娜，我不需要很多帮助，我知道一切都会很顺利的。我只在开头时需要一点儿钱来装修，安娜，我就需要这么些。我知道

它会变得极其出色，你等着瞧吧，安娜。我要让你高兴怎样装修就怎样装修，你一定会把它弄得很好看，你在这种事情上很有脑筋。那准会成为一个好地方。你倒说说看，安娜，我说的是不是对。”

尽管安娜不相信这是最妥当的事，她自然还是拿出钱来。不，这很糟，兰特曼太太决不可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维修费就要花很多钱。然而我们可怜的安娜能有什么办法呢？要记住，兰特曼太太是安娜所曾认识的唯一非凡的人物。

现在，安娜对于兰特曼太太家的事情的控制力，已经同莉莉的小琼尼来之前大不相同了，那件事是安娜的一次失败，此后每次争吵一直是以兰特曼太太的稳胜而结束。

兰特曼太太之需要安娜，就像安娜之需要兰特曼太太一样，不过，兰特曼太太是随时要使安娜担损失的风险的，因此，好安娜的控制力总是变得越来越小了。

在友谊中，控制力总会出现下降的弧线。一个人在没有面临失败之前，他的控制力总会踞于较高的地位，尽管他也许并不是真正的失败，可是，打从没有把握取得胜利之日起，他的力量便慢慢地变得不再是很强大的了。只有在像婚姻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中，随着岁月的流逝，那种感情的力量才能上升，而且愈来愈增强，决不会减退。除此之外，友谊中总是出现这种情况。

友谊是以相互照顾为根据的，其中总是存在着破裂的危险，也存在着有突然闯进来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的危险；只有在一方确信决不会破裂时感化力才得以发挥其稳固的作用。

安娜非常需要兰特曼太太，兰特曼太太也需要安娜，但是，总有其他可行的办法，假如安娜让步了一次，她就可能再让步一次，因此，兰特曼太太干吗要那么害怕呢？

不，在好安娜没有公开挑起斗争时，她就一直是个强者。现在兰特曼太太总是能够再坚持下去，她也知道，安娜有一颗多愁善感的心，任何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安娜是决不会不尽力相助的。可怜的安娜完全没有回绝的力量。

再说，兰特曼太太也是安娜所曾认识的唯一不平凡人物，不平凡就是一个人的生活的理想，要是没有不平凡，生活就十分寂寞了。

因此，尽管安娜知道这不是她的朋友该干的事，她还是把她全部的积蓄都花在这幢房子上。

打现在起，她们全都为装修这幢房子而忙个不休了。为了装修这幢房屋，用光了安娜所有的积蓄，因为一旦安娜要开始把它装修得好好的，她如果不按照原来的意图把它装修好，她是决不肯撒手的。

不知怎地，安娜现在的确对这幢房子发生兴趣了。而兰特曼太太，现在做起事情来却好像毫无生气，对房子也毫无兴趣，她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心思比以前更为涣散。她对家里所有的人都很和善，他们认为怎么干最好，就让他们怎么去干。

安娜并不是没有看到兰特曼太太的脑海里又有了什么全新的花样了。究竟是什么东西搞得兰特曼太太如此心绪不安？可她总是说这全是安娜想出来的。她现在毫无什么烦恼了。大家都很好，这幢新房子样样又都这么好。但是，这里肯定有什么完全不对头的地方。

安娜从她那位隔山哥哥的妻子，那个说话刻薄的费德纳太太那儿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一切的情况。

透过装修这幢新房子的工作和尘雾，透过兰特曼太太那种不安的情绪，加上费德纳太太的含糊的暗示，安娜的眼帘前幽然

出现了一个男人，一个兰特曼太太新认识的大夫。

安娜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男人，近来却常常听到说起他。这并不是从她的朋友，寡妇兰特曼太太那里听到的。安娜知道，兰特曼太太把他弄得十分神秘，安娜当时还没有力量来迅猛地揭开这个秘密。

费德纳太太总要作出含糊的提示和令人不快的暗示。连好德雷顿太太也说起这事。

兰特曼太太只要办得到，总是只字不提这个新大夫。这对我们的好安娜来说，真是最不可理解、最令人不快的，也是十分难于忍受的。

安娜的苦恼一下子纷至沓来了。

在这里，在兰特曼太太家里，幽然出现了沉闷的、可怕的气氛，幽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也许是个不祥的人物。而在桑仁医生家里，开始出现这个医生对一个女人发生兴趣的种种迹象。

费德纳太太也常常对可怜的安娜提到这些情况。这个医生肯定就要结婚了，他现在非常喜欢到魏因加纳先生家里去，大家都知道，这户人家有个女儿爱上了医生。

如今，安娜的隔山哥哥家里那间起居室已成了折磨安娜的刑房。最糟糕的是，她的隔山嫂子说的话理由很足。那个医生的确像是要结婚的样子，兰特曼太太的举动又是十分古怪。

可怜的安娜，这些日子真是太不得意了，她要受的苦多着呢。

医生的问题首先露了头。医生的确是订婚了，很快就要结婚。他亲自告诉了安娜。

现在好安娜该怎么办？桑仁医生自然要她留下来。安娜给这些烦恼事弄得愁眉不展，她知道，一旦医生结婚了，留在医生

家里不好，可是，这会儿她又没力量下决心走。最后，她说她可以留下来试试看。

医生很快就结了婚。安娜把房子搞得又漂亮又干净，她真心希望能留下来。可是，这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桑仁夫人是个傲慢而叫人生厌的女人。她老是要仆人侍候，而从来不说一声谢谢。不久，医生所有的老佣人都走了。安娜去向医生说明白。她把仆人们对他的新夫人的看法全都告诉了他。安娜悲伤地向他告别后就走了。

安娜现在最拿不准该怎么办，她可以到柯登去找她的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因为她常常写信来说她是多么需要安娜，可是安娜对琼小姐那种爱管闲事的做法还是心有余悸。再说，她现在还离不开桥头镇，离不开兰特曼太太，尽管她那儿仍像过去一样很令人不快。

安娜从医生的一个朋友那儿，听到了马蒂尔达小姐的情况。安娜对于要否到马蒂尔达小姐那儿工作十分犹豫。她觉得再去服侍一个女人不很好。她虽然觉得跟玛丽小姐相处得很好，但她并不认为许多女人都是这样。

女人大多是要管闲事的。

安娜听说马蒂尔达小姐是个块头很大的女人，虽说个子也许不像她的玛丽小姐那么大，可她总是个大个子，好安娜也比较喜欢这种女人。她不喜欢那种又瘦又小的女人，老是好动，走东家串西家，打听别人的事情。

安娜拿不定主意，现在自己最好该怎么办。她能做针线活，可以靠这个过活，不过她并不十分喜欢干这个营生。

兰特曼太太怂恿她到马蒂尔达小姐那儿去。她保准安娜会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好安娜却不知怎么好。

"嗨，安娜，"兰特曼太太说，"我来告诉你，我们该怎么办。我和你一起到那个算命的女人那儿走一趟，她也许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让我们知道你现在最好该怎么做。"

去找算命女人实在很不好。安娜是个德国南方的虔诚的天主教徒，教堂里的德国神甫总是说做这种事很不好。可现在，除此以外，好安娜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她心乱如麻，伤透脑筋，这种完全乱了套的生活真把她搞得好苦，虽然她已拼命做了她认为最好的事情。"好吧，兰特曼太太，"安娜最后说道，"我想，我这就跟你到那儿去一趟吧。"

这个算命女人是个巫婆，她住在镇上南区一幢房子里。兰特曼太太和好安娜上她那儿去了。

巫婆亲自为她们开门。她是个样子难看、肮脏邋遢的女人，一头油腻的头发，透出一种善于劝诱人，故意要趋奉人家的态度。

这个女人让她们进了屋。

同南方那种小屋一样，临街的门一开就是客厅。客厅铺着一条厚厚的绣花地毯。房间里净是些手工做的脏东西。有的挂在墙上，有的放在座位上，有的搭在椅背上，有的放在桌子上，有的放在穷人家喜爱的那种架子上。到处都是破烂的小玩艺儿。这许多小玩艺儿大多是破烂了的，整个地方很闷气，不干净。

一般巫婆都不用她的客厅来给人家算命，总是在饭厅里装鬼魂托身。

所有这些房子的饭厅，到了冬天，就是起居室。中间放着一张圆桌，上面铺着一块毛织的台布，台布上不知吸足了多少顿饭的油腻，因为，尽管吃饭时总该拿掉台布，可是，铺上台布总比另外换上一块毯子方便些。罩着套子的椅子都是又黑又脏又旧。地

毯由于桌上掉下的食物、鞋子上擦下来的脏物，和陈年久积的灰尘，已经变得邋里邋遢。黑黝黝的淡绿色糊壁纸被熏成肮脏的暗灰色，到处弥漫着洋葱熬肥肉汤的气味。

巫婆在了解了兰特曼太太和我们的好安娜的来意后，便把她们带进了这间饭厅。三个人围桌而坐。随后巫婆就开始装起鬼魂附身来了。

巫婆先是闭上了双眼，接着眼睛睁得大大的，毫无神气。她做了多次深呼吸，喉头堵住了几次，连吞咽也很困难了。她不时地把手往后甩，接着就开始以一种单调、缓慢、没有高低的声调说话了：

“我看见——我看见——别这么挤我——我看见——我看见——那么多的形体——别这么挤我——我看见——我看见——你是在想什么事情——你现在不知道要不要做这件事。我看见——我看见——别这么挤我——我看见——我看见——你拿不定主意——我看见——我看见——一幢树木环绕的房子——天黑了——是晚上了——我看见——我看见——你走进了那房子——我看见——我看见你出来了——不会有什么毛病——你去干吧——去做你还拿不定主意的事吧——结果会很好的——这是件最好的事，你现在就该去做。”

她住口了，深深地咽了几大口气，眼睛翻白，费劲地吞咽着，接着她就恢复了她先前的邋遢而无精打采的原形。

“你可听懂你要求神灵对你所说的话？”那个女人问道。兰特曼太太回答听懂了，这正是她的朋友拼命想知道的事儿。安娜在这幢进行迷信活动的房子里，坐立不安，她既害怕她的好神甫，又对到处这样油腻腻的肮脏感到恶心，不过，她也觉得挺心满意足，因为现在她知道该怎么做了。

安娜给了这个女人钱后，她们就走了。

"怎么样，安娜，我不是告诉过你一切将会怎样吗？你瞧，神灵也是这么说。你一定要到马蒂尔达小姐那儿去工作，这就是我告诉你的该去干的最好的差事，今晚我们就去瞧瞧她住的地方。安娜，我带你到这儿来，让你知道你现在该怎么办。你不高兴吗？"

那天晚上，兰特曼太太和安娜去看马蒂尔达小姐。马蒂尔达小姐正同一个朋友住在一起，这个朋友的房子四周的确都是树木。马蒂尔达小姐本人不在，没能同安娜面谈。

要不是当时正是晚上，天又那么黑，房子四周全都是树，再加上安娜觉得自己进进出出，就跟白天那个巫婆说的她会这样做一模一样，要不是这一切就跟那个巫婆说的一模一样，好安娜是决不会给马蒂尔达小姐干活的。

安娜没有见到马蒂尔达小姐，她不喜欢那个代她说话的朋友。

这位朋友是个深色皮肤、温柔、文静的小母亲，很容易满足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仆人也很不错，但是，她觉得为了代她年轻的朋友，那个漫不经心的马蒂尔达小姐办事，她得非常仔细地检查一切，随时注意一切是否都做得对，弄清安娜是否准会知道尽力做去。她问安娜种种情况，还问她的意向，她要多少开销，是否常常要出去，她能否洗衣服，烧饭和做针线活。

好安娜紧咬牙齿强忍着，简直什么都回答不出。可兰特曼太太把这一切都应付得很好。

好安娜完全被激怒了，马蒂尔达小姐那个朋友压根儿没想到她会这样恼火。

不过马蒂尔达小姐愿意她来开始干活，至于安娜，她知道那

个巫婆已经说过，一定要这样做。兰特曼太太也很肯定地说，她知道这是安娜现在要干的最好的事。于是安娜终于托那个朋友带口信给马蒂尔达小姐，说如果小姐要用她，她可以试试是否干得了。

安娜就这样开始了照顾马蒂尔达小姐的新生活。

安娜把马蒂尔达小姐打算住的那幢红砖小房整理了一下，把它布置得非常舒适干净、漂亮。她把她那只宝贝儿的狗和鹦鹉都带了来。她雇莉齐作帮手和她一起干活。她们很快就很称心如意，只是那只鹦鹉，马蒂尔达小姐不喜欢它的尖叫声，宝贝儿行，这只鹦鹉不行。反正安娜也从来没有真正喜爱过这只鹦鹉，因此，她把它送给德雷顿太太的女儿去喂养。

安娜在能够跟马蒂尔达小姐真正称心如意地相处以前，她得把她所做过的一切都说给她那个好心的德国神甫听，说明她曾经做过很不像话的事，表示以后决不再做这种事情。

安娜的确曾经全心全意相信过上帝。可是命运女神从来没有让她跟任何有信仰的人一起生活过，不过，这也从来没有使安娜担忧过。她总是尽心尽力为他们作祷告，她也深信他们都是好人。那个医生喜欢用他不信神的态度来取笑安娜，马蒂尔达小姐也喜欢这样做，可是，安娜凭自己的基督教徒的容忍精神，从不认为他们做这种事情是不对的。

安娜总是觉得很难知道为什么会出毛病。有时候，她打碎了眼镜，于是她知道这是因为她没有尽她的本分上教堂去做礼拜的缘故。

有时，她拼命地干活，结果没能去望弥撒。这时常常会出什么事情。安娜的脾气变得很暴躁，态度飘忽不定，心情纷乱。人人都免不了要遭罪，接着她便打碎了眼镜。这总归是很倒霉的事

情，因为配眼镜要花很多钱。不过，也可以说这一来就能使安娜不再感到烦恼了，因为，她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行为不好的缘故。只要她能够责骂，或许她骂的正是所有的轻率粗鲁的人的坏习惯；可是，等到她的眼镜打碎了，事情便清楚了，这就是说，是她自己做了错事的缘故。

不，要安娜不按她自己的方式行事是没有用的，因为事情到时候老是要出毛病，到头来又要她花钱去使它恢复原样，这真是好安娜最难以忍受的事。

安娜可说是常常尽了她的本分的。只要她认为这是她应尽的天职，她就随时去做忏悔，上教堂。当然，在她为了别人好而欺骗了别人，或者她要别人把东西卖得便宜一些便欺骗他们，这种事情她并没有告诉她的神甫。

每当安娜把这种情况告诉她的医生，后来又讲给她所钟爱的马蒂尔达小姐听时，她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一种狡黠得意的神色，她解释说她已经把这事说出来了，这样，她就不必再告诉她的神甫，因为她并没有真正犯罪。

不过，安娜知道去找算命的人的确是很不好的。她必须去如实告诉神甫，然后还得作忏悔。

安娜做了这一切，现在她可以好好开始新生活了，使得马蒂尔达小姐和其他的人都能各按本分行事。

不错，照顾马蒂尔达小姐是好安娜的极其艰辛的工作的一生中一段最最快活的生活。

安娜为马蒂尔达小姐做一切事情。衣服，房子，帽子；她该穿戴什么，该在什么时候干什么最好。马蒂尔达小姐事事都让安娜来料理，如果她会这样做，马蒂尔达小姐高兴都来不及。

安娜骂人，烧饭，缝补，节省，样样都很好，马蒂尔达小姐开

销真大，使得安娜对她所买的东西更其一直骂个不停，这也使得安娜和另一个女仆多添了许多活儿。不过骂归骂，安娜对她所钟爱的马蒂尔达小姐的渊博知识和大量财富简直是骄傲得无法克制。好安娜总是把这一切告诉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

不错，这是安娜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尽管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也有许多叫人很愁伤的事儿，不过，现在这些愁伤再也不像前些年那样会使好安娜伤心了。

在好安娜的一生中，马蒂尔达小姐算不上是个不平凡的人物，但是，安娜对她怀有极其强烈的情爱，这种情爱简直充满了她的整个生活。

好安娜跟马蒂尔达小姐一起生活得这么愉快，真算她运气好，因为如今，兰特曼太太已经完全变坏了。安娜逐渐了解到，那个医生的的确确是个既邪恶又神秘莫测的男人，他已经完全把那个寡妇兼接生婆兰特曼太太控制住了。

现在安娜再也见不到兰特曼太太了。

兰特曼太太又向安娜借了一些钱，只留给她一张字条了事，此后，安娜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了。安娜现在完全不上兰特曼家去了。兰特曼太太那个高挑个儿，笨拙，善良，鲁钝的金发女儿朱莉娅倒常常来看安娜，但是，她对她母亲的情况也说不出个什么来。

兰特曼太太现在已经完全变坏好像是可以肯定的了。这对好安娜来说，真是莫大的悲伤，不过，要不是由于现在马蒂尔达小姐在她心目中占了那么大的地位的话，那她还要悲伤得厉害。

兰特曼太太变得越发坏了，那个医生，那个神秘莫测而邪恶的男人，由于干了不该干的事，已经陷入了困境。

兰特曼太太也参与了这桩事情。

事情真是再糟也没有了，不过，医生和兰特曼太太两人最后总算完全地脱了身。

每个人都为兰特曼太太感到非常遗憾。她在遇到这个医生之前，的确是个好女人；即使现在，她肯定也不是真正变坏了。

安娜至今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到她的朋友了。

不过，安娜总能找到可以亲近的新朋友，这些人总是以穷人那种和蔼的方式，用光了她的积蓄，然后空口答应还钱。安娜的确从来没有认为这些人会是好人，不过，每当他们没有尽其本分，每当他们没有将她借出的钱归还给她，而且看来从不把她的照顾当成一回事时，于是，安娜就会大叹世道人心不正。

不，这些人一个也不知道该怎样为人行事。安娜只好又再大失所望了。

穷人对自己的东西倒是挺大方的。他们总是倾其所有给人家，不过，他们给人家东西也好，收人家的东西也好，都不会对送东西的人存有什么感谢之情。

甚至像安娜这个勤俭的德国人，也随时会把她积蓄的钱都给人家，而不顾自己一旦生病，或者年迈了，不能工作的时候，是否有足够的钱照顾自己。节俭才能得到你所积下来的钱，这是只有平常过着节俭的日子才办得到的，即使对安娜这个勤俭的德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老年人也不一定就能积得起钱，因为照管积蓄的钱的办法并不是绝对可靠的，因为积蓄的钱得放在银行里，放在陌生人手里，或者托朋友去投资。

因此，如果有朝一日，有人需要得到别的穷苦劳动者的资助时，一个略有积蓄的女人是无法拒绝人家的。

好安娜就这样倾其所有地给了朋友，陌生人，孩子们；给了狗和猫；给了有求于她的，或者看上去需要她照顾的人或动物。

安娜就这样地开始帮助一个理发师和他的妻子，他们就住在拐角的地方，他们不知怎的，始终是入不敷出。他们工作勤奋，也很节俭，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这个理发师恰恰就是那种从来赚不到钱的人。欠他钱的人都不还他。每当他有机会找到一个好工作时，他就生病，无法接受这个工作。他遇到的困难决不是他自己的过失所致，可他似乎从来都没有事事顺遂过。

他的妻子是个苍白瘦削的德国金发小妇人，她生几个孩子都是难产，生后很快就去工作，弄到最后终于生病了，她也总是碰到不顺心的事儿。

他们俩都需要经常获得帮助，也需要耐心耐性，好安娜一直既帮助他们，又教会他们忍耐。

还有一个需要好安娜帮助的女人，她因为帮助了别人而使自己陷入困境。

这个女人的小叔为人很好，在一家商店工作，店里有一个患肺结核的波希米亚人。这个人身体坏透了，不能干活，但又不是病到有住医院的资格。因此，这个女人就让他住在她家。这是个不知好歹的人，对这个为他做了一切的女人毫无感恩之意。他对她两个孩子很凶，总是把她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医生说，他必须吃许多东西，这个女人和她的小叔就去给他搞来各种吃的。

这个妇人对她所照护备至的这个男人并没有什么友情，甚至可说是不喜欢，因为他们非亲非故，只是出于穷人的一种好意，这个女人才把一切都给了他，弄得家里肮里肮脏，而这个男人受了恩却连谢也不谢。

于是，这个女人自然自己也陷入困境了。她的小叔现在已经成了家。她丈夫失业了。她没有钱付房租。好安娜的积蓄便成了最方便的来路。

日子就这样过去。时而有个小姑娘，时而有个大点的姑娘未婚先孕了，安娜听说了，就去帮她们找个安顿的地方。

安娜总是把迷失的猫狗收养下来，直到找到它们的家为止，她总是仔细弄清这些人对待动物好不好。

在这批收养下来的迷失动物中，小彼得和快活的小淘气，安娜实在打心底里不愿意放它们走。它们就成了好安娜所在的马蒂尔达小姐家的成员了。

彼得是只毫无用处的动物，是只又笨又傻又胆小但却得到宠爱的公狗。每当外头有狗，它就在后院里奔上奔下，对着墙壁大声吠叫，乱跳乱蹦，看到它那副样子，真叫人兴奋。可真要是碰上一只很小很小的狗儿钻进了篱笆，就那么朝彼得看看时，它就连忙逃到安娜身边，躲进她的裙子里。

如果有时将彼得单独撇在楼下，它就会大号大叫，"只有我一个，"它这样一哀号，好安娜就不得不跑过去把它抱起。每当安娜要在不远的某户人家那里呆上几晚时，她就得把彼得也带着走，因为彼得一发现自己来到它家屋外街上时，就非常害怕。彼得是只相当大的狗儿，它蹲在那儿，大嚎大叫，好安娜就抱着它一路走去。这只彼得是只胆小鬼，可是，它有一双和善温柔的眼睛，一只漂亮的大牧羊犬的脑袋，毛又厚又白，洗过以后十分好看。再说彼得从来不会迷失，它十分喜欢人家捋它，你一捋它，它便睁大着那双好看的眼睛，可是，你走了，它就把你给忘了，一听到有什么声响，它就狂吠起来。

在它还是一只小狗崽时，有一天晚上，人家把它放在院子里，这就是安娜所知道的它的来历。好安娜就像一个善良的德国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很爱它，宠它。

小淘气的性格就完全不同。它就像只七拼八凑起来的有趣

的小东西，浑身毛茸茸的，一片尘灰色，总是蹦得老高，冲来冲去，一会儿钻到傻彼得身子底下，一会儿又总是直冲向一本正经、睡眼蒙眬的胖宝贝儿，接着又去狂追一只野猫。

小淘气是一只愉快的兴高采烈的小家伙。好安娜非常喜爱它，不过，她没有像爱那只样子好看，胆小的傻小伙子彼得那样对小淘气花过她的力气。

宝贝儿是她从前的一只狗儿，它同安娜有着连接着过去的老情谊。彼得是她中年时纵坏的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小淘气则总是一样玩物而已，虽说她是喜欢它，可是对它从来没有什么深切的感情。有一天，不知怎么一来，小淘气迷了路，当时因为没能立即给它找到个家，它就这样待下来了。

在厨房里，她(它)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十分快乐的家庭：好安娜，萨莉，老宝贝儿，小彼得和快活的小淘气。

那只鹦鹉已经从安娜的生活中消失了。她的确从未喜爱过这只鹦鹉，现在，即使她上德雷顿家去时，她也几乎没有想到问起它。

德雷顿太太是安娜星期天经常去看望的一个朋友。她对德雷顿太太，不像从前对寡妇兰特曼太太那样，经常向她讨教，因为德雷顿太太是个心地温和、憔悴、天生不很活泼的人，她从来不想影响别人或者出人头地。不过，这两个憔悴的德国劳动妇女会一起为世人，为世人的令人忧伤和种种邪恶行径而悲叹。德雷顿太太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个人能够受苦到什么程度。

德雷顿家如今的日子并不很好过，孩子们都挺好的，只是做父亲的脾气和花销，把一切都搞得不像个样。

可怜的德雷顿太太依然受着肿瘤的折磨，她现在简直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德雷顿太太是个宽厚、憔悴、耐心耐性的德国女

人，一张柔和的脸，满布皱纹，淡棕色的皮肤，透着对德国丈夫百依百顺的神色，她生养过许多结实的女孩和男孩，总是独力操持家务，却从来对付不了任何困难。

德雷顿太太的身体每况愈下，医生认为现在最好是把瘤子拿掉。

现在给德雷顿太太看病的已经不是桑仁医生了。她们都去找她们所熟悉的一个好心的德国医生了。

“你瞧，马蒂尔达小姐，”安娜说，“现在所有的德国老病人都不再上桑仁医生那儿去看病了，只要我受得了，我一直跟他待在一起，可现在，他搬到镇上老远的地方了，穷人想去也去不成；他那个妻子，趾高气扬，总是为了摆阔，大量花钱，因此，他再也不会好好地照顾我们穷人了。可怜的人，他现在只得老在盘算怎么挣钱了。我真为这个医生难过，马蒂尔达小姐，德雷顿太太有困难，他却不理睬她，真无耻，因此，我现在也不再去看他了。赫尔曼医生是一个好心朴实的德国医生，他决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马蒂尔达小姐，德雷顿太太打算在明天去医院动手术之前来看你。她不先来看看你，看你会有什么意见，她是不得安生的。”

安娜所有的朋友都崇敬好安娜所钟爱的马蒂尔达小姐。她们怎能不这样做，怎能不一直跟好安娜交朋友呢？马蒂尔达小姐的确很少见到她们，不过，她们老是托她的安娜送花，转致她们的敬意。安娜会不时地带其中一个朋友来向马蒂尔达小姐讨教。

说来也怪，穷人是多么喜爱向那些友善的，地位高于他们的博览群书的善良人物讨教。

马蒂尔达小姐见了德雷顿太太，对她说，她知道她要上医院动手术感到很高兴，这肯定是上上策。因此，好德雷顿太太也就放心了。

德雷顿太太的肿瘤摘除得十分顺利。此后，德雷顿太太的身体从来没有真正好起来过，不过，她多少能干点活了，也能够自理生活，而且不感到那么疲倦。

安娜的生活就这么过下去，照顾马蒂尔达小姐，照顾她所有的衣食住行，非常和气地对待每一个有求于她，或者看上去需要她帮助的人。

安娜现在慢慢地开始同兰特曼太太和解了。只是她们的关系决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兰特曼太太也不再是好安娜生活中一个不平凡人物了，不过，她们可以重新做朋友，在兰特曼家有所需时，安娜还是可以帮助她们。这种情况是慢慢发生的。

这时，兰特曼太太已经离开了造成她一切苦难的那个邪恶和神秘的男人。她也放弃了她曾经租下的那幢新的大房子。自打她经历了那场苦难后，她的接生工作一直没有多大起色。不过，她总算还能干得很不错。她开始谈起要还好安娜的钱了。不过，也只是谈谈而已。

现在，安娜同兰特曼太太来往很密了，兰特曼太太那头松软、乌黑的鬈发已经有了银丝。她那张深色的丰满好看的脸已经没有原来那刚毅的轮廓，变得十分松弛，而且有点儿憔悴。她长得更粗大，衣着也不那么好看。她仍然像过去那样无精打采，注意力总是那么不集中，而且整个说来，有一种不安、恐惧和恍惚的神色，唯恐就要出什么危险似的。

她从来只字不向好安娜提起她过去的生活，然而，叫人一眼就清清楚楚地看出，好的经历并没有使她畅快过，也没有使她能完全无拘无束。

这个好心的女人的处境一直很困难，因为兰特曼太太的确是个好心的女人，就这个德国妇女来说，做了人人都知道、并认

为是错误的事,的确十分难堪。兰特曼太太尽管性格刚强,也有勇气,但是这的确是很不好受的。连好安娜也没有直率地同她谈起此事。兰特曼太太这桩事情依然有种神秘和令人气闷的味道。

现在,那个愚蠢、笨拙的金发朱莉娅又未婚而先孕了。在这些年中,她母亲不关心她,朱莉娅同一个年轻人形影不离,那人在城里一家百货商店当职员。他是个正派而迟钝的小伙子,赚的钱也不多,因为要供养老母亲,始终积不起钱。他与朱莉娅已经结交了好几年,现在他们必须结婚了。可他们怎能结婚呢?他赚的钱不够开销他们的生活,又要供养老母。朱莉娅一向没干多少工作,她很固执,她说她不愿意同查利那个肮脏暴躁的老母亲住在一起。兰特曼太太没有钱。她还刚刚开始站住了脚。当然啦,好安娜的积蓄便是最方便的来路。

不过,安娜来作成这桩婚事还是合算的,她因此可以责骂,管教那个迟钝而笨拙的高个子朱莉娅和她那个善良,耐心而愚蠢的查利。安娜喜欢买便宜货,喜欢装修新地方。

朱莉娅和查利不久就结婚了,他们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安娜不赞成他们那种松松垮垮,奢华浪费的做法。

"不,马蒂尔达小姐,"她会说,"如今的年轻人就不知道节约,把钱省下来,以备不时之需。朱莉娅和她的查利就是这样。前几天我上他们那儿去,马蒂尔达小姐,他们买了一张大理石面的新桌子,桌面还放了一本豪华的丝绒面的新照相簿,'你们从哪儿搞来这本照相簿?'我问朱莉娅。'哦,是查利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她说。我问她这东西钱付了没有,她说还没有,不过很快就会付的。喏,你倒说说看,他们干了些什么呀,马蒂尔达小姐,他们已经到手的东西都还没有付钱,干吗还要为了她的生日买新东西呀。朱莉娅没有工作,她只是坐在那儿转怎么花钱的念头,

查利呢，从来一分钱也没有存下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如今这些个年轻人，马蒂尔达小姐，他们好像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当心用钱。朱莉娅和查利，等到他们有了孩子，他们也不会有什么东西来把他们好好带大。马蒂尔达小姐，朱莉娅把查利买给她的那些可笑的东西拿给我看时，我就对她这么说，可她只是傻里傻气地格格笑着说，或许他们不会有孩子。我告诉她，这样说话真可耻。不过，我真弄不懂，马蒂尔达小姐，如今的年轻人怎么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行事，也许他们没有孩子倒更好。马蒂尔达小姐，你知道，还有兰特曼太太。你知道，她正式收养了小琼尼，只是为了她可以多花些钱，好像她照顾自己的孩子还不够麻烦似的。不，马蒂尔达小姐，我从来没见过人们能这么做事。如今人们好像连对与不对都不知道了，马蒂尔达小姐，他们就是这样漫不经心，总是只想到自己，只想自己怎样能过得快活。不，马蒂尔达小姐，我不知道人们怎能这样过日子，怎能这样行事。”

好安娜不能理解世人那种漫不经心的恶劣生活方式，而且总是越来越痛恨这一切。不！这些人一个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行事。

安娜过去的生活现在已快要结束了。她那头又老又瞎的狗，宝贝儿，已经病得像要死了。宝贝儿是安娜从前的朋友，寡妇兰特曼太太送她的第一件礼物，当时，安娜正跟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住在一起，也就在那时，这两个女人初次开始来往。

岁序更易，宝贝儿同好安娜一直待在一起，渐渐老了，发胖了，又瞎又懒。宝贝儿年轻的时候，一直是只活泼的捕鼠狗，可那已是好久以前的、被人忘却的事了，经过了这么些年，现在，宝贝儿只要自己那只温暖的窝和吃的东西。

安娜在她精力充沛的岁月中，总还要养别的狗，她要了彼

得、有趣的小淘气，而宝贝儿总是年龄最大的一只狗，同安娜的旧情有着一种联系。每当几只小的狗儿要把可怜的宝贝儿赶开，占用它的窝时，安娜就会发起火来。宝贝儿同一般狗儿一样，一经失去活动力，眼睛就瞎，它已瞎了多年了。它变得虚弱，发胖，上气不接下气，甚至连多站一会也不行。安娜总是留心着它吃东西，不让那几只小点的活泼的狗儿抢它的食物。

宝贝儿并不是死于什么真的病。它只是岁数大了，更瞎了，咳嗽得更厉害，后来变得更其不爱动弹，于是，慢慢地，在一个明亮的夏日死去了。

再没有什么景况比动物在老年时更凄凉的了。不知怎的，好像一切全不行了，它们竟然皮毛枯槁发灰，老眼瞎了，牙齿烂了，派不上用场了。上了年纪的男人女人可以说总还有一条纽带似乎可以把他们同比较年轻和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他们有孩子，或者有着对从前的责任的回忆。然而，一只狗老了，它就同它那个你争我夺的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就像一个凄凉的不朽的老而不死者[1]，也就是那个慢慢地由生拖到死的凄凉汉。

有一天，老宝贝儿就这样死了。这对好安娜说来，与其说是忧伤不如说是凄凉。她并不是希望这只可怜的老畜生这样风烛残年，老眼失明，身患可怕的咳嗽，而再苟延残喘下去，只是这样一死真使安娜觉得十分空虚。她固然还有蠢小子彼得，乐陶陶的小淘气可以得到慰藉，可是宝贝儿是唯一能使她念念不忘的狗儿。

好安娜要为她的宝贝儿搞一个真正的墓地，然而，这在一个

---

① 老而不死者，原文为 Struldbrug，系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所写的卢纳格王国的不死者。这种人不死，但八十岁后即困苦而老朽，法律上认为他是个死人，受国家一点可怜的养老金过活。

基督教国家里是办不到的，因此安娜独自把她这个老朋友庄重地包裹起来，把它埋葬在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一个静谧的地方。

好安娜并没有为可怜的老宝贝儿哭泣。不，她甚至连感到寂寞都也没有时间，因为对好安娜说来，悲痛的事儿真是一桩接上一桩。她现在不再为马蒂尔达小姐料理家务了。

安娜当初来到马蒂尔达小姐这里时，她就知道也许只能待上几年，因为马蒂尔达小姐天生太好浪游，经常搬家，要找可以住的新地方。好安娜当时不大想到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当初她到马蒂尔达小姐那儿去时，她并没有想到她会喜欢这种生活，因此，待不待下去她并没有操什么心。后来，她们一起过了这么些年的愉快的生活，安娜自己把这一点也给忘记了。直到最后这一年，她虽然知道这一天就快到来了，她却竭力认为大概不见得会发生这事儿。

"我们现在不谈这个，马蒂尔达小姐，也许到那时我们都死了。"每当马蒂尔达小姐试图商量这事情时，安娜总是这么说。或者说，"如果我们那时还活着，马蒂尔达小姐，也许你还是仍然待在这儿。"

不，好安娜不能说得仿佛这事情是千真万确的，让她再留下跟陌生人待在一起，那是太令人厌倦了。

好安娜和她所钟爱的马蒂尔达小姐两人都竭力认为这事情不会真正发生。安娜千方百计要留住她的马蒂尔达小姐，而马蒂尔达小姐也想尽了种种办法来看看好安娜能否跟她一起走，但是彼此的办法和计策都收效甚微。马蒂尔达小姐要走了，她要到老远的一个新国土去，安娜是无法在那儿生活下去的，因为她会感到太寂寞。

毫无办法，这两个人只得分手。好安娜会一再说，也许到那

时我们都死了，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真正出现。看看到了那时我们是否都还活着，马蒂尔达小姐，结果果真如此。除了可怜的又老又瞎的宝贝儿，她们果真都还活着，她们只得分手。

可怜的安娜和可怜的马蒂尔达小姐。到最后的那一天，她们简直不能互看一眼。安娜无法再忙来忙去了，她只是跑进跑出，有时候责骂别人。

现在，安娜简直拿不定主意，将来该怎么办。她说，她会照管一阵她们住过的这幢小红砖房，也许她可以招收几个新房客。她也还不清楚，以后她会将这情况详细写信告诉马蒂尔达小姐。

这个凄凉的日子总算拖到了，一切都已准备停当，马蒂尔达小姐离家去乘火车了。安娜浑身僵直，脸色苍白，眼巴巴地站在她们一起住过的那幢红砖小屋的白色石头台阶上。马蒂尔达小姐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安娜吩咐傻彼得说声再见，一定要记住马蒂尔达小姐。

三

好安娜之死

每一个熟悉马蒂尔达小姐的人，现在都希望好安娜能去帮他们干活，因为他们都知道，安娜很能照料人，料理他们的衣食起居。安娜还可以常常去柯登看看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可是，这一切似乎全都很不合安娜的心意。

她现在已不再想住在兰特曼太太附近了。现在没有人干得出什么重要的事情了，不过安娜心里很有数，她不想到任何一户新人家去干活了。谁都不会像她所钟爱的马蒂尔达小姐那样对待安娜。谁都不会再让她随心所欲地干一切事情。安娜想，就她的极其精疲力竭的身体来说，她宁可继续呆在这幢家具一应齐全的红砖小屋里，靠招收几个房客过活。马蒂尔达小姐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她了，因此，这事做起来也不要花什么钱。她也许可以这样凑合着生活下去。她可以干她认为是最好的一切工作，一切事情。她实在太厌烦变动，不想为了生活，去做她不得不做的事情以外的事。因此，她仍然呆在她们住过的这幢房子里，她找了几个男人，——她不收女人——住进几间房间，成为她的房客。

安娜的景况很快就不那么凄凉了。她在她不多的那几个房

客中的名气很好，他们喜欢听她骂人，喜欢吃她为他们准备的好东西。他们讲令人捧腹的笑话，高声大笑，还常常做安娜要他们做的任何事情。不久，好安娜就非常喜欢这一切。这并不是说她就不再经常想念马蒂尔达小姐了。她希望，等待，十分肯定地认为，在一两年内，马蒂尔达小姐就会回来，那时，她自然还需要安娜，安娜就可以再精心照料她。

安娜把马蒂尔达小姐所有的东西都保管得十分完好，如果房客们在马蒂尔达小姐的桌子上弄出一个擦痕，就会遭到安娜一顿痛骂。

房客中有几个是心地善良的德国南方人，安娜总是要他们去望弥撒。有一个强壮的德国学生在桥头镇念医科。他特别受到安娜的宠爱，她骂起他来就像过去她骂那个老医生那样，使他常常行为端正。这个无忧无虑的小伙子也总是一边洗澡，一边唱歌，马蒂尔达小姐也有这样的习惯。有了这个小伙子，安娜的心又重新感到温暖，他好像把安娜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带回来了。

因此，安娜如今也过着并非完全不快活的生活，她操劳，骂人，身边有迷失的猫狗，又有人，他(它)们都要，也似乎很需要她的照顾，她还有热诚的德国人，他们喜欢听她骂人，吃下许多她熟知如何烹调的好吃的食物。

不，好安娜如今过着并非完全不快活的生活。她不大去看她的老朋友，她太忙了，不过，每隔一大阵子，她会在某个星期日的下午去看看好心的德雷顿太太。

安娜的唯一麻烦事就是她维持不了生活。她向房客收的钱很少，却给他们吃了那么好的东西，这样她只能勉强收支相抵。那个总是倾听安娜诉说困难的善良的德国神甫试图说服她向房客多收一点钱，马蒂尔达小姐也在信里要她这样做。可是，好安

娜总也不肯这么做。她那些房客都是高尚的人，她知道他们并没有很多钱，她不能对这些一直同她在一起的人提高房租，而既然那些已经住在那儿的房客只按他们原来的房租付钱，她也不能要新房客多付房租。这样，安娜就让一切都跟开始时一样。她整天操劳个不停，夜夜在想怎样节省。她这样操劳，也只能勉强度日，她一点儿钱也无法积攒。

安娜收入这么少，她只好样样活儿都自家做。她甚至无法付足小萨莉的工钱，让她能跟自己待下去。

现在没有了小萨莉，也没有别的什么人来帮她一起干活，这就使得安娜很难走得开，因为她一向认为房子里是无论如何不能空无一人的。每隔一大阵子，在星期日，当时正在工厂干活的萨莉就会来替好安娜看家，于是，安娜就可以出去跟德雷顿太太消磨一个下午。

不，安娜已不大去看望她的老朋友了。有时候，她去看看她的隔山哥嫂和侄女。她过生日时，他们总是来看望她，送给她礼物。她的隔山哥哥也从来没有忘记把他的节日的葡萄干面包送给她。不过，好安娜从来不很重视这些亲戚。安娜对他们总是尽到责任，她非常喜欢她的隔山哥哥，他给她送来的葡萄干面包现在也极受欢迎；安娜总是把最漂亮的礼物送给她的教女两姐妹，然而，这一家子人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获得安娜的深切的同情。

她几乎不大去看兰特曼太太。旧日的友谊既然有过痛苦的破裂，要想重新建立友谊就不是容易的了。这两个女人都各自尽了最大努力来成为朋友，然而，她们彼此之间再也不能那么亲密了，她们之间有着太多无法提起的事情，有着从来都没有说起过，到现在都还没能原谅的事情。好安娜仍然尽力帮助愚蠢的朱莉娅，也仍然不时去看望兰特曼太太，然而这一家子人现在对安

娜已经失去了一切真正的吸引力了。

德雷顿太太现在是安娜所认识的最好的朋友。在她们的友情中，只有伤愁的交流，她们谈来谈去一直在谈德雷顿太太现在最好该做些什么。可怜的德雷顿太太，她的最大的麻烦就是她那个坏丈夫，她现在的确是毫无办法了。她只有干活，忍耐，爱她的孩子，同时不声不响。她对好安娜总是有一种慰藉的母爱的影响，安娜虽然脾气急躁，操劳过度，身体衰弱，还能跑来坐在德雷顿太太身旁，数说自己的困难。

好安娜在桥头镇这二十年间所结识的朋友中，现在只有那个好心的神甫和耐心的德雷顿太太是跟她亲近的人，安娜也只有同他（她）们，才能数说自己的困难。

安娜操劳，烦神，节省，骂人，照料所有的房客，照料彼得和小淘气以及其他等等。安娜的努力永远没有个尽头，她越来越疲累，越来越苍黄，脸越来越瘦，越来越憔悴，越来越焦虑。有时候她甚至很不好过，于是她去看那个给好心的德雷顿太太开过刀的赫尔曼医生。

安娜真正需要的是稍事休息一下，多吃一点东西，使得她的身体能强壮一些，可这种事情正是安娜决不会干的。安娜永远也不会休息，她必须拼命地干，从夏天忙到冬天，否则她永远也不能收支相抵。医生给了她药，使她身体能强壮些，可是药物似乎也不大见效。

安娜一直变得更其疲累，她的头痛病也发得更频繁，更厉害，她现在几乎老是感到人非常虚弱。她晚上睡不了多久。狗叫声搅得她心神不宁，周身好像到处都在疼痛。

医生和好心的神甫经常试图劝说她，要她多保重自己。德雷顿太太告诉她，如果她再不停止干活一会儿，她的身体肯定无法

好转。这时，安娜会答应注意一些，在床上多休息一会，多吃一点儿，好让身体强壮些。可是，说真的，安娜总是忙于煮饭，在饭菜只做了一半以前，她就已经精疲力竭，她怎么还能吃得下呢？

现在，安娜唯一的友人就是好心的德雷顿太太，她为人太温和，太有耐心，劝不动固执的、忠诚的德国人安娜别那么做，虽然她全是为了安娜好。

到了隔年冬天，安娜的病情恶化了。到了夏天，医生说，她简直不能这样活下去了。他说，她必须进他的医院，他会为她动手术。那样她就会恢复健康，身体强壮，可以辛苦地工作整个冬天。

安娜一时间听不进去。她不能这样做，因为她有一幢家具齐全的房子，她就是不能撒手不管。最后，来了一个女人，说她会照顾安娜的房客，安娜这才说她准备上医院去。

安娜到医院去动手术。德雷顿太太自己身体也不好，但她到城里来了，这样，就可以有朋友在好安娜身边了。于是，她们一起到那个曾经很好地为德雷顿太太治过病的医生那儿去。

几天后，他们给安娜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于是动了手术，接着，好安娜就带着她那顽强的，操劳过度的，拖垮了的身体死了。

德雷顿太太把安娜的死讯写信告诉马蒂尔达小姐。

“亲爱的马蒂尔达小姐，”德雷顿太太写道，“安妮小姐昨天在一场费劲的手术后，死在医院里。她一直在念叨着你、医生和玛丽·韦德史密斯小姐。她说，她希望你在回到美国生活以后，能把彼得和小淘气收留下来。我会把它们收养到你回来，马蒂尔达小姐。安妮小姐死得很从容，马蒂尔达小姐，她还要我告诉你她爱你。”

梅 兰 克 莎

让人各走其路

萝丝·约翰逊好不容易才生下了娃娃。

梅兰克莎·赫伯特是萝丝·约翰逊的朋友，她做了任何妇人能做的一切事情。她照料萝丝，她耐心耐性，唯命是从，善于抚慰人并且不知疲倦，可这个忧郁、懦弱、孩子气的黑人萝丝却抱怨，烦躁，咆哮，简直像头令人憎厌的野兽。

孩子出生后虽然很健康，却没活多久。萝丝·约翰逊漫不经心，粗心大意，自私自利，待到梅兰克莎不得不走开几天，娃娃就死了。萝丝·约翰逊倒是很喜欢这娃娃，也许她只是把娃娃忘记了一会儿，总之，孩子死了，萝丝和她丈夫萨姆都很难过。但是，那时候这种事在桥头镇的黑人社会中是经常发生的，因此，他们不多久就把这桩事情置之脑后了。

萝丝·约翰逊和梅兰克莎·赫伯特已经做了几年朋友。萝丝最近才跟萨姆·约翰逊结婚，他是个正派、耿直、体贴的人，在一艘内河轮上当舱面水手。

梅兰克莎·赫伯特现在还没有真正结过婚。

萝丝·约翰逊是个真正的黑人，个子高高，身材均匀，爱发脾气，愚蠢，孩子气，长得很漂亮。她快活了就笑，碰到什么不称心的事情就嘀嘀咕咕，发脾气。

萝丝·约翰逊是个真正的黑人，不过她是由白人完全像抚

养自己的孩子那样抚养长大的。

萝丝快活了就笑，不过，她并不是纵情大笑，显出黑人那种似灿烂阳光的热情、粗犷的光彩。萝丝从来不快活得像一般黑人那样俗里俗气，毫无节制。她只是通常的、像任何一种妇女那样的笑。

萝丝·约翰逊漫不经心，没精打采，不过，她一直是由白人抚养起来的，她需要正当的安慰。白人的训练，只是有助于培养她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她的性格。萝丝有黑人那种单纯的、没有男女差别的、无所谓道德不道德的观念。

萝丝·约翰逊和梅兰克莎·赫伯特就像许多成双结对的女人一样，真是一对奇妙的朋友。

梅兰克莎·赫伯特是个淡黄肤色，优雅的，有才智的标致的黑人。她不像萝丝那样，是由白人抚养起来的，但是，她有一半真正的白人血统。

她和萝丝·约翰逊俩属于桥头镇较好的一类黑人。

"不，我不是一般的黑人，"萝丝·约翰逊说，"因为我是由白人抚养长大的，梅兰克莎是那么聪明，在学校里学到了好多东西，她也不是一般的黑人，虽然她还没有个可结婚的丈夫，像我跟萨姆·约翰逊结婚一样。"

为什么这个聪明，有才智，标致，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姑娘梅兰克莎·赫伯特会喜爱这个粗俗，正经，爱发脾气，普普通通而又孩子气的黑人萝丝，还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服侍她，为什么这个无所谓道德不道德，没有男女差别的，好吃懒做的萝丝会跟黑人中的一个好人结婚（这也不是很一般的事情），而梅兰克莎，有白人血统，长得标致，想找个正当的职业，却至今还没有真正结过婚。

有时候，一想到自己怎么会是这般情况，便使得这个心情复杂，充满愿望的梅兰克莎满怀绝望。她常常弄不懂，她既然如此忧郁，又怎么能活下去。

有一天，梅兰克莎对萝丝说，有一个她熟悉的妇女，因为很忧郁而自杀了。梅兰克莎说，有时候，她认为这也是她自己的最好出路。

萝丝·约翰逊一点也不这么看。

"我不明白，梅兰克莎，你干吗要说什么你仅仅因为忧郁就要自杀。我是决不会，梅兰克莎，因为忧郁就自杀的。我说不定因为忧郁，梅兰克莎，要去杀别人，可我决不自杀。如果我真个自杀了，梅兰克莎，那准是偶然的，而如果我真个偶然地自杀了，梅兰克莎，我准会非常难过。"

萝丝·约翰逊和梅兰克莎是有一天晚上在教堂里初次碰到的。萝丝·约翰逊并不很喜欢宗教。信仰复兴，还不至于会真的激起她的热情。梅兰克莎·赫伯特迄今还不知道怎样来利用宗教。她还是给愿望弄得心情太复杂。不过，这两个黑人派头的女人还是常常同她们所有的朋友一起上黑人教堂去，她们慢慢地就彼此十分了解了。

萝丝·约翰逊是被白人完全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被当成佣人那样抚养大的。萝丝还是个奶娃娃时，她母亲就死了，她母亲一直是这户人家的可靠的佣人。萝丝是个可爱，迷人，漂亮的黑人小姑娘，这户人家自己没有孩子，所以他们收养了萝丝。

后来萝丝长大了，她便不知不觉地离开她那些白人，回到黑人那里去，慢慢地她就不再住在原来的地方了。随后这些人移徙到别的城镇去居住，不知怎样一来，萝丝就在桥头镇待下来了。

她那些白人为了照顾萝丝，给她留下了一些钱，她每隔一小阵子去取一点钱。

萝丝现在像穷人那样安心地住在一个妇女的家里，接着又无缘无故地去住在另一个妇女的家里。在这期间，萝丝也一直先是跟这个，接着又跟另一个黑人结交和订婚，她总是认为自己已经订了婚，因为萝丝具有强烈的品行端正的观念。

"不，我不是一般的黑人，会随便跟任何男人去转悠，你梅兰克莎也不该这样，"有一天，她在告诉这个心理复杂，又缺乏自信心的梅兰克莎该怎么做时这么说。"不，梅兰克莎，我不是一般的黑人，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是白人抚养大的。你很清楚，梅兰克莎，我过去常常跟他们订婚。"

萝丝就这样生活下去，总是过得很舒服，相当正派，十分懒散，心满意足。

萝丝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想，如果真正正式结婚了，她的处境准会不错，十分美妙。她最近在什么地方碰上了萨姆·约翰逊，她喜欢他，她知道他是个好人，而且他有个职位，每天工作，收入很不错。萨姆·约翰逊很喜欢萝丝，随时准备同她结婚。有一天，他们举行了一个堂皇的、真正的婚礼，他们结婚了。当时，在梅兰克莎·赫伯特的帮助下，她们缝制衣衫，做比较精细的活儿，还把一幢红砖小屋布置得很舒适。萨姆后来又去工作，在一艘内河轮船上当舱面水手，萝丝则待在家里，坐在那儿，向她所有的朋友夸说真正嫁了一个丈夫有多么美妙。

他们的生活一年到头过得十分顺当。萝丝懒惰，但不肮脏，萨姆很小心谨慎，但不大惊小怪，还有梅兰克莎每天来帮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在萝丝快要生小孩时，她搬到当时梅兰克莎·赫伯特住着

的屋子里，还有一个大个子、和蔼的女黑人来洗衣服。

萝丝住在那儿，这样她可以有附近医院的医生来帮她接生，而且梅兰克莎还可以在她做产妇时服侍她。

娃娃就出生在这里，也死在这里，于是萝丝又回到自己家里跟萨姆住在一起。

梅兰克莎·赫伯特的生活过得并不像萝丝·约翰逊那么简单。梅兰克莎觉得要使自己所想要的和她实际所有的获得一致并不那么容易。

梅兰克莎·赫伯特总是无法得到她所看到的一切想要的东西。梅兰克莎总是被人家忘记，她却不忘记别人。

梅兰克莎·赫伯特总是爱得强烈，而且常常总是这样。她总是做出许多不可思议的和难以捉摸的举动，拒绝人家的帮助，无缘无故地不相信人家，内心充满纷繁的幻灭。每当这种时候梅兰克莎会突然一阵冲动，摆脱某种信念，接着她就很痛苦，强自压制。

梅兰克莎·赫伯特总是在寻求安定和寂静，然而她总是只能找到陷进苦恼的新方式。

梅兰克莎常常弄不懂她既然是这么忧郁，又干吗不自杀。她常常想到，自杀的确是她可以采取的最好的方法。

梅兰克莎·赫伯特被她母亲培养成个信教的人。梅兰克莎不很喜欢她的母亲。这个母亲，街坊们管她叫赫伯特"大妈"，是个外表温和，庄严，愉快，淡黄肤色的女黑人。赫伯特"大妈"总是有点儿神情恍惚，神秘莫测，令人捉摸不定。

梅兰克莎是淡黄色皮肤，也像她母亲一样，神秘莫测，有点儿愉快，可是，在梅兰克莎的性格中那种真正的力量却是直接来自她那个强壮的，不愉快和实在叫人无法忍受的黑人父亲。

过去，梅兰克莎的父亲只是偶尔来到梅兰克莎和她母亲住的地方。

现在，梅兰克莎已经多年没有听到，见到她父亲，也不知道他的任何情况。

梅兰克莎·赫伯特可以说总是恨她的黑人父亲，但是她非常喜爱她身上那股直接来自他的力量。因此，她在感情上的确比较接近于她的粗俗的黑人父亲，而不大倾向于她的淡黄肤色的、外表温和的母亲。她从来就不重视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她母亲的那些特点。

梅兰克莎不爱她自己的童年。而她的少年时期是想起来就叫人心酸的。

梅兰克莎不爱她父亲，也不爱她母亲，他们也觉得有了她，真是桩麻烦的事儿。

梅兰克莎的母亲和她父亲是正式结过婚的。梅兰克莎的父亲是个身体魁梧，刚健的黑人。他只是偶尔来到梅兰克莎和她母亲住的地方，而那个愉快，外表温和，淡黄肤色的女人，尽管她样子有点神秘莫测，捉摸不定和神情恍惚，却总是很同情和想念她的身体魁梧、刚健的黑人丈夫。

詹姆斯·赫伯特是个普通的，很正派的黑人工人，对他这个独养女儿野蛮而粗暴，而那时她也是个不好对付的，挺恼人的女孩。

小梅兰克莎不爱她父亲和母亲，她有一种不顾死活的勇敢，一张会说下流话的嘴巴。梅兰克莎也上过学，什么东西都是一学就会，她很懂得怎样利用这种知识来逗恼她的什么也不懂的双亲。

梅兰克莎·赫伯特总是有一种不顾死活的勇敢。梅兰克莎

总喜欢跟马匹在一起；她喜欢干荒唐的事儿，骑马，驯马，养马。

梅兰克莎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有过跟马生活在一起的好机会。在梅兰克莎和她母亲住的地方附近，有比晓普家的马房，这户有钱人家经常养有好马。

比晓普家的车夫约翰很喜欢梅兰克莎，常常随她高兴怎样玩马就怎样玩马。约翰是个正派的，强健的混血儿，有妻子孩子和一个顺遂的家。梅兰克莎·赫伯特年纪比他几个孩子都大。她当时已是个成熟的十二岁姑娘，刚开始显出成熟女人的模样。

詹姆斯·赫伯特，梅兰克莎的父亲，很了解这个约翰，比晓普家的车夫。

有一天，詹姆斯·赫伯特来到他妻子和女儿住的地方，他暴跳如雷。

"你那个梅兰克莎姑娘在哪儿？"他凶狠狠地说，"如果她再去比晓普家的马房，跟那个叫约翰的人在一起，我一定要打死她。你干吗不好好看着这个姑娘，你是她的母亲。"

詹姆斯·赫伯特是个厉害的、严酷的、样子难看而且容易生气的黑人。赫伯特从来就不是个快活的黑人。甚至在他跟别人喝酒时(他常常喝酒)，他也从来没有真正快活过。在他最年轻、奔放、豪爽时，他也从来没有纵情大笑过，没有黑人那种快乐、开朗的神采。

他的女儿，梅兰克莎·赫伯特近来总是发出一种十分勉强的笑声来。可是她性格坚强而温柔，在她真正困难重重，在她的确困难重重而不断奋斗时，她也不发出笑声来。可怜的梅兰克莎的确经常是这样，她心里十分有数，她憎恨困难。梅兰克莎·赫伯特总在寻求安定和寂静，然而她总是只能找到受刺激的新方式。

詹姆斯·赫伯特经常是个十分忿怒的黑人。他又厉害又认真，他十分肯定地认为他总是有正当的理由向梅兰克莎发怒，梅兰克莎很懂得怎样闹别扭，也懂得利用她的学识来对付什么也不懂的父亲。

詹姆斯·赫伯特经常同比晓普家的车夫约翰喝酒。约翰性格善良，常常设法使赫伯特对梅兰克莎好一点。这并不是说，梅兰克莎曾经把她的家庭生活或者把她父亲的情况向约翰哭诉过。这决不是梅兰克莎的做法，哪怕在她最最困难的时候，她也不会将她的情况向任何人哭诉，不过，不知怎地，每个认识梅兰克莎的人总是知道她有多么痛苦。只有真正喜爱梅兰克莎的人才知道如何原谅她，知道她从来既不哭诉，也不显得不快活，而总是又俊俏又愉快，但是人们总是知道她有多么痛苦。

做父亲的詹姆斯·赫伯特也从来不说出自己的困难，他是那么厉害，那么认真，以致谁都不想去问他。

人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赫伯特"大妈"(街坊这样叫她)，曾经提到过她丈夫或者女儿。她总是愉快，外表很好看，神秘莫测，捉摸不定，有点儿神情恍惚。

赫伯特家是一户对困难秘而不宣的人家，但是，不知怎地，每个认识他们的人总是知道他们家里的种种情况。

有一天，赫伯特和车夫约翰约好了晚上碰头并一起喝酒，而早晨梅兰克莎则兴致勃勃地来到马房。她的好朋友约翰这天早晨非常肯定地感觉到她是多么好，多么可爱，而同时她又有多大的痛苦。

约翰是个十分正派的黑人车夫。他想到梅兰克莎时，就觉得她仿佛是自己的大女儿。他的确十分强烈地感到她身上那种女人的力量。约翰的妻子总是喜欢梅兰克莎，她总是尽她可能使得

一切都愉愉快快。梅兰克莎一生喜爱并尊重和气、善良和细心的人。梅兰克莎总是喜爱和需要安宁、柔和、亲切，但可怜的梅兰克莎一生只会找到陷于困难的新方式。

这天晚上，约翰和赫伯特一起喝了一会儿酒后，好心的约翰开始对做父亲的说，他女儿是个多么好的姑娘。也许好心的约翰喝了很多酒，也许约翰当时在说到梅兰克莎时有点儿过分恭维，流露出了不像个年长的朋友应有的感情。他们已经喝了很多酒；约翰肯定在那天早晨强烈地感到梅兰克莎身上那股女人的力量。詹姆斯·赫伯特总是个厉害、多疑、认真的黑人，喝了酒也不会使他显得更开朗些。他坐在那儿，听着约翰又像自言自语，又像对他这个做父亲的说到梅兰克莎的种种优点和可爱之处，同时越来越流露出赞佩的口气，他顿时脸色发紫，露出一副凶相。

突然之间，他们两人你来我往地发出了极其凶狠的咒骂声，接着黑手里都亮出了锋利的剃刀，按照黑人的方式都把刀往后一甩，于是，不消几秒钟工夫，便发生了凶猛的乱砍乱斩了。

约翰是个正派的，愉快的，善良的淡褐色黑人，但是他知道怎样用剃刀来血腥地乱砍。

等到在屋子里喝酒的其他黑人把他们俩拉开时，约翰倒没有受很重的伤，可是詹姆斯·赫伯特却被砍了很厉害的一刀，伤口打右肩一直延伸到他整个前身。剃刀殴斗的伤口一般都不很深，但是伤口鲜血淋漓，样子十分难看，恶心极了。

其他一些黑人拉住了赫伯特，给他洗干净，敷点药，然后扶他上床睡觉，让他醒醒酒，别再殴斗。

第二天，他来到他妻子和女儿住的地方，他暴跳如雷。

"你那个梅兰克莎在哪儿？"他一看到他妻子，就对她说。"如果她这会儿在比晓普家的马房跟那个卑鄙下流的约翰在一起，

我一定要打死她。要想叫她做个正派的女儿，就得这么办。你干吗不好好地管住那个姑娘，你不是她母亲吗？”

梅兰克莎·赫伯特在各方面总是很老练，她很早就知道怎样使用她具有的女人的力量，但是，梅兰克莎虽然天生极其聪明，却完全不知道邪恶的事儿。梅兰克莎至今还不懂得那种事儿的意思，虽然她耳朵里经常听到那种事儿，而那种事儿也正开始在她心里引起强烈的骚动。

现在，在她父亲开始凶狠地责问她时，她的确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暴跳如雷地胁迫她说出来。他在愤怒中，是各种方法都想得出的，他企图要她说出一件她的确不知道的事儿。她坚持到底，他问她什么，她都一点也不回答，因为梅兰克莎具有一股不顾死活的勇气，这会儿她对她的黑人父亲真是恨之入骨了。

等到这番吵闹一过去，梅兰克莎开始知道自己的力量了，知道她经常觉得在她心里奔腾的那种力量，这会儿，她知道她能够利用这种力量，使自己更坚强起来。

詹姆斯·赫伯特在跟他女儿的这场争斗中，并没有得胜。过了一会，他就忘记了，正如他立即忘记了约翰，和他自己的剃刀伤口似的。

梅兰克莎现在知道了自己身上具有这股力量，她对这种力量极感兴趣，几乎忘了憎恨她的父亲。

这时梅兰克莎对去不去看约翰，他的妻子，甚至对去不去看那些骏马，都不再在乎了。这种生活太安谧，也过惯了，不再激起她任何兴趣或者骚动了。

梅兰克莎现在真正开始成了个妇女了。她准备并开始在街上寻找，在暗角落里发现男人，了解他们的性格和他们的各种工作方法。

在随后几年中，梅兰克莎学到了许多长学问的方法。她学那些方法，在远处朦胧地看到学问。这几年的学习，使梅兰克莎直接碰到了麻烦，虽然在这些年中，梅兰克莎从来没有做过，或者有意做过任何真正的错事。

在小心照应中成长起来的姑娘，总会找到一些与俗世合流的机会，她们可以在那儿学到长学问的方法。一个像梅兰克莎·赫伯特那样成长起来的姑娘，这种合流总是很简单的。她常常是单身一人，有时候同一个追寻男友的女人在一起，她游荡，站定下来，有时候是在铁路广场上，有时候在码头上，或者在有许多人在工作的新房屋附近。等到黑暗把一切都笼罩了的时候，她就开始学会认识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她会提问题，他们会回答她，接着她会模模糊糊地退缩一点，而且她总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她却步。有时候她几乎就要走过去，接着她身上那种不完全明白的力量又会使得一般人欲进又退。这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其中既有无知，又有力量和愿望。梅兰克莎并不知道到底自己在拼命追求什么。她害怕，然而又不明白在这方面她的确是个胆小鬼。

梅兰克莎并不把小伙子们放在心上。他们总是太年轻，不能使她满足。梅兰克莎极其尊重任何一种具有获得成功力量的人，正是这种情况总是使梅兰克莎在感情上更接近她的刚健而叫人难以忍受的黑人父亲，而不太接近她的淡黄肤色的，外表好看的母亲。尽管她身上有她母亲的那种东西，她却从来不觉得这种东西值得尊重。

在她年轻时的这些日子里，只有男人才被梅兰克莎认为有知识和力量。不过，梅兰克莎并不是从男人那里学会真正理解这种力量的。

从十二岁到十六岁，梅兰克莎总是四处游荡，总在寻求，但只是十分模糊地看到学问。在这段时间里，梅兰克莎在校求学；她上学的时间比大多数黑人小孩长。

梅兰克莎为寻求学问而游荡，这种行动总是悄悄地断断续续地进行的，因为她母亲当时还活着，而赫伯特“大妈”总是在监视着她，梅兰克莎尽管极其勇敢，却担心她母亲会向她父亲讲明什么，因为他这阵子三天两头地到梅兰克莎跟她母亲住的地方来。

在那些日子里，梅兰克莎跟各式各样的男人谈话，站在一起，走在一起，可是她对他们谁都没有深入地了解。他们都认为她有很多知识和经验。他们认为她什么都知道，因此什么也不告诉她，同时认为她肯定要同他们在一起，因此也不问她什么。因此，虽然梅兰克莎到处游荡，她在这些游荡中倒的确是平安无事的。

梅兰克莎在她想学习的这些日子中，居然能够平安无事，这真是一桩十分奇妙的经历。梅兰克莎自己并不感到奇妙，她只知道，这对她说来，全没什么真正的价值。

梅兰克莎的一生对真正的经验的判断力十分敏锐。她知道她还没有得到她极其需要的东西，而且，尽管梅兰克莎具有一股不顾死活的勇气，在这方面她是个胆小鬼，因此，她不能学会真正的了解。

梅兰克莎喜欢游荡，喜欢站在铁路广场旁边，瞅着男人、机车、转辙器以及在那儿忙着的、工作着的一切东西。铁路广场是个有无尽魅力的地方。那儿能使各种性格的人感到满意。对于血液流得十分缓慢的懒汉来说，这是一个使人感到镇定的活动的世界，它会使他产生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他不必工作，然而他

对工作却有十分深刻的感受，他对工作的感受甚至比在广场上工作或者拥有这种铁路广场的人的感受还更深刻。而对于天生喜爱感受活动而不必担心会有任何苦难的人来说，这儿是个十分愉快的去处：你一边瞅着人来人往，听着隆隆机头发出曳长的汽笛声，一边觉得可以尽量放大嗓门，要多洪亮就多洪亮，心儿跳个不停，以致因激动而浑身震颤。对于一个从广场篱笆的洞孔往里瞧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神秘和生机的奇妙世界。孩子喜爱一切声响，而且孩子也喜爱风的静止，在轰隆隆的火车全速冲出，把它和它的一切声响笼罩在黑暗里的隧道前，总有一股风先吹出来，随后就无声无息了。孩子还喜爱一切烟柱，它有时是一圈圈地飘出来，总是喷出火光，带着蓝色。

在梅兰克莎看来，广场充满了许多人的骚动，或许是一种自由回旋的未来。

梅兰克莎经常来到这儿，瞅着人们和一切东西在那么忙碌地工作，那些个人总是有时间说，“喂，小妹妹，你要坐在我机车上么，”还有，“喂，那是个很好看的黄皮肤姑娘，你要来看他做饭么。”

所有的黑人卧车侍者都喜欢梅兰克莎。他们经常把发生的动人的事情说给她听；说他们怎样穿过西部的大隧道，那儿没有可以呼吸的空气，然后又怎样从那里头出来，怎样在那又高又细的纺锤似的叉架上绕着大峡谷的边缘弯来曲去地行驶，有时是一节节的车厢，有时是整列火车打狭窄的桥上掉下来；经常是打黑暗的地方冒出了死神和各种怪魔，抬起头来直瞅着他们的脸笑。接着他们又说有时候列车如何轰隆隆地顺着陡峭滑溜的山峦而下，大岩石轰隆隆地在他们四下里滚下来，有时候砸毁了车厢，压死了人；这些侍者在说这些故事时，他们那又圆又黑而闪

闪发光的脸会变得一本正经，他们的脸色就会在油腻的黑色中透出灰色来，眼睛会因他们谈到这种恐惧和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吓得骨碌碌地翻白。

有个样子严肃而忧郁的淡棕色皮肤的大个子侍者常常给梅兰克莎讲故事，因为他喜欢她那种听他讲话时的机灵和同情的态度，他告诉她在遥远的南方有几个白人想杀害他，因为他使其中一个白人中途就下了车，这个白人喝醉了酒，又管他叫该死的黑鬼，还拒绝把坐火车的钱交给一个黑人。于是这个侍者只得不去南方那个地方了，因为所有的白人都发誓说，如果他一旦再到那儿，他们准要杀死他。

梅兰克莎十分喜欢这个样子严肃而忧郁的，淡棕色皮肤的黑人，梅兰克莎生平就向往，也尊重温和善良的人，这个人总是给她提出善意忠告，对她非常友善，梅兰克莎对这种事情感受极深，但是，她从来不让它们帮助她或者影响她，使她改变那些总是给她惹出麻烦来的做法。

梅兰克莎同这些侍者和其他一些辛勤工作的人度过了许多个傍晚，可是，每逢暮霭拢来，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候，梅兰克莎总是要使自己置身于有绅士风度的阶层中。会有一个办事员或者一个运输公司的年轻代理人开始同她相识了，他们会一起站一会，或者也许一起散一会儿步。

梅兰克莎总是要逃走，不过，她经常要费力气才能逃走。她不知道她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尽管她很勇敢，在这方面，梅兰克莎却是个胆小鬼，因此，她无法学会了解。

梅兰克莎在黄昏时会同个男人站在一起，还会谈谈天。有时候，梅兰克莎会同另一个姑娘在一起，这样待一会儿或者逃走就容易得多，因为她们可以一同进退，彼此谈笑，使得男人不会过

于注意她们。

可是，在梅兰克莎单身独人时——她也经常是单身独人——她有时候就几乎会在通向智慧的大道上跨出一大步。有的男人会在谈话中了解到她许多情况，不过决不是完全真实的情况，因为梅兰克莎一生都不知道怎样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她总是，然而又不是故意地，要漏掉一大段，使得故事完全不同，因为一碰上要说发生了什么情况，她说过些什么，她究竟是怎样做的，这时候，她就完全记不清楚了。那个男人有时候就会走拢一点，拦住她，抓起她的胳膊，把他的笑话说得更清楚点，每到这种时候，梅兰克莎就要逃走。那个人认为她的确很有世故，他就不把话说得十分明白，还相信她已肯定要跟他在一起，因而在她最后要逃走时他根本没有迅速地去拦住她。

因此，梅兰克莎就在学问的边上游荡，"喂，小妹妹，你来了，怎么又不多待一会呢？"他们全都这样问她，他们一定要她回答，她就会笑起来，有时候她的确多待一会，不过，每回都能及时逃走。

梅兰克莎·赫伯特很想懂得，但又害怕这方面的知识。随着她年岁增大，她常常会待好久，有时候简直成为一种犹豫不决的斗争，但是她总是能使自己逃走。

同铁路广场相邻的是船码头，这是梅兰克莎在游荡时最喜欢去的地方。她经常是一个人去，有时候她同一个模样较好的黑人姑娘去，她会在那儿站上好久，瞅着在卸货的男人们，看轮船加煤，她会全神贯注地听那些大摇大摆的黑人的叫喊，他们摆动他们那有力、柔软的身子跑动着，发出孩子气的野蛮的叫喊声，把船上的沉重的装载物推呀，扛呀，拉呀，运到仓库里去。

那些人会大声叫嚷，"喂，小妹妹，当心，要不然，我们会碰撞

着你哪，"或者，"嗨，你这黄毛姑娘，来，我们载你去航行。"这时，梅兰克莎也会认识个把正经的外国水手，他们告诉她各种奇闻，有个厨师有时会带她和她的朋友上船去，让她们看他怎样做饭食，看水手们睡觉的地方，看一些工作场所，并对她们说一切东西都是他们自己在这儿、在船上制造的。

梅兰克莎喜爱看这些暗黑而气味很重的地方，她总是喜爱瞧那些在辛勤干活的人，听他们谈话，同他们谈话。但是，梅兰克莎从来不想从这些比较粗野的人那里学会长学问的方法。在白天，她总是喜欢跟粗野的人谈话，听他们谈生活，谈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各种做法，可是，等到黑暗笼罩了万物时，梅兰克莎就要去会见一个职员或者一个轮船公司的年轻代理人，跟他们站在一起，谈天，他们都看到她在瞅着，她想学会了解的就是这么回事。

梅兰克莎还喜爱瞅着人们在新房子上工作。她爱看他们吊呀，挖呀，锯呀和凿石头。白天她总是在这里学会了解普通的工人。"嗐，小妹妹，当心，要不然，石头会压着你，把你砸得粉碎。你想要压成好吃的肉酱吗？"接着他们会哈哈大笑，觉得他们的玩笑开得十分有趣。还说，"喂，你这个漂亮的黄毛姑娘，你站到我这个高高的地方来，会把你吓坏吗？如果你有胆量，你就上来，我可以抓住你，你只要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块就要吊上来的大石块上，你就可以上来，我会把你抱得紧紧的，你可别害怕，小妹妹。"

有时候，梅兰克莎会做一种很危险的事情，而且总是跟这些人在一起，她表现了她的力量和她的不顾死活的勇气。有一次，她一滑，便从高处跌下来。一个工人抱住了她，所以她没有跌死，可是她的左胳臂伤得很厉害。

所有的人都围着她。他们称赞她干得勇敢，跌伤了左臂还忍

得了痛。他们都怀着极大的敬意陪她一起上医生那儿去，接着他们又扬扬得意地送她回家，他们全在谈论她一点也不尖声叫嚷。

詹姆斯·赫伯特那天正在他妻子的家里，他一看到工人和梅兰克莎就暴跳如雷。他大咒大骂把那些人赶走，弄得他们全都几乎要打起来，他还不肯让医生来照护梅兰克莎。"你干吗不好好地看管那姑娘，你，你是她母亲。"

詹姆斯·赫伯特现在不再跟他的女儿争短长了。他怕她那张嘴，怕她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怕她对一无所知的粗蛮黑人所说的那些十分下流的话。梅兰克莎这时在她的痛苦中极其恨他。

这就是梅兰克莎在她开始成为妇人的四年里的生活方式。梅兰克莎碰到了许多事情，但是，她很清楚，这些事情一件都没能引她走上正路，一条可以使她得到世间的学问的道路。

梅兰克莎·赫伯特是在十六岁时第一次碰到琼·哈登的。琼是个黑人，可是，她皮肤白得几乎没人猜得出她是黑人。琼受过很多教育，她在黑人大学里念过两年书。她因为行为不端，不得不离开学校。她教给梅兰克莎许多东西。她教给她如何找到得到学问的道路。

琼·哈登当时是二十三岁，她已经有了很多经验。她对梅兰克莎很感兴趣，梅兰克莎则因这位琼肯认识她而十分自豪。

琼·哈登不害怕去了解。梅兰克莎具有追求真正经验的强烈愿望，她知道琼是一个已经学会了解的女人。

琼·哈登有许多坏习惯。她狂喝滥饮，她四处游荡。不过如今在这种游荡中，她想要安全，就会安全。

梅兰克莎·赫伯特不久就总是跟着她一起游荡了。尽管梅兰克莎试着喝酒，并学她的其他一些习惯，可是她发觉，她对这些并不十分有兴趣。不过，她却是一天比一天强烈地渴望能有真

正的了解。

现在哪怕是在白天，这两个人在她们的游荡中要结识的，也已不再是那些比较粗野的人了。梅兰克莎现在要的是比较高级的上流人物了。她现在要结识的不再是运输公司代理人和职员，而是一些生意人，旅行推销员，甚至比他们高一些的人，琼和她经常跟这些人散步，谈笑，然后又逃走。她还是像从前一样，既要结识他们，又常常要逃走，不过现在梅兰克莎却不知怎地，感到有点与以前不同了，因为尽管碰到的都是那一套，但是味道却两样，因为现在梅兰克莎是跟一个很有学问的女人在一起，她模糊地开始意识到她应该了解的是些什么了。

梅兰克莎并不是从男人那里学到她的学问。一直是琼·哈登本人来使梅兰克莎开始了解。

琼是个生活坎坷的女人，她有力量，她喜欢使用这种力量，她身上有很多白人血液，这使她能明白事理。她喜欢喝酒，这使得她不顾前后。她身上的白人血液十分浓烈，她有胆量，能忍耐，有生气勃勃的勇气。不管遇到多大的麻烦，她总是那么兴致勃勃。她喜欢梅兰克莎·赫伯特是因为她有好多和她相同之处，再说梅兰克莎年纪轻，人可爱，在听琼·哈登常常讲述她自己的经验时，她表现得聪明、同情而关心。

琼越来越喜爱梅兰克莎了。不久她们又开始游荡，更经常地在一起，而不大去看那些男人，去学他们的各种工作方法。接着她们开始不去游荡了，梅兰克莎会跟琼一起长时间地待在琼的屋子里。坐在她脚跟，听她讲故事，体会她的魄力和她的影响力量，久而久之，梅兰克莎开始看清楚，她面前有一条肯定可以通往长学问的道路。

在两年时间结束之前，即在梅兰克莎不上学，也不待在家

里，而是全部时间都跟琼·哈登在一起的这两年结束之前，梅兰克莎已经看得十分清楚，她也已经十分肯定地知道，该怎么获得人间的学问。

琼·哈登总是有一点钱，她在下城还有一间屋子。琼曾经在一所黑人学校教过书。她也是因为自己行为不检而不得不离开那学校的。她因为饮酒而常常惹出种种麻烦，在这方面，是的确没有办法掩盖的。

琼的喝酒总是越来越凶。梅兰克莎也想喝酒，可是她对酒产生不了真正的兴趣。

琼·哈登和梅兰克莎·赫伯特结交的第一年，琼比较更占优势。琼爱梅兰克莎，琼觉得她总是很聪明，勇敢，可爱，温顺，琼有意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教梅兰克莎知道，为什么人间有许多人能获得学问。

琼教起来办法真多。她告诉了梅兰克莎许多事情。她非常爱梅兰克莎，并使梅兰克莎对此深有感受。她会同别人，同男人，同梅兰克莎在一起，她会使梅兰克莎知道，每个人需要什么，知道一个人一旦有了力量，可以用这种力量来干什么。

这些日子里，梅兰克莎在琼的脚跟坐了许多个钟头，觉得琼见多识广。她逐渐爱上了琼，而且爱得很深切。如今她略微懂得了些什么是快活，她也知道了自己能忍受多大的痛苦。这种痛苦跟她有时候从她母亲，从她那个令人十分难以忍受的黑人父亲那里所受到的痛苦完全不同，那时她痛苦归痛苦，却会争斗，还表现得那么坚强和勇敢，可是，现在跟琼·哈登在一起，她却渴望，爱好，巴不得有这种痛苦。

对梅兰克莎说来，此刻真是个十分纷乱、十分激动的岁月，可是，她的确开始真正明白了。

她从琼·哈登那里千方百计地获得了这种认识。琼所能给她的是，在行事，感情，思考和谈话上，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有时候，她教的东西简直是太厉害，叫梅兰克莎受不了，但是，她总是好歹忍受了，而且梅兰克莎开始真正理解了，虽然领悟得很慢，但她的力量不断增加，感触越来越深。梅兰克莎开始真正明白了。

后来，她们两人开始慢慢地完全不同了。这时，她们之间，慢慢地是梅兰克莎·赫伯特占优势了。这时她们慢慢地开始彼此疏远起来了。

梅兰克莎·赫伯特决不会真正忘记，教会她这一切的是琼·哈登，可是，琼做的许多事情现在梅兰克莎都不再需要了。再说现在梅兰克莎把过去她做过的事，把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全都忘记了。现在梅兰克莎常常跟琼吵架，她们不再一起出去，有时候，梅兰克莎的确忘记了她该怎样感谢琼·哈登的教导。

梅兰克莎现在开始觉得她总是精通世事。当然，她完全清楚，这都是琼教给她的，可是，所有这一切，开始让她们之间出现的纠纷给遮盖了，这时候，这种纠纷越来越厉害。

琼·哈登是个生活坎坷的女人。从前她一直是十分坚强的，可是，现在因为喝酒，她所有的魄力都已经减弱了。梅兰克莎曾经试图喝酒，但是她对酒产生不了真正的兴趣。

琼的坚强而粗鲁的性格和她爱好喝酒使得她难以宽恕梅兰克莎，而现在，梅兰克莎的确也不再需要她了。现在占优势的是梅兰克莎，倒是琼一切都要仰仗于她了。

梅兰克莎现在已经快满十八岁。她是个优雅的，淡黄肤色，漂亮，聪明，动人的女黑人，有时候她显得有点儿神秘莫测，她总是善良愉快，随时准备为别人做事情。

打现在起，梅兰克莎很少去看琼·哈登了。琼很不高兴，有时候，她辱骂梅兰克莎，可是她一喝酒，就把什么都忘记了。

梅兰克莎的天性倒不会真正把琼·哈登忘个干净的。梅兰克莎一生都随时准备帮助琼摆脱任何困难，即使后来，琼的确身心都崩溃了，梅兰克莎还总是尽其所能帮助她。

可是，梅兰克莎·赫伯特现在准备去教别人了。梅兰克莎现在能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梅兰克莎现在知道别人需要的是什么。

梅兰克莎懂得她该怎样待得久一点；她懂得她必须能决定什么时候她需要真正地待得久些，她也懂得当她想要逃走时，该怎么个逃法。

因此，梅兰克莎再次开始游荡了。现在她的游荡跟从前完全不同了。她现在决不跟比较粗野的人谈话，她现在也不大在乎认识很上等的白人了。梅兰克莎现在要的是种更实在的东西，一种能够深深打动她的东西，一种能够使她现在已经获得的学问更充实的东西，这是她非常需要的，的确应该使她完全充实的东西。

梅兰克莎这些日子到处游荡。她现在总是单身一人游荡了。梅兰克莎现在不论是要了解什么，要待得时间长些，或者什么时候需要逃走，她都不需要别人帮助了。

梅兰克莎在这些日子里试过了许许多多男人，然后才决定对方是否真正合她的意。她已经游荡了差不多一年后，才碰上个混血青年。他是个刚刚开业的医生。他看来日后很可能会发迹，但是，梅兰克莎关心的并不是这一点。她觉得他人很好，身体强壮，性情柔和，很有学问，梅兰克莎生平喜欢、需要好心而又细心的人，可当时他也并不是打一开始就相信梅兰克莎的。他不敢亲近她，也不知道梅兰克莎需要的是什么。梅兰克莎却是那么迫切

地需要他。他们开始彼此了解了。两人开始搞得十分火热。梅兰克莎是那么迫切地需要他，现在她不再游荡了。她就是专心致志要得到这种经验。

梅兰克莎·赫伯特现在只是单身一人待在桥头镇了。她一会儿跟这个黑女人住在一起，一会儿又跟那个黑女人住在一起，她缝衣服，有时又到一个黑人学校去为某个老师代一阵课。梅兰克莎现在既没有家，又没有正式的职业。对梅兰克莎说来，生活还刚刚开始。她年轻，有学问，她举止优雅，淡黄色的皮肤，很讨人喜欢，随时都肯为别人做点事情，她态度有点儿神秘莫测，这反而使人相信她很有热情。

在她碰上杰弗逊·坎贝尔的前一年间，梅兰克莎试过各式各样的男人，但是，他们一个也没有深切地引起梅兰克莎的兴趣。她碰到他们，对他们厌烦了，她离开他们，她会想也许下一次会有比较令人兴奋的人，可她总是觉得全都没有真正的意思。她现在能做她想做的一切事情，她现在知道每个人所要的一切，然而这全都不使她感到兴奋。她知道，同这些男人在一起，她一点也学不到什么。她需要有个人能够十分认真地教她，现在她终于有把握地认为，她找到他了，不错，在她想看看能否从这个人身上找到她所要的东西之前，她的确是已经找到了。

在这一年间，梅兰克莎那个邻居都管她叫赫伯特"大妈"的淡黄皮肤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她就在这一年死的。

梅兰克莎的父亲近几年难得到他妻子和梅兰克莎住的屋子来。梅兰克莎不清楚她父亲现在是不是还在桥头镇。现在梅兰克莎待她母亲很好。梅兰克莎的脾气总是对任何有困难的人很好。

梅兰克莎悉心照料她母亲。她做了任何女人能做的每一样

事情。她照料，安慰，帮助她那淡黄肤色的母亲，她拼命以各种方法来照护她，使她能安然死去。但是，这些日子以来梅兰克莎不再那么喜欢她母亲了，她母亲从来不关心这个女儿，因为她一直是个不好对付的孩子，她那张嘴什么脏话都说得出。

梅兰克莎做了任何女人能做的每一样事情，最后她母亲死了，梅兰克莎把她埋葬了。梅兰克莎的父亲一点音讯也没有，梅兰克莎从此以后一直没有见到她父亲，没有听到，也不知道她父亲的情况。

帮助梅兰克莎照料她生病的母亲到底的，是那个年轻医生，杰弗逊·坎贝尔。杰弗逊·坎贝尔以前常常见到梅兰克莎·赫伯特，可是他从来不很喜欢她，他也从来不相信她有什么好的地方。他听说过她如何游荡的一些情况。他也知道琼·哈登的一点情况，他认为梅兰克莎是琼的朋友并同她一起游荡过，因此他相信梅兰克莎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杰弗逊·坎贝尔医生是个严肃，认真，善良，欢乐的年轻医生。他喜欢照顾每个人，他热爱自己的黑人同胞，杰夫·坎贝尔总是觉得生活十分安乐，大家都喜欢同他在一起，因为他是那么善良和有恻隐之心，他又是那么认真，那么乐观。他高兴的时候就唱歌，他哈哈大笑，他的笑是一种纵情开怀的笑，表达了黑人的爽朗性格中那种热烈坦率的蓬勃生气。

杰夫·坎贝尔生平还从来没有碰到过真正的麻烦。杰弗逊的父亲是个善良，和蔼，严肃的教徒，是个十分稳健，十分聪明，又十分威严的淡褐色黑人，满头白发。他是个管家，在坎贝尔家[①]工作了好多年，他的父母亲在他出生以前就一直以自由人身份在这户人家当差。

杰弗逊·坎贝尔的父母亲自然是正式结婚的。杰弗逊的母

亲是个讨人喜爱的温柔的小妇人，淡褐肤色，十分尊敬她的善良的丈夫，对他唯命是从。她也爱藉她那善良、认真、快活勤快的当医生的孩子，因为他是她的独生子。

杰夫·坎贝尔一直是在他的同胞的宗教气氛中长大的，可是宗教从来没有引起杰夫很大的兴趣，杰弗逊人十分好。他爱他的同胞，他从来不伤害他们，他总是做他们要做的一切事情，他也能够讨他们喜欢，但是，他真正最热爱的是科学、实验和学问，他早就想当医生，他总是十分关注黑人的生活。

坎贝尔家一直对他很好，并帮助他实现他的志向。杰弗逊读书十分用功，他上了黑人大学，在那儿学医。

他开业到现在已经有两三年了。大家都喜欢杰夫·坎贝尔，他很强壮，和蔼，欢乐和聪明，他总是由衷地发出欢快的笑声，总是乐意帮助他所有的黑人同胞。

杰夫医生完全了解琼·哈登的情况。在她极其困难时，他照料过她。他也了解梅兰克莎，虽然他是直到她母亲生病时才见到她。当时他被请来帮助梅兰克莎照顾她生病的母亲。坎贝尔医生并不喜欢梅兰克莎的作风，他并不认为她会有什么好结果。

坎贝尔医生曾经在琼·哈登极其困难时照料过她。琼有时候对他讲过梅兰克莎的坏话。这个梅兰克莎·赫伯特，样样都靠她琼·哈登，像她这样一个姑娘，有什么权利走到别的男人那里，就此离开她，梅兰克莎·赫伯特向来就一点也不知道该怎样待人接物。梅兰克莎有一副好脑筋，琼对此决不否认，可是，她从来不用脑筋干点正经事。然而，梅兰克莎有这样一个畜生一般的

---

① 这个坎贝尔家是杰弗逊(杰夫)的父亲当佣人的东家，看来杰弗逊的父亲是这户人家的“家奴”，所以也姓坎贝尔。

黑人父亲，又经常说她父亲的坏话，尽管如此，自己却完全跟他一样，你又能指望她什么呢?况且实际上，她非常崇拜他，他则从来不觉得自己欠了别人什么，梅兰克莎就跟他一模一样，她还以此自豪，可她却老是在琼面前大谈特谈，仿佛她不跟她父亲一样，琼都听厌了。琼·哈登最恨那种有好脑筋却不好好使用这种脑筋的人，梅兰克莎一直有这个缺点，那就是想跟人结交，却从来不真心说她要像她父亲一样；最傻的是梅兰克莎总说她父亲的坏话，而明明她就很像他，而且实际上她对此也很得意。不，琼·哈登对梅兰克莎没有什么用处了。噢，不错，梅兰克莎总是跑来要跟她好。梅兰克莎总是肯定要这样做。她决不是真正要跑开，离开别人的。她的脑筋还不足以让她那样直截了当地做事情。梅兰克莎·赫伯特有副好脑筋这是琼决不否认的，可是，她再也不愿看到或者听到关于梅兰克莎·赫伯特的事情了，她希望梅兰克莎别再跑来看她。她并不恨梅兰克莎，只是她不希望再听到关于她父亲的情况，不希望再听到梅兰克莎总是要说的那些话，这些都是同她毫无关系的。琼·哈登现在对这一切都十分厌腻了。她现在对梅兰克莎是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如果坎贝尔医生见到她的话，他最好告诉她，琼不愿意看到她，她可以把要说的话跟别人说去，只要有谁愿意相信她。可是，琼·哈登会跑掉，把梅兰克莎和她先前的生活全都忘掉，于是她又会喝起酒来，把一切事情全都撩在脑后。

杰夫·坎贝尔经常听到所有这些事情，但是这并不十分深切地引起他兴趣。他根本不想更多地知道这个梅兰克莎的情况。有一次，他去看望琼·哈登，听到她在屋外同另一个姑娘说话。他并不觉得他所听到的她的那些话有多大意思。他并不觉得琼·哈登在他面前说梅兰克莎坏话时说的那些事情有多大意

思。他是对琼本人有兴趣，而不是对他所听到的关于梅兰克莎的任何事情发生兴趣。他知道琼·哈登有副好脑筋，她也有力量，本来她是的确能做一些事情的，只是现在她这样狂喝滥饮才把她的长处都掩盖了。杰夫·坎贝尔在他不得不看到这一切时，总是感到十分不好受。琼·哈登是个生活坎坷的女人，然而杰夫却在她身上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优点，而使他依然喜欢她。

杰夫·坎贝尔尽他力所能及地帮助琼·哈登。他听到有关梅兰克莎的事情都不很在乎。他并不很同情她。他并不觉得自己对她有什么兴趣。琼·哈登是个更坚强的女人，琼过去的确有副好脑筋，在喝酒这件事儿使她上瘾之前，她总是用这副好脑筋做事的。

坎贝尔医生正在帮助梅兰克莎·赫伯特照料她生病的母亲。他现在经常而且长时间地看到梅兰克莎了，有时候他们在一起畅谈，但是，梅兰克莎从来不对他说起琼·哈登的任何事情。她只跟他谈谈一般的事情，别的都不谈，不谈医药方面的事情，也不跟他说有趣的故事。她问他许多问题，总是仔细听他说话，她总是记住她听他说的有关医疗方面的一切事情，她也总是记住她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一切事情。

杰夫·坎贝尔从未觉得所有这些谈话很使他感兴趣。尽管他经常看到梅兰克莎，他并不觉得他会更喜欢她一些。他从来不觉得他很看重梅兰克莎，他从来不觉得他认为她像琼·哈登那样很有脑筋。他觉得自己总是更喜欢琼·哈登，因此，他极其希望她当初没有染上那喝酒的坏习惯。

梅兰克莎·赫伯特的母亲病得越来越重了。梅兰克莎的确做了任何女人能做的一切事情。梅兰克莎的母亲从来就不喜欢她女儿。赫伯特“大妈”从来话语不多，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她

根本就不把这个女儿放在心上。

坎贝尔医生现在得常常在那里呆上好久，护理赫伯特“大妈”。有一天，赫伯特“大妈”病得更重了，坎贝尔医生心里想，今儿晚上，她肯定要死了。他到得很迟。因为他说，他要通宵看护赫伯特“大妈”，同时，如果梅兰克莎万一需要什么人跟她在一起的话，他可以帮助她。梅兰克莎·赫伯特和杰夫·坎贝尔一起守了一个通宵。赫伯特“大妈”并没有死。第二天她反而好了一些。

梅兰克莎跟她母亲住的这幢房子是一座两层楼的红砖小屋。屋子里没有很多家具，有些窗户已经坏了，也没有修缮。梅兰克莎现在没有很多钱来维持家务，有个黑人妇女，是她们的邻居，心肠很好，常常来帮她们，在她帮助下，梅兰克莎对付着照料她母亲，把家里收拾得还算整洁。

梅兰克莎的母亲睡在楼上的房间里，楼梯打下边直通那房间，楼上只有两个房间。梅兰克莎和坎贝尔医生坐在梯级上，那晚他们一起守了一夜，因此，他们可以听到，看到梅兰克莎的母亲，只是把灯罩住了，他们可以坐在那里看书，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低声说点话儿，也不会打扰赫伯特“大妈”。

坎贝尔医生总是十分喜爱看书。坎贝尔医生那天晚上没有随身带书来。他忘记带书来。他本来想放本什么书在口袋里，以便坐在那里守夜时消遣一下。他护理过了赫伯特“大妈”后，就来坐在梯级上，刚好坐在比梅兰克莎坐的高一个梯级的地方。他说到他忘记带本书来。梅兰克莎说家里有一些旧报纸，也许坎贝尔医生能够从中找点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消磨一下时间。好吧，坎贝尔医生说，那总比白白坐在这里好。坎贝尔医生开始把梅兰克莎给他的旧报纸一张张看下去。碰到其中有他觉得有趣的什么东西，他就把它念给梅兰克莎听。梅兰克莎现在一声不响地跟他

在一起。坎贝尔医生开始有点注意到梅兰克莎对他的反应了。坎贝尔医生开始有点看出，也许梅兰克莎有副好脑筋。坎贝尔医生对她有没有一副好脑筋还不很有把握，不过，他开始有点觉得，也许她有副好脑筋。

杰弗逊·坎贝尔总是喜欢对每个人谈他在做的事情，谈他在想他能为黑人做些什么事情。梅兰克莎从来没有像他那样想到这些事情。梅兰克莎从来也不大跟坎贝尔谈她对这些事情的想法。杰弗逊·坎贝尔认为生活要过得美好、有规律，而不是一直都处于兴奋状态中，这是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样每个人都能聪明起来，而且快活起来，但梅兰克莎并没有他这种看法。梅兰克莎总是强烈地想获得真正的经验。梅兰克莎·赫伯特并不重视取得真正的智慧的这种方法。

坎贝尔医生很快就把那些旧报纸都看完了，于是，不知怎地，他开始谈起他一直在想的一些事情来。坎贝尔医生说他要工作，使他能够了解人们苦恼的原因，而不光是激动，他认为，你应该爱你的父母亲，生活要有规律，不要老是找新东西，找新刺激，而应该始终知道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要始终心口一致。这就是他所知道或相信的唯一一种生活，杰夫·坎贝尔一再这么说。"不，一直在激动中，老是要找到各种经验，这是毫无用处的。只要生活有规律，安安静静，跟我家里人在一起，做我的工作，照料别人，尽力来了解这种事情，我就可以得到许多经验。我就不很相信这种整天东奔西跑的玩意儿，我也不希望看到黑人做这种事情。我是个黑人，我并不犯愁，我希望看到黑人喜欢好的东西，喜欢我希望他们应该有的品质，那就是生活有规律，勤勉工作，通晓事理，这就足以使得任何一个正派人激动了。"杰夫·坎贝尔现在说得有点上火了。不是针对梅兰克莎，他刚才在

说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她。他要说的是生活，是希望黑人对待事物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但是，他说的这些，梅兰克莎全都听了。她知道他有意要说给她听，可是，她并不觉得这些话对她很重要，她心里很有数，有朝一日，他就会知道，这并不全都是真正的学问。梅兰克莎十分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问。“那么，你对琼·哈登是怎么看法呢？”梅兰克莎对杰夫·坎贝尔说。“我觉得，坎贝尔医生，你好像认为她身上有点什么重要的东西，你常常到她那里去，你跟她谈话，远远比你跟那些同家人住在一起的漂亮姑娘多得多，而你说你真正需要的就是那些姑娘。可我觉得，坎贝尔医生，你说的和做的好像两者没有什么关系。至于说到你为人很好，坎贝尔医生，”梅兰克莎继续说下去，“你自己上不上教堂好像很无所谓，可你总是说你为了别人，很相信这种事情，我觉得，坎贝尔医生，你也完全跟我们大家一样，希望日子过得好，但是，你却不住地说，过好日子固然不错，但是你不应该找寻刺激，而且你也的确不愿意找寻刺激，坎贝尔医生，而我也好，琼·哈登也好，还不都是这样。不，坎贝尔医生，我的确觉得，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自己也不挺清楚你要说些什么。”

杰弗逊一个劲儿谈下去，他常常这样，话匣子一打开，就关

[illegible]

我没有说世上没有各种各样的人，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觉得像琼·哈登这种人是不值得了解和交谈的，但是我喜欢琼·哈登的是她身上那种坚强的东西，而不是她的那些爱激动的情绪。我并不欣赏她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梅兰克莎小姐，但是，琼·哈登是个坚强的女人，我一直尊崇她这一点。不，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这些话，梅兰克莎小姐，可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全是因为你没有理解我所说的话。至于说到宗教，这并不是我所认为的变好的方法，梅兰克莎小姐，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使他们变好、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有规律的好方法，只要他们都相信宗教，宗教就会帮助他们变好，如果他们对宗教诚实的话，我是很高兴看到他们相信宗教的。不，梅兰克莎小姐，我所不喜欢的是，我所看到的黑人的许多情况，他们需要新的东西只是为了从中寻求刺激。”

杰弗逊·坎贝尔说到这里住口不说了。梅兰克莎·赫伯特也不作任何回答。他们俩就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

杰夫·坎贝尔又看起旧报纸来了。他坐在比梅兰克莎坐的高一档的梯级上，他继续在看报，他的脑袋上下摆动，时而在看报，时而在想他所要做的事，接着，他用手背擦擦嘴巴，一边又皱眉蹙额在想心事，时而又拼命擦自己的脑袋，来帮助他思索。梅兰克莎则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眼睛瞅着那盏灯火，偶尔把灯光旋低一下，因为风吹过来，灯火开始冒烟了。

杰夫·坎贝尔和梅兰克莎·赫伯特就这样坐在楼梯的梯级上，不声不响，坐了很久，他们似乎都没怎么感觉到他们是在一起的。他们就这样在那里坐了大约有一个小时，后来，杰弗逊才慢慢地，好像强烈地感觉到他是单独跟梅兰克莎坐在梯级上的。他不知道梅兰克莎·赫伯特是否也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单独

一起坐在那里的。杰弗逊开始琢磨了一会。慢慢地他觉得他们俩一定都有这种感觉。他知道她一定有这感觉，对他来说知道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他们俩都坐在那儿，不声不响，坐了很久。

最后，杰弗逊开始谈论灯怎么会有气味。杰弗逊开始解释灯怎么会产生出气味来。梅兰克莎随他去谈。她不回答，接着他不谈下去了。不一会，梅兰克莎身子坐正后，便开始提问题了。

"坎贝尔医生，你刚才说什么生活有规律等等，我的确不明白你刚才所说的意思。你一点也不像好人，坎贝尔医生，不像你总是在说的像你一样的好人。我识得好人，坎贝尔医生，可你一点也不像信教的好人。你很自由自在，坎贝尔医生，你总是喜欢跟琼·哈登在一起，她是个相当坏的人，你并不是看不起她，你从来不对她说她是个坏人。我知道你喜欢她就跟喜欢一个朋友一样，坎贝尔医生，因此我的确不明白你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的意思。我知道你是诚实的，坎贝尔医生，我总是想相信你，可是，我不能说我能懂得你说你要做好人和真正虔诚的人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十分肯定，坎贝尔医生，你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你跟怪人待在一起也从来不害臊，坎贝尔医生，你似乎认为你所做的就跟你总是在说的完全一样，坎贝尔医生，我肯定就是弄不懂你说的意思。"

坎贝尔医生高声大笑起来，差点儿把赫伯特"大妈"吵醒。他十分喜欢梅兰克莎对他说这些话的态度。他开始十分强烈地感觉到也许梅兰克莎真的有副好脑筋。他现在笑得十分放纵，只是还不至于使得梅兰克莎光火。他十分友善地对她笑着，接着，他的脸又一本正经起来，他擦着脑袋来帮助他动脑筋。

"我知道，梅兰克莎小姐，"他说开了，"你要懂得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意，的确不是很容易的，也许我所喜欢的一些好人，也跟

你，梅兰克莎小姐一样不会重视我所说的做个好人的方法。但是，这没有关系，梅兰克莎小姐。我刚才对你，梅兰克莎小姐说的意思是，我并不，不，从来不相信做事情只是为了要从中寻求刺激。你想，梅兰克莎小姐，我说的是那许许多多黑人做事的方式。这些个黑人不是勤快地工作，关心自己的工作，规规矩矩地跟家里的人生活在一起，积蓄所有的钱，以便有点钱更好地抚养他们的小孩，这些黑人不是规规矩矩地生活，规规矩矩地工作，从他们的正当生活中得到一切新方式，而是一直在东奔西跑，也许是在喝酒，干着他们能想得到的一切坏事。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喜欢他们经常在做的那种坏事，而只是因为他们要得到刺激。不，梅兰克莎小姐，你瞧，我自己是个黑人，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我总想看到黑人是好样的，小心谨慎，总是诚实的，生活总是很规矩的，我敢保证，梅兰克莎小姐，那样做，大家都能过好日子，能快活，走正道，有事可做，不是总要为了得到寻求刺激的新方式而去做坏事。不错，梅兰克莎小姐，我的确喜欢一切都是好的，宁静的，我的确认为这是我们全体黑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不，梅兰克莎小姐，除此之外，我的话没有别的意思。我的确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梅兰克莎小姐，这就是我在说到要做真正好人时的真正意思。梅兰克莎小姐，这并不是以敬神为名，而不喜欢各式各样的人，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梅兰克莎小姐，当你经常碰到另一种人的时候，你不应当经常去了解他们。我经常说的那些话的意思是，梅兰克莎小姐，你不应该为了想要了解每个人，就东奔西跑，找寻刺激。我经常痛恨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梅兰克莎小姐，对我们全体黑人说来，这样做是很糟的。我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对你说，你是不是能更明白些。但是，你现在肯定会知道，梅兰克莎小姐，我说的话，向来都是当真的。”

“是呀，你这样说我当然会理解，坎贝尔医生，我现在当然能理解你老在对我说的那些话的意思了。我当然会理解，坎贝尔医生，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相信爱任何人都是对的。”“为什么不相信呢，我的确相信，梅兰克莎小姐，我当然非常相信爱，非常相信要对每个人好，还要设法了解他们大家都需要些什么，好去帮助他们。”“噢，坎贝尔医生，我知道所有这种做法了，可是，我所说的意思，当然不是那种爱。我指的是真正，强烈，热烈的爱，坎贝尔医生，那种会使你为那些爱你的人做任何事情的爱。”“我到现在还不很知道那种爱，梅兰克莎小姐。你知道，我从来就是这样，梅兰克莎小姐。我总在想我在做的工作，简直没有时间来做浪费光阴的事情，再说，你想，梅兰克莎小姐，我也的确从来不喜欢去寻求刺激，不喜欢那种拼命的爱，这的确好像总是意味着只是一直要得到刺激。那肯定是因为我从他们那里看到了那种很糟糕的东西才使我总是这么想，梅兰克莎小姐，那种做法肯定是决不适合像我这样的人的。你想，梅兰克莎小姐，我是个十分爱安静的人，我还认为所有的黑人都应过安静的生活。不，梅兰克莎小姐，我自然从来没有使我自己去跟那种麻烦搅在一起过。”

“是呀，这一点我当然看得很清楚，坎贝尔医生，”梅兰克莎说，“我想，就因为这样，我才老是捉摸不透你，就因为这样，才使你总在说的那些话句句是那么当真。你肯定就是胆子太小，坎贝尔医生，不能真正弄清楚你内心深处的东西。你一直在追求的，坎贝尔医生，就是谈论做个好人，考虑人们怎样过好日子，但是你总是使自己不惹上麻烦。我觉得，坎贝尔医生，我并不很欣赏这种做法。对我说来这肯定不是很好的。这肯定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坎贝尔医生，可是，你肯定非常胆小，不敢真正弄清你内心深处的东西，正因为这样，坎贝尔医生，你才老是对我说那些话，

我肯定只能这么认为。”

“这我不知道，梅兰克莎小姐，我确实不认为我不能弄清内心深处的东西，尽管我确实说过我喜欢一切都是美好的、安静的，可是梅兰克莎小姐，如果一个男人明明知道他不愿陷进那种有杀身之虑的危险里，我想他避开这种危险总没有什么害处吧；我也不知道，梅兰克莎小姐，还有什么比热烈地爱上别人更其危险的事情。我不怕生病，也不怕遇到真正的困难，梅兰克莎小姐，我不想谈论我在碰到真正的困难时会怎样做，不过，你在这方面总多少知道一点，梅兰克莎小姐，可是，只是为了寻求刺激，而去搅在那里面，搅进那种令人可怕的危险之中，我实在认为没有什么意思。不，梅兰克莎小姐，我的确只知道两种爱的方法。一种爱，我觉得就像一个人在做活时，有一种良好、安谧、无拘无束的居家的感觉，总是生活得美好和正规，另外一种爱的方法，就像任何低级动物聚集在街头那样，我觉得那不是十分好的，梅兰克莎小姐，虽然我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人喜欢这样，就都是不对的，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爱，梅兰克莎小姐，至于这样是否会跟那种只会招来麻烦的事儿搅在一起，我是完全不在乎的。”

杰弗逊住口不说下去，梅兰克莎想了一下。

“这确实可以使我明白，坎贝尔医生，我这一阵子，对你一直所抱有的看法。我的确弄不懂，你怎么会这么有精力，理解每桩事情，每个人，而且谈起各种事情来总是这么洋洋洒洒，大家都那么喜欢你，你总是显得好像一直在思考，然而，你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任何人，当然也不会真正理解人。这肯定，坎贝尔医生，全是因为你很害怕你会很容易做不成好人，这肯定使我觉得，坎贝尔医生，这种好人肯定没有什么了不起。”

“也许你说得对，梅兰克莎小姐，”杰弗逊答道。“我绝不说，

也许你是不对的，梅兰克莎小姐。也许我应该对这些方面懂得更多些，梅兰克莎小姐。也许那对我在照料黑人方面会有点帮助，梅兰克莎小姐。我说不上来，不，我绝对说不上来，但是，也许我可以正确地了解许多关于女人的事情，如果我有个真正的好老师的话。”

这会儿，赫伯特“大妈”在睡梦中身子动了一下。梅兰克莎上楼到床边去照料她。坎贝尔医生也站起来，跑去帮助她。赫伯特“大妈”醒了，人也好了些。这会儿已是早晨了，坎贝尔医生吩咐了梅兰克莎后，便走了。

梅兰克莎·赫伯特一生热爱并需要善良、和蔼和细心的人。杰弗逊·坎贝尔具备梅兰克莎向来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杰弗逊身体强壮，身材均匀，长得好看，快快活活，人又聪明，是个善良的混血儿。他起先并不想认识梅兰克莎，等他开始认识她了，他也不很喜欢她，认为她不会有什么好结局。再说杰弗逊·坎贝尔为人十分文雅，杰弗逊从来不做像其他男人做的那种事儿，这种事儿现在对梅兰克莎来说变成丑事了。再说杰弗逊·坎贝尔似乎也不很清楚梅兰克莎究竟需要些什么，这一切使梅兰克莎觉得她总是越来越为他所吸引了。

坎贝尔医生天天来探望赫伯特“大妈”。赫伯特“大妈”在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守护后，的确好了些，可是，赫伯特“大妈”实在病得很厉害，不久，大家都很有把握地认为，她准要死了。梅兰克莎确实始终做了任何妇女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杰弗逊对梅兰克莎这样做，也从来没有重视过。他想从她身上发现的并不是她好不好的问题。他完全知道琼·哈登是对的，因为她说梅兰克莎总是对每个人都很好，可是这并没有使梅兰克莎在她眼中显得更好些。再说，赫伯特“大妈”哪怕是在行将离开人世的日子里也并

不见得更喜欢梅兰克莎。因此，尽管梅兰克莎总是对她母亲好，杰弗逊对此也的确不很重视。

杰弗逊和梅兰克莎现在经常碰头了。他们现在总是喜欢待在一起，现在两人总是谈得很欢。他们在谈话中，大多还是只谈外边的事情和他们的看法。除了偶尔有一会儿，而且这也不是常有的情况，他们是一点也不谈到各自的感受的。有时，梅兰克莎会取笑杰弗逊一下，以表示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看法，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她听他谈，因为杰弗逊还是那么喜欢谈他所相信的事情。梅兰克莎一天比一天喜欢杰弗逊·坎贝尔，杰弗逊也开始知道梅兰克莎的确有副好脑筋，他开始有点感受到她那真正的可爱之处。这并不在于她对赫伯特"大妈"那么好，对杰弗逊来说，这一点并没什么了不起，而是杰弗逊在同她一起时，开始感受到在梅兰克莎的本性里有一种极为可爱的地方。

赫伯特"大妈"的病现在越来越重了。有一天晚上，坎贝尔医生又十分肯定地认为，不到天亮，她准就会死。坎贝尔医生说他会回来帮梅兰克莎看护她，想尽一切办法来使赫伯特"大妈"临终时能少些痛苦。坎贝尔医生那天晚上在料理了他的另外几个病人之后回来了，于是，他使赫伯特"大妈"舒服些，接着，他跑来坐在比梅兰克莎坐的高一档的梯级上，梅兰克莎正坐在灯旁，显得十分疲累。坎贝尔医生也很疲累，他们俩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你今儿晚上显得非常累，坎贝尔医生，"梅兰克莎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十分柔和，"你不去躺下睡一会儿吗？你对大家总是太好，坎贝尔医生。我很高兴你今儿晚上跟我一起在这里守夜，可是，想到你总是要为大家做许多事情，好像又不该让你待在这里。你来了当然很难得，坎贝尔医生，可是，我今晚没有你，

也肯定对付得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要隔壁人家来帮忙。你还是回家去睡觉吧，坎贝尔医生。你的样子的确显得很需要睡觉。”

杰弗逊沉默了一会，他始终眼色十分柔和地看着梅兰克莎。

“我的确从来没有想到，梅兰克莎小姐，我竟会发现你对我这样亲切和关心。”“坎贝尔医生，”梅兰克莎显得更温柔地说，“我的确从来没有想到你居然会觉得该喜欢我。我的确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要亲自看看我是否有什么可爱的地方。”

他们俩在那里坐了很久，十分疲累，十分温柔，十分安静。最后，梅兰克莎声调平稳而轻轻地跟杰弗逊·坎贝尔说起话来。

“你的确是个很好的人，坎贝尔医生，我天天看到你，的确越来越觉得你是好人。坎贝尔医生，我的确要跟一个像你这样的好人交朋友，现在我了解你了。确实，坎贝尔医生，你从来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做事情，他们老使我感到讨厌。你说老实话，坎贝尔医生，永远做我的朋友，你觉得怎么样。我的确知道，坎贝尔医生，你是个好人，如果你说你要跟我交朋友，你就一定不会像别的许多人对待他们喜欢过的女孩子那样，背弃我。你说老实话，坎贝尔医生，你乐意跟我交朋友吗？”

“唔，梅兰克莎小姐，”坎贝尔慢吞吞地说，“唔，你瞧，我就是不能把这事情对你那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唔，你肯定知道，梅兰克莎小姐，如果我们能慢慢地成为朋友，我准会十分高兴，可你瞧，梅兰克莎小姐，我的确是个脑子十分迟钝而又呆板的人，虽然我向来对任何人说话都很爽快，然而在我的确要正经八百地跟你说话的时候，我总是不能像对别人那样把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除非我的确能更进一步完全了解你，知道我究竟多么喜欢你，知道我的确存心要为你做点好事。你肯定能懂我的意思，

梅兰克莎小姐。""你对我说老实话，我的确很佩服你，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说。"我向来是老实的，梅兰克莎小姐。永远是老老实实，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梅兰克莎小姐。我只要老是把我在想的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就行。我的确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不这样直截了当地对任何人说话。"

他们一起坐在那儿，一声不吭。"我的确不知道，梅兰克莎小姐，"后来，杰夫·坎贝尔又开口了，"我的确不知道我们是否完全了解，你跟我，彼此间真正的想法。我的确不知道，梅兰克莎小姐，我们是否完全真正理解我们彼此总在说的这些话的意思。""从你所说的看来，那自然意味着你认为我是个坏人，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勃然大怒了。"啊，不，梅兰克莎小姐，啊，我对你说的，的确一点也没有这个意思。你都很了解我所做的事情，梅兰克莎小姐，我每天都看到你，对你越来越有好感，现在我也一直喜欢跟你谈天了，梅兰克莎小姐，我也的确认为，我们俩都很喜欢我们在一起，我还总是觉得不止如此，你对每个人都总是十分好，十分和气。只是，我的确生来是这么脑子迟钝，梅兰克莎小姐，尽管我对每个人说话都是那么爽快，我却不喜欢对你说些我并不完全了解的事情。我的确不完全理解你一直跟我说的那些话儿的真正意思。你瞧，梅兰克莎小姐，这就使得你问我时，我只能说些我刚才对你说过的话。"

"你对我这样老实，我的确要再谢你一遍，坎贝尔医生，"梅兰克莎说。"我想我这会儿要走了，坎贝尔医生，我想到另外那间屋子去休息一下。我让你在这儿，也许我不在这里，你会睡一会儿，休息一下。晚安喽，坎贝尔医生，如果待会儿我需要你帮助的话，我会叫你，坎贝尔医生，希望你好好地休息，坎贝尔医生。"

梅兰克莎走了，留下杰夫·坎贝尔十分安静地坐在那儿，只

是觉得很奇怪。他不很清楚梅兰克莎刚才对他所说的那些话的意思。他不很清楚他究竟对梅兰克莎·赫伯特了解了多少。他不知道他该不该这样一直跟她在一起。他现在开始在想他该怎样对待她。杰弗逊·坎贝尔这个人,他喜欢大家,许多人也十分喜欢跟他在一起。妇女喜欢他,他身体那么强壮,人又好,又通情达理,天真,坚定和温和。有时候她们似乎都很希望他能跟她们在一起。在她们真的跟他待在一起时,她们总是搞得坎贝尔十分疲累。有时候,他会跟她们玩上一阵子,但是,他从来没对她们有过强烈的好感。现在跟梅兰克莎·赫伯特在一起,一切似乎都不同了。杰弗逊弄不清楚他要在这里干什么。他也弄不清楚梅兰克莎要他在这里干什么。他知道,跟梅兰克莎在一起,如果只是闹着玩儿,那他可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他总是记得她告诉过他,说他从来不知道该怎样十分深切地感受事物。他记得她对他说,他是害怕自己知道真正的感受,尤其是她还对他说,他并不十分理解自己。这一点总是使杰弗逊感到十分苦恼,他非常需要能够真正理解。要是杰弗逊能更清楚地知道梅兰克莎所说的话的意思就好了。杰弗逊总是认为他对女人有所了解。现在他才知道他实际上一点也不了解。他对梅兰克莎简直是一点也不了解。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做才好。他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不是有点闹着玩玩。如果是闹着玩玩,他是不愿意继续玩下去的,可如果他的确是不十分理解,那么,他同梅兰克莎在一起,就可以学会去真正理解人了,况且他十分肯定地认为他不想做个胆小鬼。要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倒是十分困难的。他想了又想,他似乎总是不知道他更需要什么。最后他索性不去想了。他肯定地认为跟梅兰克莎只是闹着玩玩。“不,我的确不愿意再这样跟她胡闹下去,”在他这样想过后,他最后出声地自言自语道,“我一定不再

胡闹了，还是开始继续想我自己的工作，想想像赫伯特‘大妈’这样的人究竟怎么样了。”于是，杰弗逊打口袋里拿出书来，紧挨着油灯，开始认真看科学书。

杰弗逊坐在那里读了大约一个钟头书，他的确完全忘却他还没搞清梅兰克莎意思的事儿了。这会儿，赫伯特“大妈”的呼吸有点困难。她醒了过来，气喘吁吁的。坎贝尔医生走到她跟前，给她一点帮助她呼吸的东西。梅兰克莎打另一个房间出来，做着他要她做的事儿。他们一起使赫伯特“大妈”舒适了一点儿，不一会，她又沉睡了。

坎贝尔医生又回到他刚才坐着的梯级上。梅兰克莎走过来，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接着她坐下来，瞅着他看书。慢慢地他们开始谈起天来。杰夫·坎贝尔开始觉得也许情况又完全不同了，也许同梅兰克莎不仅仅是闹着玩儿而已。总之，他很高兴有她在一起。他开始跟她谈起他刚才读的那本书了。

梅兰克莎问起问题来总是十分聪明。杰弗逊现在十分清楚地知道她很有脑筋。他们谈得很愉快。接着，他们又开始沉默了。

“你又来跟我谈天，实在太好了，梅兰克莎小姐，”杰弗逊终于对她说，因为这会儿，他可说已经肯定地认为，她不是在闹着玩的。梅兰克莎的确是个好女人，她有副好脑筋，她有真正的极其讨人喜欢的地方，她的的确确能够教导他。“啊，我总是喜欢跟你谈话，坎贝尔医生，”梅兰克莎说，“再说你又对我这么老实，一个男人真正对我老实，我总是喜欢的。”接着他们又开始十分沉默地一起坐在那儿，中间是一盏老在冒烟的油灯。梅兰克莎开始更往坎贝尔医生坐的地方靠拢一点儿，过了一会，她双手握着他一只手，握得很紧，可是，什么话也没说。她又把手放掉，再向他靠拢一点。杰弗逊身子稍微动了一下，可是什么话也不说。最后，

梅兰克莎对他尖声说："哎。""我正在想，"坎贝尔医生慢条斯理地说，"我正在捉摸，"他开始准备继续说下去。"你难道从来不停止思索一段时间，使你可以充分体会一下吗？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有点儿忧伤地说。"我不知道，"杰夫·坎贝尔慢条斯理地说，"梅兰克莎小姐，这我倒不大知道。不，我是不大停止思索的，梅兰克莎小姐，如果我这么老是思索还是不能体会，我一定十分担心，梅兰克莎小姐，那种体会跟我决不会有多大关系。梅兰克莎小姐，你尽可不必担心，担心我从来没有多少真正的体会。我自然以为我是体会到点什么的，梅兰克莎小姐，即使我去体会的时候，我也从来不知道如何停止我的思索。""我当然担心，我不大重视你那种体会，坎贝尔医生。""哎呀，我认为你一定错了，梅兰克莎小姐。我当然的确认为，我对你有不少体会，梅兰克莎小姐，正如你也一直对我有不少体会一样，我的确是这样。你刚才这样对我说话，我认为你没有正确了解我。你直截了当告诉我，你关心我到何种程度，梅兰克莎小姐。""关心你，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小姐慢慢地说。"我当然关心你，杰夫·坎贝尔，尽管没有你一直在想的那么多，但是却比你所知道的要多得多。"

杰夫·坎贝尔听了这话，默默无语，梅兰克莎那话意的力量，使他开不出口了。他们不声不响地一起坐在那里，坐了好久。"怎么啦，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说。"啊，"坎贝尔医生说，他身子动了一动，接着他们又好久不声不响。"你一点也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啦，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说。"有，有，我们刚才说些什么来着。你想，梅兰克莎小姐，我这个人十分平板，脑子很迟钝，我始终摸不准，我能否正确理解你一直对我说的那些话的意思。可是，我的确十分喜欢你，梅兰克莎小姐，我十分有把握地认为，你一直有很好的头脑。你肯定会相信我对你说的话，梅兰

克莎小姐。""不错，你对我说的时候，我就相信了，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说，接着她不声不响，神情显得很忧郁。"我想进去再躺一会，坎贝尔医生，"梅兰克莎说。"别走开，梅兰克莎小姐，"杰夫·坎贝尔连忙说。"干吗不让我走开呢，你要我干什么，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说。"唔，"杰夫·坎贝尔慢慢地说，"我就是想同你谈下去。我确实十分喜欢同你谈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你一定知道，梅兰克莎小姐。""我想再去躺一会，让你在这里动你的脑筋，"梅兰克莎温柔地说。"我今晚的确是十分疲倦，坎贝尔医生。再见啦，我希望你好好休息，坎贝尔医生。"梅兰克莎俯身对着他，向他说再见，他正坐在那儿，接着，她迅疾又突然地吻他一下后，很快地走了。

坎贝尔医生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略有思索，时而又有所体会，他就这么独个儿一直待到清晨降临，于是他进了病人房间，梅兰克莎帮他使赫伯特"大妈"死得更从容些。赫伯特"大妈"一直拖到隔天早晨十点钟，才慢慢地没有多大痛苦地死了。杰夫·坎贝尔同梅兰克莎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使她母亲从容地死去。等到她母亲一死，他请来了隔壁一个黑人妇女来帮助梅兰克莎料理后事，他自己则去探望其他一些病人了。他很快又回到梅兰克莎这里来。他帮助她为她母亲办理丧葬事宜。这以后梅兰克莎去同邻居一个好脾气的女人住在一起。梅兰克莎仍是经常见到杰夫·坎贝尔。他们俩开始十分热络了。

现在梅兰克莎不再游荡了，除非是跟杰夫·坎贝尔在一起。有时候她会和他一起游荡好久。杰夫·坎贝尔脾气不改，仍然一直把他老是在想的一切都说给她听。现在，当他们在一起时，梅兰克莎话儿不多了，有时候，杰夫·坎贝尔因为她没跟他谈天而戏弄她。"梅兰克莎，根据琼·哈登和大家对我说的，又根据我第

一次碰到你，听到你说得那么多的情况看来，我的确认为你是个健谈家。你老实说来，梅兰克莎，你干吗现在不跟我多谈啦。也许是我谈得太多，使你没有对我说话的机会，也许是你听我谈得那么多，你现在就不大想到有许多话要说了。梅兰克莎，你老实告诉我，干吗不跟我多谈谈。”“你很清楚，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说，“你当然很清楚，杰夫，我说的话，你并没有真正放在心上。你对任何事情想得比我多得多，杰夫，你并不很在乎我要说的话。你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杰夫，如果你要做到真正诚实的话，就像你向来那样，那时我是很喜欢你的。”杰夫哈哈一笑，爱怜地看着她。“我并不认为我全都懂，你对我这样说并不对，梅兰克莎。你想，你老是喜欢说个不停，自以为人人都愿意听似的，老实说，梅兰克莎，既然你喜欢这样做，我听不听的确很不在乎，不过，有时候，你说的都是你所真正在想的东西，我就非常喜欢听你说了。”梅兰克莎深情地对他莞尔一笑，她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当我真正喜欢起一个人时，我确实不会跟他谈得很多，杰夫。你想，杰夫，谈论一个女人心里真正的感受，并没有多大好处。等你慢慢地真正有所体会了，你就会全都明白，杰夫。因此你不必那么老是来不及地要说话，杰夫，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对。”“我从来没有说过你总是不对啊，梅兰克莎，”杰夫·坎贝尔说。“也许我的所谓思索并不是真正很能使人了解的。梅兰克莎，在你真正对我不说了，我决不再这样说，你是不对的，也许等到我终于真正能明白你经常对我说的事情的意义时，我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了。”“你总是对我很亲切，很好，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说。“我的的确确对你不好，梅兰克莎。我不是常常唠唠叨叨得教你生厌吗？可我的确非常喜欢你，梅兰克莎。”“我也喜欢你，杰夫·坎贝尔，你对我的确老是像母亲、父亲、兄弟、姐

妹、孩子等等那样。我简直一下子说不出来你对我有多好，杰夫·坎贝尔，在我遇到你，在你照顾我之前，我还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好心的，不做丑事的男人，杰夫·坎贝尔。再见啦，杰夫，赶明儿你工作完了后来看我。”“当然，梅兰克莎，这你已经有数了，”杰夫·坎贝尔说后，便同她分手。

这几个月来，杰夫·坎贝尔一直心神不定。他从来不知道他究竟对梅兰克莎了解多少。他现在经常去看她，和她一起待上好久。他开始越来越喜欢她了。可是他自己总觉得对她不很了解。他开始觉得他简直能相信她很善良。可是，他总是的确对她不很有把握。梅兰克莎的态度总是使他觉得有点令人捉摸不透，然而，他对她总是觉得很亲近。他现在再也不以真切的语言来想这一切了。他总是让这些语言在自己心里打架。他内心总在进行这种斗争，可现在他自己决不参加进去了。

杰夫现在总是爱跟梅兰克莎在一起，但是，他又总是不高兴到她那里去。不知怎的，等他要到她那里去时，他总是害怕，然而，他又使自己坚定地认为，他决不是个胆小鬼。等他跟她在一起了，他又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了。于是，他们俩总是十分真诚，彼此很亲近。但是，每当杰夫要到她那里去时，他总是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情，使他可以离开她久一些。

这几个月来，真是杰夫·坎贝尔心神十分不定的时光。他不十分清楚他究竟需要什么，他非常明白他也不十分清楚梅兰克莎又究竟需要什么。杰夫·坎贝尔生平总是爱跟人们在一起，他生平又爱思索，可他还是个大孩子，杰夫·坎贝尔的确是这样，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奇怪的感觉。这会儿，今天晚上，当他得空可以去看梅兰克莎时，他只要碰到谁个能拦住他，他就跟谁谈天，因此，等他终于到了梅兰克莎在等着接待他的屋子时，时间

已经很晚了。

杰夫走进去，梅兰克莎正在那儿等着他，他脱下帽子和厚大衣，然后拉过一张椅子靠火炉坐下来。那天夜里十分冷，杰夫坐在那儿，搓搓手，想使手暖和暖和。他只是对梅兰克莎说了声“你好”，他还没有开始同她谈话。梅兰克莎坐在炉边一声不吭。炉火使她那张淡黄色的迷人的脸上现出一抹好看的淡红晕。梅兰克莎坐在一张低椅子上，那双有着长长的、颤动的手指的手沉着地搁在膝头上，随时准备着表现出她的强烈的感情来。梅兰克莎刚才等杰夫·坎贝尔等得很累了。她文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杰夫是个强壮的，深肤色的，健康而快活的黑人。他那双手硬邦邦的，体贴而又冷静。他总是像兄弟一般用他那双大手去接触女人。他总是容光焕发，像南方的阳光那样。在他身上从来没有任何神秘莫测的地方。他开朗，他愉快，他快快活活，总是要，正如梅兰克莎从前要的，他现在也总是希望能真正地理解事物。

杰夫这天晚上坐在椅子里，沉默了好久，宜人的炉火使他浑身暖和。梅兰克莎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却不看她。他坐在那儿，只是盯着炉火看。开始时，他那张黑黝黝的开朗的脸上满呈笑容，用他那黑棕色的手背擦着嘴巴，使自己笑得更欢。接着，他又思索起来，皱眉蹙额，拼命擦他的脑袋，帮助他思索。接下来他又微笑了，不过，这会儿，笑得并不十分愉快。他那笑容这会儿眼看就要变成一种嘲笑了。他的笑容一变再变，到后来仿佛他已是完全沉下了脸，一派厌恶的神气。这会儿，他的脸更阴沉了，笑容里透着悲伤，他眼睛没有离开炉火，开始对梅兰克莎说话，她这会儿十分紧张地不错眼珠地盯着看。

“梅兰克莎·赫伯特，”杰夫·坎贝尔开腔了，“经过了这么

些时间，我肯定对你有所了解了，我的确对你的真实情况了解得不多。你知道，梅兰克莎，我就是这样，”杰夫绷着脸，心事重重，拼命直盯着炉火看。“你知道，我这会儿就是这样，梅兰克莎。有时候，我觉得你像是这样一种姑娘，有时候，我又觉得你完全是另外一种姑娘，这两种姑娘当然彼此十分不同，我一点也看不出这两种姑娘会一起在你身上体现出来，说明了什么，这两种情况当然不像是生来就一样的，好像彼此之间的确有什么关系似的。有时候，我觉得你是个我决不会信任的姑娘，你笑得那么厉害，格格格格笑个不停，那样子真难看，可我不相信你是故意那么做的。尽管是这样，我刚才说的的确是我常常看到你的一方面，也是你母亲和琼·哈登总是看到的，因此，这就使我很不愿意同你亲近。不过，有时候，的的确确，梅兰克莎，你的的确确是个截然不同的人，于是，有时候，在你身上的的确确出现了一种东西，像是一种真正美丽的东西。梅兰克莎，我都确实无法说出怎么竟会出现这么可爱的东西。这东西一出现，我好像觉得它有一种真正的馨香，比一朵鲜花还要奇妙，有一种温柔，比阳光还要柔和，有一种友好的态度，使人觉得像是夏天来临，于是就教人知道，一切都完全不同了，而且刹那间的确使人觉得好像都是真的，就存在在那儿，一时间我的确能够真正看到它，还使我觉得好像我的确有了一种真正的宗教。而等到我满怀着这样一种感觉时，那另外一个姑娘便出现了，那样一来，就好像更觉得，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于是乎，我的确非常害怕，不敢接近你了，而且我的确一点也不觉得我能十分信任你了。于是，我的确一点也不了解你了，我的确不知道究竟哪个是真正的梅兰克莎·赫伯特了，我的确再也不觉得我会再想要跟你谈话了。你实话对我说吧，梅兰克莎，在你单独一个人，真正的，毫无掩饰的时候，究竟哪一方面才

是真正的你。告诉我吧，梅兰克莎，因为我的确要知道这一点。"

梅兰克莎没有给他任何回答，过了一会，杰夫眼睛没有望着她，继续说下去。"再说，梅兰克莎，有时候，你的确好像有点儿残酷，不关心那些受了伤害，或是有难处的人，你身上有种很冷酷的东西，使我有时候真正胆怯，有时你好像总是这样，就像你同赫伯特'大妈'在一起时那样。你的确做了女人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梅兰克莎，我的确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做得比你更好，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的意思，梅兰克莎，你是有点儿非常冷酷的感情，跟我经常看到的一些好人的感情十分不同，因此，琼·哈登和赫伯特'大妈'在谈到你的时候，才说得那样激烈，然而，梅兰克莎，不知怎地，我总觉得的确很想亲近你，你肯定有一种非常奇妙，非常亲切的东西，我的确很想弄清楚，梅兰克莎，我究竟是否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东西。梅兰克莎，我一度的确认为，我对各种女人都有所了解。我这会儿的确真正认识到，我对你实在一点儿也不了解，梅兰克莎，尽管我跟你相处这么长的时间，那么多次跟你一起待了好几个钟头，我也非常喜欢跟你在一起，我能经常把我在思考的事情告诉你。我的确非常希望，梅兰克莎，我能真正更多地理解，我的确是这样，梅兰克莎。"

杰夫这会儿不往下说了，比刚才更厉害地直盯着炉火看。他的脸由于刚才的思索而又变得很像他已大彻大悟了，显出对刚才所想的事情满怀厌恶的神色。他在那儿坐了很久，阒无声息，接着，不知怎地，慢慢地猛然发现坐在他旁边的梅兰克莎·赫伯特浑身颤抖，好像十分痛苦似的。"怎么啦，梅兰克莎，"杰夫·坎贝尔大声说，随后，他站了起来，像个哥哥那样搂住了她。"只要我能受得了，我总是忍着，杰夫，"梅兰克莎抽抽噎噎地说，接着，她把她的苦痛全都端了出来，"我很有准备，杰夫，要让你高

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能让你快活些。你愿意怎么说我，你都可以说出来，杰夫，我会设法忍受下来，这样，你就一定会高兴，杰夫，可你对我未免太残酷了。在你确实看到你会使一个女人苦恼到什么程度时，你就应该让她休息一下，杰夫。任何女人都不能总是这样忍受下去的，杰夫。我的确已经尽量地忍住了，这样你总高兴吧，可是我——啊，杰夫，今儿晚上，你未免太过分了，杰夫。对你这种做法，我简直一分钟也不能再忍受了，杰夫。你如果要看看一个女人的举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杰夫，你就不应该这么残酷，从来不想一想你老是这么厉害，她能容忍到什么程度，杰夫。""啊，梅兰克莎，"杰夫·坎贝尔吓得大声说，接着他对她显得十分温存，好像是个温柔刚强的哥哥在安慰她似的，"啊，亲爱的梅兰克莎，我这会儿的确并不懂你刚才所说的意思。啊，梅兰克莎，可怜的小姑娘，你当然决不会相信我会知道我真是在让你受苦。啊，梅兰克莎，如果你认为我居然会很像个印第安人那样，那么你怎么还会喜欢我呢？""我就是不明白，杰夫，"梅兰克莎说着，紧挨着他，"我实在完全不知道你要怎么对待我，不过，为了使我更能了解你，我的确希望你应该做你喜欢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我会拼命忍受的，杰夫，这样，你就可以愿意拿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哎唷，主啊上帝！梅兰克莎，"杰夫·坎贝尔大声说。"我实在无法真正地了解你，梅兰克莎，你这可怜的小姑娘，"杰夫把她搂得更紧，"不过，梅兰克莎，我这会儿的的确确完全敬慕你，信任你了。我的确是这样，因为我的确从来没有想到，我一直对你说的话是在伤害你。梅兰克莎，可怜的，可爱的，抖抖嗦嗦的小娃娃，乖，梅兰克莎。我的确无法告诉你，这样伤了你的感情我是多么的难过，梅兰克莎。我要做我能够做的一切，来让你看看我决不是有意要伤害你，梅兰克莎。""我懂，我懂，"

梅兰克莎小声说，紧挨着他。“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杰夫。我一向知道，不管你会伤害我到什么程度。”“梅兰克莎，如果说你的确认为我是在拼命要伤害你的话，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嘘，你不过是个大小孩，杰夫·坎贝尔，什么叫做真正的伤害人，你还一点也不懂呢，”梅兰克莎说，朝着他破涕为笑。“你知道，杰夫，我从来不知道会有哪个人能使我真正完全了解，而且始终叫我尊敬的，只是到了这会儿我才真正完全了解你，杰夫。”“我的确不很了解这情况，梅兰克莎。我一点也不比其他一大批黑人好。你肯定是运气不好，才在碰到我以前，碰到那种人，就是这么回事，梅兰克莎，我的确不是很好的，梅兰克莎。”“嘘，杰夫，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是怎样一种人，”梅兰克莎说。“也许你说得对，梅兰克莎，你跟我谈什么的时候，我决不再说你不对了，梅兰克莎，”杰弗逊叹了口气，莞尔一笑，接着他们又不声不响地在一起呆了许久，后来再温存一番后，因为时间已很晚，杰夫就走了。

这几个月来，杰夫·坎贝尔一直没有把梅兰克莎·赫伯特的情况告诉他的好妈妈。然而他现在总是不断地去看她，而且不告诉别人。梅兰克莎也从来不让她其他的朋友同他见面。他们总是一起行动，这两个人，仿佛他们这么经常在一起是种秘密，而实际上，也没有人要故意使他们为难。杰夫·坎贝尔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怎么会这么秘密的。他不知道是不是梅兰克莎要这样。杰夫根本就没同她提起过这一点。就好像是他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应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这么经常在一起。这仿佛是他们之间有了默契，认为他们必须一直两人单独在一起，这样，他们就能够一起弄清楚他们彼此间一直所说的话的意思了。

杰弗逊经常对梅兰克莎说起他的好妈妈。他从来不问问梅兰克莎是否想见见她。杰弗逊从来就弄不明白，所有这些不为人

知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他的确不知道梅兰克莎究竟需要什么。在这些方面，他只凭他的天性，有点儿觉得梅兰克莎需要什么。他们就这样继续两人单独在一起，常常在一起，这会儿时序已是春天了，这会儿，他们尽可以到外面去游荡了。

这些日子他们都过得十分快活。杰夫每天都觉得自己越来越真正喜欢梅兰克莎了。现在他心里的确开始有种真正的深切的感情了。不过，他还是喜爱对梅兰克莎说个没完，他喜爱对她说，这样说话，他觉得很痛快，他又多么爱跟她在一起，爱把这一切都告诉她。有一天，杰夫打算他们星期天外出，在明朗的田野里快快活活过一整天，他们两个人要整天呆在一起。就在这上一天，琼·哈登找人来请杰夫看病。

琼·哈登简直整天都病得很厉害，杰夫·坎贝尔尽量使她好过一些。过了一会，琼比较舒服了些，于是，她同杰夫谈起梅兰克莎来了。琼并不知道杰夫现在那么经常去看梅兰克莎。近来，琼从来没有见到梅兰克莎。琼开始谈起她初次认识梅兰克莎的情况。琼谈起当时梅兰克莎很不懂事的情况。当时她年纪还轻，不过有副好脑筋。琼·哈登从来没有说梅兰克莎没有脑筋，不过，当时，梅兰克莎的确不很懂事。琼开始对杰夫·坎贝尔说她琼怎样在各方面教梅兰克莎。琼又开始说梅兰克莎学起各种事情来总是多么热切。琼·哈登还开始说她们怎么一起游荡。琼开始说梅兰克莎曾经怎么爱过她琼·哈登。琼开始告诉杰夫，梅兰克莎跟她在一起时的种种坏习气。琼开始说梅兰克莎离开她后，她所知道的梅兰克莎的各种情况。琼开始谈到各种各样的人，白人还有黑人的情况，梅兰克莎对这种事情从来都不讲究，琼·哈登顺便说，她并不是说梅兰克莎是个坏人，她有副好脑筋，琼·哈登从来不说梅兰克莎是个坏人，她是有副好脑筋，只

是梅兰克莎总喜欢用琼教给她的一切理解事物的方法，因此她总想知道一切事情，也就是他们知道该如何来教给她的事情。

琼开始使杰夫·坎贝尔看得更清楚了。琼·哈登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说这么些话。琼不知道杰夫有什么感觉。琼说起话来总是有啥说啥，这会儿，她忽然谈起她从前跟梅兰克莎·赫伯特在一起时的情况了。杰夫很明白，琼说的全是实话。杰夫·坎贝尔现在开始看得十分清楚了。他开始觉得心里十分难受。他现在知道有许多事情，梅兰克莎还没有告诉他过。他觉得十分难受，心情十分沉重，他觉得梅兰克莎的确好像十分丑恶。杰夫终于开始知道，有了痛切的感觉是怎么回事。他再照料了琼·哈登一会后，便去看望其他一些病人，然后回到自己家里，他坐下来，他终于不再想下去了。他很难受，心情十分沉重。他很疲倦，他觉得整个人间了无生趣，而且现在他终于完全知道，他是真正有所体会了。这种体会伤害了他，他也就从这伤害中得到了体会。他现在终于开始完全知道他真正有所了解了。他本来打算隔天去过一整天的快活生活，跟梅兰克莎两人一起到春天的田野里游荡。他现在写了一张条子给她，说他不能去，他有个病人，他要陪病人待在家里。此后，他有三天全然不理会梅兰克莎。他这几天十分难受，心情十分沉重，他现在终于完全知道，他已懂得有了深切的感受是种什么味道了。

有一天，他终于收到了梅兰克莎一封信："我的确完全不理解你现在对我的这种做法，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赫伯特写道。"我的确完全不理解，杰夫·坎贝尔，这几天你干吗不到我这里来，可是，我的确在想，这又是你要弃邪归正的另一种古怪做法，要心血来潮地作自我忏悔了。我的确没对你说，杰夫·坎贝尔；我万分佩服你这种要弃邪归正的做法，杰夫·坎贝尔。我

很抱歉，坎贝尔医生，可是，我的确担心，你这种做法真叫我再也受不了了。你对我的这种做法的确使我再也受不了了。你好像认为我总是对任何人都是很好的，只要能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你就做得好像我是个坏人，总是这样瞧不起我。我的确担心，坎贝尔医生，我再也不能这样忍受下去了。你老是这样变化无常，我的确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的确担心，坎贝尔医生，你不是个值得任何一个经常跟你相处的人非常关心的人。我的确非常担心，坎贝尔医生，我再也不想真正看到你了。再会，坎贝尔医生，但愿你总能真正快活。"

杰夫·坎贝尔看过这封信后，在屋里坐了好久，闷声不响。他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起初十分气恼。仿佛他曾完全不知道，大吃苦头是什么味道；仿佛他在从来不知道她究竟需要什么的时候他一直不是很要同梅兰克莎呆在一起似的。他知道他生气生得是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向来不是胆小鬼。他知道梅兰克莎过去做了许多事情，实在很难使他宽恕她。他完全知道自己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信任她，对她忠诚，可现在，——接着，杰夫突然记起有一天晚上，梅兰克莎心里非常痛苦，他觉得他又想到她的可爱之处了，于是，杰夫知道他的确总是宽恕她，他也的确感到十分难受，因为他伤害了她，他真想立即去安慰她一下。杰夫完全知道，琼·哈登所说的有关梅兰克莎和她的种种坏习气的情况，都是实实在在的，然而他又非常要同梅兰克莎在一起。也许她会使他真正更好地理解。也许她会让他明白那些事情怎么会全是真的，然而，他怎么能认为他相信她，信任她是应该的呢。

杰夫坐下来，开始给她写回信。"亲爱的梅兰克莎，"杰夫写道。"你给我的信，我刚才已经看了，我的确不认为你信上所写的都是对的。为了能始终真正相信你，信任你，我不得不忍受了一

切痛苦，这些情况，我自然认为你不会十分了解，你这样待我也是不公平的。一个像我这样总在思索的人，却要我不以为你常常要做坏事，这该有多么困难，这我肯定认为你是不会公正记得的。梅兰克莎，我看了你给我的信，我很气恼，我绝不认为我不该生气。我很清楚，梅兰克莎，我对你从来不是个胆小鬼，我觉得很难，我绝对不会改口，我实在很难了解，很难真正地弄懂你需要什么，很难弄懂你总是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可我从来没有提起过，我不能很麻利地理解你的意向，这你是不难理解的。你很清楚，梅兰克莎，在我不得不伤害你的时候，我心里有多么难过，可我对你总是真心实意的。我对你真是没有别的办法，在我不能像你理解我那样麻利地理解你时，我很清楚这也使我难过，非常难过。我并不愿意在你面前做个胆小鬼，梅兰克莎，我也不愿意对你说假话。如果你不要我行事老实，梅兰克莎，我为什么不能同你谈谈呢。你说你再也不愿意见我了，你说得对，不过，如果你只要真正有点认识，理解我总是对你有感情，如果你有点正确的认识，梅兰克莎，知道我是用了多大的劲，一直在设法对你有正确的想法和感情就好了；我很乐意来看你，再开始同你在一起。我现在不再说，梅兰克莎，打从认识你以来，这个星期我表现得多么坏，梅兰克莎。再提这种事情，决不会有什么好处。我只知道我要对你尽力而为，梅兰克莎，我不说，不，决不说我会有别的做法，而是要老老实实，并且在我认为我应该按照你教我的办法做到真正的了解时，我马上就来看你。所以别再说什么傻话了，梅兰克莎，别再说我总是在变啦什么的。我没有变，决不变，我只知道做我认为对的，老实的事，我决不对你改口，你始终很清楚，我总是会这么做的。如果你愿意我明天来看你，跟你一起出去，我很乐意来，梅兰克莎。马上来信，让我知道你要我为你做些什

么，梅兰克莎。

你忠实的杰弗逊·坎贝尔谨上。”

“请到我这里来，杰夫。”梅兰克莎回信说。杰夫慢悠悠地到了梅兰克莎那里，他觉得很快活，仍然能够到她那里去。梅兰克莎一直在等着他，一见他便急急地上来迎接他。他们一起进了屋。他们因为能在一起而十分高兴。他们彼此十分要好。

“我的确认为，梅兰克莎，这一次简直是千真万确，你再也不会要我来看你了，”在他们开始交谈时，杰夫·坎贝尔对她说。“你的确使我认为，也许这一次是真格的，梅兰克莎，一切都完了，我不能再跟你在一起了，我真急疯了，也十分难过，梅兰克莎。”

“唔，你的确对我很不好，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深情地说。

“我一定再也不说你总是不对了，梅兰克莎，”杰夫答道，他这会儿真是随时准备开怀大笑，“我一定再也不说这话了，梅兰克莎，即使我知道了也罢，只是，说真的，梅兰克莎，老实说，我认为我对你也许的确并不见得比你所需要的更坏。”

杰夫抱住了梅兰克莎，吻着她。接着，他叹了一口气，不声不响地跟她在一起。“好吧，梅兰克莎，”他终于说，又哈哈一笑，“好吧，梅兰克莎，总之，你再也不能说那种话了，如果我们永远是真正的好朋友的话，你不能那么说，不能，决不能，而且我们倒是一定要拼命工作，使得我们俩能因此而在一起，只要我们真正能够在一起，我们就一定应该在一起了。”“我们当然会拼命工作，杰夫，我不能说你这说法不对，”梅兰克莎说。“我当然不能否认，杰夫，你给我带来那么些麻烦，使我觉得那么无精打采，你真是个坏孩子，杰夫。”说着，梅兰克莎露出了笑容，接着她叹了一口气，

不声不响地跟他在一起。

最后，杰夫要走了。他们在台阶上站了好久，想彼此说声再会。最后，杰夫决心真正要说再见了。最后他打定主意，说了声再见，走下台阶，走了。

下一个星期日，他们打算去游荡，过整整一天快活的日子，上一次就是因为琼·哈登的话而没有去成。这并不是说梅兰克莎·赫伯特已经知道琼·哈登说什么了。

现在杰夫每天都去看梅兰克莎。杰夫心里一直感到有点不安生，因为他还没有告诉梅兰克莎，为什么会险些使他真个要离开她。杰夫自己心里有数，不告诉她是不对的。他知道，既然他一直是老实的，就只有真正告诉她，他们才能真正和平相处。在这个长长的星期天，杰夫心里肯定他会真个告诉她。

他们那天游荡得十分快活。他们随身带了食物去一起吃。他们坐在明朗的田野里，他们很快活，他们在树林里游荡，他们很快活。杰夫总喜爱这样游荡。杰夫总喜爱观赏一切在成长中的东西，他也喜爱树木和地上的各种颜色、喜爱他在潮湿的地上和草地上找到的刚出土的金光闪闪的小虫，他喜爱躺在草地上，他总是在草地上忙着寻找这些小虫。杰夫喜爱一切动的，静的，有颜色的美丽的实物。

他们在游荡时，杰夫觉得这一天真可爱。他简直忘记了他心里还有什么烦恼。杰夫喜爱跟梅兰克莎·赫伯特待在那里。她总是对他那么充满同情，这从她听他所发现并告诉她一切事情的态度上，从她感受到他的生活乐趣的态度上，从她决不说她要有任何不同于他们所过的方式的态度上都可以看出来，这的确是又忙碌又快活的一天，这是他们第一次过一整天真正的游荡的日子。

后来他们疲倦了，梅兰克莎坐在地上，杰夫直挺挺地躺在她身旁。杰夫躺在那儿，一声不响，接着，他握住她的手，吻它，轻声对她说，“你的确对我很好，梅兰克莎。”梅兰克莎觉得这话情意深长，没有回答。杰夫躺了好久，仰望蓝天。他在数着他抬头所看到的所有小叶子。他的眼睛随着掠过他头顶飘去的所有小云块望去。他瞅着所有高高飞去的鸟儿，杰夫始终知道这会儿他必须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告诉梅兰克莎，也就是琼·哈登在刚好一个星期前告诉他的事情。他自己很清楚，他肯定必须说出来。这真很难开口，但是，杰夫·坎贝尔觉得，把这事情抛却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说出来，真正了解梅兰克莎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为了要了解她而作出的种种斗争都告诉她，告诉她，她就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了解他的难处，帮助他，就会使他再也不会对她产生什么怀疑了。

杰夫在那儿躺了好久，一声不响，总是仰望蓝天，但心里却觉得他这会儿很接近梅兰克莎了。最后他稍稍侧身向着她，把她的手握得更紧，这样显得那双手更为坚强有力，接着慢吞吞地，因为话语实在很难说出口来，他开始慢吞吞地对她说了。

“梅兰克莎，”杰夫十分缓慢地说开了，“梅兰克莎，我如果不告诉你，我上星期为什么不来，而且几乎从此再也没能看到你，那是不对的。琼·哈登病了，我跑去照料她。她就把她所了解的你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她并不知道我现在认识你。我没有要她别讲下去。我听着她告诉我关于你的一切情况。我听了她所说的，的确使我觉得十分难受。我知道她所说的你的一切情况都是真话。我知道你过去各方面都很随便，梅兰克莎，我知道你喜欢寻找刺激，可我就是不喜欢看到黑人这样的做法。我本来不知道这一切，是我听了琼·哈登说后，才知道你干了些很差劲的事，梅

兰克莎。琼·哈登说时，我十分难过，梅兰克莎。我简直受不了，想想看，也许我又成了像他们那样对你的一个人，梅兰克莎。也许我错了，没有信任你，梅兰克莎，可是，听了那些话，的确使我很难堪。我要对你实说，梅兰克莎，因为你说你的确希望我老实。”

梅兰克莎打杰夫·坎贝尔手里抽出自己的手。她坐在那里，显出恼怒而又嘲弄的神色。

“如果你不是彻头彻尾的自私，杰夫·坎贝尔，你就会注意到，你不该把这种事情说给我听，杰夫·坎贝尔。”

杰夫沉默了一会，他要等一等才答话。这倒不是因为梅兰克莎话里有什么威力慑服了他，因为她那些话，他完全可以作出回答，而是因为梅兰克莎的情绪里饱含一种力量，使他无法回答，最后，他冲破了这种畏惧，怀着他那慢慢而来的战斗决心，开始答话了；

“我从来没说，梅兰克莎，”他说开了，“不让琼·哈登说下去，然后跑到你这里来，要你把在我没有认识你以前你的情况告诉我，这是不太合适的。我没说，不，我从来不对你说，我本来是不该那么做的，梅兰克莎。不过，我的确没有任何的怀疑，我的确完全知道，我完全有权利知道你过去的情况，你的习惯，和你那想使用你的聪明的情况，了解你为了得到学问所用的各种方法。我的确有权利了解关于你的这种种情况，梅兰克莎，我从来没提起这一点，我也常常说，我本来应该禁止琼·哈登说下去，而是跑来问你，要你亲自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不过，我想，我是为了尽量不让自己受到更多的伤害，所以才不让你亲自告诉我。或许也是为了要使你不受到更多的伤害，才不让你把情况告诉我。我不知道，我没提起这事是想要使你不受到极大的伤害，或者使我不受到伤害，也许我是个胆小鬼，不直接来找你，要你告诉我，却让

琼·哈登来说给我听，不过，我完全相信，梅兰克莎，我的确有权利了解关于你的这种种情况。我从来、从来没说，梅兰克莎，我没有正当权利来了解关于你的这些情况。"梅兰克莎笑得那么刺耳，"你什么心事也不必担，杰夫·坎贝尔，不必担心你要不要问我。你本来可以问一下，这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害处，我当然不会什么也不告诉你的。""这我可不大拿得准，梅兰克莎，"杰夫·坎贝尔说。"我的确认为你会告诉我。我的确认为我会使你觉得应该告诉我。我的确认为我错是错在让琼·哈登来告诉我。我的确知道听她这么告诉我是没有什么错的。我的确完全清楚，梅兰克莎，如果我到你这儿来，你准会全告诉我，梅兰克莎。"

他闷声不响了，他们之间就存在着这一激烈的斗争。这是一个肯定一直要在他们之间进行的斗争。这是一个肯定要一直在他们中间进行的斗争，因为他们的心和头脑总是有不同的运行方式。

最后，梅兰克莎抓起他的手，扑在他身上，吻他。"我的确十分爱你，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悄声对他说。

这会儿，杰夫·坎贝尔和梅兰克莎·赫伯特暂时没有任何争吵。现在他们总是在一起呆上好久，而且常常在一起。他们两人现在很快活，因为老是在一起。

现在是夏天了，他们可以在温暖的阳光下游荡。现在是夏天了，杰夫·坎贝尔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游荡，因为黑人在夏天里不大会生病。现在是夏天了，到处有一种可爱的沉寂，他们四下里所听到的各种声音都是那么可爱，增加了欢乐的气氛，在这些暖洋洋的日子里，他们真高兴能在一起。

在这些日子里，杰夫·坎贝尔和梅兰克莎·赫伯特的确彼此谈了一点，而且在这些日子里，他们的谈话越来越像是真正的情侣一样。杰夫现在不大谈到他从前所想的东西。有时候，杰夫

会谈起，仿佛他是刚刚知道跟梅兰克莎在一起似的，于是，他会发现他的确是一直跟她在一起的，他的确不必再去思索什么了。

有时候，完全是出自快活，杰夫才会跟梅兰克莎谈话，在这些暖洋洋的日子里，他很喜欢跟她一起游荡。有时候，杰夫会完全沉浸在一种强烈的感情中。现在他总是觉得比以前更快活了，他还常常觉得他真不知道自己过去怎么会一直在思索，是在思索些什么。梅兰克莎总是很喜爱使他有这种感觉。她现在总是要嘲笑他一下，使他又有点想到他以前老是在思索，她还嘲弄他现在总觉得跟她很好，于是，她就很舒适自在，并以她那道地的，厉害的，打动人的方式，把她现在所深知的一切爱都给了他，因为她知道他总是多么渴求这种爱，他要弄清他确实得到了这种爱。

现在杰夫光明正大地接受了这种爱，他喜爱这种爱，他强烈地感到这种爱的快活，这份爱好像在他身上膨胀起来了，他又奔放地，含情脉脉地，快活地，像兄弟的爱怜似地把它全都倾倒给她。梅兰克莎这会儿也总是喜爱他这么做，她的杰夫·坎贝尔决不会对她干出丑事来，像她从前总是碰到的她所了解的那些男人经常对她干的那样。在这么些温暖的长长的夏日里，他们现在带着这种新的感情，越来越喜爱经常在一起了；现在他们总是在一起，这两个人彼此总是越来越相亲相爱，他们在夏日的夜晚游荡时，满街一片喧闹声，阵阵器乐声，还有跳舞，人身上、狗马身上发出的暖烘烘的味道，以及肮脏、潮湿、温暖的黑人南方夏天里那种强烈的刺鼻香味所给予人的一切乐趣。

现在杰夫每天似乎都走得更拢，在真正闹恋爱了。现在梅兰克莎每天都更放纵地把爱情全都倾倒给他。现在他们两人每天在一起，这种强烈的正当的感情似乎越来越多了。现在他们每天

似乎越来越更真切地知道，彼此总是怀有什么感情。现在杰夫每天越来越打心里感到，他更有信心了。现在他每天越来越不将他总是在做的事情用言语来进行思索了。现在梅兰克莎每天都越来越把她那真正而强烈的感情输送给了杰夫。

有一天，他们玩得很快活，这种快活大大超过了他们有了这种新感情之后所曾有过的快活。他们整天都沉浸在兴奋的游荡中。这会儿，他们正躺在那儿休息，四下是一片青翠，明亮，白光点点的世界。

这会儿他们究竟出了什么事？梅兰克莎干了些什么事，使得他们觉得一切都那么别扭？究竟是梅兰克莎的什么感觉，使得杰夫记起了从前琼·哈登在告诉他梅兰克莎怎么学得这么懂事时他心里的一切感觉？杰夫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么一种感觉。本来他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温暖，十分可爱，可这会儿，不知怎么一来，梅兰克莎却使他觉得一切都这么别扭。这会儿梅兰克莎是怎么对付他的呀？他一直认为他和一切黑人永远都要尽力理解清楚的正确方法、他们应该永远照那样生活下去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呀？梅兰克莎·赫伯特怎么这会儿使他觉得那么别扭呢？

梅兰克莎·赫伯特不知怎么一来使他产生了痛切之感，她究竟又想从他那儿得到些什么呢。杰夫·坎贝尔现在心里觉得，每个人总是需要设法来真正了解他。杰夫这时觉得心里有一股强烈的厌恶，这倒不是说他很厌恶梅兰克莎本人，也不是他心里真正厌恶自己，不是他厌恶每个人心里所需要的东西；他之所以厌恶只是因为他从来不能真正了解自己，不能了解他需要什么，不能真正理解正确，他之所以厌恶是因为他从来不能确切地知道他老是在做的事，也就是他从前所相信的事情，他从前自己所

相信的、也要所有的黑人相信的事，那就是正常的生活，绝对不需要经常有新东西，只要能过下去，不要总是处在刺激中等等，这一切究竟是不是对。这会儿，一切的旧想法突然猛地涌上心头。他真想撂下梅兰克莎转身就走。

哪怕是现在，杰夫也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迫使他这样做。他从来，即使是现在，也摸不准，哪怕在梅兰克莎显出她的真正本色而且正正派派的时候，他是否真正知道梅兰克莎是怎样一个人。他自以为知道，可是有时候，就像这会儿这样，她的确使他觉醒，要从心里强硬起来。然后，他又真正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这时他知道，他决不可能知道她究竟需要他什么。这时他知道自己决不可能真正知道他心里有什么感觉。这些全都在他心里乱成一团。他只知道他非常需要梅兰克莎在他身旁，他也老是非常想要把她撵走。梅兰克莎究竟需要他什么？他，杰夫·坎贝尔究竟要她给他什么？"我这会儿当然认为，"杰夫·坎贝尔在心里哼唧，"我这会儿当然认为，我的确完全清楚我要什么，我这会儿的确认为，我知道该怎样信任梅兰克莎。在同她接触了这么些时间后，我的确认为我现在的确是这样。这会儿我的确知道我并不知道她的真实情况。啊，老天爷帮助我，保护我！"杰夫心里拼命哼哼唧唧，他把脸深埋在青草里，梅兰克莎·赫伯特一声不吭地在他旁边。

接着，杰夫掉过头看看她。她一动不动地躺在他旁边，满脸泪水实在使人难受。杰夫这会儿感到非常难过，整个身心都难过，每当梅兰克莎受到他的极度伤害时，他就总是这样。"我并不是故意要再对你这样坏的，梅兰克莎，亲爱的，"他对她十分亲切。"我的确从来不是故意要对你这么坏的，梅兰克莎，宝贝。我的确不知道，梅兰克莎，宝贝，我怎么有时候会对你这样，其实我

的确一点也不是故意要伤害你。我的确并不是故意要这样坏，梅兰克莎，只因它来得那么快，根本不等我知道我对你做些什么时，它就来了。我的确万分难过，难受，居然会对你这么坏，梅兰克莎，宝贝。”“我想，杰夫，”梅兰克莎说，声音很轻，很伤心，“我想，你老在想，杰夫，有人会因我们俩在一起而感到羞耻，你的确认为你看不出有什么办法，杰夫，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因此，你的确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只能常常对我这么坏。如果我能正确理解你一向对我的作法的话，这的确是你一贯的做法，杰夫·坎贝尔。这种做法的确是我现在要对你指出的，杰夫·坎贝尔。你现在当然是不再信任我了，是吗？因为你对我这么坏。我现在的确就是要这样对你杰夫说。我这会儿向你提出这个问题，要你回答我问你的问题：是不是不再信任我了，杰夫，就像你从来没有真正了解我一样，我这样问是完全做得对的。你这会儿的确不信任我，杰夫，你听到没有？”“听到了，梅兰克莎，”杰夫慢吞吞地答道。梅兰克莎想了一想。“我想我这回决不宽恕你了，杰夫·坎贝尔，”她坚决地说。杰夫也想了一会。“我的确担心你这会儿再也不会宽恕我了，梅兰克莎，”他悲伤地说。

他们这会儿已经一声不响地在那儿躺了好久，各自在拼命想自己的难处。最后杰夫又开始告诉梅兰克莎他怎么老在想着她。“我的确知道，梅兰克莎，你这会儿的确不想再听我说话了。可是你知道，梅兰克莎，老实说，我倒总是这样的。你知道，梅兰克莎，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你记得，梅兰克莎，有一回我跟你说些什么来着，那时候，我还认识你没有多久，我跟你说到我的确只知道两种爱的方式，一种是快快活活地过着家庭生活的方式，另外一种就是像动物一样，一直搞在一起，我还说到我从来不喜欢黑人采取后一种方式。你知道，梅兰克莎，我就是这样。我这会

儿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你一直在教我，就像我有一回告诉过你的，就像是我的一种新宗教，也许我明白了真正的爱是怎么回事，其实就像是把各种东西都凑在一起，新事物，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以前一直认为不该有的那些东西，全都凑到一起，形成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你瞧，梅兰克莎，那的确像你过去让我见识的，像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各种爱凑在一起，成为一种真正可爱的方式那样，这会儿我看出了。有时候，你的确一直在教我的那种方法，梅兰克莎，不错，碰到那种时候，我就爱你，梅兰克莎，像爱一种真正的宗教那样；有时候这情况突然降临到我身上，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真实情况，梅兰克莎，亲爱的，它就是那么突然降临到我身上，也许我这会儿的确错了，不该认为所有这种方式是这么可爱，而一点也没有想到我过去一直在想的那种老方式，没有想到我该有什么正确的方式，去规规矩矩地生活，没想到所有的黑人，于是，我认为，梅兰克莎，也许你真是个坏人，我还认为，也许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是太急切了，不能一直兴奋，好像即使我知道了，也不会真正去做，于是，我老是对你那么坏，梅兰克莎，我自己也按捺不住，一点也按捺不住，因为我希望一直真正做得对，我必须做得对，我要做得对，梅兰克莎，我只知道要做得对，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查出，梅兰克莎，那究竟是我的老方式、我习惯于思索的那个方式，还是新方式，你有时候在我面前把它说得活像一种新宗教，梅兰克莎，到底哪种方式才是我确实应该永远用来思索的正确的方式，于是我的确非常好受，也非常难过，梅兰克莎，我老是给你造成那么多痛苦，用我的那种坏做法伤害你。你也不能设法帮我一下，为我理一理清楚，梅兰克莎，好让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做才是对的，正确的。你想，梅兰克莎，只要我能正确知道什么是我要做的正确方式的

话，我不愿意老是在你面前做个胆小鬼。只要我这会儿能确切知道的话，我的确完全相信，梅兰克莎，那就是我要做的方式，梅兰克莎。你不能没法帮助我找出正确，真正的方式吗，梅兰克莎，亲爱的。我的确非常要知道我应该采取的方式。”

“不，杰夫，亲爱的，我的确不能帮你什么大忙，解除你经常有的这种痛苦。我这会儿能做的，杰夫，就是要始终相信你总是好的，杰夫，尽管你也的确很厉害地伤害过我，我总是坚决相信你，杰夫，的确相信你，尽管你似乎老是对我那么坏，杰夫。”

“你的确对我十分好，梅兰克莎，亲爱的，”一阵长长的亲切的沉寂后，杰夫说。“你的确对我十分好，梅兰克莎，乖乖，可我的做法，却老是对你那么坏。你可永远真正爱我，梅兰克莎？”“永远永远，这下子你该放心，你有了我了。啊，杰夫啊，你，你老是这么笨。”“我这会儿的确不能说你不对，因为你已经对我这么说了，梅兰克莎，”杰夫回答道。“啊，杰夫，亲爱的，我永远爱你，这会儿你知道啦，好，这下该放心了。如果你这会儿还不知道，杰夫，说真的，我马上就向你证明，永远永远。”他们便在卿卿我我中躺了好久，杰夫又开始他那愉快、纵情的享乐。

“我的确是个好孩子，一直学着你教我的正确方法，梅兰克莎，宝贝，”杰夫·坎贝尔哈哈大笑说，“你不能说，不，决不能，说我这会儿不是个可让你教的好学生，梅兰克莎，我每天都时刻准备到你这儿来，决不逃学。你决不能说，梅兰克莎，现在，你不能说，我不是个真正的好孩子，不会一直用心学得像我的老师那样，成为一个真正的聪明人。你再也不能对我说，我现在不是你的好孩子了，梅兰克莎。”“还不是那么好，杰夫·坎贝尔，没有好得像那种耐心耐性的好老师那样，像我这样，我从来不教学生去学他不该学的东西，而是要学真正该学的东西，杰夫，你听到没

有？我的确不认为我会真正经常宽恕的，因为你是这么坏，我又是这么耐心，总是这么苦心地教。”“可是，你的确是经常宽恕我的，的确是，梅兰克莎，不是吗？”“经常如此，你放心，杰夫，我的确担心我总是对你这么宽恕，你总是要对我这样坏，我却总是要对你这样好，宽恕你。”“啊！啊！”杰夫·坎贝尔一边大声说，一边哈哈大笑。“我不再经常这么坏了，我的确不啦，梅兰克莎，我的亲宝贝。你一定要真正宽恕我，你一定要真正爱我，一定，梅兰克莎？”“一定，一定，杰夫，孩子，现在一定，也一直如此，现在你一定相信我，你一定会，杰夫，一直相信我。”“我当然希望我会，真心诚意，梅兰克莎，宝贝。”“我也同样，杰夫，亲爱的孩子，现在你真正知道要爱的是什么了，我现在也这样向你证明了，杰夫，你决不能忘记。你现在明白，杰夫，清清楚楚，我从前经常对你说的话啦，杰夫。”“是的，梅兰克莎，宝贝，”杰夫轻声说，他听了这话真快活，因此这会儿，就在酷热的南方的黑人阳光的温暖的空气中，两个人久久地躺在那里休息。

这会儿，杰夫·坎贝尔和梅兰克莎·赫伯特的确好久再也没有什么公开的冲突了。接着杰夫觉得他再也说不出什么了，他需要什么，他再也说不出来，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知道什么，梅兰克莎要什么，他都说不出来。

现在，当梅兰克莎因为一直如此兴奋而感到疲倦，当杰夫滔滔不绝地跟她谈论他俩永远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她有时就会觉得仿佛脑子里受不了，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恶感，有时候，在他们爱得非常炽烈时，杰夫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梅兰克莎也感觉到在他身上马上就会出现这种感觉，于是，她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恶感，使得她的脑子里仿佛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会儿慢慢地，杰夫立刻就会觉得，要是她现在还得再听

听他的苦恼，听他说他还想把自己的事情真正弄明白时，他的梅兰克莎的脑子就会受到他所不愿意想到的很大的伤害。

现在，杰夫开始总是那么强烈地感觉到，梅兰克莎经受了那么多痛苦后，她再也忍受不了，不能让他自个儿竭尽全力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了。现在，每当她同他在一起时，他就觉得他一定不能再进行那种老是在他心中进行的斗争了。杰夫·坎贝尔还一点不知道，他所想的，正是他，正是所有的黑人的正确的生活方式。每一次，杰夫差不多都要真正明白了，可现在梅兰克莎却因同他在一起而过着很痛苦的生活，因此他知道，她再也不能跟他在一起了，因为他总是表现出他现在还没有真正明确知道他们要真正相爱，应该采取什么正确的方式。

现在，杰夫看出，他得尽快地另想办法，这样梅兰克莎就决不会再等着从他那儿得到她总想得到的东西。现在，他决不能再老实了，现在他决不能再设法去真正弄懂这一切了，因为他现在每时每刻都觉得，梅兰克莎总在承受的无限的痛苦是搁在他心上的一块大石头。

这些日子里，杰夫不很清楚，他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他不时地知道的就是，每当他们越来越想得到刺激时——他在感情奔放时就会这样做，好让自己能够做到总是真实相待，——却不知怎地，梅兰克莎总好像是听都不听他说话，她只是瞪眼看着他，显得好像她听得头痛了，于是，杰夫只好不老实了，他得尽快地另想办法，去做梅兰克莎要他做的一切事情。

就杰夫的真实感情来说，他很不喜欢这种日子。现在他很清楚地知道，梅兰克莎心里并不那么坚强，能再忍受他那慢吞吞的做法。而且，他现在还知道，他的感情不是很真实的。现在，他必须对梅兰克莎表示出远比他向来的感情更多的感情。现在她逼

得他尽快地另想办法，而他知道这并不是他自己的真正的感情，然而他不能让她因为自己的感情如此迟钝而受到丝毫的损害。

要杰夫·坎贝尔把这一切都做得正确无误，实在十分困难。如果杰夫·坎贝尔不能坦白，真正诚实，他心里就不能十分踏实。现在梅兰克莎总是要使他觉得她是多么好，她又从他那儿忍受了多大的痛苦，使他总是因此而尽快地另想办法，于是他不能十分坚强，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坦白地表达出来。现在，每当他同她在一起时，他总就比原来更其同情她，现在，跟她在一起，他总就感到心里有种什么东西牵制着他，现在，跟她在一起，他总是不能真正表达出自己的感情。

这些日子里，杰夫·坎贝尔完全不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些什么，他只知道，现在他跟梅兰克莎在一起就很不自在。他只知道，每当他跟梅兰克莎在一起总就很不自在，不像他过去那样只是因为不太了解的缘故，而是因为现在他决不可能对她真诚相见了；因为他现在总是觉得她非常痛苦；因为他现在知道，他对她有种直接的良好的感情，可是她的感情却走得那么快，他要追也追不上；杰夫知道他永远也没有机会可以向她表明自己十分强烈的真正的感情。

这一切总是越来越使杰夫·坎贝尔难以忍受。他，杰夫·坎贝尔以能保持坚强不屈而十分自豪。只要他知道她事后肯定会久久感到很伤脑筋，他就十分小心翼翼，免得伤她的感情，他很气恨自己现在不能对她以诚相见，他想离开她，独自把这一切弄个明白，他又害怕如果他现在不同她往来，她会因此觉得很痛苦。他跟她在一起总是很不自在，他一想到她，就感到不自在，他现在知道自己对她怀有一种真挚、坦率而又强烈的正确的爱情，然而现在他却无法用这种爱情来跟她好好地真诚相处。

这些日子，杰夫·坎贝尔简直不知道他怎样做才能对她更好些。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来真正改正自己对她的做法和看法。她拉着他走得太快了，他又不敢伤害她，现在他却不能很快地完全按照她总是要他应该做的方法做去。

现在，杰夫·坎贝尔觉得这些日子与梅兰克莎在一起已不再是十分愉快了。现在他对她的情况想不出什么话可说了。他不能完全知道，他跟她之间真正的麻烦是什么。

有时候，他杰夫会偶然把他们之间的麻烦暂时忘得一干二净，梅兰克莎和他就会十分愉快地处于热烈甜蜜的爱恋中。有时候，在这种真正的爱恋中，杰夫会觉得自己就要耸入云霄。有时候，在他这种爱恋中，杰夫就会觉得他精神抖擞，情绪饱满。杰夫现在总是觉得自己心里有种深挚的感情。

现在，杰夫总是不得不做得超过自己的真实感情了。然而，他又总是知道他现在有种正确而强烈的感情。现在，杰夫总在纳闷儿，他在这个爱恋中，总对梅兰克莎不放心。现在，他常常问她，她是不是真的爱他。他总要问她，因为他心里对这种爱情总感到有点不踏实，虽然他对自己的这种怀疑也不真正踏实，梅兰克莎也总是回答他，"是的，杰夫，一点不错，你总知道我的情感。"但是，杰夫现在总对她的爱情持有怀疑。

杰夫现在总是觉得自己怀有深挚的爱情。他现在总是吃不准梅兰克莎是否真心爱他。

这些日子，杰夫老是心神不定，他老是忐忑不安，不知道该怎样做，才不至于做错，不至于让他们俩都处于极其麻烦的境地。现在，他总是好像觉得自己一定要摸透梅兰克莎的心思，看看能否发觉她现在的爱情是不是真实的，可他又老是要制止自己对她这么做，因为他现在总是害怕自己可能会很厉害地伤

害她。

现在，每当他不得不去看她，却碰到有事不能成行时，他总是觉得这样反而更好。现在他总是一点也不喜欢去和她待在一起，尽管他决不是真正不愿意同她经常待在一起。现在，他同她在一起时，总是不觉得真正自在，哪怕他们是十分友好地在一起时也是如此。现在，他总是觉得，同她在一起，他简直无法做到对她真诚相见。而如果杰夫不是觉得很想把自己的想法全都告诉她时，他就觉得决不可能快活地和她在一起。现在，他总是发现一天比一天难以同她在一起度过光阴，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免得同她争吵。

后来，有一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他到她那里去。他等了一会儿后，才上她那儿去。他内心有点害怕，怕自己今天晚上准会伤了她的心。如果他会同她争吵的话，他是决不想去的。

当他走到梅兰克莎那里时，她正坐在那儿，脸色气呼呼的。杰夫摘下帽子脱下外衣后，就在火炉边挨着她坐下。

"要是你再晚来一会儿，杰夫·坎贝尔，我肯定决不会见你，再也不跟你说话了，不管你如何低声下气地向我请罪。""请罪，梅兰克莎，"杰夫轻蔑地对她哈哈大笑，"请罪，梅兰克莎，我倒不会为此感到骄傲，梅兰克莎，向你请罪我不在乎，梅兰克莎，我担心的是，梅兰克莎，我会做出什么使你不舒服的事情。""杰夫，对我这样说说倒容易。不过，杰夫，你永远不会因为在我面前表现得勇敢而感到很骄傲。""这我不知道，梅兰克莎。如果我是正儿八经同你说话，我就有勇气说出严厉的话来。""噢，是了，杰夫，这我完全知道了，杰夫。可我说的真正的勇气是凡事马马虎虎，不管会出什么事，把任何困难的事儿都视同儿戏，杰夫，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勇气，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噢，不错，梅

兰克莎，我完全懂得那种勇气。这种勇气我在一些黑人和一些像你梅兰克莎和琼·哈登这样的姑娘身上，一直看得够多了。我完全知道你是怎样常常小题大做地装得很骄傲，因为你在撞上一些跟你无关的事情时，你并没有大叫大嚷，这样，你就免不了要受到伤害。再说，你们这种人尽管碰到各式各样的痛苦，倒的确是很勇敢的，不过，就我经常与我所有的病人接触的情况看来，这种勇气总会惹出种种麻烦来，因为，他们就是有勇气，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于是，他们有了痛苦，总就得忍受下来，到头来，就会受到极严厉的伤害。这就像是一个人到处乱闯，总是随意把钱全花光，可是，忍饥挨饿的却是他的妻子和儿女，他们从来就不会有勇敢的名声，他们也从来不想受到这种种痛苦，可他们又不得不忍受这一切，一声不吭。我现在在一些黑人身上就看到这许许多多勇敢的情况。每当他们干了一些与他们毫不搭界的事儿因而总是自作自受惹来许多痛苦时，他们就总是喧喧嚷嚷，表示出他们很勇敢，并不大叫大嚷。我没说，也决不会说，梅兰克莎，他们不大叫大嚷就是没有勇气，但是我从来认为这种只是为了显示你不准备大叫大嚷而去寻找这种麻烦的做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错，时时保持勇敢是对的，只是生活应当过得规规矩矩，不要一直只是为了寻求刺激而搞出许多花样来，我就是不高兴看到所有的黑人这种做法。不，梅兰克莎，本来不干你事，你只是为了要遭罪而表现勇敢，这种做法我看不出有什么意义。梅兰克莎，我这会儿这样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害臊，我始终不会害臊地说，我毫不渴慕为了勇敢而四处乱闯，去寻找麻烦。”“是的，这完全像你向来的作为，杰夫，你从来不会正确地理解事物，你心里就总是有这样的想法。你也找不到正确理解事物的方式，不知道这得取决于人们是用什么方法去寻找新事物，不知道他们能用

什么正确的方式得到刺激的。”“不，梅兰克莎，如果人们去盯牢一个地方，肯定能在那儿找到刺激，他们就有权利认为他们不会碰到真正厉害的麻烦，我的确从来没有说过我很能理解这一点。不，梅兰克莎，所有这些谈论危险啦，儿戏啦，和从来不大叫大嚷啦，以及所有这种谈论问题的方式，听起来的确十分动人，可是，两个男人在打架的时候，力气大的人总能够占到上风，痛快地狠狠地揍对方，而那个挨揍的人，就我迄今所能看到的，大多是不会喜欢这样挨揍的。当他们这样平白无故地搅在一起大打出手时，我看不出这跟他们的举止高贵不高贵有什么关系。这的确是我曾经直接碰到的唯一做法，梅兰克莎，这是我走到哪里都能看到的事儿。”“那是因为你从来没能跟别人一样看到一桩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的缘故，杰夫，可你却总是这样看的。这可跟任何人天生做事情视若儿戏的那种做法大不相同，杰夫·坎贝尔。”“或许是这样，梅兰克莎，我的确从来没有说你不对，梅兰克莎，我只是把我向来观察事物后的看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你罢了，梅兰克莎。或许如果你跑到与你无关的哪个地方去，你正儿八经地站出来说，我十分勇敢，从来没有什么东西伤害得了我，于是，也许可能就真的没有什么东西伤害得了你了，梅兰克莎。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有这样的事儿过。我真的从来不会对你说出另一套话，梅兰克莎，但我总是随时准备向你讨教，梅兰克莎。也许有什么人扔出一块砖头，把你打伤得很厉害时，或许那时候你决不会大叫大嚷，梅兰克莎。我的确不会对你说个不字，梅兰克莎，我只是说，如果我有机会在那儿看到的话，我看到的，决不会是这种情况。”

他们一起静静地坐在炉边，看来他们并不像是十分相爱。

“我的确弄不懂，”梅兰克莎终于打破了他们这种毫无激情

的长时间的沉默，做梦似地说。“我实在弄不懂，干吗我总是碰到这样的事儿，我关心任何人，人们却没有一点值得我可以尊重的地方。”

杰夫盯着梅兰克莎看。然后杰夫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一会儿，接着又走回来，他板起面孔，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地看着她。

“哦，亲爱的杰夫，真的，这会儿你干吗这样一本正经地看着我。真的，杰夫，我刚才说的，全都不是当真的。杰夫，我只是对你说说而已。我的确只在想，怎么总是样样事情都会让我碰到。”

杰夫·坎贝尔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脸色阴沉，没有答腔。

“杰夫，我觉得，既然我头这么痛，你今儿晚上就该对我稍微体贴些，我辛辛苦苦地干呀，想呀，真把我都累死了，我总有那么许多让我伤脑筋的事儿，我这样一个人独自生活，却没有一个人能帮我一下。我觉得，你今儿晚上本该对我体贴些，你听了我对你说的每桩事情，都别发火。”

“我的确从来没有只因你对我说了什么就发火的，梅兰克莎。可是，这会儿我的确在想，你刚才对我说的，完全是当真的。”“可是，你一直对我说，杰夫，你并不配爱我，你的确一直对我说，你并不配，也不懂得爱我。”“这的确是我一直对你说的话，梅兰克莎，这也是我一直对你的感觉，我心里觉得应该这么说，我也确实十分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而且一直是这样深信不疑的，可你，梅兰克莎，这么想就不对了，如果你也这么想，梅兰克莎，当然就会使得我们的爱情一无是处了。这样一来，我的确是容忍不了的。”

他们不声不响地在火炉边坐了很久，既无什么情爱的表示，彼此也一点不想指望这种情爱。梅兰克莎的身子不住扭动，对此

惴惴不安。杰夫则心情沉重，脸色阴沉，显得十分严峻。

"噢，杰夫，你现在干吗不能把我对你说的都忘记呢，我的确很疲倦，头昏脑胀，全身乏力了。"

杰夫不禁有所感动，"好啦，梅兰克莎，你现在别把自己搞得头昏脑胀了，也别把这一切看得这么严重。"杰夫先让自己把这事丢开。他现在又成了梅兰克莎的一个耐心耐性的医生了，因为他觉得她的确为此而弄得头昏脑胀了。"现在没事啦，梅兰克莎，亲爱的，我告诉你，现在真的没事了。现在你只要躺一会儿，亲爱的，我就坐在火炉边，看一会儿书，照看着你，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准备着，万一你需要我给你什么东西，好帮助你好好休息。"这时，杰夫又成了她的一个好医生了，而且对她十分温存体贴，梅兰克莎也喜欢他待在那儿帮助她。接着，梅兰克莎睡了一会儿，杰夫守在她旁边，直到他看到她确实睡着了，于是他又回到火炉边坐下。

杰夫又想重新开始思索了，尽管他想呀想的，就是无法理出个头绪来，他现在觉得心里的一切全都密密满满乱作一团，一切都无法闹清楚，尽管他费了好大的劲，拼命地想。然后，他身子动了一动，拿起一本书，想忘却他拼命想的一切，于是，如同往常一样，他一看书就入迷，很快就全神贯注于书本了，因而他现在暂时忘却了那似乎是他完全无法弄明白的事情。

杰夫就这样暂时忘却了自己，钻到了书本里，梅兰克莎则睡着了。过了一会，梅兰克莎醒了，尖声大叫起来，"噢，杰夫，我还以为你永远离开我了。噢，杰夫，现在千万别离开我。噢，杰夫，真的，真的，要永远对我这样体贴。"

打这时起，杰夫·坎贝尔心上一直有种沉重的负担，他无法摆脱这一负担，使自己感到轻松些。他一直试图摆脱它，他也一

直设法不让梅兰克莎知道他身上有这一负担，可这负担一直存在他心里。现在，杰夫·坎贝尔总是显得很严肃，阴郁，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他经常会一动不动地跟梅兰克莎一起坐上好久。

"我那天晚上对你说的话你肯定到现在还不会原谅我，杰夫，是吗？"一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梅兰克莎同他在一起，沉寂了好久后，这样问他。"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宽恕不宽恕这样的问题，梅兰克莎。只有你对我的感觉，才使我觉得很重要。自从你说什么你现在再也不认为我是好人——这样你就觉得你是对的，一直那么真诚地关注着对我的深切爱情——我就从没看出你话里有什么让我觉得是说着玩的意思。"

"我确实从来没见到过像你这样的男人，杰夫。你总是要让每个人都把一直在想的事儿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我的确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我总是非要把我说的意思解释给你听不可。那天晚上，你对我毫无感情，在我那样疲累的时候，硬要问我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从来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对。""可你现在根本没有告诉过我，梅兰克莎，而我的确听到你这么说了，你原来对我说的同你刚才说的并不是一回事。""噢，杰夫，我觉得你总是很笨，老是拿你的问题来烦我。我就一点也不记得我同你说过些什么，我总是感到头痛，痛得很厉害，简直要把我给折磨死了，我心也跳得很厉害，有时候，头一痛起来，我就觉得自己要死了，我总是很悲观，有时候真想吃点什么东西，死了拉倒，我总有许多烦恼的事儿要去想，去做，又有许多叫我担心的事等等，这当儿，你却来问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你问我，杰夫，我的确不知道。我觉得，杰夫，有时候你该对我有正确的感情，小心地对待我。""你这就不对了，梅兰克莎·赫伯特，"杰夫突然皱眉蹙额，埋藏在心里的怒火冒出来了，"你的确不应该，老是拿你受了

伤害啦，生病啦，头痛啦，来作武器，逼使我为你做我不该做的事。你实在不应该总是端出你的痛苦来让我看。”“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杰夫·坎贝尔。”“我的确是怎么说就是怎么个意思，梅兰克莎。你老是做得好像得由我一个人来承担我们俩的爱情的责任似的。不管你碰上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你总是表现得好像全是因为我才使你开始这样似的。我可不是个懦夫，你听到吗，梅兰克莎？我从来不会把自己的麻烦归罪于别人，认为是别人给我造成的。梅兰克莎，你也的确应该了解我，我的确随时随刻会承受自己的麻烦，不过我现在直率地告诉你，我就是这么个想法，梅兰克莎，我不打算做得仿佛我就是你之所以要爱的理由，并且要你现在跟我在一起这样受罪。”“可是难道你不应当认为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杰夫·坎贝尔？我可曾做了什么事情，硬是要你为我做一切事情。我可曾设法要你来爱我，我可曾除了只是坐在那儿，准备忍受你对我的爱以外，什么都不做。可是我的确从来没有，杰夫·坎贝尔，采取任何手段，好像我真的只是为了自己才找上你。”

杰夫瞪眼看着梅兰克莎。“原来你是认为这一切都是对的才这样说的，梅兰克莎。唔，我的确再也没有什么好对你说了，梅兰克莎，如果现在就可以这样向你直说的话，梅兰克莎。”说着，杰夫简直要对她哄然笑起来，他转身去拿起帽子和上衣，就此永远离开她了。

梅兰克莎把头埋在胳膊里，浑身发抖。杰夫停了一会儿，非常难受地看着她。杰夫不能很快地理直气壮地离开她。

“啊，这下我肯定要发疯了，我的确认为是这样。”梅兰克莎坐在那儿呻吟，人完全垮了，显得又可怜又虚弱。

杰夫跑过去，把她拉进怀里，抱着她。杰夫这会儿对她十分

温存，但是他们心里都不像过去在一起时感到那么自在。

从此以后，杰夫心里真正感到了苦恼。

那天晚上，梅兰克莎对他所说的话难道是真的吗？难道使得他们这么苦恼的全是他自己吗？难道做错的总是只是他一个人吗？现在不论是醒着还是睡着，杰夫心里总是感到很苦恼。

现在，杰夫心里真是一点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现在他真不知道怎样来把这个现在总是使他心里很不好受的苦恼问题理出个头绪来。他只是感到心里有种纷乱的斗争和忿恨，有点知道，不，梅兰克莎那天晚上对他说的是不对的，但是又有点觉得也许总是他做错了，而自己从来都不知道。于是他强烈地感觉到在梅兰克莎的爱里有种深情，转而便痛恨自己对事物的感觉总是那么冷漠迟钝。

杰夫总是知道，梅兰克莎那天晚上对他说的肯定是不对的，不过，梅兰克莎总是对他有深挚的感情，而他那套表达感情的方式却全然是拙劣的，迟钝的。杰夫知道梅兰克莎不对，然而他心里又老是疑虑重重。他是一个感情如此迟钝的人，能知道什么呢？他是一个必须经过思索才能想出办法的人，又怎么会知道什么呢？他是一个要别人教他好久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爱情的人，他能懂得什么呢？这些问题现在老是在杰夫心里反复折腾着。

梅兰克莎现在只要跟他在一起，就总硬要他知道她的做法。她老是要这样做只是要做给他看吗？她现在这样做是因为她不再爱他了吗？她这样做是因为这就是她要使他真正爱她的做法吗？杰夫完全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梅兰克莎现在就是按照她跟他在一起时一直所说的做法去做。现在杰夫总是不得不提问题。现在杰夫总是不得不问下次他该在什么时候来看她。现在她总是对他和蔼可亲，耐心耐性。

现在她总是非常和气，对他亲热相爱，杰夫总是觉得她对他很好，只要他要求什么，她就给他什么，不过现在再也不是为了自己而从他身上找到乐趣了。现在她的所作所为都好像只是为了要讨好她的杰夫·坎贝尔，好像是他要求她现在应该对他好。现在照他们的情况看来，他总是个乞求者。现在梅兰克莎总是个施舍者，而且不是出于她自己的需要，而是出于她对他的慷慨的布施。现在杰夫总是感到这情况越来越使他难堪。

有时候，杰夫想把他面前的东西撕掉，他现在总是想跟什么东西干一架，对什么东西发火，而梅兰克莎现在总是对他十分耐心耐性。

现在，杰夫心底里总是对梅兰克莎的爱情存有疑心。不过这种疑心还没有使他真正产生怀疑，因为如果有了这种怀疑，杰夫就决不可能有真正的爱，不过，现在他总觉得有点儿问题，觉得他们的爱情有点儿不对头，而且问题并不在他身上。杰夫·坎贝尔不知道该怎么来摸清梅兰克莎心里对她这种爱情的看法，他现在不能采用任何办法来摸透她的心意，看看她的爱情是不是真的，可现在他们之间的确有点儿不对头，现在，他心里总觉得很不踏实，她一度曾使他产生过这种感觉，现在他终于真正到了非弄明白不可的时候了。

他真拿梅兰克莎没有办法。他徒劳地想发现她现在对他的真实感情。杰夫常常问她，她是否真的爱他。她总是回答，“是呀，杰夫，的的确确，这你也知道的。”然而现在，杰夫听了这个回答，并不觉得这里包含着那种美满而强烈的爱，反而觉得这是一种克制的客气的容忍。

杰夫不知道。如果他这种感觉是对的，他肯定再也不愿意同梅兰克莎·赫伯特在一起了。杰夫·坎贝尔一想到梅兰克莎只

是为了他，才给他爱情，而不是因为她自己需要跟他在一起，他就恨透了。这种爱情方式真叫杰夫难以忍受。

“杰夫，你干吗要对我表现得这么可笑。杰夫，你现在肯定是嫉妒我了。一定是这样，杰夫，现在，我真弄不懂你干吗要这么傻乎乎地看我。”“难道你认为我会对任何人嫉妒吗？梅兰克莎，你听我说。这全是因为你的确一点也不理解我。我现在就总是这副样子，梅兰克莎。你爱我，你做什么，或者你曾经对任何人怎样，我都不在乎。你不爱我，那么我就更不在乎你要干什么或者你想跟其他人怎样了。不过，如果你不是出于爱而需要对我好的话，我也决不要你梅兰克莎对我好。我当然也决不需要你对我的这种恩赐。如果你不爱我，我也受得了。我所决不需要的就是你这种对我出自恩赐的友好。如果你不爱我，那么，你我的确可以马上分手，梅兰克莎，把过去的深切感情永远存在各人心里。如果我一直在想你，梅兰克莎，亲爱的，我就一定决不去想别的任何人了。我这是在对你说实话，梅兰克莎，永远是这样。只因你爱我才始终令我有点儿烦恼，梅兰克莎，因此，如果你真的不爱我了，那你只要对我明说一下就行。我决不再来打扰你，我能够管得住自己不来打扰你的，梅兰克莎。你只要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梅兰克莎，把你的真正想法告诉我就得了，我肯定完全能受得了，梅兰克莎，我对你说的都是实话。我也决不会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毫不在乎，梅兰克莎。爱情对我来说也就是生活，如果你现在的确对我毫无感情可言，梅兰克莎，那么我俩之间也不会产生丝毫芥蒂，梅兰克莎，是吗？这就是我现在对你的直率老实的看法，梅兰克莎。啊，梅兰克莎，亲爱的，你可爱我吗？哦，梅兰克莎，请，请老实地告诉我，告诉我，你可真正爱我？”

“噢，杰夫，你真是个再傻也没有的孩子，我当然是始终，始

终，始终爱你的，杰夫，我始终是对你这么好。噢，你真傻，杰夫，竟然不知道你打我这里完全得到了爱。噢，亲爱的杰夫，我今晚实在太累了，杰夫，你别再打扰我了。不错，我爱你，杰夫，你怎么老是要我告诉你。噢，你真傻，杰夫，不错，我爱你。好了，今晚我不想再说什么爱不爱了，杰夫，你听好。你现在得对我规规矩矩，杰夫，要不然，我肯定要对你大光其火了。是的，我爱你，千真万确，杰夫，尽管你一点也不配我爱。是的，是的，我爱你。是的，杰夫，我要一直说到我真的很困为止。不错，我爱你，杰夫，可是，你一定别再一个劲儿要我告诉你了。哦，你真是个傻大小子，杰夫·坎贝尔，我的确是爱你，你真是又蠢又傻，我的亲孩子，杰夫·坎贝尔。是的，我爱你。我今晚决不再多说一遍了，杰夫，你现在听好。"

不错，杰夫·坎贝尔听到了，他还竭力要相信她。他的确没有怀疑她，然而这会儿，不知怎地，梅兰克莎这么说，却有点不对头。杰夫现在老是感到很难理解梅兰克莎。他知道，她现在总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她现在总有点把事情弄得越来越更使人苦恼，每时每刻都在破坏他过去跟她在一起时的那种欢乐。

现在杰夫总在捉摸梅兰克莎是不是爱他。他现在总在捉摸，梅兰克莎说的，他们的开始相爱全是他起的头，这话究竟对不对。她又说他们所发生的一切纠葛，而且直到现在他们之间还存在着的这种纠葛，实际上都要他承担责任，这话又对不对，如果她是对的，那么他总是这般行为，未免太可恶了。如果她是对的，那么她一直容忍他如此经常粗暴地带给她的痛苦又是多么不容易。但是，她这样强使她自己忍受，肯定是为了她自己，而不是为了要使他快活而这么做的。他在这么久的思索中，肯定是神志很清楚的。他肯定能清楚地记得，在他们的长时期的恋爱中每天所

发生的事情。他肯定不像梅兰克莎经常认为的是那么可怜的一个胆小鬼，肯定是这样，于是，他心里的苦恼几乎与时俱增。

有天晚上，杰夫·坎贝尔正躺在床上沉思，现在，夜复一夜，他一点也睡不着，一味苦思。今天晚上，他坐在床上，顿时豁然开朗了，他用拳头捶打枕头，简直是在对着自己大声叫嚷，"我并不像梅兰克莎一直说的那么可恶，我那么苦苦思索完全错了。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很公平，各人都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所需。梅兰克莎·赫伯特喜欢谈恋爱就跟我喜欢谈恋爱一样，因为她非常喜欢谈恋爱，简直是迫不及待。我完全错了，因为我什么都想到了，独独没有想想我们究竟是怎样在谈恋爱。我现在当然完全不知道她现时是否还真正忠于她的爱情。我无论怎样也无法弄清楚她现在是否真正对我忠诚。我只知道我从来没有使她开始来同我待在一起。梅兰克莎必须忍受她自己的苦恼，正如我得忍受我自己的苦恼一样。每一个人在他碰到真正的苦恼时，都得自己忍受。梅兰克莎说是我使她开始谈恋爱，又是我使她产生苦恼，她肯定是完全记错了。不，千真万确，我对她从来就不是个懦夫，也不是个粗暴的人。我一直只按照我认为是正当的方式去做，现在我俩之间肯定也全是这样，人人都应该忍受自己的苦恼。这回我这种看法肯定错不了。"于是，杰夫又躺下去，终于舒舒坦坦地睡着了，他已经摆脱了他那长时期犹疑不定的痛苦。

"你知道，梅兰克莎，"后来，杰夫·坎贝尔独自同梅兰克莎作了一次长谈时，这样说，"你知道，梅兰克莎，我有时候对你喜欢没完没了地说的什么有胆量，又从来不大声叫嚷的话儿想了又想。梅兰克莎，我似乎确实没有正确理解你所谓的不大声叫嚷的意思。在我看来，要看一个人能不能勇敢地经受住打击，并不

能光看遭到打击后马上就怎么样，而是要看后来；当你在一次斗殴中受了重伤而生病，随后多年受人照料，你的家庭所经受的痛苦等等，你要确确实实把这一切忍受下来，毫不大声叫嚷，照我的理解，这才是真正的勇敢。”“你究竟在说些什么，杰夫。”“我是说，我觉得，真正的不大声叫嚷就得坚强，不显得你曾经受过伤。我觉得，你一有苦恼就头痛，还要表示出来，这肯定并不比你说‘啊，啊，你伤害得我好苦呀，先生，请别伤害我’更勇敢。我的确觉得，许多人自以为自己很有胆量，只不过是忍受了我们大家都不得不忍受而且人人都忍受得了的事情，当然，我们也肯定不了是不是人人都喜欢这样，然而，我们大多决不仅仅因为我们都不得不忍受，而认为我们很有胆量。”

“这下我懂你现在对我说的意思了，杰夫·坎贝尔。你现在是在对我小题大作了，因为我的确刚想不再忍受你老是喜欢对我做得那么忍心的每一件事。如果你要知道的话，这就是你杰夫·坎贝尔惯常的做法。尽管我一直对你很宽容，可你毫不领情。”“我过去都是说着玩的，梅兰克莎，可现在我的确是说正经的，你认为你有权利插手与你无干的事，你还说，我多么勇敢，什么都不能伤害我，可结果往往就发生了伤害你的事儿，你就总是要让人人都看到你受到了伤害，于是你说，我真勇敢，什么都伤害不了我，只是他实在不该这样对我，看我受了多大的痛苦，可你们决不会听到我叫嚷一下，不过任何稍有良知的人看到了我在遭罪之后，肯定就不会再来触犯我，而只会尽心照顾我。有时候我的确无法确切理解，梅兰克莎，所谓有胆量究竟能比一般的大叫大嚷高明多少。”“不，杰夫·坎贝尔，你这副样子好像你的确根本什么也不理解。”“不，梅兰克莎，你也是这样。你总是认为，只有你才能真正忍受痛苦。”“唔，我可的确不是唯一知道怎

样忍受的人嘛。不,杰夫·坎贝尔,我当然乐于爱任何一个真正值得我爱的人,尽管我觉得在这世界上决计找不到这种人,我还是这么做了。"“不,依你这种思想方法,梅兰克莎,你是决不可能找到这种人的。难道你一点也不明白,梅兰克莎,任何男人都肯定无法真正跟你长期相爱吗。你就是这样,梅兰克莎,你心里并没有深挚的善始善终的感情,如果你当时不是感情充沛,你肯定就决不会有什么感情了。你想,梅兰克莎,你肯定就是这样,是这样,你决不会清楚地记得你做了些什么,也不会记得别人对你有什么感情。梅兰克莎,你肯定也决不会清楚地记得你做了什么,会想到你碰到了些什么。"“杰夫·坎贝尔,你这样说说当然很容易罗。你所以能记得清楚,是因为你本来什么也记不得,而是你后来回到家里,把样样事情都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才记起来的,可是,这种正确的记忆方法,我可从来也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杰夫·坎贝尔。我当然认为这就是记忆正确,杰夫·坎贝尔,能够把你碰到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因而你就有一种正确的感情,不会总是像你对我那样地行事了,等你回到家里,杰夫·坎贝尔,你就开始仔细地想,那样,你当然会很容易地感到舒畅,宽恕一切了。不,我可不是这样,杰夫·坎贝尔,那种记忆法我认为是会使人总是遭罪,肯定要等人来设法料理的。我觉得,杰夫·坎贝尔,我决不会喜欢一个这样迟钝的男人,也会瞧不起他,正如夏天那一次,当时,因为你一时记起了什么,就把我抛弃了。不,杰夫·坎贝尔,这种随时随刻表现的真实感情,如果是必要的,我觉得,就像真实的记忆一样。而这种记忆方式,你肯定决不会知道它究竟应当怎样才算对,杰夫·坎贝尔。不,杰夫,肯定总是我才忍受得了你的这种方式。肯定总是只有我,在你回家去想的时候,我却不得不遭罪。不,你肯定还是木知木觉,杰夫,不知道

你该怎样来使你有真正的感情。不，当然只有我，杰夫·坎贝尔，非得总是来记起我们俩的事情不可。如果你想知道我一直在想些什么，杰夫·坎贝尔，这就是我们俩的真实情况。”“你这样说，梅兰克莎，你的确真庄重，你的确是很庄重的，梅兰克莎，”杰夫·坎贝尔大笑着说。“有时候，我想，梅兰克莎，我的确是非常自高自大，有时候，在我成天在外头奔跑时，我认为我的确很能干，而且比起我现在跟他们往来的人要高明得多，可是，一听了你这样说，梅兰克莎，我的确认为我是个真正庄重的人。”“庄重！”梅兰克莎愤怒地说，“庄重，你杰夫一边大笑，一边自称为庄重，这可真是件怪事。”“唔，这的确完全要看你是怎么个想法了，”杰夫·坎贝尔说。“我从来就不大想到我是不是真正庄重，梅兰克莎，可是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知道我的确是很庄重了。我一直看到有许多人跟我一样过得很好，尽管他们与我有点儿不同。现在，我跟你说，梅兰克莎，如果我对你说的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想来想去只知道你自己的想法。”“我当然也能够真正庄重起来，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说，“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够碰到一个我能始终对他尊敬的人，如果我能碰到这样的人，我就是真正理解他们了。可是，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杰夫·坎贝尔，我的确到如今还从来没有碰到这种人啊。”“不，梅兰克莎，照你这种想法，你的确永远也不会碰到这样的人，梅兰克莎，你除了当时的感觉外，别的什么都记不住，而且，如果别人不像你那样大叫大嚷，你也不会理解别人有什么感觉。不，梅兰克莎，我肯定看不出你会碰到这样一个人，尽管你总是认为你是个多么好的人。”“不对，杰夫·坎贝尔，我完全不是你所说的那样的人。这是因为如果我能得到什么东西时，我总会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肯定决不会等到我得到了，又把心里想得到的东西给抛弃了，然后又

回头来说，我刚才所做的错了；这种做法根本不像是我所理解的，我非常需要我所没有想到的而实际上是我所要的东西。正是这样清楚知道需要什么东西，使我觉得，在我觉得需要什么时，却没有人能帮我实现我的要求，杰夫·坎贝尔。我的确这样说，杰夫·坎贝尔，我确实不大考虑你向来的行事方式，也总是从来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也不知道每个人总是在遭罪。不，杰夫，拿我们俩来说，谁好，谁强，我的确不认为会有什么疑问，杰夫·坎贝尔。"

"随你便吧，梅兰克莎·赫伯特，"杰夫·坎贝尔大声说，他猛地站了起来，蓦地说了一句脏话，他是那么凶狠地要从此永远离开她，接着，又用同样的动作，他把她拖到怀里，紧紧地抱住她。

"你是个多么没头脑的傻孩子啊，杰夫·坎贝尔，"梅兰克莎怜爱地对他悄声说。

"噢，是的，"杰夫非常阴郁地说，"我从来不对任何人真正生气，哪怕在我年幼时跟人玩耍时也不会生气。我有时候大多是哭一顿，我不会真正生气，也不生很久的气，不像每个人通常那样。这对我的确是毫无用处的，梅兰克莎，我的确始终不会对你梅兰克莎，我的亲爱的，真正生气。可是，你别认为这是因为我认为你刚才对我说的都是对的。梅兰克莎，老实说，我的的确确不是那样想法，尽管我照理应该生气，而我却实在不会生气。不，梅兰克莎，小姑娘，千真万确，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老实说，我的确知道是不对的，梅兰克莎。你这样说出你的想法，对我是不公平的，梅兰克莎。再见啦，梅兰克莎，不过你的确永远是我的小姑娘。"接着他们俩亲热了一小会儿，然后，那天晚上，杰夫就走了。

梅兰克莎现在又再次开始游荡了。梅兰克莎现在并不是经常出去游荡，但是她不时地需要开始去找找别人。现在，梅兰克

莎·赫伯特又开始跟几个较好的黑人姑娘在一起，她有时候同她们一起去游荡。梅兰克莎出去游荡时，还是需要有人作伴。

杰夫·坎贝尔并不知道梅兰克莎又开始出去游荡了。杰夫只知道，他现在不可能那么经常地同她在一起了。

杰夫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不过现在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看梅兰克莎·赫伯特，还是最近，他才问她是否有时间可以让他去看她。于是，梅兰克莎会想一会儿，然后她就对他说，“让我想想看，杰夫，你刚才是对我说明天吧。你知道，杰夫，我现在的确是忙得不可开交，我的确觉得这个星期，杰夫，实在安排不出时间。当然，我希望能很快见到你，杰夫。现在我的确得多做一点事情了，我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跟你在一起，那时我又没有什么事儿，只是因为你要我跟你在一起。现在，我想，杰夫，我这个星期的确无法同你见面，因为我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干。”“好吧，梅兰克莎，”杰夫答道，他非常恼火，“我现在当然只能在你要我的时候才能来了，梅兰克莎。”“杰夫，你知道，我的确不能只顾了同你见面而把大家都给怠慢了，你下周二来看我吧，杰夫，听话。我想，杰夫，我星期二肯定不会很忙了。”于是，杰夫·坎贝尔就走了，他感到受了伤害，非常恼火，因为像杰夫·坎贝尔这样一个自尊心很强的男子汉会觉得自己简直像个乞丐那样，那是很难以忍受的。然而，他还总是按她为他指定的日子前去赴约，杰夫·坎贝尔可总是吃不准他是否真的明白梅兰克莎到底要他来干什么。梅兰克莎总是对他说，不错，她爱他，他肯定也明白她的心意。梅兰克莎总是对他说，她的确一如既往地爱他，只是他现在肯定知道她确实很忙，她的确有许多非干不可的事情。

杰夫始终不知道梅兰克莎现在在干些什么，弄得她总是这么忙，不过，这个问题，杰夫·坎贝尔也不愿意问梅兰克莎。再说

杰夫知道，这种问题，梅兰克莎·赫伯特也决不会给他作出任何一个认真的回答。杰夫也不知道是不是梅兰克莎不知道该怎样简单地回答。而且他杰夫又怎么会知道什么事对她来说算是重要的呢。杰夫·坎贝尔总是强烈地觉得，他无权干涉梅兰克莎的任何实际事务。他们彼此间是从来不问这种问题的。他们彼此总是觉得无权留心对方的事情。杰夫·坎贝尔现在比以往更感到，他无任何权利要求知道什么是梅兰克莎认为她该去做的任何正确的生活方式。杰夫觉得只有一个问题他有权利提出，那就是她是否爱他。

现在，杰夫日复一日越来越明白自己可以忍受到什么程度。有时候，当他单身独人时，这事情会很使他伤心，不禁会滴滴答答地掉下泪来。然而现在，杰夫·坎贝尔一天比一天更明白这一切多么伤了他的心，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对梅兰克莎怀有一种深切的敬畏之情了。杰夫·坎贝尔想，即使他能够觉得这一切教他如此伤心，这种痛苦毕竟也算不了什么。他伤心得很厉害，正如他知道他曾经使梅兰克莎伤心时一样，然而他也忍受得了，并不因此而作任何的大叫大嚷。

对于心地温厚的人说来，对于从来没有什么强烈的激情的大多数人说来，痛苦倒往往使得他们更刚毅起来。在这些人自己不知道要忍受怎样的痛苦时，痛苦便使他们觉得非常可怕，他们也很愿意帮助每个不得不忍受痛苦的人，同时他们对任何一个真正懂得如何经受不断的痛苦的人深怀敬意。然而，等到他们真的有了痛苦时，他们却会很快开始不觉得恐惧，他们会失去他们的温厚惊讶了。在我能忍受得了这些痛苦时，痛苦怎么竟会不那么厉害呢。老是忍受痛苦，固然不是十分愉快的事，但是他们，所有其他的人并不因为他们也懂得怎样忍受痛苦，就显得更聪明

点。

天性热情的人总是给自己制造痛苦，所有富于感情的人，他们的感情就像感觉一样敏锐，他们在受苦时，总是变得心肠更软了，受受苦对他们确有好处。心地温厚，不容易动情和乐天知命的人，他们在受苦时，总是越来越刚毅，因为他们就这样失去了他们过去曾对每个不得不受苦的人所怀有的恐惧、敬畏和惊异，因为现在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受苦，一旦他们跟其他人一样知道了怎样忍受痛苦，那受苦也就不怎么可怕了。

杰夫·坎贝尔近来就是这般情况。现在，杰夫心里总是很清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受苦，现在他每天都有这种心情，他也知道该怎样更好地理解梅兰克莎了。杰夫·坎贝尔仍然爱梅兰克莎·赫伯特，他仍然真诚地信任她，他仍然有着那么一丝希望，有朝一日他们两人又会再在一起，不过，他心里的这种希望却总是一天一天地、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当然，他们仍然有不少时间呆在一起，只是现在他们彼此再也不那么真正信任了。过去，在他们总是在一起时，杰夫总感到他不大清楚梅兰克莎的心思，不过，他非常明白自己总是非常信任她；可现在在他更了解梅兰克莎·赫伯特以后，他却不感到很信任她了。现在，杰夫再也不能跟她坦诚相见了。不过，他还是毫不怀疑地认为她对他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可是，不知怎地，他总不能真切地相信梅兰克莎的爱情。

现在，每当杰夫问梅兰克莎·赫伯特时，她总有点儿动气，"我以前从来没有给什么人一个同我在一起的机会，杰夫，我的确给了你一百次也不止的机会，杰夫，你听好。""可是，如果你真爱我，那你梅兰克莎干吗不该给我成千上万次机会呢！"杰夫勃然大怒了。"我的确不知道你是否配得上我这样待你，杰夫·坎

贝尔。""这不是配不配的事儿，我一直对你这么说，梅兰克莎。这是爱情，如果你真心爱我，你就决不该把这叫做机会。""行啊，杰夫，我看你现在的确变得异常聪明了，杰夫，可不是吗？""哪里，我不聪明，梅兰克莎，我也不猜忌你，我只是从你总是这样对待我的态度上产生点怀疑罢了。""噢，一点不错，杰夫，在人们满怀猜忌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说的。你丝毫没有理由猜忌我，杰夫，你听着，我对这种谈话真是再厌倦也没有的了。"

杰夫·坎贝尔再也不问梅兰克莎她是否爱他了。现在，他们之间的情况越来越坏了。现在，杰夫对梅兰克莎总是一声不吭。现在杰夫再也不想对她坦诚相见了，同时，现在杰夫对她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现在，每当他们在一起时，大多总是梅兰克莎在说话。现在常常有其他一些姑娘跟她在一起。梅兰克莎总是对杰夫·坎贝尔客客气气，可是现在她从来没有表示出很需要同他单独在一起的样子。她总是像对待她的好朋友那样对待杰夫，她也总是用这种神气对他说话，但是现在她似乎根本不想经常见他了。

杰夫·坎贝尔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现在仿佛是这样：他已经知道了该怎样真正爱梅兰克莎了，她却不再需要他了。这一点，杰夫已经开始心里很有数了。

杰夫·坎贝尔还不知道梅兰克莎又重新开始游荡了。杰夫还没有马上对梅兰克莎生疑。杰夫只知道，他现在不再相信她会真心爱他了。

现在杰夫心里毫无任何怀疑了。他现在深知自己真心爱梅兰克莎。他也很清楚，他已不再是她崇拜的偶像了。杰夫·坎贝尔现在心里也很清楚，如果他现在不再信任她，他也就的确不需要梅兰克莎了，尽管他爱她爱得很厉害，也完全明白什么叫做痛

苦。

梅兰克莎一天比一天更疏远他。她同他在一起说起话来总是显得很愉快，但是，不知怎地，他觉得很不舒服。

现在，梅兰克莎·赫伯特身边总有许多朋友。杰夫·坎贝尔根本不愿意同她们在一起。现在梅兰克莎也开始看出这一点，她常常对他说，现在总是越来越难于安排跟他单独在一起。有时候，她会让他等上好久，杰夫在这样等着的时候，总是尽量耐心耐性，因为杰夫·坎贝尔很懂得该如何去记住，他知道现在他只该对她这样容忍。

接着，梅兰克莎开始常常设法不同他见面，有一次，在她答应要跟他会面时，她却走开了。

这时，杰夫·坎贝尔真是满怀怒火。现在他知道他的确再也不需要她了。现在，他知道他再也不能真正信任她了。

杰夫·坎贝尔始终不知道，梅兰克莎为什么没来跟他会面。现在杰夫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说是梅兰克莎·赫伯特又开始游荡了。杰夫·坎贝尔有时候还去看看琼·哈登，她身边老要有个医生来给她看病。琼·哈登对梅兰克莎的一切情况总是知道得一清二楚。杰夫·坎贝尔从来不愿意跟琼·哈登谈起梅兰克莎的任何情况。杰夫总是对梅兰克莎很忠诚。杰夫从来不让琼·哈登对他多谈有关梅兰克莎的情况，尽管他从来不让她知道他现在还爱她。不过，杰夫总多少知道点有关梅兰克莎的情况，也知道现在梅兰克莎和萝丝·约翰逊频繁地跟一些男人碰面。

杰夫·坎贝尔不让自己真正怀疑梅兰克莎，但是现在杰夫开始清楚地知道，他不要她了。杰夫现在知道，梅兰克莎·赫伯特从来就没爱过他，虽然他过去曾经认为她有这样的感情。过去，他总认为她是比他所能想象的要高贵得多。现在，杰夫能够

了解梅兰克莎·赫伯特了。杰夫并不因为她不可能真心爱他而痛恨她，他只是痛恨自己居然有个十足的幻想。他也有点痛恨他现在已经失掉了他总是觉得是人间的真实的东西，这种真实使他充满了美丽的憧憬，现在，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这种新的圣物，他还失去了他以前所知道的所谓真善美的东西。

杰夫·坎贝尔现在心里十分气愤，因为他过去总是恳求梅兰克莎要与他坦诚相见。她不爱他，杰夫是受得了的，他却受不了她不与他坦诚相见。

杰夫·坎贝尔打梅兰克莎没来同他会面的地方回到家里，感到既痛心，又极为愤怒。

杰夫·坎贝尔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该怎么使自己心情舒坦起来。毫无疑问，他现在得坚强起来，扔掉这种爱情，然而他是否有把握觉得自己具有真正的明智呢。他有把握认为梅兰克莎·赫伯特的确从来没有真正深爱过他吗。他有把握认为梅兰克莎从来就不值得他敬畏吗。现在杰夫心里总是有这种痛苦，不过，现在他总是越来越觉得梅兰克莎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高贵可言。

杰夫在等着看看梅兰克莎会不会给他捎个什么信儿。梅兰克莎始终连张条子也没给他。

最后，杰夫给梅兰克莎写了这封信。"亲爱的梅兰克莎，我的的确确知道，上星期你根本不是生病，可是你约好了我，却没来同我碰面，也不捎个信来说一下，你这种做法，你肯定也不会认为是你应当对我的正确做法。琼·哈登说，那天她看到你，你同你现在喜欢结交的一些人在外面散步。现在，别再误解我了，梅兰克莎。我爱你，是因为我很迟钝，不能学会你一直在教我的东西，可是，现在我知道了，你的确对我从来没有过我所认为的那

种真正的感情。我现在再也不像爱一种真正的圣物那样爱你梅兰克莎了,因为我现在知道,你完全是跟我们大家一样的材料。我现在知道,没有一个男子会真正要你,因为没有一个男子会真正信任你,因为尽管你想走正道,梅兰克莎,可是,你始终不能记住,因此你当然不可能会诚实。因此现在,请你正确理解我,梅兰克莎,这决不是我不知道该怎样爱你。我现在完全知道该怎么真正爱你,梅兰克莎。你肯定也知道我的心思,梅兰克莎。你当然可以永远信赖我。因此现在,梅兰克莎,我当然可以真诚地对你说,我在正常的感情方面,要比你强得多。因此,梅兰克莎,我再也不想给你添什么麻烦了。你的确使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梅兰克莎,我从来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可以知道这些事情。在我的正常感情肯定不如你的时候,你一直对我很好,很耐心。无论在哪一方面,我的确从来对你没有像你对我这么好,这么耐心,梅兰克莎,我的确知道这一点,梅兰克莎。可是,梅兰克莎,对我说来,当然是该永远和好在一起,两个人当然都得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做到真正相爱,梅兰克莎。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只是受,而另一个人则只是给,这当然决不能算是什么感情,梅兰克莎。我知道你现在的确不真正理解我,梅兰克莎,不过这没关系。我的的确确知道,我现在对你的感情是真切的,梅兰克莎,那么,现在就永远相别吧,梅兰克莎。我说,我永远不能真诚地信任你,梅兰克莎,当然只是因为你所表现的感情一直不是跟别人的真诚感情相等的,梅兰克莎,还有你那种从来不知道该怎样记事的态度。我在各方面的确深深地信任你,梅兰克莎,我也的确深切地感受到你确实真正具有的那些盛情美意,梅兰克莎。这些都体现在你对我的爱情之中,梅兰克莎。你决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我,这种做法我是的确再也忍受不了。因此现在,梅兰克莎,只要你需要我,我将

永远是你的朋友，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谈话了。”

接着，杰夫·坎贝尔想了又想，现在他真是别无他法了，因此，最后他把这封信寄给了梅兰克莎。

现在，毫无疑问，在杰夫·坎贝尔这方面说，这件事就此了结了。毫无疑问，现在他再也无法了解梅兰克莎的情况了。然而，也许梅兰克莎的确是爱他呢，那么，她就会知道他因为再也不能见到她而伤心得多厉害，也许她会写张条子给他。不过，这只是杰夫一厢情愿的痴想罢了。梅兰克莎自然是哪怕一个字也决不会写给他的了。他们两人间的一切现在都已永远成为过去了，杰夫感到身上真正释了重负。

现在，杰夫·坎贝尔有好多天只是觉得释了重负。杰夫心扉紧锁，十分平静。一切都沉积在了他心底里，而在一切都深埋在他心坎里的这些日子里，他心里所能真正感到的便是与世无争的安宁与平静。现在，杰夫·坎贝尔心里既不能想什么，也别无什么感觉。他的周围既看不到善，也看不到美。他现在心里有的是一种麻木而愉快的平静。杰夫简直是开始喜欢起自己心里这种麻木的平静了，因为这是自从梅兰克莎·赫伯特第一次打动了他以来，他心里所曾经历过的迹近彻底自由的感觉。然而，他并没有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安宁，他还没有真正压制住在他心里翻腾了那么久的感情，他还没有学会在他所碰到的事情中发现真、善、美，不过，哪怕他现在已是完全麻木不仁了，这也总算是一种安宁。杰夫·坎贝尔很喜欢这种安宁，心里总算不必老是斗争不息了。

杰夫就这样一天天地打发着日子，他很平静，他又重新开始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了；他现在并没有看到周围有什么美好的事物，他现在心里总感到麻木而沉闷，然而他很心满意足，居然能

够这样沉着地回到他所知道的正道上来，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并在这种安宁的生活方式中看到美好的东西，而这种生活方式正是他一直为他自己和一切黑人所追求的。他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曾经使他浑身欢快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可以工作，也许他就此能重新获得某种关于美的真正的信念，这种美他现在在周围一点也看不到。

杰夫·坎贝尔就这样继续工作着，他每天晚上都呆在家里，他又开始读书了，他不大说话，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

杰夫一会儿认为，也许他真的都忘却了，一会儿又认为，他马上又可以恢复他从前那种有规律而安宁的生活方式了。

杰夫·坎贝尔从来没对任何人谈到他的心思。杰夫·坎贝尔很喜欢谈话，也很诚实，可是，他从来不暴露他的真实感情，他只谈他总是在想的事情。杰夫·坎贝尔总是为能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而自豪，一想到那些他怀有感情的事情时，他总会面红耳赤。他只是对梅兰克莎·赫伯特才曾经倾吐过自己的感情。

杰夫·坎贝尔就这么麻木而且呆头呆脑，心里总是沉重而又平静地过下去，他好像再也不会有什么感情了。只在有时候他回忆起了他曾经有过感情的一些事情时，他才会因羞惭而剧烈地震颤一下。有一天，所有的感情都复苏了，他真是心如刀割。

坎贝尔医生当时正长时间地守候着一个快要死了的病人。有一天，这个病人正在休息，坎贝尔医生在守候的时候，走到窗前向外眺望一会儿。这正是南方的早春季节，树木因为绽了新芽而刚刚开始有曲折的嫩枝。空气柔和润湿，树木欢愉地成长。泥土肥沃，水分充足，让树木充分吸收。鸟儿绕着树木发出清新轻快的叫声。风儿虽然清徐，却不停地吹拂着树枝。花蕾和长长的

蚯蚓，黑人们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时时跑到潮湿的南方初春的阳光下来。

杰夫·坎贝尔开始感到他心里又萌发了一点旧日的欢愉。心里那种木然的平静又开始涣散了。他尽量向窗外探出身子，让自己跟所有这一切都交融在一起。他的心剧烈地跳动了一会后，几乎就停止了。他刚才看到打他面前走过去的是梅兰克莎·赫伯特吗？是梅兰克莎还是别的一个曾经使他心里感到十分难受的姑娘？唔，这都无关紧要，梅兰克莎就在他周围的这个世界里，这点他心里的确总是有数的。梅兰克莎总是和他住在同一个镇上，他再也无法感觉到她就在身边了。他抛弃了她，真是个大傻瓜。难道他知道了她的确不爱他吗？说不定梅兰克莎现在正因为他而很痛苦呢。说不定她真个乐意见他呢。他所做的任何事现在他都觉得是有意义的吗？他把她给抛弃了真是多傻呀。然而，梅兰克莎真会要他吗？她会对他忠实吗？梅兰克莎爱过他吗？梅兰克莎现在还因他而受苦吗？噢，噢，噢！他心里不禁又泛起了苦水。

一整天，杰夫·坎贝尔心里像是温暖、多雨的初春一样骚动，他工作，思索，捶胸，游荡，忽而大声说话，忽而一言不发，一会儿定心，一会儿疑惑，一会儿渴望能有安定感，一会儿心里又浑浑噩噩，他走来走去，有时候快奔迅跑，想在奔跑中忘却自身，他咬着手指甲，咬得又痛又出血，他扯头发，想弄清自己是不是真的还有感觉，他毫不知道什么是对的，现在他该做些什么。那天深夜，他把这一切都写了出来，告知梅兰克莎·赫伯特，他故意快快把信发出，不给自己有改变主意的时间。

"我今天思潮汹涌，梅兰克莎，也许我现在的想法是错的。也许你真的很想要我跟你在一起。也许我又像过去那样再次伤了

你的心。我的确，梅兰克莎，如果我觉得真是那么种情况，我的确是极其希望从今以后再也不这么错待你了。如果你的确觉得我今天这样思潮汹涌，——可能你也有同感，那么，你就这样告诉我，梅兰克莎，我就会再来看你。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别再对我说什么。我决不愿意对你那么坏，梅兰克莎，真的，我决不愿意再给你添麻烦。一想到我错了，真的，想到你不愿意我去看你，我就再也忍受不了。你说吧，梅兰克莎，你坦白地说吧，我现在可以再去看你吗？"梅兰克莎的回答是"来吧，我今儿晚上在家，等着你，杰夫。"

那天深夜，杰夫·坎贝尔去看梅兰克莎·赫伯特了。等到杰夫快走到她那里时，他又犹豫起来，究竟他是不是真的要跟她在一起，他觉得自己也不知道现在想从她那儿得到些什么。杰夫·坎贝尔现在心里很有数，知道他们彼此间决不可能畅谈他们的苦恼问题了。杰夫现在又想告诉梅兰克莎·赫伯特些什么呢？杰夫·坎贝尔现在又能告诉她什么呢？他现在肯定不可能做到信任她。梅兰克莎心里有些什么念头，杰夫心里完全有数，然而，就此再也不去看她，总是很不好受的。

杰夫·坎贝尔走了进去，来到梅兰克莎身边，吻她，又拥抱了她，然后，他便走开，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瞅着她。"哦，杰夫！""是我，梅兰克莎！""杰夫，你干吗要这样对我？""你完全清楚，梅兰克莎，我老是在想你不爱我了，你对我好是出于好意，不过，你那天本来的确答应同我会面，可我却根本没见到你，你也的确从来没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来！""杰夫，难道你还真的不知道，我总是爱你的吗？""不，梅兰克莎，我心里的确一点也没有数。千真万确，梅兰克莎，如果我心里完全有数，我的确绝对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杰夫，我觉得，我的确更爱你了，你心里当然会感觉

到的。""真的吗，梅兰克莎？""当然罗，杰夫，我的孩子，这你是知道的。""那么，梅兰克莎，你干吗要这样待我？""噢，杰夫，你的确真是叫我讨厌。我那天正好不得不出去，杰夫，我的确也不是故意要不告诉你，后来我收到了你写的那封信，又正好出了点事儿。我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杰夫，我就是有点儿昏晕了，杰夫，你说你的确再也不愿意来看我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有什么了不起？梅兰克莎，假如你知道我这样对你，等于是在自杀的话，你还会那么对我一声不吭吗？""不，当然不会，可杰夫，你既然那样给我写了信，我能怎么办呢。我知道，杰夫，你对我是怎么个想法，可是，我确实还有话要对你说啊。""是啊，梅兰克莎，我的确知道，我也有自尊心，可是，如果我哪怕知道一点点你是真正爱我的话，我是的确决不会那样对待你的，梅兰克莎。不，梅兰克莎，亲爱的，你我肯定是从来都不会有同样的想法的。不管怎么说，梅兰克莎，我的确是真心爱你的，梅兰克莎。""我也爱你，杰夫，尽管你好像从来没有相信过我。""是的，我的确没法相信你，梅兰克莎，哪怕你这样对我说了。我不知道，梅兰克莎，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的确是真正信任你的。只是我现在不相信你是在真正爱我。我的确也知道，你总是相信我，只是不知怎地，我总觉得不那么对头，梅兰克莎。不管怎么说，梅兰克莎，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对你说清这一切。""啊呀，我的确丝毫也帮不了你的忙，杰夫·坎贝尔，尽管当你说我现在总是信任你时，你说得一点不错，杰夫，我始终知道，你的确是对我最好的人，杰夫·坎贝尔。随便怎样，我从来改不了这种看法。""这么说来，你信任我啦，梅兰克莎，我的确是爱你的，梅兰克莎，我好像觉得，梅兰克莎，你我应该相处得比现在更好些。你对我肯定也是这么想的，梅兰克莎。不过，也许你的确是爱我，请你老老实实

地，梅兰克莎，亲爱的，对我说，这样对我说了，我心里才真正有数，你可是的确真正爱我吗？”“噢，你这个好傻的傻孩子，杰夫·坎贝尔。我爱你。你的想法总是使我原谅你。如果我的确不是总是爱你，杰夫，我的确决不会容忍你总是一直那样对我，总是叫我讨厌。杰夫，你以后可别再那么冒冒失失地对我说那些话了。你现在听着，杰夫，要不然，我有时候也会干出点真正不好的事情来，那就会真正伤了你的心。现在，杰夫，你得待我好才行，你知道，杰夫，我多么需要你待我好，你应该一直对我好。”

杰夫·坎贝尔简直无法回答梅兰克莎的话。他现在该对她说些什么好呢？有什么话能帮助他，使他们的感情更好些呢？杰夫·坎贝尔知道他已经懂得了爱得深切，这一点他现在心里已经十分清楚了。梅兰克莎现在已经很懂得经常信任他了，这他心里也很清楚，可是梅兰克莎并不是真正爱他，他心里也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这个事实老是搁在他心里，而且总是硬梗在他们中间。因此这番谈话并没有真正改善他们的关系。

杰夫·坎贝尔现在再也不使梅兰克莎感到痛苦了。他只是沉默地对待她。杰夫经常去看梅兰克莎，他对她非常友好，他再也不惹她讨厌了。杰夫现在再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同她亲热了。他每次去看梅兰克莎时，她总不是一个人在那里。

还在梅兰克莎·赫伯特跟杰夫·坎贝尔的纠纷开始闹得越来越僵的时候，她上教堂去，在那里第一次碰到了萝丝，就是那个后来同萨姆·约翰逊正式结了婚的萝丝。萝丝长得很漂亮，是属于较好一类的黑人姑娘，她是由白人完全像带自己的新生孩子一样抚养成人的。这时，萝丝同一些黑人住在一起。萝丝正好同一个黑人妇女住在一起，这个妇人认识赫伯特“大妈”和她的黑人丈夫以及梅兰克莎这个姑娘。

萝丝一见面就喜欢上了梅兰克莎·赫伯特，这会儿，只要有可能，梅兰克莎总是愿意同萝丝在一起。梅兰克莎·赫伯特总是为萝丝做她认为萝丝需要做的一切事情。萝丝则总是喜欢同那些肯为她做事的讨人喜欢的人在一起。萝丝见多识广，但她很懒。萝丝喜欢梅兰克莎·赫伯特，因为她有许多长处。萝丝心里也为这个灵巧的，生性温和的，驯良而聪敏的梅兰克莎难过，因为她常常很忧郁，总是有那么许多不顺心的事儿。萝丝还可以责备梅兰克莎，因为梅兰克莎·赫伯特从来不知道该怎样摆脱困境，萝丝却能凭她那单纯为自己的智慧，总是能够洁身自好。

可是，这个灵巧，聪敏，富有魅力，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姑娘梅兰克莎·赫伯特，生性温和，很有能力又有学问，怎么会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去为这个又懒又蠢，十分平凡而又自私的黑姑娘做事并且奉承她，受她责骂呢，这事发生在梅兰克莎·赫伯特身上，真是一桩怪事。

于是，这会儿，在这初春的日子里，梅兰克莎便又跟萝丝一起开始游荡了。萝丝心里很有数，知道在游荡时该怎样做。萝丝也很清楚，她并不是一般的黑人姑娘，因为她是由白人带大的。萝丝也总是注意到，她随便同任何一个男人一起游荡，她总能吸引他。萝丝深切地知道该怎样行为端正。萝丝总是在谈变态心理，而梅兰克莎在游荡时，总是拿不准该怎样做才好。

萝丝从来就不大清楚杰夫·坎贝尔和梅兰克莎·赫伯特的关系。萝丝还不知道梅兰克莎·赫伯特从前几乎整天与坎贝尔医生厮混在一起的情况。

杰夫·坎贝尔不喜欢看到萝丝和梅兰克莎在一起。只要可能，杰夫是决不同萝丝见面的。萝丝也不太把坎贝尔医生放在心里。梅兰克莎从来不跟她提起他。现在，他跟不跟她在一起已经

显得不是十分重要了。

萝丝看到梅兰克莎从前的朋友琼·哈登时并不喜欢她。琼也看不起萝丝，认为她是个平凡的，愚蠢的，不讨人喜欢的黑姑娘。琼真弄不懂梅兰克莎能从这个黑姑娘身上找到什么优点，居然能容忍得了她。这使琼一看见她就不好受。尽管梅兰克莎很有脑筋，只是她的确从来无意去真正使用脑筋。琼·哈登现在对于要不要再见梅兰克莎都无所谓了，虽然梅兰克莎仍然总是尽力对她好。萝丝则很不喜欢这个傲慢、说话庸俗、讨人厌的酒鬼琼·哈登。萝丝真不明白，梅兰克莎怎么居然会一直去看她，不过，梅兰克莎总是对人人都很好，她根本不懂得该怎样按照人们的身份而分别对待他们。

萝丝不太了解有关梅兰克莎、杰夫·坎贝尔以及琼·哈登等人的情况。萝丝只知道梅兰克莎过去同她母亲还有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情况。萝丝总是乐于善待可怜的梅兰克莎，她过去同她的母亲、父亲在一起过着非常可怕的生活。现在她是单身独人，没个帮她的人，"他真是个可怕的黑人，梅兰克莎，我真想制服他，让他能够感到这一点。你听着，梅兰克莎，我就会这样。"

也许就是萝丝这种简单的信念，简单的愤怒以及简单的道义的做法，使梅兰克莎现在从她那儿得到很大的安慰。萝丝是又自私，又愚蠢而又懒，不过她为人正派，总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要求什么，同样，她的确很赞赏她的朋友梅兰克莎·赫伯特是多么聪明，她也的确深切地感到梅兰克莎总是很痛苦，她责备她，让她别再惹麻烦，不过她在看到梅兰克莎·赫伯特有时候又禁不住要做出一些不同一般的行为时，她也从不发火。

萝丝和梅兰克莎就这样越来越亲近，杰夫·坎贝尔现在就更难单独同梅兰克莎在一起了。

有一次，杰夫不得不到另一个城镇去看一个病人。“我星期一回来时，梅兰克莎，晚上就来看你。请你单独待在家里等我，梅兰克莎。”“错不了，杰夫，我很乐于见你。”

杰夫·坎贝尔星期一回到家里时，看到了梅兰克莎的一张条子。杰夫能否在后天，星期三再来？梅兰克莎十分抱歉。今儿晚上她得出去。她非常抱歉，她希望杰夫别发火。

杰夫很恼火，他破口骂了一会后，哈哈大笑，接着又叹口大气。“可怜的梅兰克莎，她一点也不知道应该真诚，不过，没关系，我确实很爱她，只要她让我爱她，我也就满意了。”

星期三晚上，杰夫·坎贝尔去看梅兰克莎。杰夫·坎贝尔把她抱在怀里，吻了她。“星期一我没能如约同你见面，真是太对不起了，不过我也是没有办法，杰夫，没法安排，杰夫。”杰夫瞧着她，然后对她笑了一下。“你现在想要我相信那是真的，梅兰克莎。好吧，如果你要我相信，我就相信，梅兰克莎。今儿晚上，我一定按你喜欢的做法好好待你。我相信你的确要见我，梅兰克莎，只是你实在没法安排。”“噢，杰夫，亲爱的，”梅兰克莎说，“我这样对待你的确错了。要我这样对你说，可有多大的困难啊，我这样对待你完全错了，我这回对你确实很坏，杰夫。要我对你这样说的确叫我心里很不好受，杰夫，可是我那样的离开你，确实是错了。只因你的确总是对我这么坏，杰夫，总是惹我讨厌，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很难堪，我有时候的确会想点儿办法来回敬你。你这个坏孩子，杰夫，现在你听着，杰夫，我的确是生平第一次对人说这种话，说我错了，杰夫，你听好！”“好吧，梅兰克莎，我当然会原谅你，因为这的确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你做错了事，做了你不该做的事。”杰夫·坎贝尔大笑起来，吻了她，梅兰克莎也大笑着，和他亲热一番，这时，他们俩在一起真正快活了一会儿。

这时，他们彼此都十分快活，接着，他们都默不作声，后来又变得有点儿郁郁不欢了，他们彼此再次变得非常安静了。

“一点不错，我确确实实爱你，杰夫！”梅兰克莎说，她完全心不在焉。“真的，梅兰克莎。”“是的，杰夫，真的，不过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我觉得我总是越来越爱你了，杰夫，我认识你以后，我的的确确总是越来越信任你。我的确爱你，杰夫，真的，一点没错，不过并不是现在你所想的你同我在一起的那种爱。我现在心里的确一点也没有炽热的激情了。杰夫，你现在的确已经摧毁了我心头所有的那种感情了。你也的的确确知道，杰夫，现在，每当我同你亲热的时候，我总是这个样子。你的的确确知道，杰夫，知道你现在也的确喜欢我这个样子。你现在听我这样对你说，你的确毫不介意吧，杰夫。”

杰夫·坎贝尔伤心得简直要死了。不错，现在他心里的的确确明白该怎样具有一种真正炽热的爱了，梅兰克莎的确没错，他实在不配受她所献给他的爱。“好，梅兰克莎，我决不再怨天尤人了。你要我所有的一切，我总肯定会给你。你现在要给我什么，我都全要了。梅兰克莎，我决不说这并没有使我伤心，可是，梅兰克莎，我也决不是说这就应当会对我有什么大不了的地方。”杰夫·坎贝尔不禁涌出了苦痛的眼泪，泪水使他的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他拼命抑制自己，不让泪水淌出来。

“晚安，梅兰克莎，”杰夫对她非常谦卑。“晚安，杰夫，我的确决无叫你伤心的意思。我的确爱你，真的，杰夫，打从我认识你以来，我一天比一天爱你。”“我明白，梅兰克莎，我明白，我决不会无动于衷的。你也是无法的，任何人都会有这种感情。现在好啦，梅兰克莎，你相信我，晚安，梅兰克莎，现在我得走了，再见，梅兰克莎，千万别对我显得这么难受，别这样，梅兰克莎，我很快就会

再来看你。"说着，杰夫跌跌冲冲走下踏级，快快离开了她。

杰夫现在心里的痛苦越来越厉害了，他苦哼了，这么叫他伤心，他简直是受不了了。眼泪滴滴答答流下来，心怦怦跳个不停，他既激动又疲惫，痛苦万分。

现在，杰夫完全明白爱梅兰克莎是个什么滋味。杰夫·坎贝尔现在明白他真的有所了解了。杰夫现在知道该怎样好好对待梅兰克莎，杰夫现在总是对她很好。

杰夫慢慢地觉得这样伤了心倒也很舒服，他要永远待梅兰克莎好。现在，梅兰克莎不必对他事事忍受，他则事事都放在自己心里。杰夫现在心里更踏实了。现在，所有这些痛苦反而使他心里平静了，他知道他有所了解了，他也知道他心头有股炽热的爱情之火，他对待梅兰克莎·赫伯特也总是很好，是梅兰克莎使他有了爱情。他现在也知道，他可以做得很好，无需拼命求助于她，要她来教他该怎样忍受爱情的煎熬。杰夫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坚强，成了一个他过去想象中的真正的他，一个他认识的他。现在，杰夫·坎贝尔真的聪明了，即使爱情伤了他的心，他并不会感到痛苦了，因为杰夫现在完全知道，他已真正坚强了，经受得起了。

因此，杰夫·坎贝尔现在可以经常见到梅兰克莎了，他很有耐心，总是对她非常友好，杰夫·坎贝尔也一天比一天了解梅兰克莎·赫伯特。杰夫总是觉得梅兰克莎没有照他的需要的那样爱他。梅兰克莎·赫伯特的确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杰夫现在知道有个男人经常同梅兰克莎见面，也许是她想要这个男人跟她好。杰夫·坎贝尔从来没见过这个也许是梅兰克莎现在需要的男人。杰夫·坎贝尔只清楚地知道有这么一个男人。这时，梅兰克莎时常同萝丝一起游荡。

杰夫·坎贝尔对梅兰克莎十分温和。他对她说，现在他觉得他不再想要特地来看她了。每逢他们相会时，他总是显得挺高兴看到她，不过，他现在不再愿意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同她会面了。他当然知道，她总会为她自己而对他怀着深切的爱，这她当然知道。“不错，杰夫，我总是信任你，杰夫，这我的的确确清楚。”杰夫·坎贝尔说，行，他决不再说什么指责她的话了。她总是很明白，他已经真正完全懂得了该怎样爱她了。“是的，杰夫，这我当然明白。”她现在知道她可以一直信任他。杰夫永远会对她忠诚的，尽管他现在再也不把她当作一种圣物了，可是他也决计忘不了她所具有的那真正的柔情。杰夫应当永远铭记住这种柔情，尽管他现在再也不会相信她会真正永远爱上任何男人，她根本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如果她真需要有谁待她好的话，杰夫·坎贝尔总会做他能够帮助她的任何事情。他决不会忘记她教会他的，从而使他能够有真正的理解力的东西，但是，他也决不再那么想见她了。如果她需要的话，他会永远像个兄长那样对待她，他也将永远是她的好朋友。杰夫·坎贝尔当然会因为再也见不到她而很难受，可是幸而他们现在彼此都真正了解了。“再见，杰夫，你总是对我十分好。”“再见，梅兰克莎，你知道你总是可以放心地信任我。”“是呀，我知道，我知道，杰夫，确实如此。”“我现在的确得跟你分手了，梅兰克莎，我这回真的走了，梅兰克莎。”于是，杰夫·坎贝尔走了，这回他再也没有回过头来看她。这回杰夫·坎贝尔硬是转过身子，离开了她。

杰夫·坎贝尔老爱想到，他现在又坚强起来，能够安静下来，过有规律的生活，能够照着他认为对自己、对所有的黑人都是正确的方式做一切的事情。杰夫暂时到另一个城镇去工作一阵子，他勤奋地工作，可内心却郁郁不欢，有时候眼泪会夺眶而

出，这时他就拼命工作，于是，他开始再次看到他周围一些美好的事物。杰夫行为端正，他懂得了真正的爱。他觉得心里能有这种感觉真是快活。

杰夫·坎贝尔始终忘不了梅兰克莎·赫伯特的温情，他总是对她非常友好，可是他们再也没有亲近过。杰夫·坎贝尔和梅兰克莎越来越疏远，彼此互不知情，可是，杰夫始终忘不了梅兰克莎。杰夫始终忘不了她那种真正的柔情，可是，杰夫再也不认为她是一种真正的圣物了。梅兰克莎·赫伯特身上曾经表现出来的所有新的美点总是使杰夫觉得有深长的意义，而且总是对他在为自己和为所有黑人的工作中起着越来越大的帮助作用。

梅兰克莎·赫伯特现在已经同杰夫·坎贝尔断绝往来了，她可以随便同萝丝和她现在新碰到的男人在一起了。

萝丝现在总是跟梅兰克莎·赫伯特在一起。萝丝从来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获得刺激的招数。萝丝总是告诉梅兰克莎·赫伯特应该怎样处理事务，才不至于总是碰到麻烦。可是梅兰克莎·赫伯特实在没有办法，她总是会找到可以获得刺激的新招。

梅兰克莎现在眼看又要寻找惹麻烦的新招了。然而梅兰克莎·赫伯特又从来不愿意干错事。梅兰克莎·赫伯特总是愿意太平、宁静，可她又总是会找到获得刺激的新招。

"梅兰克莎，"萝丝会这么对她说，"梅兰克莎，我一定得告诉你，你真不该同那种人搞在一起。你现在最好还是只同黑人在一起，梅兰克莎，你要听我对你说的话，你看我总是这样行事。他们的确是批坏人，我现在实话告诉你，梅兰克莎，你还是听我的话为好。我是由真正出色的白人带大的，梅兰克莎，一看他们的举动，我就知道得一清二楚，哪种白人会对你举止庄重，而哪种白人，黑人姑娘同他们打交道是决没有好处的。现在你真该明白，

梅兰克莎，我总是存心为你好的，你跟我完全不同，梅兰克莎，我是由白人带大的，知道该怎样同男人交往。我现在决不希望看到你碰到难以应付的麻烦，梅兰克莎，因此你现在得听我话，梅兰克莎，听我对你说的话，因为我懂得这一切。我当然决不是对你说，梅兰克莎，你永远不应当同任何白人往来，尽管在我看来，梅兰克莎，这决不是一个黑人姑娘应该有的最好的举止，我也从来没对你说，梅兰克莎，你不应该同白人待在一起，尽管我不认为一个正派的黑人姑娘应当这么做，不管怎么说，梅兰克莎，还是别这样做，你听我说，我决不希望再看到你像过去那样老是同白人待在一起，梅兰克莎。听我说，梅兰克莎，你的确应该听我说，梅兰克莎，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这一切都非常清楚，梅兰克莎，我比你懂得多，也知道，梅兰克莎，该怎样做，我知道那种白人的做法，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同正派的黑姑娘交往。现在你得听我，梅兰克莎，听我告诉你的这一切。”

尽管如此，梅兰克莎又找到了惹麻烦的新招。不过，这回的麻烦还没有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萝丝从来不希望自己与之来往的这些白人，对梅兰克莎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她只不过是喜欢同他们待在一起，他们全都懂得许多有关马匹好坏的知识，这对梅兰克莎来说倒有点儿好处，因为现在跟他们在一起她有点儿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不顾前后了。不过，梅兰克莎现在大多是同萝丝和其他一些行为较好的黑人姑娘、黑人男人们一起游荡了。

现在是夏天了。黑人们都来到了阳光下面，百花盛开。他们在街头上、田野上兴奋而快活地吵吵闹闹，他们焕发出了黑人的热情奔放的精神，他们纵情玩乐，无拘无束地大嚷大笑。

在某种方面说来，梅兰克莎现在与萝丝以及其他人一起交

往的生活是十分愉快的。萝丝也不必老是责备她。

除了萝丝，梅兰克莎对所有这些黑人一个也看不上眼。不过，他们都喜欢梅兰克莎，那些男人都喜欢看她做事，她做起别人也能做的事时总是显得那么胆量十足，再说，她又很尽心而愉快地做别人要她做的事。

在南方炎热的阳光下，这些日子过得真快活，有讲不完的质朴的笑话，无拘无束的纵情大笑。"瞧梅兰克莎在那儿跑的样子。她那样子可真像只飞翔的鸟儿。嗨，梅兰克莎，我要来抓你了，嗨，梅兰克莎，我一下子就可以逮住你。"说着，那个男人就想去逮住她，他骨碌碌扑倒在地上，挣来挣去地滚上一阵，张大嘴巴大叫大笑。萝丝就总是喜欢让梅兰克莎这般做法，去挑逗他，去同黑人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而狂热的时光，而不去同那种白人交往，他们根本不知道怎样跟任何同他们在一起的正派姑娘规规矩矩地往来。

萝丝总是越来越喜欢梅兰克莎·赫伯特了。她常常得把梅兰克莎训斥一番，不过这反而使她更喜欢梅兰克莎。再说，梅兰克莎总是听她的话，总是尽量在各方面做得称她的心。有时，萝丝一看到梅兰克莎无精打采、简直希望有人来把她宰了的样子，就很替她难过。

梅兰克莎·赫伯特这样依附萝丝，是希望萝丝能够拯救她。梅兰克莎从萝丝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正派的天性中感觉到有股力量。她总是很稳当，率直，可靠。梅兰克莎依附于萝丝，她喜欢听她的训斥。她总想跟她在一起。她总是能使梅兰克莎产生一种可靠的安全感。萝丝自有一种使梅兰克莎爱她的好办法。梅兰克莎从来不会真正给她添什么麻烦。梅兰克莎决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力量，足以摸清她的城府。梅兰克莎总是对她很谦卑。

梅兰克莎总是随时准备干萝丝要她干的一切事情。梅兰克莎非常需要萝丝总是愿让自己依附于她。萝丝是个率直，忧郁，以自我为中心的黑人姑娘，不过她身上有一种可靠的力量。萝丝有强烈的行为得体的观念，她有强烈的高雅舒适的观念。萝丝总是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她也知道该怎样去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她从来不会让什么麻烦来困扰她。因而这个机敏、聪明又有魅力的，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姑娘梅兰克莎·赫伯特爱她，为她做事，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供这个粗鲁的，正派的，忧郁而平凡的孩子气的萝丝役使。现在，这个无所谓道德观念的、漫无目的的、懒惰的萝丝眼看就要同一个很不错的黑人结婚了，而这个具有白人血统，又有魅力，渴望得到合法地位的梅兰克莎·赫伯特却也许根本没法真正地正式结婚。有时候，一想到自己怎么会碰来碰去都尽是些复杂的事情，梅兰克莎就会感到万分绝望。她常常在寻思，这么无精打采，怎么会再活下去。有时候，梅兰克莎想，她索性自杀拉倒，因为有时候她认为这倒的确是她可以做的最好的事儿。

萝丝现在就要同一个正派好心的黑人结婚了。他的名字叫萨姆·约翰逊，他在一艘内河轮上当舱面水手，他为人稳健，拿着高薪。

萝丝是在教堂里第一次碰到萨姆·约翰逊的，她也是在这儿碰到梅兰克莎·赫伯特的。萝丝一看到萨姆就喜欢上他，她知道他是个很不错的人，工作勤奋，又拿高薪，萝丝想，像她这样的地位，能够真正地正式结婚实在是很不错了。

萨姆·约翰逊也很喜欢萝丝，他总是随时乐于做她要做的任何事情，萨姆是个高个子，横阔的肩膀，为人正派，是个严肃、正直、质朴、和蔼的黑人工人。萝丝与萨姆相处得很好，这时，他

们打算结婚了。萝丝很懒，但并不邋遢；萨姆很仔细，但不烦琐。萨姆是个和蔼、质朴、诚挚、稳健的工人，萝丝有见地，又正派，知道怎样规规矩矩过活，不追求刺激，能节俭，这样保证能存下钱来，以便需要什么就能买下。

萝丝认识萨姆·约翰逊没多久，他们就要正式结婚了。有时，萨姆同他所有其他年轻的教友来到乡间，他一下子就跟萝丝和她的梅兰克莎·赫伯特相处得很好。萨姆并不很注意梅兰克莎·赫伯特。他总是更喜欢萝丝的做法。梅兰克莎的那种神秘莫测对萨姆始终没有吸引力。萨姆只希望在他工作疲累后，有个可以归宿的愉快的小家庭，有个亲生的娃娃可以亲热亲热。只要萝丝愿意结婚，萨姆·约翰逊马上就会同她结婚。因此，有一天，萨姆·约翰逊和萝丝便举行了一个真正很有排场的婚礼，结婚了。他们置办了全套家具，有一幢小巧的红砖房子，随后，萨姆又回到了内河轮上去当水手。

萝丝时常同萨姆谈起梅兰克莎的种种优点，以及她总是经受着许多苦难。萨姆·约翰逊从来没有注意梅兰克莎·赫伯特，但是，萝丝要他做什么事情，他总是照做不误，他是个生性和善的人，因此他对萝丝的朋友梅兰克莎很客气。梅兰克莎·赫伯特完全知道萨姆并不喜欢她，因此，她总是非常沉默，总是让萝丝代她说话。她只是尽心尽力地帮助萝丝，做着萝丝要她做的任何事情。每当萨姆对她说什么时，她总是非常客气，仔细地听，一言不发。梅兰克莎很喜欢萨姆·约翰逊。梅兰克莎生平喜爱并且需要人品好，和气，又能体谅人的人，梅兰克莎总是喜爱并且需要别人对她温和，她总是希望过有规律的生活，需要安静，然而梅兰克莎总是只会用新招添麻烦。梅兰克莎非常需要萝丝，相信她，并让自己依附她。萝丝是梅兰克莎不得不依附的唯一稳当的

人，因而她不惜把自己的身份降低到如同一个仆人，侍候这个平凡，忧郁的，傻乎乎又孩子气的黑女人，并听她训斥。

萝丝总是对萨姆说，他必须好好对待可怜的梅兰克莎。“你知道，萨姆，”萝丝常常对他说，“你一定得好好对待可怜的梅兰克莎，她总是有那么多的麻烦的事儿。你知道，萨姆，我怎样对你说的，她过去同她父亲在一起，过着非常糟糕困难的生活，他总是对她非常残酷，那个可恶的黑人，他从来没关心过她，当她母亲死得那么悲惨时，他也一点不帮助她，这个可怜的梅兰克莎。你知道，萨姆，梅兰克莎的妈向来是个真正虔诚的信徒。有一天，梅兰克莎还是很小的时候，她听到她妈对她爸说她一直非常悲痛，上帝不把梅兰克莎带走，却带走了她那个小弟弟——他因发热而死在家里。梅兰克莎听到了她母亲这样说，她真伤心透了。她始终不认为这话说得对，我也没法责备梅兰克莎，萨姆，责备她打那以后总是对她母亲没有好感，尽管当梅兰克莎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又痛苦地死去时，她就像她一贯的为人那样，总是尽心伺候她母亲，当时根本没人帮助梅兰克莎料理这件事，她就在毫无帮助的情况下，全部单身独人把一切事情都包了下来，而她那个所谓的父亲，那个丑恶可恨的黑人从来都没有来到她身边。可梅兰克莎总就是这样行事，萨姆，就像我所告诉你的一样。她总是对人人都那么好，可谁也没为此而谢过她。萨姆，我似乎从来没有见过谁会像可怜的梅兰克莎那样老是交恶运，可她总是那么乐观，从来不嘀嘀咕咕，从来不抱怨，也从来不对此说过什么。你得真心诚意好好待她，萨姆，现在你我已经正式结婚了，你得听我的。她那个父亲的确是个可怕的黑人，萨姆，对她老是像头猛兽，可她却是那么勇敢，从来不把这种伤害她的情况告诉任何人。她是那么和善，谁要她做什么，她总是为他们做什么。萨

姆，我怎么也不明白有些男人行为竟会那么恶劣。我告诉你，萨姆，有一回，梅兰克莎跌断了胳臂，痛得那么厉害，伤势那么重，可他却连个医生都不给她请来，却对她做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她从来都不愿意把他如何伤害她的情况告诉任何人。萨姆，梅兰克莎向来就是这样，你简直无法知道情况多糟，她有多么伤心。你听我说，萨姆，现在你跟我正式结了婚，你得永远真心实意好好待她。”

萝丝跟萨姆·约翰逊就这样正式结了婚，萝丝待在家里，对她所有的朋友夸耀着正式嫁了个丈夫有多么好。

萝丝现在结了婚，可她并没有让梅兰克莎同她住在一起。梅兰克莎跟萝丝可说是还像从前一样好，不过现在她们在一起有点与以前不同了。

萝丝现在结了婚，可萝丝·约翰逊从来没要梅兰克莎到她家同她住在一起。萝丝喜欢梅兰克莎一直来帮她做事，萝丝喜欢梅兰克莎几乎时时刻刻跟她在一起，可是萝丝出自她那纯粹自私的本性，是很精明的，她从来没想到要梅兰克莎来同她住在一起。

萝丝为人精明，正派，她总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萝丝需要梅兰克莎同她在一起，她喜欢她来帮忙，喜欢这个敏捷好心的梅兰克莎来为这个迟钝、懒散而自私的黑人姑娘做事，不过萝丝只要梅兰克莎为她做事，却并不需要她来同她住在一起。

萨姆从来不问萝丝为什么不要她来住。萨姆总是将萝丝要他该怎样对待梅兰克莎，看做是他应该怎样对待梅兰克莎的方式。

梅兰克莎也根本没有想到去要求萝丝让她住过来。梅兰克莎根本不会认为萝丝会要她来住。即使萝丝要她来住，梅兰克莎

也决不会要来住，不过由于梅兰克莎总是觉得有萝丝在一起就很安全，因此她是会这么做的。现在梅兰克莎·赫伯特非常希望安全，可是跟萝丝住在一起，萝丝是决不会答应的。萝丝强烈要求过得舒适，萝丝强烈要求行为正当，无论萝丝强烈要求些什么，马上就能得到什么，她也总是知道她最需要的是什么，萝丝也总是能得到她所想要的东西。

萝丝就这样总是让梅兰克莎·赫伯特来帮她忙，她坐在那儿，百事不做，夸耀一番，抱怨一下，告诉梅兰克莎该怎么做，按照萝丝的要求，像萝丝经常所做的那样料理好事情，而梅兰克莎也总是按萝丝的需要做好一切事情。"不麻烦你啦，梅兰克莎，我会做，要不，就等萨姆回来时让他帮我做。你把那件东西抬起来好吗，梅兰克莎？啊，你这样做，真不赖，梅兰克莎，等会儿你出去时，梅兰克莎，你顺便给我买些大米，明天来时带给我。你一定不会忘记的，梅兰克莎。我从来没有见过谁会像你梅兰克莎这样总是为我把事情干得这么出色。"于是，梅兰克莎就会为萝丝再多干些活儿，搞到时间很晚了，梅兰克莎才回家，回到现在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黑妇人那儿去。

因此，尽管梅兰克莎自然跟萝丝·约翰逊很要好，有时候她还是不能待在那儿。梅兰克莎现在不可能真正整天待在那里了。萝丝有了萨姆，梅兰克莎越来越失去她过去在那儿所有的立足点了。

梅兰克莎·赫伯特开始觉得她必须重新开始去寻找，看看她是否能找到自己总是需要的东西。现在，萝丝·约翰逊再也不能帮助她了。

因此，梅兰克莎·赫伯特再次开始跟一些男人游荡了，萝丝从来不认为她应该跟这种男人在一起。

有一天，梅兰克莎正忙着用各种方式进行她的游荡。这是漫长的夏天行将结束的愉快的黄昏时分。梅兰克莎踽踽独行，自由自在，心绪激动。梅兰克莎刚刚同一个白人男人分手，手上捧了一束他给她的鲜花。一个年轻的黑人，是个混血儿，打她身旁经过，打她手中攫走了那束花。"你这个小妞儿真可爱，把这些美丽的花儿给我吧。"他对她说。

"我可一点也看不出，把这些花给了你，花儿就会更美。"梅兰克莎说，"人家给的东西，别人当然可以拿走。""好吧，那就把你这些烂花儿留着吧，我根本就不想要。"梅兰克莎·赫伯特对他哈哈大笑，拿过了花儿。"不，我认为你并不要这些花儿。为这些花儿，谢谢你这位好心的先生喽，看到这样一个真正有礼貌的男人，我的确总是很佩服的。"那人哈哈大笑，"我敢对你说，你一点也不是个傻瓜，现在，我看，你倒的确是个怪漂亮的姑娘。你要男人对你有礼貌吗？行，我可以爱你，现在，这可是真格的有礼貌了，要看我来试一下吗。""今儿晚上，我的确没工夫，只得向你道谢了，我现在的确忙不过来，不过我的确总是很高兴见到你。"那个人想抓住她。梅兰克莎·赫伯特格格笑着，身子一闪，他没能碰到她。梅兰克莎快快顺着身旁一条小街走去，这样，这回这个男人没能弄到她。

有好几天，梅兰克莎再也没碰到她那个混血儿。有一天，梅兰克莎同一个白人在一起时，他们撞见了他。这个白人停下来，同他说话。随后梅兰克莎离开了这个白人，不一会，她就碰上那个混血儿。梅兰克莎停下了脚，跟他谈话。梅兰克莎·赫伯特立即喜欢上他了。

杰姆·理查兹是个时髦的小伙子，他是梅兰克莎现在开始结识的新人，他既要和骏马打交道又要搞赛马的事情。有时候，

杰姆·理查兹会赌赛马，运道也不错，赢了好多钱。有时候，杰姆的赌运很差，于是他就身无分文。

杰姆·理查兹是个规规矩矩的人。杰姆·理查兹总是知道他慢慢又会赢回钱，可以还掉欠债，因此，杰姆大多又会赌赢，然后又总是还清欠债。

杰姆·理查兹是个别人信得过的人。每当他把钱输光了，别人就会给他钱，因为他们都知道杰姆·理查兹会再赢到钱，待到他果真赢了，他们猜得对，他们知道他会还债。

梅兰克莎·赫伯特生平就总是爱跟马打交道。杰姆懂得一切有关骏马的知识，梅兰克莎正看中这一点。杰姆·理查兹是个莽撞的汉子。他知道怎样赢钱，而梅兰克莎·赫伯特生平总是喜爱具有获得成功的魄力的人。

梅兰克莎·赫伯特越来越喜欢杰姆·理查兹了，他们俩不久就开始打得火热了。

杰姆甚至比梅兰克莎还更有胆量。杰姆总是知道有真正的智慧是怎么回事。杰姆一生总是很聪明。

杰姆·理查兹使得梅兰克莎·赫伯特跟他难分难舍。他从来不会让她翘首以待。没过多久，梅兰克莎便经常使杰姆跟她在一起。梅兰克莎真是觉得再惬意也没有了。现在梅兰克莎在杰姆·理查兹身上找到了她一直需要的、能使她满足的一切东西。

梅兰克莎同萝丝·约翰逊越来越疏远了。萝丝也并不太重视梅兰克莎现在的做法。杰姆·理查兹很不错，只要梅兰克莎决不忘记她该怎样有正确的做法就行。萝丝现在经常对萨姆说，她不喜欢梅兰克莎那种一见钟情的做法。萝丝把这种看法对萨姆说，也对她所碰到的所有的姑娘和男人都说了。可是这会儿，萝丝对梅兰克莎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了。梅兰克莎·赫伯特现在只

要杰姆·理查兹同她在一起就行。

现在杰姆·理查兹与梅兰克莎·赫伯特之间的关系已是越来越热络了。现在杰姆·理查兹开始谈起他想同她结婚了。杰姆·理查兹现在深深地爱着她。至于梅兰克莎呢，现在已把杰姆看做是她唯一的意中人了。因此，杰姆像所有的白人一样，给了她一只戒指，表示他已同她订婚，不久他就要同她结婚了。杰姆对她这么好，梅兰克莎真是满怀喜悦。

梅兰克莎总是喜爱同杰姆一起上赛马场去。近来杰姆的赌运挺不错，他驾着一辆十分漂亮的马车，身旁坐着梅兰克莎，看上去十分俊俏。

梅兰克莎因为杰姆·理查兹要她而觉得很自豪。杰姆懂得怎样爱她，梅兰克莎就爱他这种做法。梅兰克莎爱杰姆，爱他居然会要她。她还爱他愿意同她结婚。杰姆·理查兹是个老实正经的男人，别人都尊敬他，信任他。梅兰克莎非常需要这样一个叫她心满意足的男人。

梅兰克莎高兴得忘乎所以。梅兰克莎把有关杰姆·理查兹的一切都告诉每一个人，说他是一个漂亮的男人，拥有多少骏马，他又是多么有胆量，什么事都吓不倒他，同她订了婚，就要同她结婚了，喏，这就是他给的戒指。

梅兰克莎常常向萝丝·约翰逊倾述自己的乐事。现在，梅兰克莎又开始上她那儿去了。

梅兰克莎爱杰姆爱得失去了理智。梅兰克莎现在总要找人聊天，因此她就常常上萝丝·约翰逊那儿去。

梅兰克莎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杰姆·理查兹。她在他那儿获得的快乐简直使她又发疯，又忘乎所以了。

萝丝从来不喜欢梅兰克莎的这种做法。“不，萨姆，梅兰克莎

总爱说起她同杰姆·理查兹订婚的事，我对这桩事情可从来没说过个不字，杰姆那样的人，毕竟是不错的，虽然他总是自以为自己很时髦，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他的，要什么就有什么。他的确给了梅兰克莎一只戒指，好像他真的打算很快就要同她正式结婚了，只不过，萨姆，我实在不喜欢梅兰克莎的这种作为。就算她同他订了婚，萨姆，她也不必这么激动。一个正派的姑娘是不该这么做的。没有一个男人受得了这种情况，我认识的男人就不是这样，萨姆，我的的确确了解他们。我了解白人，也了解黑人，因为我是由白人带大的，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这种举动的姑娘。如果你只是在恋爱，这么做还说得过去，可是等到你同他订婚了，他还说他真的要正式同你结婚，那就完全不必这样做了。你瞧，萨姆，我是对的，我一向就是这么做，我懂得这一切。杰姆·理查兹他到头来是不会真正结婚的，如果我知道得不错的话，照梅兰克莎现在对他的态度他不会结婚。戒指也好，任何东西也好，对他们来说，全不当一回事。如果一个姑娘做出像梅兰克莎现在这般蠢头蠢脑的举动的话，这些东西对他们说来顶什么用。如果现在梅兰克莎又碰上真正的倒楣事，我的确会感到十分难过，萨姆，不过，我的确看不惯梅兰克莎现在对他这种做法，萨姆。我从来不对她说什么，萨姆。我只是经常听她说，就像我告诉你那样，把她说的想想透，萨姆，可我现在不再对梅兰克莎说什么了。梅兰克莎一点也没把杰姆·理查兹的事情告诉我，直等到她差不多完全要同杰姆·理查兹确定关系时才跑来告诉我，我一点也不喜欢她这种做法，萨姆，她第一次碰上那些男人后，就同他见面，却不来告诉我。我一点也不对她说起这件事，萨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什么也不对她说，我只是听，她愿意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不，萨姆，我一点也不想对她说什么。梅兰

克莎就是要一意孤行，这并不是因为我愿意看到她又要碰上什么更倒楣的事情，只不过是因为，萨姆，梅兰克莎这样做后，我心里实在不想再对她说她该怎么做罢了。你就等着看我对你说的话吧，萨姆，看杰姆·理查兹会怎样对待她，你看着好啦，萨姆，我的话决不会错，我从来都不会错。”

梅兰克莎·赫伯特从来没有想到她会再次遇到麻烦。梅兰克莎欢乐得有点忘乎所以了。

杰姆·理查兹现在在赌博中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有时候，梅兰克莎同他在一起时，总感到他有点儿不对头。梅兰克莎知道他在赌博中遭到挫折，但是，梅兰克莎从来没有觉得这会给他们的关系带来什么影响。

有一回，梅兰克莎对杰姆说，他准知道，她永远爱跟他在一起，哪怕他是坐牢或者成了一个乞丐。现在，梅兰克莎对他说，“你准知道，杰姆，不管你会碰到什么样的挫折、一切都会照旧，你可以考验我，杰姆，打起精神来，别这样对我忧心忡忡。杰姆，我完全知道你是爱我的，就像我永远爱你一样，我始终需要你杰姆，就像你要我永远同你在一起一样。在你需要时，只要对我说一声，我就马上同你结婚，杰姆。我是无所谓的，不管有钱没钱。杰姆，你干吗还这么忧愁地看着我。”

梅兰克莎·赫伯特的爱情的确使她神魂颠倒，失去了理智。她总是把爱情硬加给杰姆·理查兹，可现在，杰姆因赌博而陷入困境，他根本就不想要这种强加给他的爱情了。杰姆·理查兹在碰上了困难时，是决不会想到要同任何姑娘结婚的。像他这样一个男人是决不会这样做的。梅兰克莎的爱情使她神魂颠倒，失去了理智。她现在本该保持沉默，随他去处置这一切。杰姆·理查兹这种人在赌博失利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女人来给他鼓劲

的。对他这种人来说，这决不是需要女人来给他鼓劲的时候。

梅兰克莎非常需要这种爱情，这是她始终需要的爱情，她不知道她该怎样来节制这种爱情。梅兰克莎现在看出杰姆·理查兹心里总有点儿不对头了。梅兰克莎顿时不敢再问他了。杰姆现在非常忙，他得变卖东西，找人筹款。现在杰姆不能常常同梅兰克莎见面了。

也算梅兰克莎·赫伯特运气，萝丝·约翰逊现在快要分娩了。这件事她们之间是已经事先讲好了的，到时候，萝丝可以住到梅兰克莎跟一个黑人老妇女住在一起的屋里来，这样，萝丝可以在就近医院请到医生给她接生，梅兰克莎也可以在那儿按照她向来的做法照顾萝丝。

梅兰克莎现在待萝丝·约翰逊很好。凡是女人能做的，梅兰克莎都做了。她照料萝丝，耐心耐性，谦恭柔顺，不知疲倦，可是，这个忧郁、懦弱、孩子气的黑人萝丝却抱怨，烦躁，咆哮，简直就像头令人憎厌的野兽。

在这段时间里，梅兰克莎总是不时地同杰姆·理查兹在一起。梅兰克莎开始对杰姆·理查兹显得更刚强了。每当梅兰克莎深陷困境时，每当她尽全力跟困境斗争时，她就会表现出十分刚强又温柔的性格来，凭她的性格，她是不会做出任何傻事来的。

梅兰克莎·赫伯特现在又跟萝丝·约翰逊更亲近了。梅兰克莎现在总会把自己的困境都告诉萝丝·约翰逊，这时，萝丝又重新开始对她提点儿忠告。

梅兰克莎现在总是把她跟杰姆·理查兹的谈话都告诉萝丝，她讲到他们两人彼此都不爱听对方所说的话。梅兰克莎不知道杰姆·理查兹到底想要什么。梅兰克莎只知道，当她想要真正成为朋友，正式结婚时，他并不乐意，这时梅兰克莎便会说，

"好吧，杰姆，我再也不戴你的戒指了，我们也别再碰面了，就好像我们本来就不打算真正正式结婚一样。"但这话杰姆也同样不喜欢听。杰姆究竟想要什么呢？

梅兰克莎的手指上不再戴杰姆的戒指了。可怜的梅兰克莎，她用一根线系上戒指，套在脖子上，这样她就随时可以碰到它，可是，梅兰克莎现在对杰姆·理查兹的态度强硬起来了，可他无动于衷。有时候，杰姆似乎也为此感到十分不好过，有时候，他又似乎很高兴是这样。梅兰克莎始终无法摸透杰姆·理查兹究竟想要什么。

梅兰克莎知道，直到现在，杰姆身边并没有别的女人，因此她总是相信杰姆会重新回到她身边来，重新又像过去那样深深地爱着她，就像他过去所做的那样，给她带来她过去完全不相信任何人真会办到的一切。可是，杰姆·理查兹比梅兰克莎·赫伯特更有胆量。他懂得怎样才能更好地拼搏，获得成功。梅兰克莎不能沉住气等待杰姆去这样做，她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这一切了。

杰姆·理查兹的赌运还没有好转。在他过去的赌博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长时间不能获得转机的情况。有时候，杰姆谈到好像他打算出门到什么地方去，到别处去试试他的赌运。杰姆·理查兹从来没有提到他是否要带梅兰克莎一起去。

因此，梅兰克莎有时候的确很有信心，有时候则因为疑虑重重，内心非常痛苦。杰姆究竟打算拿她怎么办？他并没有别的女人，这一点梅兰克莎倒是可以真正信得过，可等她对他说不行，她决不会再跟他亲近，因为现在他不要她了，听她这么说，杰姆就会改变态度，赌咒发誓地说他的确要她，现在将来都一直要她在他身边，可是，他现在再也不提他要马上同她结婚的事了。不过，杰姆·理查兹常常说，眼前他碰到这样的困难，他是决不会

同一个姑娘结婚的，况且现在他并没有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任何办法。可是梅兰克莎应当戴上他的戒指，她肯定知道他从没像爱她这样爱过任何一个女人。于是梅兰克莎便把这只戒指戴上了一阵，后来他们又产生了更多的麻烦，于是她对他说，她肯定再也不戴他给她的任何东西，她就把它系在绳子上，使别人看不见那只戒指，她自己却时刻触摸得到。

可怜的梅兰克莎，她的爱情肯定使她神魂颠倒，失去了理智。

梅兰克莎现在越来越需要跟萝丝·约翰逊在一起了，萝丝也又开始不时对她提出忠告，不过萝丝帮不上什么忙。现在是谁都无法对她提出忠告了。本来梅兰克莎是能够改变她同杰姆·理查兹的关系的，可是，现在这个时机已经都过去了。萝丝知道这一点，梅兰克莎也知道这一点，而要她自己相信这一点，那就像是要宰了她。

梅兰克莎现在的唯一安慰就是一直侍候萝丝，一直到她搞得精疲力竭几乎不能支持为止。梅兰克莎总是为萝丝做她要做的样样事情。萨姆·约翰逊现在也开始对梅兰克莎十分和蔼，有点儿亲切了。她对萝丝这么好，因此萨姆很乐于要她待在那儿帮助萝丝，帮她做事，成为她的安慰者。

萝丝是受了好大的苦才生下孩子的，凡是女人所能做的，梅兰克莎都做了。

尽管那个娃娃生下来非常健康，可没多久他就死了。萝丝·约翰逊漫不经心，粗心大意，只管自己，就在梅兰克莎不得不离开几天时，这个娃娃就死了。萝丝·约翰逊很喜欢她的娃娃，也许她只是一时把他忘记了，总之，这个娃娃死了，萝丝和萨姆都非常难过，不过，这种事情在桥头镇的黑人社会中时有发生，他们谁都不会久久地把这种事情挂在心上。等到萝丝身体恢复健

康后，她又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同萨姆一起过活了。由于梅兰克莎在萝丝非常困难时尽心照顾过她，因此萨姆·约翰逊现在待梅兰克莎总是非常和蔼客气。

梅兰克莎·赫伯特同杰姆·理查兹的关系始终没有好转。杰姆现在越来越不同她在一起了。每当杰姆同梅兰克莎在一起时，他倒是待她非常好。杰姆·理查兹对自己的赌博非常担心，自从杰姆开始谋生以来，他在自己的赌博生涯中还从来没有碰上这么长久的困难。杰姆·理查兹现在对梅兰克莎固然很好，可是他不能为她花很大的精力。梅兰克莎现在简直无法使他同她争吵，梅兰克莎现在根本无法埋怨他对她不好，因为毫无疑问，他总是以他的行动来跟她说话，她也一定知道，一个男人在心头有难事，而一直试图促使事态稍获好转时是怎么一种情况。

有时候，杰姆和梅兰克莎作了一番长谈，而谁都不很满意对方的说法，可是梅兰克莎总是无法使杰姆·理查兹同她争吵起来，因此梅兰克莎发觉她越来越无法找到任何方法，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始终搁在心里的烦恼而责备他。杰姆待她很好，她也知道，因为他告诉过她，他现在的赌博一直碰到麻烦。梅兰克莎自己心里很清楚，杰姆·理查兹心里完全乱了方寸，可是，梅兰克莎现在就是无法真正摸透他的心。

梅兰克莎和杰姆·理查兹的情况现在毫无好转。梅兰克莎现在越来越需要同萝丝·约翰逊在一起。萝丝仍然喜欢梅兰克莎上她家去为她做事，萝丝喜欢对她嘀咕，责备她，告诉梅兰克莎该怎么做才能使事情有所改观，不会老是陷于困境。萨姆·约翰逊近来总是对梅兰克莎很好，很客气。萨姆现在还开始为她非常难过。

杰姆·理查兹根本没有改善同梅兰克莎的关系。杰姆常常

会说得使梅兰克莎几乎认为，他再也不需要她了。于是，梅兰克莎就会非常忧郁，她就会对萝丝说，她真想自杀，因为这是她现在所能走的最好道路。

萝丝·约翰逊始终认为这种做法是最不足取的，"我不明白，梅兰克莎，你怎么能因为自己很忧郁，就说你要自杀。我决不会因为自己忧郁就要自杀，梅兰克莎，我也许去杀死别的什么人，却决不会自杀。如果我自杀了，梅兰克莎，那准是偶然的，而如果我是偶然杀死了自己，梅兰克莎，我会感到很遗憾。你当然也该有这种想法，梅兰克莎，现在你听我说，别总是这么说傻话了。这当然都是因为你做事总是这么傻头傻脑，才使你现在会碰到这么许多麻烦，梅兰克莎，这我的确完全知道。自从我很了解你以来，梅兰克莎，尽管我的确一直在对你说，像你那样的做法，那种谈吐的方式，都不是正确的，而且我也的确总是看到你梅兰克莎老是那么做，可你的确从来都听不进去。对你这种做法，我的确没有看错，梅兰克莎，我很了解这一切；可你的确从来不想学会正确行事，梅兰克莎，这我也完全了解，我的确尽了全力帮助你处理这一切，梅兰克莎，只因你的确从来没有正确行事；梅兰克莎，对任何人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我都看得出。我都没能使你行事正确，梅兰克莎，更不用说别人了。在你那么做的时候，梅兰克莎，我从来没对你说什么，我既然非对你说不可，我就的确一点也不喜欢你那种做法，可你就是一定要同那个杰姆·理查兹搞在一起，你还总是说，他真个很想同你结婚，就像我总是对萨姆说的那样，你的确打算那样做了。我倒是的确为你觉得难受，梅兰克莎，可是，在你起先同他订婚时，你就应来见我，让我跟你谈谈，我可以给你一些指点，可现在，你已经惹来了这么多麻烦，梅兰克莎，一切都同我吃准你总会碰到的一样。梅兰克莎，

这当然不是意味着我看到你惹上这么严重的麻烦而毫不难受，不过，我的确看得出，梅兰克莎，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从来不正确行事，而总是那么一意孤行的结果。现在，你又总是说因为你十分忧郁，非自杀不可了，这肯定不是，梅兰克莎，不是一个正派的姑娘应该采取的做法。”

萝丝现在开始严厉地责备梅兰克莎了，而且她还常常对梅兰克莎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不过，萝丝现在再也无力帮助她了。梅兰克莎·赫伯特现在根本不知道她该怎么做才好。梅兰克莎总想要杰姆·理查兹跟她在一起，可他现在好像不再要她了，梅兰克莎能有什么办法呢？想到她说她非自杀不可时，她倒是完全说对了，因为这是她现在所能走的唯一道路了。

萨姆·约翰逊现在对梅兰克莎总是越来越客气温和。可怜的梅兰克莎，她总是那么善良温柔，做着任何人要她做的事，只要能求得和平安静，她就喜欢这么做。可她却总是只能找到惹上麻烦的新招。萨姆现在总是这么对萝丝谈起梅兰克莎。

“我的确从来不愿意说梅兰克莎的坏话，萨姆，因为她的确总是非常容易碰到最可怕的灾难，可是，我也决不会说，萨姆，我真正喜欢梅兰克莎总是非要那样做的做法。她现在对杰姆·理查兹的那种做法，就同她总是非要那样做不可的做法一式一样。他现在肯定不想要她了，可梅兰克莎不该有那种精神状态。不，萨姆，我一点也不喜欢梅兰克莎对他的那种做法，再说，萨姆，她完全不老实，她本该总是老老实实才对，她的确是一点也没有把她的做法完全坦率地说出来。萨姆，我也决不再想去说她这种做法了，萨姆。她总是说，是的，不错，萝丝，我的确是照你说的做的，可随后，萨姆，她却从来不那样做。梅兰克莎的确很温柔，很善良，萨姆，谁都没听到我说过她不乐意为别人做事，不管怎样，

她总是能够留心为别人做事，不过，萨姆，在有些方面，她总有点儿从来没有做对，萨姆，而且总有点儿不太老实。萨姆，有时候，我听说她在做非常可怕的事情，有些姑娘就知道她是怎么做的，有时候，她们告诉我她是怎么做的，因此，萨姆，我的确觉得，我的确越来越担心梅兰克莎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再说，萨姆，有时候你也听到过，她总是说，她心情一忧郁，就一直想自杀，萨姆，这可决不是一个正派姑娘应当做的事儿。你瞧，萨姆，我向来就是这样，我所知道的事儿总是一点也不会错的，你留点神，萨姆，你听我说，萨姆，你得留点神，我告诉你，我越看梅兰克莎，越觉得梅兰克莎现在一点也不老实。萨姆，你得像我告诉你的那样，留点神，因为我知道这一切，现在你听好，萨姆，记住我告诉你的话，因为我都知道这一切，我的确总是不会错的，萨姆。”

起初，萨姆还有点想为梅兰克莎辩护，因为萨姆总是对她很客气，很温和。萨姆喜欢梅兰克莎对他的那种文静的样子，喜欢她在听他说话时，似乎她是在认真学习那副样子，因为她就坐在那儿听他说话。萨姆也喜欢她那种可爱的态度，总是那么细致地为他做各种事情；不过，萨姆从来不喜欢同任何人争吵，而且，萝丝肯定最了解梅兰克莎，不管怎么说，萨姆从来没有真正很关心梅兰克莎过。他对她那种神秘莫测的样子从来不感兴趣。萨姆就喜欢她对他态度温和，喜欢她那种萝丝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的态度。可是，梅兰克莎对他说来始终不会是重要的。萨姆只要求有幢小房子，规规矩矩地生活，勤勤恳恳地工作，工作疲累时，能回到家里吃上饭，他还希望慢慢地有几个亲生孩子，可以让他抚爱。萨姆的确为梅兰克莎难过，她总是对他们那么善良，那么温和，杰姆·理查兹这样对她，他真是个坏人，不过，如果一个姑娘爱上了这么一个放荡的男人，总归会落得这种下场。不

管怎样，梅兰克莎是萝丝的朋友，而萨姆从来不愿沾惹上女人们总要碰到的麻烦、也就是那种当女人们需要男人时，那些男人却不知怎样好好地、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女人时总会有的麻烦。

因此，萨姆不大跟萝丝谈起梅兰克莎的事情。萨姆也总是对她很和气，不过，他现在开始越来越不大见到她了。梅兰克莎不多久就不再到这幢房子来看萝丝了，萨姆也从来不向萝丝问起她的情况。

梅兰克莎·赫伯特现在开始越来越不上这幢房子来跟萝丝·约翰逊作伴了。这是因为萝丝现在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她，而且萝丝现在也不让梅兰克莎来为她做事了。梅兰克莎总是对她很谦卑，梅兰克莎总是想方设法要为她做自己做得到的事。萝丝说不要，她认为她大概自己做会做得更好些。梅兰克莎真好，愿意待下来帮她做完事情，可萝丝想，现在梅兰克莎也许还是回家去好，萝丝现在不需要别人帮她忙了，她感到自己身体真正健康了，不像她生下孩子后那阵那么虚弱，再说，萨姆回家来吃饭时，他也喜欢身边只有萝丝一个人来侍候他吃饭。萨姆现在总是很疲累，他向来在夏季总是这样，轮船里总是有那么许多人，他们搞出了那么多要干的事情，因此萨姆现在的确很疲累，他就喜欢只顾吃饭，不让别人在屋里给他添麻烦。

萝丝每天对待梅兰克莎越来越像是她不要梅兰克莎再上她家来看她那样。梅兰克莎不敢问萝丝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梅兰克莎非常需要有萝丝来拯救她。梅兰克莎非常需要依附她，她觉得萝丝一直是那么可靠。梅兰克莎不敢问萝丝是不是她现在不要她来看她了。

梅兰克莎现在再也见不到萨姆对她那么温和了。萝丝经常在萨姆回家之前就把梅兰克莎打发走。有一天，梅兰克莎稍微多

待了一会，因为那天萝丝发了善心，让梅兰克莎为她做事情。随后，梅兰克莎离开时，碰上了萨姆·约翰逊，萨姆停下来一会儿，同她客气地说了几句话。

第二天，萝丝·约翰逊就不让梅兰克莎上她那儿去了。萝丝站在台阶上，她就在那儿，把她现在对梅兰克莎的看法告诉了她。

“我想，梅兰克莎，如果你只是为了来看我，那你现在不必来了，梅兰克莎。我的确一点也不想给你添麻烦。我的确认为，梅兰克莎，少了像你这样一个人到我这儿来帮我，我一个人也过得很好，现在萨姆工作得很出色，收入不错，他可以雇个小姑娘每天来帮我。我的的确确认为，梅兰克莎，我再也不需要你光为了来看我上我这儿来。”“怎么啦，萝丝，我给你做下了什么事，我的确不认为你萝丝现在这么对待我是对的。”“我的确一点也不认为，梅兰克莎·赫伯特，你有什么权利来抱怨我对待你的态度。我的确不认为，梅兰克莎·赫伯特，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谁都没有像我这样总是对你耐心耐性，只是，梅兰克莎，我现在听到不少关于你的非常恶劣的事儿，大家都总是对我说你做了多少那种事儿，我总是对你那么好，你却总是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对我老老实实。不，梅兰克莎，我并不是不希望你有好运气，我的的确确希望你有时候能懂得怎么像一个体面、正派的姑娘那样行事，梅兰克莎，我就是不喜欢大家都在讲起的你所干的那种事儿。不，梅兰克莎，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的确很抱歉。可是，我只能这样做，别无他法。我现在只能对你这么说，梅兰克莎。”“可是，萝丝，说真的；我的确不明白，跟死人一样不明白，我从来没干过什么事可以使你这样对我。有人向你说我坏话，萝丝，她们都是一帮子说谎的人，萝丝，我实话对你说，

她们的确是说谎的。我的确从来没做过什么不好意思告诉你的事。你干吗对我这么坏，萝丝。萨姆他决不会同意你这般做法，况且，萝丝，我总是尽我所能去做你要我做的样样事情。”“站在这儿说这么些话是毫无用处的，梅兰克莎·赫伯特。我只能这样对你说，至于萨姆，他一点也不懂女人该怎么行事。梅兰克莎，我现在这么对待你，的确十分抱歉，可是你既然老是做出这么差劲的事儿，大家又都在这样议论你，我的确是别无他法了。你这样站在这儿说些跟我不一样的话也都是白搭的，梅兰克莎。我的确总是没有错待你，梅兰克莎·赫伯特，我知道你的情况后，我的确总是没有错待你。不，梅兰克莎，事情明摆着，你从来没有做对过事，不像个正派姑娘该做的，我总是尽力告诉你，梅兰克莎·赫伯特，可是，告诉别人该怎么做并没有什么用处；他们既然没头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他们就无法学会怎么做，你梅兰克莎从来不知道该老老实实，我也从来不想陷害你，梅兰克莎·赫伯特，我只是再也不愿意看到你上这儿来。我现在就对你说，就像我一直对你说的那样，你根本不知道一个正派姑娘该怎样做才是对的，因此，梅兰克莎·赫伯特，我和萨姆都再也不希望你踏进我的家门，梅兰克莎·赫伯特，我就这样告诉你。现在，你就走吧，梅兰克莎·赫伯特，你听着，我从来不想伤害你。”

萝丝·约翰逊进了屋，随手关上门。梅兰克莎茫然地站在那儿，她不知道该怎么忍受这种几乎要她命的打击。接着梅兰克莎慢慢地连头也不回地走了。

梅兰克莎·赫伯特心里真是又恼火又痛苦。梅兰克莎总是需要萝丝来相信她，梅兰克莎需要萝丝能让她一直依靠她，梅兰克莎总是非常需要有个人能总是让她心里有种安全感，可现在萝丝却把她打发了。梅兰克莎需要萝丝，远甚于她需要其他所有

的人。萝丝在她眼里总是那么单纯，可靠，正经。现在萝丝却一下子把她撵走了。梅兰克莎真是不知所措，整个世界都好像飞快地在她四周飞旋，跳起疯狂而令人生厌的舞来了。

梅兰克莎·赫伯特从来没有一种可以使她觉得心里安定的力量。现在萝丝·约翰逊一下子把她撵走了，梅兰克莎再也不可能接近她了，梅兰克莎现在心里十分明白，她已经完了，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帮助她了。

那天晚上，梅兰克莎去杰姆·理查兹答应要见她的老地方同他会面。杰姆·理查兹对她的态度十分恍惚，他慢慢地才开始同她谈话，说起他不久就要出门的事，他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在赌博中捞回点儿好运气。梅兰克莎浑身颤抖，难道现在杰姆也要离开她了。杰姆·理查兹又对她谈了一下，说他自己现在总是运气不好，他多么需要离开这儿，去看看他是否能走运。

接着，杰姆住了嘴，他直瞪瞪地望着梅兰克莎。

"梅兰克莎，你直截了当老实说，你现在的确是一点也不关心我的情况吗，梅兰克莎，"他对她说。

"你干吗问我这个问题，杰姆·理查兹？"梅兰克莎说。

"我干吗问你这个问题，老天爷，因为我现在也不在乎你什么了，梅兰克莎。这就是我要问你的原因。"

梅兰克莎简直无法对此作出回答。杰姆·理查兹等了一下后，就撇下她走了。

梅兰克莎再也没有见到杰姆·理查兹。梅兰克莎再也没有见到萝丝·约翰逊。再也见不到萝丝，对梅兰克莎说来，日子可真不好受。萝丝·约翰逊已经在梅兰克莎的心坎里，激起了最深切的感情。

"不，我现在决不再看到梅兰克莎·赫伯特了，"萝丝会对任

何一个问起有关梅兰克莎情况的人这么说。“不，打从她很喜欢跟那班人搞在一起，跟他们搞得一塌糊涂，弄得我们很不愉快后，梅兰克莎她就再也不上这儿来了。她决不会有好下场，梅兰克莎不会有好下场，我和萨姆再也不想见到她了。她从来没有按照我告诉她的正确做法去做。尽管我总是跟她这样说，如果她不更小心点，老要按她自己的做法去做，我是再也不会要她上我家来看我的。梅兰克莎就是不肯照做。我决不反对任何一个姑娘的任何做法，她要过什么好日子，尽可以去过，可是不要过梅兰克莎总是要过的那种日子。我希望有朝一日梅兰克莎在她做出了她一向做的那些丑事后，心里非常忧郁时会自杀。梅兰克莎总是说这是她所想到的唯一轻而易举的做法。不，我总是真心替梅兰克莎难过，她从来就不是个普普通通的黑人，只是她从来没有懂得我一直对她说的那些话，她也一点都学不会应该怎么正确行事。我当然不希望梅兰克莎会碰到什么大祸害，可我的确认为她有朝一日多半会自杀，她总是说这是她所能采取的一种轻而易举的做法。我从来没看到有谁的心情会忧郁得这么厉害。”

可是，梅兰克莎·赫伯特根本没有因为她是那么忧郁而真去自杀，尽管她常常认为这的确是她可以获得解脱的最好办法。梅兰克莎根本没有自杀，她只是生了一次厉害的热病，进了医院，在那儿，人们精心照料她，给她治疗。

梅兰克莎恢复健康后，她找到了一个地方，开始工作，开始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后来，梅兰克莎又病得很厉害，她开始咳嗽，出汗，十分虚弱，不能坚持工作了。

梅兰克莎又进了医院，医生对她说，她得了肺病，不多久准会死。他们把她送到了一个可以得到照顾的地方，一个专门收容肺病患者的济贫所，梅兰克莎在那儿一直待到死。

温 柔 的 莉 娜

莉娜是个耐心耐性，温柔而可爱的德国人。她当了四年仆人，很爱这个工作。

莉娜是由一个表亲从德国带到桥头镇的，已经在这儿待了四年。

莉娜觉得这个地方挺不错。愉快而随便的女东家和孩子们全都很喜欢莉娜。

那儿有个厨娘，老对莉娜骂个没完，好在莉娜有德国人的忍耐精神，并不觉得有什么受不了，再说这个好心的、唠叨个没完的女人其实也是为莉娜好才骂她。

早晨，莉娜在敲门叫全家起来时，她那德国人的声音就像夏天正午的轻柔的和风那样令人感到清醒，爽快和动心。每天早晨，她都要在门厅里站上好久，以她那意料不到的、难以忍受的德国人的忍耐功夫叫孩子们起床。她总是先叫一下，等上好久后再叫一下，声音总是那么平和，温柔，耐心，孩子们则往往又会抓住那宝贵而紧张的一刻再睡一会儿，给年轻的身体增添充沛的活力，要是到了中年，他们是说醒就醒了。

整个上午，莉娜要干许多活儿，到了愉快的阳光灿烂的下午，她就被打发到公园去，坐在那里照护家里那个两岁的小姑娘。

其他一些姑娘，全都是些愉快而懒散的姑娘，她们在阳光灿烂的下午也到公园来照护小孩，她们都很喜欢这个纯朴、温柔的德国人莉娜。她们也很喜欢取笑她，因为一下子就可以把她搞得困惑不安，毫无办法，因为她始终不懂那些比较灵敏的姑娘所说的古怪事情是怎么回事。

在这些姑娘中，有两三个总是跟莉娜坐在一起，她们也总是一起来逗弄莉娜，弄得她茫然不知所措。可是，莉娜还是觉得这种生活很愉快。

有时候，那个小姑娘摔倒了，哭了，于是莉娜就得去抚慰她。小姑娘把帽子丢了，莉娜就得把它捡起，拿在手里。小姑娘耍性子，把玩具扔掉了，莉娜就跟她说，不让她玩这些东西了，同时把东西拿过来，直等到小姑娘再要时才给她。

莉娜觉得，这真是一种安静的生活，简直就跟一种愉快的悠闲生活一样安静。其他一些姑娘自然会取笑她，不过那也只是使她心里激起一阵涟漪而已。

莉娜是个棕色皮肤的讨人欢喜的人儿。那棕色就跟那种金发女郎往往生就的棕色一样，是棕色，好像在淡色皮肤上轻轻抹上一层鲜明颜色的那种棕色，而不是太阳炙人的国家里那种带黄色、红色或巧克力色的棕色，这种素淡的棕色配上淡褐色的眼睛正是相得益彰。还有一头并不十分浓密的棕色直头发，这种头发原来是一个德国孩子的那种草黄色，后来才逐渐变成了棕色。

莉娜跟吃苦耐劳的女工一样，平胸，直背，肩膀前倾，虽说她现在还是比较嫩弱的少女身体，而且劳动也没有使得这些线条太显明。

莉娜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情调，表现在她身体的更其文静的动作中，尤其是最强烈地表现在耐心耐性，古朴纯真中，表现在

她的棕色扁平、柔和的脸盘的浑朴中。莉娜的眉毛浓得出奇。两条眉毛又黑又粗，十分显眼，色泽暗黑，十分美丽；下面是一对淡褐色的眼睛，单纯而富有人情味，具有温柔的德国劳动妇女那种天生的忍耐神态。

不错，对莉娜来说，这是一种十分安静的生活。其他一些姑娘自然会取笑她，不过，那只是使她心里激起一阵涟漪而已。

"你的手指沾上了什么，莉娜？"有一天，有个总是跟她坐在一起的名叫玛丽的姑娘问她。玛丽是个和善灵敏而又聪明的爱尔兰人。

莉娜刚刚捡起那个小姑娘掉在她身边的那只纸手风琴玩具，用她的棕色有力而不太灵活的手指在拉，发出了难听的叽叽声来。

"怎么啦，这是什么，玛丽？是颜料吗？"莉娜一边说一边把手指放到嘴边，舔着那污渍。

"你刚才舔的那种绿颜色是非常毒的，莉娜，难道你不知道吗？"玛丽说。

莉娜已经把她手指上的绿颜色舔掉了不少。一听这话，她不舔了，紧盯着手指看。她不知道玛丽说的话分量有多重。

"内莉，莉娜刚才舔的那种绿颜色，难道不是有毒的吗？"玛丽说。"肯定是的，莉娜，它真的是有毒的，我这一次决不是要弄你的。"

莉娜有点儿不知所措了。她紧盯着那只沾着绿颜色的手指看，她也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否舔进颜色过。

手指边上还有点儿湿，她把手指在衣服里面擦了好久，同时，她对着手指又看又想，想弄明白她刚才舔的东西究竟是不是有毒。

"内莉，这不是太糟了么，莉娜竟然舔那东西，"玛丽说。

内莉莞尔而笑，并不置答。内莉长得又黑又瘦，样子像个意大利人。她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在头顶上高高耸起，使得她的脸显得十分好看。

内莉总是微笑，话语不多，然后，她又会把莉娜看得茫然不知所措。

她们三个人就这样在愉快明媚的阳光里照看着各自的小孩，坐了好久。莉娜常常要看一下自己的手指，想弄明白自己刚才舔的究竟是不是有毒的，接着又再用点劲在衣服上擦着手指。

玛丽嘲笑她，挖苦她，内莉则微露笑容，古怪地看着她。

接着，因为天气逐渐凉了，她们该把那些已经开始四下走动的小孩找拢来，各自带她们回到自己的母亲那儿去了。而莉娜始终无法肯定刚才舔的那绿色东西究竟是不是有毒。

在这四年的帮佣生活中，莉娜总是到她姑母家去过星期日，四年前就是她姑母把她带到桥头镇来的。

这个在四年前把莉娜带到桥头镇来的姑母，是个刻苦而有抱负、心地很好的德国女人。她的丈夫是镇上一个杂货商，他们家日子过得很富裕。莉娜的姑母，哈顿太太，有两个刚开始成人的女儿，她还有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很不诚实，十分难于管教。

哈顿太太是个矮壮粗犷的德国女人。走起路来，步子沉重有力地踩着地面。哈顿太太周身圆滚滚的，非常结实，连她那张脸也由原先的白皙而变得淡红兼透黑了，双颊丰腴，闪光，一只圆滚滚的双下巴遮住了她那又短又方的颈脖子。

两个女儿，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五岁，站在她旁边，看上去就像两块没揉透的、不成形的肉团团。

姐姐马蒂尔达是个金发姑娘，迟钝愚直，长得很胖。妹妹伯莎个子差不多跟姐姐一样高，黑黝黝的，比较灵敏、人也长得很壮实，不过还不是真正发胖。

这两个姑娘是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长大的，她们受到了恰如其分的良好教育。她们两人都穿着入时，穿戴同样的衣服和帽子，完全适合两个德国姐妹的身份。母亲很喜欢让她们穿红色衣服。她们最好的衣服就是红衣服，布料厚实，镶着发光的黑阔边。她们都戴着硬挺挺的红毡帽，镶着黑丝绒带子，还绣着一只鸟儿。母亲则穿着庄重，戴无边女帽，全身着黑，总是坐在两个大个子的女儿中间，样子坚定，指指点点，镇慑她们。

这个好心的德国妇女的行为中，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她那种溺爱她的儿子的方式。这个男孩很不诚实，十分难于管教。

一家之主的父亲是个正派，沉静，不爱管闲事的笨重德国人。他想纠正这个男孩的坏习气，使他诚实起来，无奈母亲不肯让父亲这样管教，因此，把这个男孩调教坏了。

哈顿太太的两个姑娘现在还只是刚刚长成为小姐，因此，这会儿，让她的侄女莉娜成家是哈顿太太必须要做的一桩至关重大的事。

四年前，哈顿太太带了她两个女儿回德国去看望自己的父母，尽管她的孩子们很不喜欢此行，哈顿太太却认为极有收获。

哈顿太太是个好心慷慨的女人，她大量接济自己的父母以及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她的所有亲戚。哈顿太太的亲戚都是中等阶级的农场主。他们不是庄稼汉，而且住在一个所谓的镇上，但在哈顿太太这两个出生于美国的女儿看来，这个镇处处都显得十分破落，臭气熏天。

哈顿太太则对这个镇样样都喜欢。这地方她很熟悉，再说，

她在这里很富有、很显赫。她仔细听她所有的亲戚说话，为他们出主意，劝告他们该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她为他们安排现在和将来的生活，指出他们过去的种种做法都错了。

哈顿太太唯一的烦恼就是她那两个女儿，她就是无法使她们尊敬她们的外公外婆。这两个姑娘对她们所有这一大帮亲戚非常不友善。她们的母亲简直无法使她们去吻吻她们的外公外婆，每天，这两个姑娘都要挨一顿骂。但是，哈顿太太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来真正管教她这两个固执的女儿。

这些勤劳的、粗里粗气的德国亲戚，在这两个出生于美国的孩子看来，真是又丑又脏，就像是那些比她们还更低贱的意大利人或者黑人工人一样，她们真弄不懂她们的母亲怎么居然会同他们接触，再说，所有的女人都穿得那么可笑，全都由于劳动而显得粗糙不堪，与众不同。

这两个姑娘都很瞧不起他们，两人还总是用英语大谈她们多么厌恶这些人，但愿她们的母亲别这样做。这两个姑娘会讲一些德语，可她们一点也不高兴讲。

哈顿太太的大哥一家最引起她的关注。他家有八个孩子，其中五个是女孩。

哈顿太太想，如果她把其中一个姑娘带回桥头镇，让她有个良好的开端，那将是一桩挺不错的事儿。大家都巴望她会这样做，而且他们全都希望让莉娜去。

在这个大家庭中，莉娜在女孩中排行第二。当时，她正好十七岁。莉娜在家里不是个受重视的女儿。她总是有点儿迷迷糊糊的，心不在焉。尽管她辛勤干活，也干得有条不紊，可是再好的活儿看来也从来没把她吸引住。

莉娜的年龄正适合哈顿太太的心意。莉娜可以先出去当佣

人，学会怎么干活，然后，等她年龄较大一些，哈顿太太就可以为她找个好丈夫。再说莉娜是那么娴静温顺，干起活来决不会自说自话。而凭着哈顿太太在艰辛中磨练出来的判断力，她也能感觉到莉娜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比较罕见的气质。

莉娜也愿意跟哈顿太太一起走。莉娜不很喜欢她在德国的生活。这倒并不是因为工作艰苦，而是那种粗俗的生活使她感到不安。人们都不文雅，男人一高兴就十分喧闹，会来缠住她，粗鲁地取笑她。尽管她周围的这些人们都是些好人，可是，她总觉得他们既粗卤又无趣。

莉娜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不喜欢这一切。她不知道自己总是迷迷糊糊，心不在焉。她也没有想过，如果她离开这儿到桥头镇去会有什么不同。哈顿太太看中了她，给她穿上了不同样式的衣服，然后带她跟着她们一起上了轮船。莉娜并不真正知道已经发生的这种情况对她意味着什么。

哈顿太太，她的女儿以及莉娜坐的是轮船二等舱。哈顿太太的两个女儿很憎恨她们的母亲竟会带上莉娜。她们憎恨有这么一个对她们来说比一个黑人好不了多少的表姐，况且，到了轮船上，每个人都会看她。哈顿太太的女儿们把这番话对母亲说了，可她根本就不听她们的，两个姑娘也不敢把她们的意思说得十分明白。因此她们只能继续在一起憎恨莉娜。她们不能不让她跟她们一起回桥头镇去。

莉娜一路上晕船晕得很厉害。她想，肯定不等船到目的地，她就会死了。她实在晕船晕得很厉害，甚至不能巴望自己宁肯没有动身。她吃不进东西，连哼都哼不动，只是惊慌失色，相信自己随时都会死去。她在痛苦中既无法控制自己，又感到束手无策。她只好一动不动地待在人家要她待的地方，脸色潦白，吓得要

命，毫无力气，老要呕吐，她相信自己就要死了。

整个旅途中，一直到她们在船上的最后一天，马蒂尔达和伯莎两姐妹都没有因为有了莉娜这么个表姐而发生什么麻烦，而且这时她们已经交上了朋友，可以解释这一切了。

哈顿太太每天都去看看莉娜，给她吃些增进健康的东西，必要时，还抱住她的头，一般总是很好地尽到自己的责任。

可怜的莉娜毫无足以对付这种困难的坚强力量。这场病她不知道该怎样听天由命，也不知该怎样忍受。这场灾难弄得她茫然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一切。她是那么惊恐，莉娜是个有耐心，温柔，娴静的人，即使在她处于最好状态的时候，也既没有自制力，又没有积极奋发的勇气。

可怜的莉娜是这么惊恐和虚弱，每时每刻她都肯定地认为自己会死。

莉娜在上岸后不久，就把自己的不幸痛苦全都忘记了。哈顿太太给她找了个好去处，一个愉快而不苛刻的女东家和她的孩子们，莉娜便开始学些英语，她立即感到十分快活和满足。

所有可以外出的星期天，莉娜都到哈顿太太家里来过假日。莉娜本来更喜欢跟那几个总是同她坐在一起的姑娘们一起过星期天，这些姑娘常常要她在一起，取笑她，使她心里激起阵阵涟漪，但是，莉娜那种出人意料和毫不感到痛苦的德国人的天性是从来不会做出拂逆人们期望的事的，因为她认为那样做比较好。哈顿太太曾经说过，莉娜得每隔一个星期天到她家来一趟，因而莉娜就总是去了。

这一家人只有哈顿太太一人对莉娜有兴趣。哈顿先生是不大重视她的，她是他妻子的侄女，他就对她客客气气，不过他觉得她很笨，有点儿单纯，却十分迟钝，肯定有朝一日她会碰到麻

烦，需要人家帮助。所有被从德国带到桥头镇来的年轻的穷亲戚，肯定不要多久都会碰到麻烦，需要帮助。

那个小男孩哈顿总是跟她闹别扭。他是个谁都难以对付的孩子，他母亲宠他宠得太厉害。哈顿太太的两个女儿虽然长大了，却并不见得会更喜欢莉娜。莉娜从来没意识到自己也不喜欢她们。她也没意识到自己跟其他一些更灵敏的姑娘在一起会更愉快些，她总是跟她们一起坐在公园里，她们嘲弄她，总是取笑她。

马蒂尔达·哈顿，这个头脑简单，肥胖的金发大小姐，一想到她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她的表姐莉娜，就觉得很不痛快，因为这个莉娜在她看来并不比一个黑人好多少。马蒂尔达是个过早成熟，迟钝笨拙，肌肉松弛而肥胖的金发姑娘，刚开始成人，笨嘴拙舌的，头脑迟钝简单，对她家里的一切人和别的姑娘总是非常嫉妒，以她能有好衣服，新帽子又懂点音乐而洋洋自得，她总是非常憎恨自己有这么一个当普通女仆的表姐。再说，马蒂尔达记得非常清楚，莉娜是生长在那个肮脏讨厌的地方的。马蒂尔达当时就瞧不起那个地方，还因为她母亲在那儿责骂过她，她的母亲又很喜欢那些有牛骚气的粗俗的人，为此使她很恼火。

还有，每当马蒂尔达的母亲让莉娜出席她们家的宴会，又对某些德国人的母亲谈到莉娜有多么好，哈顿太太也许要在她们的儿子中为莉娜找个好丈夫，这时候，马蒂尔达就会感到很气愤。所有这一切都使这个迟钝肥胖的金发马蒂尔达十分恼火。有时候，她会气得连她那双淡蓝色的眼睛也闪射出妒忌的光，以钝嘴笨舌的腔调对她的母亲说，她真弄不懂她母亲怎么会喜欢这个讨厌的莉娜，于是，她母亲又会责骂马蒂尔达，并对她说，她知道她的表姐莉娜很穷，马蒂尔达应该对穷人好。

马蒂尔达·哈顿不喜欢有穷亲戚，她把她对莉娜的看法统统告诉了她所有的女友，因此，在哈顿太太的宴会上，姑娘们都从来不跟莉娜说话。但是莉娜出自她的麻木和出人意料的耐心，从来不真正意识到人家看不起她。当马蒂尔达同她的女友们在街上或者在公园里碰到莉娜时，她总是眼睛朝天，几乎不同她点头招呼，接着她就会告诉她的朋友们，她的母亲多可笑，竟然会照顾像莉娜这样的人，还谈到莉娜所有在德国的亲人，过着像猪一样的生活。

那个小女儿，那个黝黑的，虽然个子很大但并不肥胖，思路和行动总是很敏捷的伯莎·哈顿，是她父亲的爱女，她也不喜欢莉娜。她之可以不喜欢莉娜是因为她觉得莉娜是个傻瓜，十分愚蠢，她会让那些爱尔兰和意大利姑娘们嘲弄她，取笑她，大家都总是要跟莉娜开玩笑，莉娜也从不恼火，哪怕她很清楚她们是把她当作一个大傻瓜，她也不恼火。

伯莎·哈顿最恨那些笨家伙。她父亲也认为莉娜是个傻瓜，因此，尽管莉娜每隔一个星期天就到他们家来，可是不论是做父亲的还是这个做女儿的都不理睬莉娜。

莉娜并不知道哈顿家的人对她是怎么个看法。她所有可以外出的星期天下午，都上她姑母家来，因为哈顿太太要她这么做。莉娜也总是把她所有的工钱都存起来。她从来没有想过怎么花这笔钱。每个月，莉娜一领到工钱，那个老是责骂莉娜的好心的德国厨娘就帮她把钱存入银行。有时候，没等她把这笔钱稳妥地存人银行，就会有人向莉娜要钱。哈顿家那个小男孩有时候也会来问她要钱，而且总会拿到。有时候，在那些总是和莉娜坐在一起的姑娘们中，有的人需要更多一点钱，但是，由于这个老是责骂莉娜的德国厨娘盯得很紧，这种情况就不会经常出现。如

果真的让人要去了钱，她就会严责莉娜，于是，以后的几个月中，她就不肯让莉娜碰到她的工资，而是在莉娜拿到工钱的当天，她就立刻帮她把钱存进银行。

因此，莉娜总是把工钱积存下来，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要花钱，同时，她总是在星期日上她姑母家去，因为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别的事。

年复一年，哈顿太太越来越觉得她把莉娜带出来是做对了，因为一切情况的发展全都跟她想象的一样。莉娜人不错，从来不自行其是，她一直在学英语，把工钱全存起来，要不了多久，哈顿太太就会为她找个好丈夫的。

在这整整四年中，哈顿太太一直在周围所有她认识的德国人中间忙着找个合适的人作莉娜的丈夫，现在，她终于选定了。

哈顿太太为莉娜选的这个男人是个年轻的美籍德国裁缝，他跟他的父亲一起干活。他人很不错，全家人都非常节俭，哈顿太太肯定认为这准是很适合莉娜的，再说，这个年轻的裁缝也总是按父母的旨意行事的。

这个德国人老裁缝和他的妻子，也就是要同莉娜·迈因茨结婚的赫尔曼·克雷德尔的父母，都是克勤克俭，小心谨慎的人。赫尔曼是他们剩下的唯一的孩子，他总是顺从他们的旨意办事。赫尔曼现在二十八岁，但是他的父母还是始终要责骂他，管教他。现在他们要督促他成家了。

赫尔曼·克雷德尔对结不结婚并不太放在心上。他为人温和，有点儿胆小怕事。他还有一种郁郁不乐的脾性。他对父母百依百顺。他一向活儿干得很好。每逢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他经常和其他人一起出去。他喜欢同他们在一起，不过，他从来没有真正显出高兴的样子。他喜欢同男人们在一起，不喜欢有女人跟

他们在一起。他很听他母亲的话，可他对结不结婚不太放在心上。

哈顿太太和克雷德尔老夫妇常常谈论着这桩婚事。他们三人都觉得这桩婚事很称心。哈顿太太怎么说，莉娜就会怎么做，赫尔曼也对他父母百依百顺。莉娜和赫尔曼两人都很节俭，都是干活的能手，两人谁都不想自行其是。

人人都知道，克雷德尔老夫妇把他们所有的钱都存了起来，他们都是勤劳善良的德国人，哈顿太太肯定地认为莉娜同这些人在一起决不会发生什么困难。哈顿先生对这桩婚事从不插嘴。他知道老克雷德尔有许多钱，还拥有几幢挺不错的房子。只要莉娜能有把握决不需要别人帮助，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他妻子要怎样摆布这个单纯、愚笨的莉娜，他都不管。

莉娜对结不结婚也不大放在心上。她非常喜欢自己干活的地方的这种生活。她也不大看重赫尔曼·克雷德尔。她认为他是个好人，而且总是觉得他很文静。两人谁都没同对方多说过什么话。这会儿，莉娜对结不结婚都不大放在心上。

哈顿太太经常对莉娜提起这件事，莉娜毫不答腔。哈顿太太想，也许莉娜并不喜欢赫尔曼·克雷德尔。哈顿太太简直不相信，哪怕包括莉娜在内的任何姑娘，真个对结不结婚会毫无意见。

哈顿太太经常对莉娜提起赫尔曼。有时候，哈顿太太对莉娜十分恼火。她担心，如今眼看她结婚的一切事情都已准备停当，莉娜这回是否会倔强起来。

"你干吗这么傻楞楞地站在那儿，干吗不答腔呀，莉娜？"某个星期天，哈顿太太说。她在讲了一大篇话时，说出了她已给莉娜找到了赫尔曼·克雷德尔，还说莉娜就要嫁给他。

"是，姑姑，"莉娜说，这时，哈顿太太真给这个蠢莉娜惹得火起来了，"莉娜，我问你是否喜欢赫尔曼·克雷德尔，你干吗不回答句有意思的话。你这么傻楞楞地站在那儿，也不答腔，好像我对你说的，你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莉娜。如果你打算要发作，干吗不突然发作起来，却这么傻乎乎地站在那儿，不答个腔？我对你这么好，给你找了个好丈夫，让你可以有个完全是你自己生活的地方。你回答我啊，莉娜，你不喜欢赫尔曼·克雷德尔吗？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配你简直是委屈了他，莉娜，可你却这么傻楞楞地站在那儿，不答个腔。能有像你现在找到个可以结婚的机会的可怜姑娘，可不是太多啊。"

"哎，你要我咋做，我就咋做，马蒂尔达姑母。是的，我喜欢他。他没有对我说过什么话，不过，我猜想他是个好人，你说我该咋做，我就咋做。"

"既然这样，莉娜，你干吗在我问你时，却这么傻楞楞地站在那儿，不答个腔呢？"

"我并没听到你叫我该回答你什么啊，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什么。只要你告诉我该怎么去做，我都会做。如果你要我嫁给赫尔曼·克雷德尔，我就嫁。"

莉娜的婚姻就这样定下来了。

克雷德尔老太太并没有同她的赫尔曼谈起这件事。她从来不认为，她必须同他谈这种事情。她只是对他说，要同莉娜·迈因茨结婚了，她是个干活好手，非常节俭，从不自行其是，赫尔曼则像往常一样咕哝一声，算是回答她了。

克雷德尔老太太和哈顿太太定下了结婚的日子，并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邀请了每一个应当出席婚礼的人。

三个月后，莉娜·迈因茨和赫尔曼·克雷德尔就要结婚了。

哈顿太太照料着莉娜置办一切必需的东西。莉娜得帮着做许多针线活。莉娜的针线活做得并不很好。因为莉娜没有把针线活做得更好，哈顿太太责骂了她，不过，她还是对莉娜很好，她雇了一个姑娘来帮她忙。莉娜还是同她那个愉快的女东家待在一起，不过，晚上和星期天她全都跟她姑母一起做针线活。

哈顿太太为莉娜置办了一些漂亮的衣服。莉娜非常喜欢这些衣服，莉娜尤其喜欢新帽子，哈顿太太特地找了一个真正的女帽匠为她做了几顶非常漂亮的帽子。

这些日子里，莉娜非常紧张，可是她并没有多想就要结婚这件事。她的确不知道结婚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婚事却日渐临近了。

莉娜喜欢她跟她的愉快的女东家和那个总要骂她的好心的厨娘一起生活的地方，她也喜欢那些总是和她坐在一起的姑娘。她并没有问过自己是否更喜欢结婚。她总是按她姑母的旨意办事，但是，每当她看到克雷德尔夫妇和他们的赫尔曼时，她总是非常紧张。她很激动，也很喜欢她的新帽子，大家都取笑她，而每过一天，她的婚事就更临近一天，然而，她的确不知道这件即将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赫尔曼·克雷德尔虽然比较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并不很喜欢结婚。他不喜欢看到姑娘们，也不想非得要有一个姑娘总在自己身边不可。赫尔曼对父母总是言听计从，现在他们要他结婚了。

赫尔曼有一种郁郁不乐的脾性；他很温和，从来不多说话。他喜欢跟其他男人们一块出去，但他从来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女人跟他们在一起。他要结婚了，这些人都取笑他。赫尔曼并不在乎这种取笑，可是，他很不喜欢结婚，不喜欢总有个姑娘在身边。

举行婚礼的前三天，赫尔曼到乡间去过星期天。他和莉娜就要在星期二下午结婚了。等到结婚那天，赫尔曼却不见了，也没有得到他的音讯。

克雷德尔老夫妇倒不很担心。赫尔曼总会做他们要他做的事，他肯定会及时赶回来结婚。可是，到了星期一晚上，还是不见赫尔曼回来，于是他们到哈顿太太那儿，把这情况告诉了她。

哈顿太太非常激动。好容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一切准备停当，却发生了这个傻赫尔曼就这样走掉了的事，谁都说不上来究竟出了什么事。莉娜就在这儿，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他们只好推迟婚礼，让他们弄清楚赫尔曼肯定几时回来再说。

哈顿太太非常激动，可是这会儿，她也无法对克雷德尔老夫妇多说什么。她不想激怒他们，因为她现在迫切希望莉娜能跟他们的赫尔曼成亲。

最后，决定将婚礼推迟一个星期。克雷德尔老先生要去纽约找赫尔曼，因为赫尔曼很有可能上那儿找他已结婚的姐姐。

哈顿太太向各处捎出口信，对每个受到邀请的人说，要他们等到下星期二再来。随后，在星期二上午，她打发人去找莉娜来。

哈顿太太一看到莉娜来了，她竟对可怜的莉娜大光其火。她大骂她，说都因为她那么蠢，才弄得赫尔曼现在走掉了，谁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全都是因为莉娜总是那么又木又傻。哈顿太太对她就像个慈母一样，可莉娜总是傻楞楞地站在那儿，不管人们怎么问她，她都不答腔，赫尔曼也是个傻东西，这会儿他父亲只得去找他了。哈顿太太不认为老年人应该待自己的子女太好。他们的孩子总是忘恩负义，什么都不在乎，老人们却总是样样都为他们好。哈顿太太这样拼命奔波，要让莉娜得到幸福，给她找个好丈夫，可莉娜却是这么忘恩负义，从来不会照别人所想的去

做，莉娜可曾想过这能使哈顿太太愉快么。这对她可怜的哈顿太太可真是个教训，今后再也别去为别人做什么事了。各人各管自己的事，别再拿什么麻烦来搅扰她，她现在明白了，再傻也不会傻到去管别人幸福不幸福了。这种事只会给自己添麻烦，再说她丈夫也不喜欢这样做。他总是说，她为人太好，可谁也不会为此而感激她，这不是，莉娜就总是傻楞楞地站在那儿，不管谁问她什么，就是不答一腔。莉娜总是会跟那些她非常喜欢，总是和她坐在一起的傻姑娘聊个没完没了，可她们除了只会拿走她的钱，从来没为她干过什么事，而她这个姑母费尽心血，对她这么好，待她完全像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可是莉娜光会站在那儿，从来不答一腔，从来不想让她的姑母高高兴兴，或者做点她姑母要她做的事。"不行，现在你就是站在那儿哭也没有用了，莉娜。现在要为赫尔曼操心也来不及了。你本应该早就操点心，那你就不必站在那儿哭了，也不会再使我失望了，这下，我丈夫一定要怪我净为别人操心，却没有人会谢我一声。我很高兴，你现在总算知道懊悔了，莉娜，不管怎样，我要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你摆脱困难，可惜你还不配叫任何人来为你操心。也许你下回就会明白些了。现在你回家去吧，当心，别搞脏了你的衣服和那顶新帽子，今天上午你不必穿这些了，不过你不该再这么糊里糊涂了，莉娜。我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蠢的人。"

哈顿太太不说下去了，可怜的莉娜戴着那顶镶有许多好看的花儿的帽子站在那儿，眼泪夺眶而出，莉娜不知道她做了些什么，她只知道她不会结婚了，一个姑娘在要结婚那天却被一个男人抛弃了，真是桩丢脸的事。

莉娜独自回家了，她坐在电车里哭。

可怜的莉娜独自在电车里哭得很伤心。她在哭时，头撞着车

窗，几乎把新帽子都撞坏了。后来，她记起来了，她不该这么做。

售票员是个好心人，看到她哭也很难过，“别这么伤心，你再找个人嘛，你是个这么出众的姑娘。”他为了使她高兴起来，这样说。“可是，马蒂尔达姑母说了，我再也不能结婚了，”可怜的莉娜抽抽噎噎地回答。“啊，你真个搞得这么困难啦，”售票员说，“我刚才这样说，只是跟你开开玩笑，我根本没想到你真的被那个小伙子抛弃了。他准是个蠢货。可是，你别担心，如果他会走掉，扔下你这个看上去这么出众的姑娘，那他一定不是个很好的人。你把困难都告诉我，我来帮助你。”车子里空空的，售票员在她身旁坐下，搂住了她，想给她一点安慰。莉娜猛然记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假如她做出这种事来，她姑母一定会骂她。她身子一挪，跟那人隔得远点，缩在角落里。他哈哈大笑，“别怕，”他说，“我不想伤害你。不过，你得打起精神来。你的确是个出色的姑娘，你肯定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的好丈夫。别让人耍弄你。你不错，我不想惊吓你。”

售票员回到站台，去扶一个乘客上车。莉娜一直呆在电车里，他不时走过来劝她放心，说一个人这样丢下她走了，真是没有脑子，她不必这么伤心。他不停地宽慰她，说，她肯定能找到个好人，她不必这么苦恼。

他一会儿同刚上车的另一个乘客，一个穿得非常讲究的老人聊聊，再一会儿又同后来上车的另一个看来像个好工人的人聊聊，接着又跟上车的一个漂亮太太聊聊，他把莉娜的困难全都告诉他们，说竟有男人这么卑劣地对待一个可怜的姑娘，这真太不象话。车子上每个人都为莉娜感到难过，那个工人想使她高兴起来；那个老年人则机警地看着她，然后说，她看上去是个好姑娘，不过她得多加小心，切不可随随便便，她就不会碰到这种事

情了；那个漂亮太太则走过去，坐在她身边，莉娜虽然退缩一下，离她远点儿，却很喜欢这位太太。

因此等到下车时，莉娜觉得好过一些了，售票员还扶了她一把，对她喊着，"你现在应当有勇气了。那家伙不是个好人，失去他是你的运气。你还会找到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对你更好的人。别担心，我所看到的有这种困难的人中，数你是个真正出色的姑娘。"售票员晃了晃脑袋，然后上车又去同车子里其他乘客谈论这件事情了。

那个总是责骂莉娜的德国厨娘，听到了这件事后也十分气忿。尽管哈顿太太总是煞有介事地说她会对每个人帮多少忙，她可从来不认为哈顿太太会给莉娜帮很大的忙。这个好心的德国厨娘一直有点儿不相信她。凡是老认为自己很高明的人，是决不会真正为别人做什么好事的。并不是说哈顿太太不是个好人，哈顿太太的确是个好心的德国女人，她确实真心诚意要为她侄女莉娜出把力的。这一点厨娘也很有数，她也总是这么说，她一直喜欢和尊敬哈顿太太，哈顿太太也对她很客气。再说，莉娜一碰到有男人同她谈话，她就那么畏缩，哈顿太太想把莉娜嫁出去，确实也花了很多心血。哈顿太太是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有时候她说话说得过了头。或许这场事端会使她明白，要使每个人都照她的心意做每件事，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现在，这个厨娘非常替哈顿太太难过。所有这一切，一定会使她大失所望，使她十分揪心，她向来确实对莉娜很好。不过，莉娜还是去换上别的衣服，别再这么哭个不停为好。现在这样做对她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假如莉娜是个好姑娘，真有耐心的话，她姑母准还会为她把这一切都搞得顺顺当当。"我刚刚告诉奥尔德里希太太，莉娜，你还可以在这儿再待一段时间。你知道她向来对你很好，莉娜，我知道她肯

让你待下来的，我把那个蠢货赫尔曼·克雷德尔的一切都告诉她了。莉娜，我可容忍不了任何一个竟会这么蠢的人。现在你就别哭了，莉娜，把这些好衣服换下来放好，免得等到你要穿时给搞脏了。你就帮我来洗盘子吧，你的一切都会顺利的。你看，我跟你说的话对不对。莉娜，现在你快别哭了，要不我要骂你了。"

莉娜又哽咽了一会儿，心里非常悲痛，不过，她还是按照那个厨娘说的去做了。

那几个总是和莉娜坐在一起的姑娘，看到莉娜因为这桩不幸的事情而显得很悲伤，都很难过。那个爱尔兰姑娘玛丽有时对莉娜大发脾气。莉娜的姑母马蒂尔达总自以为很了不起，可她那两个女儿却这么愚昧无知，一谈起这些，玛丽就十分激动。玛丽才不像那个坏脾气的马蒂尔达·哈顿那样是个大笨蛋，不管谁给她什么，她都要。既然哈顿家的人老是表现得仿佛莉娜不过是个毫无价值的东西，可莉娜还要不断地往那儿跑，这就叫玛丽始终弄不明白了。但是，莉娜根本不懂得怎样使大家都站到她这一边来，这就是她老吃苦头的原因。再说，可怜的莉娜，她是这么蠢，竟会为失去那个大傻瓜而难过，这个大傻瓜从来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会像个奶娃娃那样对他妈妈和爸爸说个"是"字，不敢正眼看看姑娘，等到最后一天，好像有谁要害他似的，悄悄地溜走了。丢脸，莉娜说的这种事真是丢脸！对一个姑娘来说，让人家看到她跟这样一个人待在一起，真是丢脸，更别说是要嫁给她。可是，可怜的莉娜，她从来不知道怎样抖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她竟让他撇下自己走了，真丢脸。玛丽倒真想找个机会，让他见见颜色。如果莉娜不是像赫尔曼·克雷德尔一样不值价，玛丽准敢抹掉自己的脑袋，要是莉娜能够摆脱赫尔曼·克雷德尔和他的小气而肮脏的父母，倒真是桩好事，如果莉娜还要为此而哭，

玛丽自然要瞧不起她。

可怜的莉娜，玛丽的话意，她心里全都有数，玛丽常常对她这样说。但是莉娜内心实在十分悲伤。她觉得丢脸的是一个正派的德国姑娘竟让男人给撇下了。莉娜的姑母说，赫尔曼这样对待她，对每个认识莉娜的人都是个耻辱，莉娜非常清楚地知道她说得对。玛丽和内莉以及其他总是和她坐在一起的姑娘向来都对莉娜很好，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她的痛苦。像莉娜这样被人抛弃，对任何一个正派的家庭来说都是个耻辱，这对她来说，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同。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去，莉娜一直没有去看她的姑母马蒂尔达。最后，有一个星期天，一个男孩带口信给她，要她去看她姑母马蒂尔达。莉娜的心跳得很快，因为发生了这一切情况，现在她还是十分紧张。她尽快地赶去看她的姑母马蒂尔达。

哈顿太太一看到莉娜，就马上开始责备她让她姑母等了她这么久，整整一星期不来看她，不来看看她姑母是否会有什么事要找她，害得她姑母不得不找个男孩来叫她。不过，连莉娜也一下子就看出，她姑母并不是真正在对她发脾气。这不是莉娜的错，哈顿太太继续说，她一切都会好起来。为了她，哈顿太太已被这些麻烦搞得累死了，可莉娜却怕麻烦，甚至也不来看看她姑母，看看她是否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她。不过，只要哈顿太太能为别人尽力，她倒的确从来都不在乎这些事情的。她现在非常累，为了帮助莉娜把事情搞好，她已经不辞一切劳苦，不过也许莉娜现在听了这一切以后会稍微懂得，该谢谢她了。"你把一切都准备好，星期二要结婚了，莉娜。你听我说，"哈顿太太对她说，"你星期二上午到这儿来，我已经把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了。你穿上我为你做的新衣服，戴上那顶绣了许多花儿的新帽子。你来时要非

常小心，别把东西都弄脏了，你一直是那么不小心，莉娜，也不动动脑筋，你有时候的举动就好像你根本没长着脑袋似的。你现在回去，对你的奥尔德里希太太说，你星期二要离开她了。莉娜，你现在可不要把我告诉你的应该仔细做的事情都忘掉喽。你是个好姑娘，听着，莉娜。你星期二就要同赫尔曼·克雷德尔结婚了。"这就是这个星期莉娜所知道的赫尔曼·克雷德尔的情况。莉娜不记得还有什么要知道的事情。她真的要在星期二结婚了，她姑母马蒂尔达说她是个好姑娘，现在她再也不会蒙受什么耻辱了。

莉娜现在又恢复了她那总是迷迷糊糊、心不在焉的神态了，她向来总是这般神态，除了有几天她很激动，因为她在要结婚的那一天被一个男人抛弃了。莉娜在最后几天里，有点儿紧张，但是她并不多去考虑结婚对她有什么意义。

赫尔曼·克雷德尔对这场婚事并不很满意，他性格文静忧郁，他也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他现在知道他只有走结婚这条路了。这并不是说赫尔曼不喜欢莉娜·迈因茨。在他看来，她同任何一个姑娘一样好。她也许比他见过的其他姑娘还要好些，她是这么文静，只是赫尔曼不喜欢老是有一个姑娘在他身边。赫尔曼总是照他父母的要求行事。他父亲是在纽约找到他的，赫尔曼跑到他那个结了婚的姐姐那儿去了。

赫尔曼的父亲找到赫尔曼以后，哄了他好长时间，整天抱怨他，老是温和而耐心耐性地来跟他磨蹭，他老是在同赫尔曼纠缠，说他的孩子赫尔曼应该怎样行事做人，老是说他的母亲怎样一直在找他，可赫尔曼总是不吭声。

克雷德尔老先生不住地对他唠叨下去，他看不出现在赫尔曼能有什么想法，横直总是一个样。你要做买卖，你就得忍耐，克

雷德尔老先生想来想去只能采取这个办法，他老是说你得同一个姑娘结婚，她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这就像你在做生意时的一笔交易，他赫尔曼已经这么做了，这会儿他赫尔曼就得这样做下去，克雷德尔老先生看不出像他的赫尔曼这样一个好孩子还会有什么其他方式来做这件事。更何况莉娜·迈因茨又是个这么出众的姑娘，赫尔曼的确不应该给他父亲添这许多麻烦，让他付出这么一笔钱，仅仅为了找他，千里迢迢地跑到纽约来，他们两人都损失了这么多工作时间，其实赫尔曼只要站上一个小时，然后他就万事大吉地结婚了，他也就一切功德圆满了，于是，对他来说，家里一切依然如旧。

他父亲又说下去，还有他那个可怜的母亲老是说，她的赫尔曼向来总是她还没提出什么要求就把一切都干好了，现在只因他一时糊涂，想要让人们看到他也能倔强起来，就给她添了这么一些麻烦，害得他们为了四处找他，花了这么一笔钱，"你好没头脑，赫尔曼，你这种做法叫妈妈多不好过，赫尔曼，"克雷德尔老先生对他说。"她说，她始终弄不懂你，怎能这样忘恩负义，赫尔曼。你这样执迷不悟，真伤透了她的心，她为你找了一个像莉娜·迈因茨这样出众的姑娘，她总是那么文静，把自己的工资都积起来，她从来不像有些姑娘那么自作主张，自行其是，你妈妈已经花了多大力气，就是为了让你赫尔曼能够舒舒坦坦地结婚，料不到你却这么固执，赫尔曼。你像所有那些年轻人一样，赫尔曼，只想到你自己，只想到你自己要什么，可你的妈妈却一门心思想到为你好，想到你的将来。你以为你妈妈想要个姑娘在她身边给她添麻烦吗，赫尔曼？她一直在想的全是为了你，赫尔曼，她一直在说的是，有朝一日她看到她的赫尔曼跟一个好姑娘结婚了，她会多么幸福。她把一切为你准备得这么周全，不让你添

什么麻烦，只希望你能喜欢这门亲事，说一声行，很好，哪里知道你却这么一跑，做得这么倔强，弄得大家都为你担惊受怕，我们又花了钱，我还要出门四处找你。现在你跟我一起回家去结婚，赫尔曼，我会对你妈妈说，要她就别提我花了这么一大笔钱一路赶来找你，——嗨，赫尔曼，"他的父亲哄着他说，"嗨，你现在回家去结婚。赫尔曼，你只消站一个钟头，以后，就万事大吉，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嗨，赫尔曼！——你明天就随我回家去结婚，唉，赫尔曼。"

赫尔曼那位出嫁了的姐姐很喜欢她弟弟赫尔曼，每当她知道他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她总是尽力帮助他，她喜欢他的人品好，父母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过，她还是希望，如果他还有什么要求的话，能够让他多一点作主的权利。

但是，这会儿，她觉得赫尔曼跟他那位姑娘的事十分有趣。她希望赫尔曼结婚。她认为，结了婚对他大有好处。她听了这番经过情况后，嘲笑了赫尔曼。在他父亲跑来找他之前，她并不知道赫尔曼为什么要在这时跑到纽约来看她。等她听了这番经过情况后，她大肆嘲笑她的弟弟赫尔曼，取笑他竟然为了不想要有一个姑娘一直在他身边而逃跑。

赫尔曼这位出嫁的姐姐很喜欢她的弟弟赫尔曼，她希望他能愿意跟女人在一起。她的弟弟赫尔曼是个好人，结了婚一定对他有好处。会使他变得更坚强。赫尔曼的姐姐老是取笑他，又老是想使他安下心来。"像我弟弟赫尔曼这么一个出色的男人，却作出好像很怕女人那样。如果你不是一见到女人就逃跑，姑娘们全会喜欢像你赫尔曼这样的男人。赫尔曼，结了婚对你的确有好处，那时，你愿意的话，就可以有个供你支使的人了。赫尔曼，结了婚对你很有好处，等你真的结了婚，你就会知道你是否还会不

喜欢结婚。现在，你跟爸爸一起回家去，赫尔曼，去同那个莉娜结婚。赫尔曼，等你试过一回结婚是怎么回事以后，你就知道你是多么喜欢结婚了。赫尔曼，你什么也别怕。你完全配得上同你结婚的任何姑娘，赫尔曼。任何一个姑娘都会高兴有你这么个男人经常同她在一起，赫尔曼。你就跟爸爸一起回去吧，照我说的，去试试看，赫尔曼。啊，你多有趣，你坐在那儿，过一会就撇下你的姑娘跑掉了。我知道，赫尔曼，她因为失掉了你，哭成个什么样了。别对她不好，赫尔曼。你现在就跟爸爸一起回去结婚，赫尔曼。我真觉得害臊，赫尔曼，竟会有这么一个没有结婚勇气的弟弟，可那个姑娘却想要他想得要死。赫尔曼，你总是喜欢跟我在一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说你不想有个姑娘一直在你身边。你一向对我挺好，赫尔曼，我也知道你一直对那个莉娜不错，要不了多久，你就会觉得好像她一直跟你在一起那样。别装得好像你不是个好样的、坚强的男人那样，赫尔曼。我真要嘲笑你，赫尔曼，不过，你也知道，我真心诚意要看到你得到真正的幸福。你回家去跟那个莉娜结婚吧，赫尔曼。她是个真正漂亮的姑娘，是个真正亲切、善良、文静，会使我的弟弟赫尔曼非常幸福的人。爸爸，你现在就别再同赫尔曼唠唠叨叨了。他明天就同你一起回去，爸爸，你瞧，他很愿意结婚了，他使每个人都笑话他，只是要让人们看到他很幸福。的确是这样，赫尔曼，你就是会这样。你听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吧，赫尔曼。”于是，他姐姐一边嘲笑他，一边要他放心，同时，他父亲则不停地说他母亲总是怎么说她的赫尔曼来着，他还哄他，可赫尔曼就是一点也不吭声，他姐姐把他的东西打点好，兴高采烈地陪着他，她吻他，然后大笑一阵，又再吻他，他父亲去买了火车票，最后，在星期天傍晚，他终于带了赫尔曼一起回桥头镇去。

要使克雷德尔太太不把她对赫尔曼的看法说出来总是很困难的，不过，她女儿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别向赫尔曼提到他所做过的事。这时，她丈夫已同赫尔曼一起进来了，说道，"妈妈，我们，赫尔曼和我回来了。车子太挤，我们很累。"接着他对她咬耳朵说，"你要好好待赫尔曼，妈妈，他并不是有意要给我们添这许多麻烦的。"于是，克雷德尔老太太把她心里很想要跟赫尔曼说的话强忍住了。她只是很生硬地对他说，"看到你今天回家了，我很高兴，赫尔曼。"说着，她就去跟哈顿太太安排婚礼的一切事宜。

赫尔曼这会儿又像他向来那样，忧郁而十分听话，十分文静，随时准备照他父母的吩咐行事。到了星期二早晨，赫尔曼穿上新衣服，跟他的父母一道去站了一个小时，结婚了。莉娜也在那里，她穿着新衣服，戴着缀有各种漂亮花朵的帽子，她非常紧张，因为她这会儿知道她真的很快就要结婚了。哈顿太太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该到的每个客人都来了，赫尔曼·克雷德尔和莉娜·迈因茨很快就结婚了。

一切仪式都完全完毕后，他们一起回到克雷德尔家。他们现在就要在一起生活了，莉娜跟赫尔曼和老父母都住在这幢克雷德尔先生总是由他儿子赫尔曼相帮、干了多年裁缝活的房子里。

爱尔兰人玛丽常常对莉娜说，她根本无法理解莉娜怎么会要跟赫尔曼·克雷德尔以及他的肮脏吝啬的父母发生什么关系。在爱尔兰人的眼光里，克雷德尔老夫妇就是一对肮脏、吝啬的夫妻。他们没有那种轻松，无忧无虑，好斗的品性，也没有那种泥污遍布，破破烂烂，充满炭烟味的小屋的肮脏，而这些都为爱尔兰人玛丽所喜爱，并能原谅的。他们只有那种德国人的下贱习

气:那就是节省,就是邋遢,散漫,和衣服的恶臭,既可以节省,又省得洗衣服;为了节省肥皂和吹风,宁可头发油腻腻的;衣服肮脏并不是因为不修边幅,而是因为可以更省钱;房门终日紧闭,臭气冲天,是因为省去取暖的开支;生活过得那么贫困不仅是因此而可以积钱,也因为他们从而可以不知道自己有钱;整日价干着活儿,不仅是因为出自他们的本性,非这样做不可,也不仅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挣不少钱,而且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什么办法来使自己花钱。

这就是现在要成为莉娜的家的一个地方,在她看来,这地方对一个爱尔兰人玛丽来说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她总是迷迷糊糊,心不在焉,可她毕竟也是德国人,过惯了节俭生活。莉娜用东西总是很小心,总是把钱积下来,因为她只知道这样来处理钱。她从来不关心自己的钱,也从来没有想到该怎么花钱。

在莉娜·迈因茨成为赫尔曼·克雷德尔太太以前,她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相当漂亮,不过,这并不是因为她曾经想到过这事情,或者觉得的确需要这样,这只是在她出生的德国乡间那个地方,人们总是这样,而同时她姑母马蒂尔达和那个老爱骂人的好心的德国厨娘,不住地督促责骂,要她小心再小心,始终保持干干净净,经常要换换洗洗的结果。可是,莉娜并不觉得非得如此不可,莉娜并不喜欢克雷德尔老夫妇——尽管她也的确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她也并不想到他们是肮脏、吝啬的人。

赫尔曼·克雷德尔比老一辈人要干净些,这只是因为他生来喜欢保持清洁,不过,他对他父母亲也已经习以为常,他从来不认为他们应当样样都搞得干净些。赫尔曼也总是不舍得花钱,只不过他晚上同其他一些人一起出去时,总爱喝点啤酒,此外他从来没想到别的花钱的方法。他父亲也总是把所有的钱都为他

们存起来，总是把这些钱拿去做生意。再说赫尔曼也的确没有什么钱，因为他总是为他父亲干活，他父亲从来没想到要付给他钱。

他们四个人就这样开始在老克雷德尔家一起生活了，莉娜很快也就跟着显得随随便便，有点儿肮脏了，跟着也显得更无生气了，谁也不太注意到莉娜有什么需要，她也的确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莉娜跟他们三个人一起生活所碰到的唯一真正的麻烦是克雷德尔老太太那种骂人的样子。莉娜向来已经被人骂惯了，可是克雷德尔老太太这种骂法跟她以前不得不忍受的那种骂法完全不同。

赫尔曼跟莉娜结婚后，倒确实非常喜欢莉娜了。不过，他也不很关心她，可她也决不是一直缠在他身边的一种累赘，只是有时候，他母亲使得他们很为难，叫他们很讨厌，因为莉娜很粗心大意，不知道该怎样在吃的方面节省，也不知道在其他方面怎样省钱，而这位老太太却处处都不得不节省。

赫尔曼·克雷德尔总是照他父母的吩咐行事，不过，他并不真正十分深爱他的父母。只不过就赫尔曼来说，他总是不喜欢有任何冲突。只要他能够过得去，天天干着同样的活儿，不听到什么，也没有人让他听到他们发脾气，他也就完全心满意足了。然而现在他结婚了，他这才知道结婚是在给他添麻烦。结婚后他要多听到他母亲惯常的唠叨，不停的责骂。他不得不听到这种骂声，因为莉娜就在这儿，她一听到骂人就很害怕，无精打采。赫尔曼很了解他母亲，一个人只要吃得很少，整天拼命地干活，在她骂人时只当没听见，这就行了。在他们这么愚蠢地要他结婚以前，在他身边没有一个姑娘整天缠住他以前，他就总是这么做

的。然而现在他得帮助这个姑娘，使她也学会这一套，在他母亲骂人时，只当没听见，也别显得那么害怕，别贪吃，心中有底，尽量节俭。

赫尔曼的确不很清楚他该怎样帮助莉娜来了解这一点。他决不会为了帮莉娜而顶撞他母亲，这样做对她有百害而无一利，同时，他自己又从来想不出有什么方法来安慰莉娜，使她坚强起来，别去听他母亲骂起人来总是那么可怕的话语。这样一直纠缠着他的事情真叫赫尔曼为难。赫尔曼不太懂得一个人怎样才能跟自己的母亲抗争，花点精力使她安静下来。老实说，赫尔曼不太知道怎样跟一个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强烈追求的人作斗争。赫尔曼一生还从来没有非常强烈追求过什么东西，因此他也不会真正为争得什么而跟任何人斗争。赫尔曼一生只希望过着有规律而安谧的生活，少说话，跟别人一样天天干着同样的活儿。可现在，他母亲却硬要他跟这个莉娜结婚，如今他母亲却这样骂人骂个不停，他心头总是有这些麻烦，这些苦恼。

哈顿太太现在不是常常来看莉娜了。她并不是不关心她的侄女莉娜，而是莉娜不能常上她家去看她，因为常常去不好，莉娜现在是个出嫁了的女人。再说这会儿哈顿太太为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忙得不可开交，她正在准备为她们俩找好丈夫，而她丈夫现在又常常跟她烦个没完，说她总是宠她那个男孩，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会给一个德国人的家庭带来耻辱，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母亲总是宠他。这些事情现在都使哈顿太太十分忧愁，不过，她虽然不可能常常去看莉娜，却还是希望能对莉娜好。她只是在去看望克雷德尔太太或者克雷德尔太太来看望她时才见到莉娜，可这种机会也不是很多。再说如今，哈顿太太不能骂莉娜了，克雷德尔太太总是跟她在一起，当着克雷德尔太太的面骂莉

娜总不行，现在，倒是克雷德尔太太可以骂她了。因此，莉娜的姑母现在只对她拣顺耳的话说，尽管哈顿太太有时候看到莉娜面露愁色，魂不守舍的样子，心里有点担忧，可那会儿，她实在没有时间来真正为这些事儿过多操心。

莉娜现在不再见到那些总是跟她坐在一起的姑娘了。她现在也没法去看她们，莉娜生来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去看她们，她现在也从来不大想到她过去总是去看她们的那些日子了。她们也没有人到克雷德尔家里来看她。连爱尔兰人玛丽也不曾想到来看她。莉娜很快就被她们忘掉了。她们很快就不同莉娜来往了，现在莉娜也不再想到她曾经认识过这些姑娘。

在她的老朋友中，只有一个人想知道莉娜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并且总要莉娜去看她，这人就是那个总要骂她的德国厨娘。她现在把莉娜骂得很厉害，因为莉娜竟会搞成这个样子，穿得乱七八糟就外出。"我知道你怀孕了，莉娜，可你也不该弄成这副样子。看到你跑来坐在我厨房里，样子那么邋遢，跟从前的莉娜完全不一样，我是再害臊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见到像你莉娜这样的人。赫尔曼待你很不错，你总是这么说。尽管你不配任何人待你好，可他并没有亏待你，你老是这么马马虎虎的，莉娜，你搞成这个样子，好像从来没人教过你，你该懂得怎样穿着打扮似的。不行，莉娜，我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要搞成这个样子，显得这样乱七八糟的，莉娜，因此，我看到你坐在这儿，像个丑八怪，我真害臊，莉娜。不行，莉娜，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会这么料理事情，样样搞得这样，老是叫叫嚷嚷，好像真有什么麻烦似的。我从来就不愿意看到你同赫尔曼·克雷德尔结婚，莉娜。我知道你总得忍受那个老太婆和那个老头，那老头也忒吝啬，他有话不说出来，可他心眼一点也不比他那个坏脾气的老婆好多少。这我都知

道，莉娜，我知道他们简直没让你吃饱，莉娜，我真为你难过，莉娜，你知道，莉娜，可是你哪怕有了这许多麻烦，也不能这样穿得乱七八糟四处乱跑，莉娜。你看我就从来不这样，莉娜，尽管有时候我头很痛，痛得我受不了，没法尽力干活，做起饭菜来老出岔子，可我一直很注意，莉娜，外表十分端庄。一个德国姑娘只有这样才能干好事情，莉娜。你听到我对你说的话了吧，莉娜。现在，你吃点可口的东西吧，莉娜，我什么都为你准备好了，你去好好地洗一洗，要当心，莉娜，将来娃娃就会顺利地生下来，到那时，我要让你姑母马蒂尔达想法，尽快让你同赫尔曼和你的娃娃单独住在一幢房子里，这样你一切就会变好了。你听到我对你说的话了吧，莉娜。好了，以后再别让我看到你这副样子就跑来，莉娜，你也该别老是哭个不停。现在，你没有理由坐在这儿哭个没完没了。我从来没见过谁碰上了麻烦，像你这样哭就会有什么好处，莉娜。你听我说，莉娜。你现在就回家去，好好地照我说的去做，莉娜，让我来想想我还能干些什么。我要让你姑母马蒂尔达去叫克雷德尔老太太别多管你，等你平安地生下了孩子再说。现在，你别这么害怕，别这么傻楞楞的，莉娜。我不喜欢看到你这副样子，莉娜，何况你的确有了一个挺不错的男人，又有那么许多东西，真能让任何一个姑娘谢天谢地呢。莉娜，你今天回家去后，就照我说的去做，再让我想想能帮你什么忙。”

“是呀，奥尔德里希太太，”这个好心的德国女人后来对她的女东家说，“是呀，奥尔德里希太太，这些姑娘在巴不得结婚时，就总是这样。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婚好，奥尔德里希太太。等到她们结婚了，她们却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奥尔德里希太太。瞧那个可怜的莉娜刚才还在这儿叫叫嚷嚷，显得那么粗心大意，所以我骂了她。可是，结婚对这个可怜的莉娜说来，并

不是什么好事，奥尔德里希太太。她现在脸色那么苍白，忧伤，奥尔德里希太太，看到她，我的心都碎了。莉娜是个好姑娘，奥尔德里希太太，跟她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像跟现今这许多年轻姑娘在一起那样有那么多麻烦，奥尔德里希太太，我也从来没见过还有比我们的莉娜干得更好的姑娘，可现在，她却得整天跟克雷德尔太太那个老太婆打交道，啊唷！奥尔德里希太太，她对莉娜真坏，这个老太婆。奥尔德里希太太，我从来没见过老年人会对年轻姑娘这么坏，对她们一点耐心也没有。如果莉娜能单独同她的赫尔曼生活在一起，他不见得会像一般男人那么坏，奥尔德里希太太，可是，他只知道对他母亲百依百顺，自己毫无勇气，因此我实在觉得对可怜的莉娜毫无办法。我知道她的姑母哈顿太太倒是存心为她好的，奥尔德里希太太，可是，可怜的莉娜，如果当初她的赫尔曼离开她以后就待在纽约的话，那对她准会好些。我真不喜欢莉娜现在这副样子，奥尔德里希太太。她看上去就不像个活人，奥尔德里希太太，尽管我总是辛辛苦苦地教她，要她穿着得体，举止端正，她仍然是拖拖沓沓，邋里邋遢。对她们这些姑娘说来，结婚真是毫无好处，奥尔德里希太太，她们只要知道这一点，而在找到个好位子后就待在那儿，规规矩矩地干活，这对她们倒是更有好处。我不喜欢莉娜现在那副样子，奥尔德里希太太。我但愿能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个可怜的莉娜，奥尔德里希太太，可是那个克雷德尔老太太，赫尔曼的母亲，真是个坏老太婆。我真得马上就去告诉哈顿太太，奥尔德里希太太，我要看看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可怜的莉娜。”

这些日子，可怜的莉娜真不好过。赫尔曼对她倒是真好，现在他有时候甚至还设法要他母亲别骂莉娜，“她身体不好，妈妈，你听我说，你就随她去吧。你认为她该做些什么，就告诉我，我会

告诉她。我让她完全照你的要求做就是了，妈妈。我说，妈妈，你现在就随她去吧，别老是骂莉娜。我说，现在你就随她去，等她觉得身体好些再说吧。”赫尔曼已经逐渐有了真正的决心要抗争了，因为他看得出，莉娜怀着孩子很辛苦，她的确再也受不了他母亲总是那么凶狠地骂她了。

赫尔曼心里现在有种新的感觉，使他觉得可以坚强地起来进行抗争了。赫尔曼·克雷德尔现在真正需要追求什么东西了，这倒是很新奇的，他非常需要做父亲，而且非常需要一个壮健的男孩。尽管赫尔曼向来都总是照他的父母的要求行事，可他从来没有真正十分关心他们；他也从来没有真正关心他的妻子莉娜，虽然他一直对她很好，也一直设法不让他母亲接近她，不让她母亲经常那么凶狠地骂她，可他只是想真正做个娃娃的父亲，这是赫尔曼心里一种十分强烈的感情。他为了不让他的娃娃受到任何磨难，简直是随时要跟他的父母作强烈的抗争，即使他无法控制他母亲的话。

有时候，赫尔曼甚至还跑到哈顿太太那儿把所有这些烦恼都说给她听。于是，他们一起商量好，为了娃娃，最好还是暂时等一等，四个人住在一起，赫尔曼可以使克雷德尔太太少骂人，等到莉娜身体壮实些，赫尔曼应当为她另找一幢自己的房子，就在他父亲的隔壁，这样他可以经常帮她父亲干活，而他们自己则可以在一幢房子里吃、住，这样老太婆无法来管他们，他们也可以不再听到她那可怕的责骂声。

情况就这样继续拖了一段时间。可怜的莉娜对怀娃娃并不觉得有任何快活。她对自己这样虚弱也感到十分害怕。她时刻害怕会有什么东西伤害她。她害怕得动都不敢动，毫无生气，相信自己随时都会死去。莉娜在这种困境里，简直无法使自己坚强

起来，她只会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吓得要命，感觉迟钝，毫无生气，相信自己随时都会死去。

不久，莉娜生下了孩子。是个漂亮而健康的男娃娃。赫尔曼十分小心地照料着这个孩子。等到莉娜身体壮实了些，他就在老太婆的隔壁找了一幢房子，这样他和他的小家庭就可以自己吃，自己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这种情况对莉娜说来似乎也没有多大的不同。她还是像怀孕时一样，她还是拖拖沓沓，毫不注意衣着，毫无生气，她依然是那样生活下去，好像她毫无感觉似的。她做的每一件事总是一成不变地照她向来该做的去做，她再也没有恢复元气。赫尔曼总是很和气，很善良，总是帮她干活。凡是能帮她做的，他都做了。他总是包下了家里一切要干的新的活计和照顾孩子，莉娜则按照人家向来要她怎样做的方式去做。现在，她总是不停地干自己的活儿，她总是漫不经心，十分肮脏，有点茫然若失，毫无生气。打她结婚以来，她总是这副样子，一点也没有什么变化。

哈顿太太再也不来看她的侄女莉娜了。现在她自己家里揪心的事也太多了，两个女儿要结婚了，儿子已长大了，越来越难于管教。她知道，她已经对莉娜尽到了责任。赫尔曼·克雷德尔是个不错的男人，有时候，她真巴望能为自己的女儿也找上这么一个好丈夫，何况现在他们自己有了一个可以生活在一起的家，可以同老要找他们麻烦的老一辈人分居了。哈顿太太觉得她已经为她的侄女莉娜做得很好了，现在她根本没有想到要再去看她了。莉娜现在也不需要她姑母再为她操心，而能过得很好了。

那个总是要骂人的好心的德国厨娘还是想像个母亲一样，对可怜的莉娜尽到自己的责任，现在很难得当地对待莉娜了。莉娜现在似乎不再听任何人的说话了。凡是能帮莉娜做的事赫尔

曼都帮她做了。赫尔曼在家里时，总是很好地照看孩子。赫尔曼喜欢照顾他的孩子。莉娜从来没想到带孩子出去，也没想到做份外的事。

有时候，那个好心的厨娘要莉娜去看她，莉娜就抱了娃娃来坐在厨房里，瞅这位好心的女人烧饭，有时候，也像过去那样，听她说会儿话，而这个好心的德国女人则骂她这样漫不经心地到处转悠，说她并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却是那么木愣愣地坐在那里，老是这样毫不感恩知足。有时候，莉娜也会清醒一会儿，脸上又重新现出她从前那种温柔，耐心，不感到痛苦的恬静的神色，然而大部分时间，每当这个好心的德国女人责备她时，她总是好像没有在听那样。每当莉娜的好心的女东家奥尔德里希太太亲切地同她说话时，莉娜总是很爱听，这时，莉娜好像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觉得自己好像当年在当仆人那样。可是，大部分时间莉娜总是这样过活，衣着随随便便，木愣愣的，毫无生气。

慢慢地，莉娜又添了两个小孩。她这两回怀孕时，不再那么害怕了。即使他们使她不愉快，她也似乎不很注意，现在即使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她也好像不很在意了。

莉娜这三个孩子都很有趣，他们总是由赫尔曼仔细地照看着。赫尔曼从来没有很关心他的妻子莉娜。他唯一真正关心的就是他的几个孩子。赫尔曼对他几个孩子总是十分好。他总是那么温柔地抱他们。他学会了非常心灵手巧地照顾他们。他不干活时就把整个时间全花在他们身上。慢慢地他开始整天都在家里干活，这样他就可以让孩子们同他待在一起。

莉娜越来越没有生气，赫尔曼现在几乎想都不想到她了。他是越来越把力量全都放在这三个孩子身上。他照料他们吃得好，照料他们洗濯，每天早晨给他们穿衣服，教他们该怎么做事，哄

他们睡觉，他现在总是时刻不离他们。接着，他们有了第四个孩子。莉娜到附近的医院去生孩子。莉娜似乎会难产了。等到这个孩子终于生下来时，他跟他母亲一样毫无生气。在生下他时，莉娜脸色死白，虚弱不堪。等到孩子生下来了，莉娜也死了，当时谁都不知道她是怎么会死的。

只有那个总是骂莉娜，又一直设法帮助她到底的好心的德国厨娘始终在记挂她。她忘不了莉娜同她一起帮佣时，一向是多么漂亮，她的声音多么温柔好听，她一直是个好姑娘，从来没给她添过什么麻烦，她忘不了莉娜同那些被招进来帮她干活的姑娘们相处的情景。有时候，在这个好心的厨娘有闲空同奥尔德里希太太聊天时，她就这样谈到莉娜，这就是人们现在对莉娜所怀有的记忆。

赫尔曼·克雷德尔跟三个孩子一起，过得非常幸福，非常太平，非常安逸，也非常心满意足。他再也不另娶一个女人来成天在他身边转了。他每天做完了为他父亲干的活计后，就在自己家里做自己的活儿。赫尔曼一直是单身一人，一直是单身一人干活，直到他几个孩子长大了能够帮助他干活为止。赫尔曼·克雷德尔现在很心满意足，过着一成不变的安静的生活，天天都一个样，总是单身一人同他的三个温顺的好孩子在一起。

译 后 记

格特鲁德·斯坦因(1874—1946)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原系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她曾从威廉·詹姆斯学过哲学,又上过医科学校。一九〇三年移居法国,结识西班牙画家毕加索(1881—1973)、法国画家马蒂斯(1869—1954)、布拉克(1882—1967)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一些颇具才华的移居国外的美国青年作家如埃兹拉·庞德,斯科特·费茨杰拉德,舍伍德·安德森,厄内斯特·海明威等先后集结在她周围。斯坦因一度曾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发生一定的影响。

《三个女人》发表于一九〇九年,是斯坦因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这个故事集,通过三个女人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她们的纯朴的心灵,它不禁使人想起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三故事》,尤其是其中一篇《好安娜》,安全可以媲美于《三故事》中的"淳朴的心"。美国作家维奇坦在为本书所写的序中,虽然承认它们在题材上相似,"在处理上却完全不同",但同时又断言"可以立即排除任何影响的问题",并称,"斯坦因小姐在写本书前是否看过左拉和福楼拜的作品都似乎还是个疑问。"然而,在弗雷德里克·霍夫曼为《美国作家传》①所撰的格特鲁德·斯坦因条目中说,"斯坦因小姐在写《三个女人》时,显然得益于伟大的法国传统。她原来是以《三人传》(Three Histories)为题的,她说在她写自己这本书

时，曾试图翻译福楼拜的《三故事》。"这个说法应该是可信的，从而说明斯坦因是受到福楼拜的影响的。

《三个女人》中三个女人，两个是德国移民女佣(好安娜和温柔的莉娜)，一个是黑人姑娘梅兰克莎。

好安娜一生帮人为佣，过着辛苦劳累的生活，乐善好施，助人为乐，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都借给别人，救人之急，但几乎都是有借无还，而她的"努力却永远没有个尽头"，结果她自己终因操劳过度，把身体搞垮了，病死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温柔的莉娜是个耐心耐性、温柔可爱的德国少女，由她姑母把她带来美国，为人当了四年仆人。这个吃苦耐劳、娴静善良的姑娘，逆来顺受，听人摆布，后来竟变得神志迷迷糊糊，心不在焉，最后由她姑母作主，嫁了人，生了三个孩子，待到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后，却因虚弱不堪而离开了人世。

梅兰克莎的气质，思想，生活，迥然不同于安娜与莉娜。这个黑人姑娘，身上有白人血统，长得标致，念过大学，想找个正当职业，没有找到，一直没有真正结过婚，终日"游荡"，敢闯敢撞。她想通过"游荡"，找寻学问，了解社会，了解人生，增长学问。她虽然耐心耐性，善于抚慰他人，乐于助人，然而，又个性很强，心理复杂，缺乏自信心，有点神秘莫测。她"少年时期都是想起来就叫人心酸的"。但是，"哪怕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她也不会将她的情况向任何人哭诉……她从来既不哭诉，也不显得不快活，而总是又俊俏又愉快，但是，人们总是知道她有多么痛苦"。

梅兰克莎是一个精神、言行异常矛盾的姑娘，她既要"游

---

① 《美国作家传》(American Writers)，美国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1972年版。

荡”，又“总是在寻求安定和宁静”，等到稍为安定了，又要去寻找新刺激；她要设法长学问增知识，可是，到了学问、知识的边缘又犹豫起来，不敢再进一步探索下去。她在恋爱上也是如此，她试过许多男人，以便决定是否真正合她的意，“游荡”了差不多一年后，才碰上了一个混血青年，一个刚刚开业的医生杰夫·坎贝尔。可是这两个人既相爱又不相爱，既想爱又不想爱，彼此互相戒备，疑虑重重，刚刚卿卿我我地温存一番，过了一会，又不相信那是真正的爱情。梅兰克莎一面想爱他，一面又不知不觉产生一种恶感；坎贝尔既想接近她，可是，在一起又很不自在，但又觉得她会很痛苦，于心不安。他们(尤其是她)就是过着这种欲进又退，退又想进的反反复复，犹犹豫豫的生活，说话也一再重复，显得唠唠叨叨的。

正因为梅兰克莎如此性格，她在朋友关系，恋爱关系上一再发生波折，尽管她常常认为自杀是她可以解决自己苦恼的最好办法，可她并没有因此而当真去自杀，而是得了肺病，进了济贫所，死在那里。

《梅兰克莎》是这个集子的“重头戏”，也是显露了作者的艺术手法与艺术思想的作品，论者认为这是美国文学中首先表现了黑人的真实生活的杰作。它曾多次被选入文学选集中，绝不是偶然的。

《梅兰克莎》的确是作者贡献于美国文学的一篇重要作品。格特鲁德·斯坦因敢于打破人为的阶级、思想、文化的壁垒，蔑视与否定种族歧视，把黑人写成真正的人，写成在感情、理智上都可以与白人平起平坐的人，这在本世纪初的美国，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格特鲁德·斯坦因完全像一个讲故事的人，站在一旁，用凝

注深思的眼睛看着她的人物行动、说话，漫不经心地，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就记下什么。而在她笔下的人物那种特有的、新颖的、生动的，不同于一般传统形式的对话，都像是出于本能，未经脑子思考便脱口而出，正如英国小说家赫·欧·贝茨在其《现代短篇小说》一文中说的，"以无拘无束的语言，把它变成了无拘无束的文字。"然而，却从中透露了人物的心理变化和精神状态。这是作者的创作手法的特点之一。

其次，作者那种重复（说话重复，叙述重复）的手法，初看起来，使人生厌，嫌它噜苏，拖沓，然而，再一看下去，多少使人有所领会，大概正是这样一再重复，因而强调与突出了人物性格，情节发展，环境气氛，让人觉得事物千头万绪，理都理不断那样。这样一来，更突出了譬如《梅兰克莎》中的主人公梅兰克莎和她的朋友杰夫的矛盾性格和矛盾心理。

这三个女人，包括敢闯敢撞的梅兰克莎在内，都是听天由命，无法作自己的命运主人的人物。她们一般说来，都是善良、正直的人物。虽说生老病死，原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然而，她们都好像"好人没好报"似的不得"善"终，安娜辛劳一生，落得个重病而终；莉娜战战兢兢，温驯一世，却死于难产；梅兰克莎也生了肺病，死在济贫所里。

这种以死为最后归宿的悲观主义色彩，似乎同当时那些移居国外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有关，他们既否定了先前的理想和价值，又一时找不到出路，因而在精神上充满了幻灭感，从而感染了他们笔下的人物。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确实反映了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

作者用早逝的法国诗人朱尔·拉福格（1860—1887）的诗句："我是个不幸的人，可这并不是我之过，也不是命之殃。"来

作题词，倒是可以让人们从中看到一点消息，也是值得玩味的。

曹　赓

一九八五年十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